

[澳大利亚] 莉安·莫里亚蒂 —— 著 康学慧 —— 译

大小谎言

BIG LITTLE LIES
Liane Moriarty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大小谎言

BIG LITTLE LIES

「澳大利亚」莉安·莫里亚蒂——著 康学慧——译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小谎言／(澳) 莉安·莫里亚蒂著；康学慧译．—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0.1

ISBN 978-7-5596-3573-0

I. ①大… II. ①莉…②康… III. ①长篇小说—澳大利亚—现代 IV. ①I61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9) 第191154号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1-2019-7636

BIG LITTLE LIES by Liane Moriarty

Copyright © LMM Creative Pty Ltd, 2014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Curtis Brown Group Limited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20

by Beijing Xiron Books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大小谎言

作 者：〔澳〕莉安·莫里亚蒂

译 者：康学慧

责任编辑：徐鹏

产品经理：魏凡

特约编辑：苏格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

嘉业印刷(天津)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298千字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12.5印张

2020年1月第1版 2020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96-3573-0

定价：49.8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电话：010-82069336



Liane Moriarty

莉安·莫里亚蒂

澳洲小说天后，首位在《纽约时报》畅销榜拔得头筹的澳洲女作家，拥有至少8本国际畅销作品，全系列作品销量总和超过1400万册。其中《他的秘密》和《大小谎言》是她的代表作。

《他的秘密》发行超过40种语言，被“绯闻女孩”女主布蕾克·莱弗利相中，亲自制片并主演同名电影。

《大小谎言》全球销售近1000万册，同名剧集由妮可·基德曼、瑞茜·威瑟斯彭和梅丽尔·斯特里普三大奥斯卡影后联合出演，荣膺第75届金球奖最佳迷你剧集和第69届艾美奖最佳迷你剧集奖。

献给最爱的玛格丽特

你打我，你打我，现在快点亲亲我。

——校园童谣

毕利威公立国小

……生活与学习皆与大海为伴！

毕利威国小杜绝霸凌！

我们不霸凌。

我们不忍受霸凌。

我们绝不隐瞒霸凌。

发现朋友遭到霸凌，要勇于向师长报告。

对霸凌说不！

目 录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致谢](#)

1

“怎么这么吵？感觉不像学校猜谜晚会，”佩蒂·庞德尔对“玛丽皇后”说，“比较像示威暴动。”

猫儿不语，它在沙发上打瞌睡，猜谜晚会这种玩意儿，在它眼中不值一晒。

“你没兴趣吗？叫他们吃蛋糕！你这么想吗？他们确实会吃很多蛋糕，对不对？因为有那么多卖蛋糕的摊位，老天爷。不过我猜那些妈妈根本没有吃，她们一个个都那么漂亮又苗条，对不对？像你一样。”

玛丽皇后对她的赞美报以不屑，“叫他们吃蛋糕”这套几年前就玩腻了，庞德尔太太的孙子说那句话的意思其实是“叫他们吃甜面包”，而且玛丽皇后从来没有说过那句话。

庞德尔太太拿起电视遥控器调低音量，她正在看“与星共舞”舞蹈比赛节目。刚才因为雨太大，所以她开得很大声，而现在雨势减弱了。

她听见一堆人大吼大叫，愤怒咆哮声狠狠打破清凉宁静的夜晚，吵闹声让庞德尔太太很害怕，仿佛那些人都在骂她。（庞德尔太太的母亲十分易怒。）

“老天爷，他们是不是在争论危地马拉的首都在哪里？你说呢？你知道危地马拉的首都在哪里吗？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上网查一下好了，不要那么不屑嘛。”

玛丽皇后吸吸鼻子。

“我们去看看怎么回事吧。”庞德尔太太轻快地说。

她心里很紧张，所以故意在猫儿面前表现得很开朗。以前孩子小的

时候，有一次老公不在家，夜间屋里忽然有怪声响，那时她也在孩子面前故作无事。

庞德尔太太撑着助行器站起来，玛丽皇后在庞德尔太太的双腿间钻来钻去，柔软的身躯十分自在——它完全没有被主人故作开朗的演技所蒙骗。

她推着助行器经过走道前往屋后。由她的裁缝室可以直接看到毕利威小学的操场。

庞德尔太太当初考虑买这栋房子的时候，她女儿说：“妈，你疯了吗？怎么可以住在离小学这么近的地方？”

但她喜欢听下课时间小朋友玩耍的声音，一整天都很热闹，更何况，她已经不开车了，所以不在乎街上塞满像卡车一样大的SUV车。现在的家长都开这种车，戴着大墨镜的妈妈拉长身体靠在方向盘上，伸出头大声提醒海丽叶要上芭蕾舞课、查理要去做语言治疗，态度总是那么焦急。

现在的妈妈们太认真了，一张张小脸满是狂乱，穿着紧身运动装跑进学校管东管西，马尾辫在脑后甩啊甩，眼睛总是盯着手中的手机，好像在看罗盘。

庞德尔太太每次看到都忍不住想笑，但她的笑是出于慈爱，她的三个女儿也是这样，而且她们都很漂亮。

早上她在门廊喝茶或在前院浇花的时候，如果看到送小孩上学的妈妈们，她总是会大声问好。

“早啊，你好吗？”

“忙死了，庞德尔太太！快疯掉了！”

她们总是这么回答，拽着小孩的手臂快步往前走。她们和气、友善，只是语气有那么一点点敷衍，她们实在控制不住，毕竟她那么老而

她们那么忙！

最近也越来越常看到爸爸接送小孩，他们不一样，他们很少匆匆忙忙，总是一派气定神闲地漫步经过。没什么大不了，一切都在掌握中！这就是他们想表现出来的态度。

庞德尔太太同样会慈爱地对他们笑。

然而现在毕利威小学的家长似乎在捣蛋。

她走到窗前，拨开蕾丝窗帘。不久前，学校出钱帮她装了铁窗，因为上次有颗板球砸破玻璃飞进来，说巧不巧正中玛丽皇后，把它给打昏了，后来一群三年级的小男生画了一张卡片道歉，她一直贴在冰箱上。

操场对面是一栋两层楼砂岩建筑，二楼的部分是礼堂，大阳台延伸出去，可以看到海。庞德尔太太参加过在那里举办的活动，一次是地区历史学家演讲，另一次则是图书之友会主办的午宴。有时候毕业校友也会在那里办婚宴。

今晚的猜谜晚会场地也是在那里，这次活动是为了募款采购电子白板，天晓得那是啥。当然，庞德尔太太也受邀参加，尽管她的孩子和孙子都没念过那所小学，但她家和学校非常近的距离给了她这项“特权”。不过她婉拒了，她认为没有自家孩子参加的学校活动毫无意义。

学生的周会也在那里举行。每个星期五早上，庞德尔太太总会泡上一杯英国早餐茶，准备一片姜饼，坐在裁缝室里听着。学生唱歌的声音由二楼礼堂传来，每次都让她感动地想哭。只有听见小孩歌声的时候，她才相信上帝真的存在。

现在没有小孩的歌声。

庞德尔太太听见很多脏话，通常她不太介意别人讲脏话，她的大女儿就整天将脏话挂在嘴上，简直像军队里的大老粗。然而那个地方平时充满儿童的喧哗笑语，现在有人在里面疯狂大喊“那个字”，特别令人

恐惧不安。

“你们大家都喝醉了吗？”她说。

满是雨水的窗户正对着礼堂大门，突然，一堆人冲出来。校门旁的路灯照亮人行道，有如舞台灯光，漫漫迷雾更增添戏剧效果。

此番光景诡异至极。

毕利威小学的家长莫名热爱变装，一般猜谜晚会无法满足他们的要求。她从邀请函上得知今晚是“奥黛丽与猫王之夜”，不知道是哪个天才的主意，这代表所有女宾都得打扮成奥黛丽·赫本，而男宾则扮成猫王。这也是庞德尔太太婉拒的原因之一，她非常厌恶变装。奥黛丽·赫本在《蒂凡尼的早餐》里的造型显然最受欢迎，每位女士的打扮都如出一辙：黑色长礼服、白手套、珍珠短项链，而男士大多选择向晚年的猫王致敬，满是水钻的闪亮白色连身装，领口开得很低。女士美丽动人，可怜的男士却滑稽可笑。

庞德尔太太看到一位猫王朝另一位猫王的下颌挥拳，后者踉跄后退，撞上一位奥黛丽。两个猫王由身后制住打人的猫王，将他拉走，另一位奥黛丽双手掩面转过身，仿佛不敢看。

有人大吼：“快住手！”

对极了，想想你们可爱的孩子会有何感受？

“是不是该报警？”庞德尔太太自言自语，但远处已经传来警车的鸣笛声，同时阳台上有个女人开始不停尖叫。

* * *

加布里埃尔：要知道，闯祸的不只是妈妈们，如果不是因为那些爸爸，事态也不至于那么严重。可以说始作俑者确实是妈妈们，毕竟我们才是主力，完全不夸张。妈妈们，我很受不了“妈妈”（Mum）这个

叫法，感觉太乏味，你不觉得吗？“麻麻”（Mom）比较好，有o的那个，感觉比较瘦，我们应该学习美式拼写。顺便告诉你，我有身体形象焦虑，但是谁没有？

邦妮：这起事件只是一场可怕的误会，大家的感情都受伤了，所以状况一发不可收拾，事情总是这样。所有冲突追根究底都是因为有人的感情受伤了，你说对吗？离婚、世界大战、法律诉讼……呃，法律诉讼或许不全然如此。请问要不要来杯花草茶？

斯图：我可以告诉你确切的事发原因，就是女人不肯罢休。我不是说男人完全没有责任，可是如果不是因为那些女人老爱纠缠也不会搞成这样。我知道这样说好像有性别歧视之嫌，但真的没有，这只是单纯的事实。随便找个男人问问，不要找那种擦保湿乳液的新世代娘娘腔，找个真汉子问问，他绝对会说女人是挟怨怀恨的奥运级选手。你真该看看我老婆发作的时候，她还不是最严重的呢。

巴恩斯老师：怪兽家长！常有人这样形容过度保护孩子的父母，来毕利威小学任教之前，我一直觉得这种说法太夸大。我小时候是九十年代，我爸妈爱我，他们关心我，但不至于走火入魔。

尼帕尔校长：这是场悲剧，我深感惋惜，但学校全体都在努力走出阴霾。我没有其他意见。

凯萝：我觉得都是色情读书会的错，不过这只是我个人的想法。

乔纳森：我可以免费告诉你一个大秘密：色情读书会一点也不色情。

杰吉：知道吗？我认为这是女权问题。

哈珀：谁说这是女权问题？什么鬼话！我来告诉你真正的起因吧，幼儿园迎新日那天发生的事件。

格雷姆：根据我的了解，纷争的根源是全职妈妈和上班妈妈的竞

争，那叫什么来着？妈咪战争！我老婆没有参战，她没时间和她们瞎搅和。

西娅：这些记者一定会爱死法国保姆的香艳八卦。今天我刚好听到收音机在讨论“法国女仆”，朱丽叶绝不是什女仆。雷娜塔另外有管家，有些人就是好命，我有四个孩子，可没有“雇员”帮忙呢！当然啦，我对上班妈妈完全没意见，我只是不懂她们为什么要生小孩。

梅莉莎：大家那么激动、慌乱的原因，我认为是头虱。我的老天，头虱有多可怕，这说都说不完。

萨曼莎：头虱？和这起事件有什么关系？谁跟你说的？八成是梅莉莎吧？她真的很惨，家里的孩子一个接一个长，治好又再长，所以她有创伤后压力症候群。抱歉，这不好笑，一点也不好笑。

侦探艾德里安·昆兰：我想先澄清一下，这不是马戏团秀，而是杀人案调查。

2

猜谜晚会前六个月

四十，玛德琳·马莎·麦肯齐今天满四十岁了。

她边开车边说：“我四十岁了。”她把四十拖得很长，感觉像特殊音效：“四——十——”

她从后视镜对上女儿的视线，克洛伊笑嘻嘻地模仿妈妈：“我五岁了，五——岁——”

“四十岁！”玛德琳模仿歌剧女高音唱着，“哒啦啦啦！”

“五岁！”克洛伊有样学样。

玛德琳改为尝试饶舌路线，敲方向盘打节奏：“四十岁，耶，四十岁——”

“妈咪，够了喔。”克洛伊不客气地说。

“对不起。”玛德琳说。

她载克洛伊去幼儿园⁽¹⁾，今天是迎新日：认识幼儿园，准备去上学！克洛伊一月要入学，但其实她根本不需要熟悉校园，她对毕利威小学了如指掌。今天早上送弗雷德去上学的时候，克洛伊一路忙着指挥哥哥。“弗雷德，你忘记把书包放在篮子里，这样才对。放进去，好乖。”弗雷德虽然大她两岁，但常常感觉比较像弟弟。

弗雷德顺从地将书包放进正确的篮子里，然后跑去用头撞杰克森，玛德琳假装没看见，杰克森八成活该。杰克森的妈妈雷娜塔也没有看见，可能是因为和哈珀聊得太开心，她们两个都眉头深锁，教育天才儿

童的压力实在太大了。雷娜塔与哈珀每周都参加天才儿童家长互助会，玛德琳猜想她们八成围坐成一圈，个个愁眉苦脸，但眼神隐隐透露出暗藏的得意。

克洛伊在学校指挥其他同学熟悉环境的时候（她的天赋就是霸道，长大肯定会成为大公司老板），玛德琳和姐妹淘瑟莱斯特约好去喝咖啡、吃蛋糕。瑟莱斯特的双胞胎儿子一月也要入学，所以也会来参加迎新日，他们绝对会闹得天下大乱。他们的天赋是吼叫，只要和他们相处五分钟，玛德琳就会头痛。

瑟莱斯特买的生日礼物总是非常高级，也非常昂贵，过生日至少还有这个好处。喝完咖啡，玛德琳要送克洛伊去奶奶家，中午和几个朋友聚餐，然后大家再各自奔忙去接小孩。艳阳高照，她穿着新买的意大利名牌杜嘉班纳细高跟鞋——网购七折战利品，这双鞋美呆了，今天肯定会非常、非常美好。

她老公艾德一大早就送咖啡到床上，大声宣布：“玛德琳节正式开始！”

大家都知道玛德琳最爱过生日，各种庆祝场合她都爱，只要能借机喝香槟她都不放过。

不过，四十岁了啊！

她驾车行驶在通往学校的熟悉道路上，思考着这个伟大的新年龄。四十！十五岁时她认为这个年龄是缺乏色彩的，现在也一样。到了四十岁，什么都可以云淡风轻；到了四十岁，所有的感觉都不再真实，因为单调乏味的四十岁会把人牢牢包裹起来。

“四十岁妇女被人发现身亡。”噢，天哪。

“二十岁女子被人发现身亡。”大悲剧！太凄惨！快找出凶手！

每次听到新闻报道四十多岁的女性死亡，玛德琳总得在心中整理一

番才惊觉不对。等一下，被杀的人可能是她！那一定很惨！她死了大家绝对很伤心，甚至会一蹶不振！听好了，这可不是年龄歧视的世界，虽然四十岁了，还是有很多人把她当成宝。

话说回来，听到二十岁的人死掉会比听到四十岁的人死掉更难过，这或许是人之情，毕竟四十岁的人比二十岁的人多享受人生二十年。因此，倘若有疯狂枪手作乱，玛德琳一定会奋不顾身，用自己的中年躯体为二十岁的年轻人挡子弹，这样才公平。

呃，不过可能要先确认那个年轻人是好孩子，不是那种讨人厌的死小鬼，如前面开蓝色三菱小车的臭丫头。她边开车边用手机，明目张胆，毫不遮掩，八成忙着发信息或更新脸书状态。

看吧！就算疯狂枪手作乱，这种死小鬼搞不好根本不会察觉！就算玛德琳为她捐躯，她也只会呆呆地刷手机，真是太令人火大了！

那辆小车还挂着新手贴纸⁽²⁾，以俏皮的角度粘在后挡风玻璃上，车里似乎挤满年轻人，后座至少有三个。她们的脑袋上下晃动，手不停比来比去。等等，刚刚晃过去的是脚吗？惨剧随时可能发生，她们所有人都必须专注。上个星期，玛德琳上完Shock-Wave健身课程，在店里喝咖啡时，在报纸上看到一则新闻，说现在的年轻人总爱在开车时发信息，这种行为与自杀无异。通常他们死前最后的一句话都是，在路上，快到了！多么蠢，而且经常拼错字。旁边的照片则是一个青少年的妈妈，她满脸悲痛向镜头展示女儿的手机，希望读者提高警觉。

那辆车摇摇晃晃地逼近反向车道，玛德琳大骂：“蠢蛋小白痴！”

“谁是白痴？”她女儿克洛伊在后座问。

“前面那辆车，开车的女生是白痴，因为她边开车边用手机。”

“上次我们快迟到的时候，你也用手机打给爸爸。”克洛伊说。

“只有那一次！”玛德琳抗议，“况且我很小心，尽快讲完！更何

况，我已经四十岁了！”

“今天，”克洛伊睿智地说，“你今天才刚满四十岁。”

“对啦！那次我很快就讲完，又不是发信息。开车发信息是违法的，而且是在淘气，答应我，等你变成青少年时，绝对、绝对不要做那种事。”

想到克洛伊有一天会长大成青少年、会开车，她不禁有些哽咽。

“不过可以打电话，快点讲完就好？”克洛伊确认。

“不！那也违法。”

“所以你也犯法了，”克洛伊得意地说，“像强盗一样。”

克洛伊最近迷上强盗这个概念。她长大之后铁定会和坏男生交往，骑摩托车的那种坏男生。

“克洛伊，只能和好男生交往喔！”玛德琳急急地说，“像爹地那样的男生，坏男生不会送咖啡到床上给你，这是我的经验之谈，免费跟你分享。”

“女人，你在碎碎念什么？”克洛伊叹着气说。这句话她是跟爸爸学来的，无奈的语气模仿得惟妙惟肖。都是他们不好，她第一次模仿的时候他们笑了，从此之后她便欲罢不能，动不动就来上一句，每次都能抓到最妙的时机，害他们忍不住爆笑。

这次玛德琳成功忍住没有笑。克洛伊最近经常游走在可爱与可恨的细微临界线，玛德琳自己或许也是如此。

红灯亮了，玛德琳在蓝色三菱小车后面停下。年轻驾驶员继续看手机，玛德琳猛按喇叭，她看到前面的驾驶员从后视镜看着她，所有乘客也拉长脖子往后看。

“放下手机！”她大喊，一边用手指戳掌心，模仿发信息的动

作，“这是违法行为！很危险！”

少女比了中指。

“真是的！”玛德琳拉起手刹，打开双闪。

“你要做什么？”克洛伊问。

玛德琳解开安全带，气呼呼地打开车门。

“今天是迎新日！”克洛伊慌张地说，“我们会迟到啦！噢，大灾难！”

“噢，大灾难。”这句话出自一本童话书，在弗雷德小时候他们常读给他听，后来他们全家人都习惯这么说，就连玛德琳的父母也常说，她的一些朋友也是，这个句子很容易“传染”开来。

“没关系，我马上回来，”玛德琳说，“我要去拯救年轻人。”

她蹬着新买的细高跟鞋大步走到少女的车旁，用力敲车窗。

车窗降下，原本只能看到模糊侧影的驾驶员终于现出身形。她的年纪很轻，皮肤白皙，挂着闪亮的鼻环，睫毛膏刷得很失败，好几个地方都结块了。

她抬头看向玛德琳，虽然装出一脸狠劲，但还是流露出害怕：“你有病啊？”左手依旧拿着手机，不当一回事。

“放下手机！你会害死自己、害死朋友！”玛德琳用上教训女儿的语气，通常只有克洛伊非常调皮的时候她才会这么严厉。她伸手进车内，抢过手机扔给副驾驶座位那个目瞪口呆的女生：“懂了吗？不要再做这种事了！”

她转身走向自己的车，听到那些小女生疯狂大笑，她不在乎，她觉得正气凛然。一辆车停在她的车后面，玛德琳举起手致歉，加快脚步想趁转绿灯之前回到车上。

接着，她的脚踝一歪，前一秒脚踝还尽忠职守，下一秒却歪向错误的角度，她重重一摔，侧身倒在地上。噢，大灾难！

* * *

这可说是故事的起点。

一只被笨拙地扭伤的脚踝。

-
- (1) 澳洲各行政区学制略有不同，新南威尔士、塔斯马尼亚与首都特区三地，幼儿园属于小学教育的第一年，而非学前教育。幼儿园通常会在正式入学前一年年底举办迎新日活动，让幼儿园新生熟悉环境，一月底开学。
- (2) 澳洲政府规定，刚考到驾照的驾驶员上路时必须贴出代表观察期(Provisional)的P字贴纸。

3

简的车停在一辆闪亮的大型SUV车后方，车打着双闪，一个有着深色头发的女人沿着路边快步向车子走去。她穿着飘逸的蓝色夏季洋装，脚上是细带高跟凉鞋，满脸笑容向她挥手致歉，态度十分迷人。她的一只耳环反射着早晨的阳光，灿烂辉煌，仿佛她是被上天的圣光照耀。

一个闪闪发光的女人！虽然年纪比简大，但依然闪闪发光。从小到大，简很喜欢观察这种女生，几乎像是科学研究，或许有点赞叹，或许有点羡慕。她们不一定很漂亮，但总是热忠于打扮，垂坠式耳环、叮叮咚咚的手环、毫无功能的细致丝巾，像装饰圣诞树一样，而且说话时很喜欢碰对方的手臂。简学生时期最好的朋友就是闪亮女孩，简特别容易被她们吸引。

她突然摔倒，仿如脚下的地面突然被抽掉。

“哎呀！”简急忙转开视线，不想让那个女人觉得丢脸。

“妈咪，你受伤了吗？”基吉在后座问，他总是很担心她会受伤。

“不是，”简回答，“是那边的小姐受伤了，她摔倒了。”

她等着那个女人站起来上车，但她依然倒在地上。她仰头朝天，脸部纠结，一看就知道非常痛。绿灯亮了，SUV车前方贴着新手贴纸的蓝色小车扬长而去，轮胎摩擦地面发出刺耳的声响。

简打了方向灯，开车绕过那辆SUV车。她要带基吉去新学校，今天是迎新日，而她完全不知道路。她和基吉都很紧张，但都假装不紧张，她希望能提前抵达。

“那个小姐没事吗？”基吉问。

简心中涌出莫名的歉疚，有时候她会因为生活忙碌，忘记了一个有礼貌、有善心的平凡成年人该有的行为，突然被人提醒的时候——通常是基吉，她总会有这种感觉。

如果不是基吉问起，她很可能会直接开车走掉。她会因为一心想赶上幼儿园迎新日，而丢下一个受伤疼痛的女人，让她无助地坐在水沟边。

“我去看看她。”简假装她原本就打算这么做，她打开双闪，打开车门，同时有点自私的反感。闪亮女人，你真会找麻烦！

“你没事吧？”她大声问。

“我没事！”那个女人微笑，挣扎着想坐起，但一手握着脚踝痛呼，“噢，可恶！我扭到脚了，没什么，我有够白痴。我下车去叫前面那辆车上的女生开车不要发信息。算我活该，爱当‘模范学生’的下场就是这样。”

简蹲在她身边。这女人留着深色及肩长发，发型很好看，鼻子上有淡淡的雀斑，那些雀斑有种赏心悦目的美感，仿佛童年夏季的回忆，她眼睛周围浅浅的细纹更加分，那对夸张的垂坠耳环也很有效果。

简的反感烟消云散。

她欣赏这个人，她想帮助她。

话说回来，这代表什么？倘若是个缺牙歪鼻的干瘪老太婆，难道她就会继续抱持反感？真不公平，真够无情，她想要对这个人好，只因为喜欢她的雀斑。

那个女人的洋装领口有整圈绣花镂空，透过挖空的花瓣，简看到健康的肤色，同样有点点雀斑。

“你的脚踝要尽快冰敷，”简以前打过篮球和网球，所以很清楚该如何处理扭伤，她看到那个女人的脚踝已经开始肿了，“还要抬高。”

简咬着下唇，看看四周想找人帮忙，不知道该怎么处理才能让她尽快疗伤。

“今天是我的生日，”那个女人伤心地说，“四十岁生日。”

“生日快乐。”简说。已经四十岁的人，竟然还会特别提起今天是她的生日，想想还真可爱。

她看着那个女人的高跟凉鞋，她的脚指甲涂着青蓝色指甲油，色彩鲜艳欲滴，鞋跟细得像牙签，高度非常可怕。

“难怪你会扭到脚，”简说，“没有人能穿这种鞋走路！”

“我知道，可是很美吧？”那个女人转动脚踝想欣赏鞋子，“噢！妈的，好痛。抱歉，我不该说粗话。”

“妈咪！”一个小女孩从SUV车后座探出头，她的深色髻发很可爱，戴着一顶亮晶晶的头冠，“你在做什么？快点站起来！要迟到了！”

闪亮妈咪，闪亮女儿。

“宝贝，谢谢你的同情！”那个女人说着对简怅然一笑。

“今天是幼儿园的迎新日，她非常兴奋。”

“毕利威小学？”简大为讶异，“我也要去那里，我儿子基吉明年入学，我们十二月要搬来。”她和这个人竟然有共通之处，她们的人生竟然有交集，实在太令人难以置信。

“基吉！戴维·鲍伊那首歌《星尘基吉》的基吉？真棒的名字！”那个女人说，“对了，我是玛德琳，玛德琳·马莎·麦肯齐。我每次都会莫名其妙说出中间名马莎，不要问我为什么。”

她伸出一只手。

“我叫简，”简说，“没有中间名，简·查普曼。”

* * *

加布里埃尔：学校分成两派，就好像……怎么说呢？内战！大家都得选边站，玛德琳派或雷娜塔派。

邦妮：不、不，这种说法太恶劣，根本没这回事，才没有什么选边站的状况。大家的关系很紧密，都是因为喝了太多酒，那天又刚好碰上满月，满月的时候人难免有点疯疯癫癫，我是说真的，这种现象已经得到证明了。

萨曼莎：哪来的满月？我只知道那天大暴雨，我的头发毛得不像话。

尼帕尔校长：简直胡扯、毁谤！我没有其他意见。

凯萝：我知道我一直怪罪色情读书会，不过我确信他们所谓的“聚会”一定有鬼。

哈珀：知道艾米莉天赋优异的时候，我真的哭了。我心里想着：天啊，又来了！她姐姐苏菲娅也是天才儿童，养育天才儿童有多苦多累我已经体验过了，我一清二楚！雷娜塔和我同病相怜，家里有两个天才儿童，那种压力没有人能懂。雷娜塔很担心艾玛贝拉在学校适应不好，烦恼她是否能得到足够的启发。那个怪名字的小孩，那个基吉，他做出那种事，而且是在迎新日，可想而知她有多苦恼。一点也不奇怪，那件事就是一切的开端。

4

简带了一本书，基吉去认识校园的时候，她打算坐在车上读书慢慢等，但后来计划变了，她陪玛德琳·马莎·麦肯齐（这个名字感觉好像童书里活泼爱捣蛋的小女生）去一家叫作“蓝色蓝调”的海滨咖啡屋。

那家咖啡屋的店面建筑有点怪，感觉歪七扭八，像个洞穴，位置就在毕利威海滩木栈道旁。玛德琳光着脚一跛一拐的，整个人毫不客气地靠在简的臂膀上，仿佛她们是多年好友，感觉很亲密。她嗅到玛德琳的香水味，很好闻的柑橘调。过去五年来，简很少被其他成人碰触。

一打开店门，一个年轻人由柜台后面出来，大大地张开双臂。他一身黑衣黑裤，金色鬃发一看就知道经常冲浪，一边鼻翼戴着鼻钉。“玛德琳！你怎么了？”

“汤姆，我受了重伤，”玛德琳说，“而且今天是我的生日！”

“噢，大灾难。”汤姆对简挤了一下眼睛。

汤姆扶着玛德琳在角落的雅座安顿好，然后送来包在布巾里的冰块，帮她抬起脚放在一张有软垫的椅子上。简观察着咖啡屋，她妈妈一定会说这里“迷人极了”。

蓝色墙壁高低不一，墙边排列着有点歪斜的书架，上面满是二手书。木地板在晨间阳光下闪闪发亮，空气中有咖啡香、烘焙香，以及大海与旧书的气息。咖啡屋正面是整片敞开的玻璃窗，座位安排别出心裁，所有位子都能看到大海。

简看着四周，心里有种说不出的遗憾，每当她经历新鲜美好的事物时，都会有这种感觉：如果我在这里就好了。这家海滨小咖啡屋如此

别致，她好希望能真的在这里，问题是，她已经在这里了，所以这样想一点道理也没有。

“简，你想喝什么？”玛德琳问，“我要请你喝咖啡、吃点心表示感谢！”

她转向在一旁忙碌的咖啡师：“汤姆，这位是简！她是我的英勇骑士，我的英勇女骑士。”

先前，简紧张兮兮地将玛德琳的大车开进巷子停好，然后载她们母女一起去学校。她由玛德琳的后车厢拿出备用安全座椅，装在她那辆掀背式小车的后座，让克洛伊和基吉排排坐。

这是一次特别遭遇，一次微型危机处理。

简觉得整起事件惊悚刺激，由此可见她的生活是多么枯燥。

基吉既惊讶又害羞，这是第一次有别的小朋友和他分享后座。克洛伊充满活泼生气与领袖魅力，这样的孩子他见都没见过。一路上，克洛伊叽叽喳喳说个不停，说明上学该注意的大小事给基吉听，如他们会有哪些老师、进教室之前要洗手、只能用一张纸巾擦手、午餐时间要坐在哪里，而且不可以带花生酱去学校，因为有些人会过敏死掉，还有她已经买好便当盒了，上面有卡通人物《爱探险的朵拉》[\(1\)](#)的图案，她问基吉的便当盒是什么图案。

“巴斯光年。”基吉急忙回答，虽然很有礼貌，但完全是在说谎。因为简还没有帮他买便当盒，他们甚至还没讨论过买便当盒这件事。他目前每周三天上日托班，学校供餐，准备便当对简而言是个新挑战。

到学校之后，玛德琳在车上等，简带着两个孩子进学校——其实是克洛伊带着他们母子进去，她一路大步走在前面，王冠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基吉和简忍不住对看一眼，心里想：她们这么光鲜亮丽，究竟是什么人物？

简对迎新日活动感到有点紧张，但因为基吉容易焦虑，所以不能让基吉看出她的心情。这使得她更不自在，感觉有如新工作第一天上班——她身为幼儿园妈妈的工作，她必须学习新规定、新文件、新程序。

然而，和克洛伊一起进校门有如拿到贵宾券，另外两位妈妈立刻过来攀谈。

“克洛伊，你妈妈呢？”接着她们向简自我介绍，简也有玛德琳扭伤脚的故事可说，幼儿园的巴恩斯老师也想听，于是简瞬间变成众人瞩目的焦点，老实说，这种感觉挺不赖。

校园十分美丽，坐落于海岬尽头，简的眼角余光总能瞥见远方碧蓝的大海。教室是砂岩建筑，低矮而长，处处绿荫的操场似乎有许多秘密角落，可以刺激孩子的想象力：树丛间的间隙、遮阴下的小径，甚至有一座幼童尺寸的小迷宫。

她离开时，基吉和克洛伊手牵着手进教室，他的小脸开心得涨红，简走出校园上车，自己也觉得开心又爽朗。玛德琳在车子前座愉快地微笑挥手，仿佛简是她的好姐妹，简感觉有什么东西松开了、减轻了。

此刻她在蓝色蓝调，坐在玛德琳身边等咖啡，看着大海，感受照在脸上的阳光。

或许搬来这里能开启新页，或者终结旧页，后者更好。

“我朋友瑟莱斯特就快到了，”玛德琳说，“刚才你说不定在接送区看到过她，她有两个儿子，两个金发小捣蛋。她高挑、金发、非常美，有点紧张兮兮。”

“我应该没看到她，”简说，“不过既然她高挑、金发、非常美，还有什么好紧张的？”

“就是说啊，”玛德琳似乎觉得这句话回答了一切，“她老公也很帅，很有钱。他们到现在还会牵手，他的个性非常好，他甚至会买礼物

给我。真不知道我为什么会和她做朋友到现在。”

她看看表。“噢，她没救了，总是迟到！总之，在等她的空当，我先来‘逼供’吧，”她倾身向前，全神贯注看着简，“你最近才搬来毕利威半岛吗？我对你一点印象也没有，我们的孩子同龄，应该会在室内游乐场或故事屋之类的地方见过才对。”

“我们十二月才会搬来，”简说，“我们目前住在纽敦镇，但我想着搬来海边住一阵子应该很不错，可以说是临时起意。”

她也不知道为何会说是“临时起意”，这句话让她觉得得意又尴尬。

她想让搬家的故事显得异想天开，仿佛她真的是个异想天开的人。她告诉玛德琳，几个月前她带基吉来海滩玩，刚好看到一栋公寓大楼贴出招租告示，于是她就想，搬来海边也不错。

她并没有说谎，虽然并非百分百真实。

那天她开车在长长的下坡公路上，心中不断告诉自己只是来海边游玩，仿佛有人偷听她的思绪、质疑她的动机。

毕利威海滩名列全球十大绝美海滩！她不知道在哪里看过这讯息。她觉得儿子值得去看看全球十大绝美海滩，她漂亮、独特的儿子。她不停从后视镜看着他，感到一阵阵心疼。

她没有告诉玛德琳，当他们黏答答、满身沙牵手回到车上，她脑中不断呐喊着“救命”，好像她在哀求些什么，像是在哀求解答、解药、解脱。从什么解脱？要什么解药？找什么解答？她的呼吸变得又急又浅，发际线冒出汗珠。

这时她看到告示，一间两房公寓在招租。他们在纽敦镇的公寓租约快到期了，虽然这栋红砖大楼很丑，感觉没有灵魂，但是步行五分钟就能抵达海滩。她问基吉：“我们干脆搬来这里好不好？”

他的眼睛发亮，那一瞬间，她感觉这间公寓就是她想找的答案，尽管她不知道问题是什么。大家常说“彻底改头换面”，她和基吉当然也能来海边彻底改头换面。

她没有告诉玛德琳，自基吉出生之后，她在悉尼各处搬来搬去，每次都只签六个月租约，希望能找到人生的出路；她没有告诉玛德琳，或许她一直绕着圈子，不断地向毕利威海滩前进。

她没有告诉玛德琳，当她签完租约走出中介办公室，才发现这个半岛上的居民都肤色金黄、头发被太阳晒得褪色，她这才想到牛仔裤里惨白的双腿，也才想到她父母在弯弯曲曲的半岛公路上开车会多么紧张，爸爸会死命地紧握方向盘，因用力而指节发白，但他们依然会毫无怨言地默默付出。简这才想明白她铸下了无法挽回的大错，可惜已经太迟了。

“所以我就来啦。”她微弱地画下句点。

“你一定会爱上这里，”玛德琳热情地说，她调整一下脚踝上的冰袋，痛得脸皱起来，“噢，你会冲浪吗？你老公会吗？好像应该说伴侣才对，男朋友？女朋友？哪种我都能接受。”

“没有老公、没有伴侣，”简说，“只有我自己，我是单亲妈妈。”

“是吗？”玛德琳的语气仿佛简刚刚说出一件大胆又新奇的事。

“是的。”简傻笑。

“你知道吗？大家常常忘记我曾经也是单亲妈妈，”玛德琳坐正，昂起下巴，仿佛对一群反对她的群众演说，“我大女儿阿比盖尔还在襁褓中的时候，我前夫抛下我们跑了，现在她已经十四岁了。当时我也很年轻，像你一样，才二十六岁，那时我觉得人生完蛋了。真的很辛苦，单亲妈妈非常辛苦。”

“呃，我有父母帮忙——”

“当然、当然，我并不是说我得单打独斗，我也有父母帮忙。可是，老天，有时候在夜里，阿比盖尔生病或我生病，更惨的是我们一起生病，而且……算了，”玛德琳停住，露出灿烂笑容，“我前夫再婚了，他们的女儿和克洛伊同年，奈森变成完美好爸爸，男人得到重来的机会通常会这样。大家都说要放下怨恨，但我把怨恨当宝，像宠物一样细心呵护。”

“我也不太容易原谅。”简说。

玛德琳笑嘻嘻地用茶匙指着她：“这样才好。不轻易原谅，不轻易忘怀，这是我的座右铭。”

简不确定她是不是在开玩笑。

“基吉的爸爸呢？”玛德琳接着问，“他有没有参与你们的生活？”

简没有感觉到刺痛，这五年来她早已习惯了，她只是变得非常僵硬。

“没有，我们并没有真正在一起，”她熟练地说出完美台词，“我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我和他只是……”她停顿，视线转开，仿佛无法直视对方。“算是……只见过一次。”

“一夜情？”玛德琳立刻说，语气充满同情。

简有点惊讶，差点笑出来。大部分的人的反应通常是小心翼翼，略带不齿，仿佛在说“原来如此，我可以接受但是从此会另眼看你”。玛德琳这种年纪的人更是如此。简从来不会因为别人的不齿而受伤，她自己也觉得不齿。她只希望能尽快结束这个话题，永远不再提起，大部分的时候都是这样。基吉就是基吉，没有爸爸，没什么好说的。

她妈妈之前问过：“你怎么不干脆说和他爸分手了？”

“妈，说谎只会把状况变得更复杂，”简说，她妈妈没有说谎的经验，“这样回答就能从此不再谈这件事。”

“我以前也玩过一夜情，”玛德琳缅怀，“九十年代我什么都玩过，老天爷，希望克洛伊永远不会发现。噢，大灾难。对了，你的一夜情精彩吗？”

简愣了一下才听懂，玛德琳问她的一夜情是否精彩。

一瞬间，简重回玻璃电梯里，安静无声地从饭店中央上升。他一手抓着香槟的瓶颈，另一手按住她的后腰用力将她揽过去。他们笑得如此放肆。他的眼睛周围满是深深的笑纹。欢笑与欲望，以及昂贵的香气，让她全身发软。

简清了清嗓子。

“可以算是相当精彩。”她说。

“抱歉，我太多事了，”玛德琳说，“都是因为想到我自己年轻时做过的傻事，也可能是因为你那么年轻，而我那么老，所以想装酷。对了，你几岁？你介意我问吗？”

“二十四。”简说。

“二十四？”玛德琳叹息，“今天我满四十岁了，我已经跟你说过了吧？你八成觉得自己永远不会变成四十岁的老太婆吧？”

“呃，我希望能活到四十岁。”简发现中年女性非常执着于年龄，总是绕着这个话题说笑、哀叹，讲个没完没了，仿佛年龄是个难解的谜题，她们想寻找答案。为什么她们会感到如此不解？简妈妈的朋友就是如此，似乎没有别的话题可聊，也可能是没有别的话题可以和简聊。

“噢，简，你好年轻、好漂亮。”

其实她一点也不漂亮，她们似乎认定只要年轻就会漂亮！

“噢，简，你是年轻人，一定可以帮我修理手机、计算机和相机。”

老实说，妈妈的很多朋友比她更熟悉科技产品。

“噢，简，你这么年轻，一定体力很好。”

事实上她很累，非常非常累。

“对了，你怎么谋生？”玛德琳忧心忡忡地问，背脊挺直，仿佛这是个必须立刻解决的问题，“你有工作吗？”

简对她笑了笑：“我在家工作，自由职业，帮人做记账员。我有稳定的顾客群，很多小商家，我动作相当快，所以能迅速交件，赚的钱够付房租。”

“真聪明，”玛德琳赞赏，“阿比盖尔小的时候我也自食其力，大部分的时候啦，奈森偶尔想到就会寄张支票来。虽然辛苦，但很有满足感，‘去你的’那种感觉，你懂我的意思吧？”

“当然。”简的单亲生活并没有向任何人示威的快感，至少不是玛德琳说的那样。

“你肯定是幼儿园最年轻的妈妈，”玛德琳打量她，喝了口咖啡，露出坏坏的笑容，“比我前夫那个可爱的嫩妻更年轻。答应我，你不会和她做朋友，是我先认识你的。”

“我应该不会有机会和她见面。”简困惑地说。

“噢，绝对有，”玛德琳露出苦脸，“她女儿和克洛伊念同一家幼儿园，你能想象吗？”

简无法想象。

“幼儿园妈妈们经常聚会喝咖啡，结果我前夫的老婆就坐在对面喝她的花草茶。放心，我们不会上演全武行。很奇怪，我们之间的关系成

熟得可怕，非常无聊、非常和善，邦妮甚至会跟我亲吻打招呼，她也很迷瑜伽、脉轮那一套。后母不是应该很坏、很讨厌吗？但我女儿超崇拜她。邦妮很‘沉静’，跟我完全相反，她说话的语调总是那么柔和——低沉——悦耳——让人很想捶墙。”

玛德琳模仿柔和、低沉、悦耳的语调，简忍不住大笑。

“你或许会和邦妮变成好朋友，”玛德琳说，“很难讨厌她，我很擅长讨厌人，但连我也觉得很难，我得用尽所有心力才能办到。”

她再次调整脚踝上的冰袋。

“等邦妮听说我扭伤脚踝，一定会送吃的去我家。她最爱找借口煮菜送我，八成是因为奈森告诉她我很不会煮菜，所以她想借此示威，不过邦妮最讨厌的一点就是，她很可能完全无意示威，她和善得让人发毛。我有时很想把她送来的菜直接扔进垃圾桶，可是没办法，因为太好吃了，要是真这么做，我老公和小孩会杀了我。”

玛德琳的表情一变，微笑着挥手：“噢，她终于到了！瑟莱斯特，这里！快过来看看我干的好事。”

简抬头一看，心立刻往下沉。

她不该觉得有疙瘩，她知道不该有疙瘩，可是竟然有人能美得这么没天理、没天良，让别人自惭形秽，让别人的缺点展露无遗。女人就该这样，少一点都不行。瑟莱斯特是正确的，她是错误的。

你只是个又肥又丑的小丫头。那个声音在她耳边不停重复，吹出滚烫恶臭的气息。

她打个哆嗦，那个美到可怕的女人朝她们走来，她努力挤出笑容。

* * *

西娅：你应该已经打听到了吧？邦妮嫁给玛德琳的前夫奈森，所以

他们的关系很复杂，你或许可以去挖一挖。当然啦，我不是想插手你的工作。

邦妮：这件事完全无关，我们之间的关系很友善，今天早上我才送了一盘素食千层面去她家，她先生太可怜了。

加布里埃尔：我是新加入的，谁也不认识。校长说这所学校大家都会互相照顾，有的没的说一堆。老实说吧，迎新日那天，我一走进校园，第一个印象就是小团体、小团体、小团体、小团体，若是有人死掉我一点也不惊讶。噢，好吧，这样说好像有点过分，多少有一点惊讶啦。

[\(1\)](#) 爱探险的朵拉 (Dora the Explorer)：美国的教育电视动画片，女主角是七岁的拉丁女孩朵拉，她的同伴是小猴子布兹 (Boots)，他们每一集都会去不同地方探险，并在路途中克服难关。

5

瑟莱斯特推开蓝色蓝调的玻璃门，一眼就看到了玛德琳，同桌还有一个瘦瘦小小的年轻女生，穿着蓝色牛仔裙和单调的白色V领T恤，她不认识那个女生。她瞬间感觉到强烈的失望，玛德琳明明说只约了她一个。

瑟莱斯特原本期待和玛德琳轻松共度上午时光，现在不得不调整心情，她做了个深呼吸。最近她发现自己走进人群时会变得很奇怪，她不记得该如何自处，她发现自己不断想着：我会不会笑得太大声？有没有忘记笑？同样的话是不是已经说过了？

不知道为什么，她和玛德琳独处时就没这问题。只有她们俩的时候，她的人格才得以保持完整，因为她和玛德琳认识很久了。

祖母一定会说她该来杯金汤力。只是，什么是金汤力？

她对她们挥手，从桌椅间穿梭而过。她们还没有发现她，两人聊得很专心。她可以清楚看见那个女生的侧脸，她太年轻，不可能有上幼儿园的小孩，她一定是保姆或互惠生⁽¹⁾。欧洲人吗？不太会说英文？难怪她的坐姿有点僵硬、紧张，好像必须集中精神。这一点也不奇怪，她很可能和学校完全无关。玛德琳悠游于几十个互相重叠的社交圈之间，既结交到一辈子的好友，也惹上了一辈子的仇敌，后者可能比较多。玛德琳不畏冲突，被激怒的时候特别亢奋。

玛德琳看到瑟莱斯特，脸庞立刻亮起来。玛德琳最棒的一点就是这个，看到她的时候总是这么开心，仿佛全世界最想见的人就是她。

“嗨，寿星！”瑟莱斯特高声说。

玛德琳的女伴在椅子上转过身，她的棕发往后梳，绑成非常紧的马尾，感觉好像很痛，一般只有女兵或女警才会梳这种发型。

瑟莱斯特快走到桌边时才发现玛德琳的腿架在椅子上。“玛德琳，你怎么了？”

她客气地对那个女生微笑，但那个女生整个人一缩，仿佛瑟莱斯特不是对她微笑，而是冷笑。噢，她没有做错表情吧？是微笑没错吧？

“这是简，”玛德琳说，“她在马路边救起我，我为了拯救年轻的生命而扭伤脚。简，这是瑟莱斯特。”

“嗨！”简打招呼，她的脸泛红，仿佛将脸洗得太用力那种红。她嚼着口香糖，下颌的动作非常轻微，似乎不想被人发现。

瑟莱斯特坐下，玛德琳说：“简是新的幼儿园妈妈，和你一样，所以我有责任让你们充分了解毕利威国小的校园派系。姐妹们，校园可是地雷区啊，真正的地雷区。”

“校园派系？”简蹙起眉，举起双手用力拉马尾，仿佛想弄得更紧，“我不会卷入校园派系斗争。”

“我也是。”瑟莱斯特附和。

简永远也不会忘记这一天，因为她不知轻重地挑衅了命运。“我不会卷入校园派系斗争。”她说得斩钉截铁，天神一定听到了，而且不喜欢她的态度，认为她太自以为是。

“等着瞧吧。”天神说着往后一靠，准备笑看她的苦难。

* * *

瑟莱斯特送的生日礼物是一套爱尔兰Waterford高级水晶香槟杯。

“噢，老天，我爱死了，美极了。”玛德琳小心翼翼地从中拿出

一个杯子，举高对着光欣赏，杯身上有一排排精致的小月亮。“这一定很贵吧？”

她差点说出“感谢老天你这么有钱，好姐妹”，但她及时将话吞回去。如果只有她们两个，她就会毫不顾忌地说出来，但因为简在场，所以不太方便。她是年轻的单亲妈妈，经济并不宽裕，在她面前谈钱太失礼，这点礼貌她还懂。她在心里嘲笑丈夫，因为他老爱提醒她犯了哪些社交大忌。

为什么大家都那么谨慎避免提及瑟莱斯特的财富？有钱又不是什么丢脸的怪病。瑟莱斯特的容貌也是，陌生人经常以鬼祟的眼神看她，就像看缺手断脚的人那样，每当玛德琳说起瑟莱斯特有多漂亮，她的响应总是很尴尬，好像美貌很可耻。她总会说：“小声点啦。”然后四处张望，生怕有人听见。

大家都希望拥有财富与美貌，然而真正拥有的人却假装他们只是平凡人。噢，这个世界真古怪。

“好啦，姐妹们，认真听我说明校园派系，”她小心翼翼将水晶杯放回盒子里，“从金波波头开始，她们的地位最高。”

“金波波头？”瑟莱斯特聚精会神，仿佛等一下要小考。

“金波波头统治校园，加入亲市会[\(2\)](#)的妈妈们都得染金发、剪成波波头，”玛德琳用手比画出发型，“这是不成文的规定。”

简笑了几声，玛德琳发现自己忍不住想再逗她笑。

“那些妈妈是好人吗？”瑟莱斯特问，“还是最好敬而远之？”

“这个嘛，她们的出发点很好，”玛德琳说，“她们的出发点非常好。她们就好像……嗯，该怎么形容呢？她们就像完美妈妈，她们对家长的身份有强烈使命感，就像宗教狂热般，她们是原教旨主义派妈妈。”

“幼儿园妈妈们之中有金波波头吗？”简问。

“我想想……”玛德琳说，“噢，有，哈珀。她是最典型的金波波头，她加入亲市会，而且她的女儿天赋非常高，只是对坚果轻微过敏，她站在时代潮流的尖端，真幸运。”

“玛德琳，别这样，小孩对坚果过敏一点也不幸运。”瑟莱斯特说。

“我知道，”玛德琳很清楚她是故意夸大，因为她太想逗简笑，“我想想还有谁……凯萝·奎格利，她爱干净到了神经质的程度，她总是拿着一瓶喷雾消毒剂在教室跑进跑出。”

“才没有呢。”瑟莱斯特说。

“真的啦！”

“家长圈里有爸爸吗？”简打开一包口香糖，偷偷往嘴里塞了一片，仿佛那是什么非法违禁品，她似乎对口香糖上瘾，虽然其实看得出来她在嚼。她发问时目光有些闪躲，没有直视玛德琳的眼睛——难道她希望和单亲爸爸交往？

“我辗转听说今年的幼儿园家长里，至少有一个主夫爸爸，”玛德琳说，“他太太是大公司的高层大人物，叫杰吉什么来着，好像是一家银行的执行长。”

“该不会是杰吉·蒙哥马利吧？”瑟莱斯特问。

“就是她。”

“老天爷。”瑟莱斯特低喃。

“我们很可能永远见不到她，全职上班的妈妈很难有空参与学校活动。还有谁是全职上班妈妈？噢，雷娜塔也是，她在金融界工作，好像是权证或者——股票选择权之类的，我不太懂，真的有这种东西吗？她也可能是分析师，应该没错，她是分析师。我好几次请她说明工作内

容，但都忘记听。可想而知，她的两个孩子也是天才。”

“那么雷娜塔也是金波波头吗？”简问。

“不，不是，她是职业妇女，家里有全职保姆，她好像刚从法国‘进口’了一个，她喜欢欧洲的玩意儿。雷娜塔没时间来学校，每次和她说话，她总是刚开完董事会，不然就是开完董事会正要回家，不然就是准备去开董事会。这些董事也太常开会了吧？”

“这个要看——”瑟莱斯特开始解释。

“我不想知道答案，”玛德琳打断她的话，“重点是，她老爱把董事会挂在嘴上，不可能超过五分钟不提到，就像西娅·康宁根不可能超过五分钟不提到她有四个小孩。我这样说会很刻薄吗？”

“会。”瑟莱斯特说。

“抱歉，”玛德琳确实有些内疚，“我只是想说得好玩一点，都是脚踝扭伤害的。不闹了，这间学校其实非常好，每个人都非常非常好，大家都会过得非常非常好，交到非常非常好的新朋友。”

简放声大笑，又悄悄嚼着口香糖。她好像边喝咖啡边嚼口香糖，真奇特。

“这些所谓的天才儿童，他们有经过测验，还是有怎样的程序吗？”简问。

“学校有一套辨别程序，”玛德琳说，“而且他们可以上特殊课程，得到特殊‘机会’。他们虽然和同学们一起上课，但好像作业比较难，有时候学校会请专业老师来，他们就会离班去上课，因为那些家长不希望小孩在课堂上无聊，干等着同学赶上进度。我可以理解，我只是有点……唉，举个例子吧，去年我和雷娜塔就发生了一点小冲突。”

“玛德琳热爱冲突。”瑟莱斯特告诉简。

“雷娜塔在忙碌的董事会行程中找到空当，要求老师特别为天才儿

童举办一次校外教学，带他们去看剧场演出。我是‘毕利威半岛剧场’的营销经理，所以，我就听到消息啦。”

“最后当然是她赢了。”瑟莱斯特笑嘻嘻说。

“当然是我赢，”玛德琳说，“我争取到团体折扣，所有学生都去了，而且中场休息时间家长可以得到香槟半价的优惠，大家都很开心。”

“噢，说到这个，”瑟莱斯特说，“我差点忘记把香槟给你，我没有——噢，在这里。”

她以独特的仓皇动作在超大草编包中一阵翻找，然后拿出一瓶伯兰爵香槟：“总不能送了香槟杯却没香槟吧？”

玛德琳抓着瓶颈举起酒瓶，忽然冒出个好主意：“我们开来喝！”

“不行啦，”瑟莱斯特说，“你疯了吗？现在还太早，不能喝酒，而且再过两个小时就得去接小孩了，香槟也不冰。”

“香槟早餐！”玛德琳说，“关键在于怎么包装它，我们来喝香槟配柳橙汁，每人半杯！反正还有两个多小时。简，你要加入吗？”

“我应该可以喝一小口，”简说，“我的酒量很差。”

“看得出来，你看起来体重只有十公斤。我最喜欢酒量差的人，这样我就可以多喝一点。”

“玛德琳，留着下次喝吧。”瑟莱斯特说。

“可是今天是玛德琳节耶，”玛德琳可怜兮兮地说，“我还受伤了。”

瑟莱斯特翻了个白眼：“给我一杯。”

* * *

西娅：迎新日那天，简来接基吉的时候醉醺醺的，从这点就能看出她是怎样的人，对吧？年轻的单亲妈妈，一大早就喝酒，口中还不停嚼着口香糖，给人的第一印象很差，我只说到这里。

邦妮：真是的，根本没有人喝醉！她们只是在蓝色蓝调吃了香槟早餐，庆祝玛德琳四十岁生日，她们只是有点嘻嘻哈哈，至少我是这么听说的。我们没参加迎新日，因为那天我们全家去拜伦湾进行家庭疗愈静修，那是一次非常不可思议的心灵体验，我可以告诉你网址。

哈珀：玛德琳、瑟莱斯特和简三个人是一伙的，从第一天就很清楚。她们到学校的时候互相搂搂抱抱，简直像十二岁小女生。我们和玛德琳认识很久了，我们三家都有比较大的孩子，他们幼儿园的时候是同学，但她没有邀请我们参加聚会。不过，在那天晚上我和雷娜塔去“芮米餐厅”（那时候芮米餐厅还没爆红，现在全悉尼的人都知道这家店了），享用最美味餐点的时候，我对雷娜塔说我一点也不在乎。

萨曼莎：那天我要上班，斯图带莉莉去参加迎新日，他告诉我有几位妈妈早餐喝了香槟。我说：“赞啊，她们叫什么名字？感觉和我是同道中人。”

乔纳森：我完全没发现，斯图和我在聊板球。

梅莉萨：别说出去是我讲的，不过玛德琳·麦肯齐显然喝得很醉，那天早上她还摔倒扭伤脚踝。

格雷姆：我觉得你查错方向了，虽然早餐喝香槟有点不智，但不至于引发谋杀与暴动，你说呢？

* * *

没有不适合喝香槟的时候！这一向是玛德琳的座右铭。

不过，事后玛德琳也有些怀疑，那次的判断确实有一点点失误。不

是因为她们喝醉了，她们没醉，而是因为她们三个一路笑着走进学校（玛德琳不想在车上等，她想看克洛伊走出教室的样子，所以她扶着两个朋友的臂弯，跛着脚进学校），制造出浓浓的派对气氛。

那些没有受邀参加的人当然会不爽。

[\(1\)](#) 互惠生 (Au Pair) : Au Pair源于法语，意思是“平等的”“互惠的”。外国青年前往该国学习语言，与寄宿家庭在互惠互利的关系下生活。寄宿家庭为互惠生提供一切生活所需，每月会给零用钱，相应地，学生则为家庭照顾孩子，做简单的家务。

[\(2\)](#) 亲市会 (P&C) : 全名为家长与市民协会 (Parents and Citizens Association)，澳洲许多公立中小学都有这样的组织，提供志愿者服务、募集设备款项、协助学校行政工作。

6

简回学校接基吉时并没有喝醉，她顶多只喝了三口香槟。

不过，她开心得快飞上天了。香槟开瓶时发出的清脆声响，那种偷偷做坏事的感觉，发生那么多意想不到的事的上午，在阳光下发亮的美丽香槟杯，有着冲浪客外形的咖啡师送上三个插着蜡烛的精美杯子蛋糕，以及大海的香气——这一切感觉很特别，感觉她似乎能和这两个人成为朋友，她们与她其他的朋友截然不同，比较年长、比较富裕，也比较有见识。

“基吉正式开始上学之后，你一定会交到新朋友！”她妈妈一直这么跟她说，妈妈太兴奋所以有点烦人，简费了好大的劲才忍住没有翻白眼，毕竟她不是要去新学校报到所以郁闷紧张的高中生。简的妈妈有三个好朋友，认识二十五年了，她们是她哥哥丹恩幼儿园同学的家长。开学第一天的上午她们一起去喝咖啡，从此便形影不离。

“我不需要新朋友。”简对妈妈说。

“你需要，你需要和其他妈妈做朋友，”她妈妈说，“妈妈们要互相支持，她们明白你所面对的难题。”

简之前也试过参加妈妈团体，但没有成功。她无法融入，那些开朗爱说话的女人总是滔滔不绝，聊的话题大多是老公无法升职、家里的翻修工程来不及在宝宝出生前完工，不然就是某一天忙昏了头，忘记化妆就出门！从来不化妆、素颜的简坐在一旁，她保持面无表情，但心中却在呐喊：那又怎样？

但很奇怪，她和玛德琳与瑟莱斯特一拍即合，虽然她们完全没有共通之处，唯一的交集只是孩子上同一所幼儿园。简确信玛德琳同样不会

素颜出门，但是她已经感觉得出来，她和瑟莱斯特（她同样不化妆，幸亏如此，因为她不需装扮已经令人惊艳）可以拿这件事取笑玛德琳，她会哈哈大笑，然后反过来取笑她们，仿佛她们是多年老友。

正因为如此，事情发生时简完全猝不及防。

她没有警觉，她忙着认识毕利威小学——所有东西都那么可爱、那么小巧，让人生显得很容易掌握，也忙着享受依然新奇的海洋气息，想到基吉开始上学之后的生活，简的内心洋溢着喜悦。自从基吉出生，她一肩扛起给基吉快乐童年的责任，此刻第一次觉得担子不再那么沉重。从新家走路就能到学校，他们可以每天早上一起散步去学校，经过海滩，登上绿树夹道的小山坡。

她以前读的小学位于郊区，窗外只能看到高速公路六线道和闻到隔壁餐厅卖的烤鸡的香味，没有设计巧妙的小游戏区，也没有用马赛克瓷砖拼贴出满脸笑容的海豚与鲸鱼，墙上没有海底景观壁画，沙坑里也没有石雕海龟。

她和瑟莱斯特合力搀扶跛脚的玛德琳坐下。“这间学校好可爱，好神奇。”她对玛德琳说。

“我知道，去年学校举办益智猜谜晚会募款整修庭院，”玛德琳说，“金波波头很会募款，那次的主题是‘过世的名人’，真的很好玩。嘿，简，你猜谜厉不厉害？”

“非常厉害，”简说，“猜谜和拼图是我的两大强项。”

“拼图？”玛德琳坐下抬起腿，这张蓝色木长凳围绕着一棵莫顿湾无花果树。“我宁愿用别针戳眼睛。”

一群家长很快围了过来，玛德琳宛如女王，介绍简和瑟莱斯特认识几个妈妈，她们有比较大的孩子，所以和玛德琳已经认识了，然后她告诉大家为了拯救年轻人而扭伤脚踝的故事。

“完全是玛德琳会做的事。”一个叫作凯萝的妈妈对简说。她的外形很柔美，蓬蓬袖碎花洋装搭配遮阳大草帽，仿如《草原上的小木屋》[\(1\)](#)中的人物，正准备去木板小教堂。

凯萝？不就是玛德琳说很爱干净的那个？洁癖凯萝。

“玛德琳最爱吵架，”凯萝说，“和什么人都吵得起来。我们两家的儿子一起参加足球队，去年她和一个块头超大的爸爸吵起来，所有老公都畏首畏尾，只有玛德琳凑到他面前，猛戳他胸口，半分也不退让，她没丢掉小命真是神奇。”

“噢，那个人啊，那个幼童足球赛筹办人，”玛德琳字字咬牙切齿，使得“幼童足球赛筹办人”感觉有如“连续杀人狂”，“我到死都会恨那个人！”

瑟莱斯特站在稍微旁边的地方和人聊天，态度依然仓皇又迟疑，简已经看出那是瑟莱斯特独特的性格。

“你刚才说你儿子叫什么名字？”凯萝问简。

“基吉。”简回答。

“基吉，”凯萝有些犹疑地重复，“那是少数民族的名字吗？”

“嗨，你好，我是雷娜塔！”一个女人走过来，染成灰色的头发剪成不对称发型，时髦黑框眼镜后方有双锐利的棕眸。她来到简面前伸出一只手，感觉很像政客在对民众说话。她报上名字的语调很奇特，仿佛简应该认识她。

“嗨！我是简。你好吗？”简努力表现出同等的热情，她猜想这个人或许是校长。

一位衣着光鲜的妈妈走过来，简认为她的外形相当符合玛德琳所说的金波波头。她脚步匆忙，挥舞着一个黄色信封，对简视而不见。“雷娜塔，上次吃饭时说的教育报告我找到了——”

“哈珀，先等一下。”雷娜塔的语气有些不耐烦，她对简微笑道：“简，很高兴认识你！我是艾玛贝拉的妈妈，我儿子杰克森念二年级。对了，我女儿的名字是艾玛贝拉，不是安娜贝拉，那是法文名字，不是我们乱编的。”

哈珀一直站在雷娜塔身后，雷娜塔说话时她不断顺从地点头，有如记者会上站在政客身后的那些人。

“对了，我要介绍你认识艾玛贝拉和杰克森的保姆，她是从法国来的，和艾玛贝拉的名字来处一样！*Quelle coincidence*，真是巧！这位是朱丽叶。”雷娜塔介绍的人身材娇小，一头红色短发，容貌有种奇特的魅力，丰厚的大嘴非常显眼，感觉像漂亮的外星人。

“很高兴认识你。”保姆慢吞吞伸出一只手，她的法国口音很重，一脸百无聊赖的神情。

“彼此、彼此。”简说。

“我一直觉得保姆应该互相认识一下，”雷娜塔喜滋滋地来回看着她们两个，“这样才能互相支持嘛！你是从哪个国家来的？”

“雷娜塔，她不是保姆。”坐在长凳上的玛德琳快要笑出来。

“那就是互惠生啰？”雷娜塔有些不耐烦地说。

“雷娜塔，她是家长，只是很年轻而已，”玛德琳说，“你知道，就像我们以前那样。”

雷娜塔尴尬地再度向简微笑，仿佛怀疑她们联手整她，但是简还来不及开口——她认为应该道歉，便有人大声说：“他们出来了！”所有家长一拥而上，一位很漂亮的老师领着学生走出了教室，她有着金发与酒窝，仿佛饰演幼儿园老师的演员。

两个金发小男生一马当先冲出来，仿佛枪支发射的子弹。他们直奔瑟莱斯特的怀抱，两颗小脑袋用力撞上腹部，瑟莱斯特痛呼一声：“哎

哟——”

之前喝香槟配柳橙汁的时候，玛德琳曾对简说：“我原本觉得双胞胎很不错，但瑟莱斯特的两个小恶魔打破了我的幻想。”瑟莱斯特只是心不在焉地笑着，显然完全不介意。

克洛伊和另外两个公主风小女生手勾手从容走出教室，简焦急地在一堆儿童中寻找基吉。克洛伊不理他了吗？他来了，虽然比较晚出来，但他好像很开心。简对他竖起大拇指问他顺不顺利，基吉满脸笑容竖起两根大拇指。

忽然一阵骚动，所有人都转过头去看。

那是个鬈发小女孩，最后一个离开教室的学生，她抽抽搭搭、垂头丧气，手按着脖子。

“噢——”所有妈妈一起出声，因为她的样子好可怜又好勇敢，她的头发也好漂亮。

简看到雷娜塔快步上前，那个长相怪异的保姆踏着轻松的步伐跟上。妈妈、保姆和漂亮金发老师一起弯下腰，配合孩子的高度听她说。

“妈咪！”基吉奔向简。

她一把抱起他，觉得好久没有看到他了，仿佛他们各自去了遥远异国。她将鼻子埋在他的发间：“上学顺利吗？好玩吗？”

他还来不及回答，便听到老师大声说：“请所有家长和小朋友听我说，今天上午非常愉快，但有件事需要和大家谈一下，状况有点严重。”

老师脸颊上的酒窝颤动，仿佛是觉得现在不适合露出酒窝，努力想把它收起来。

简放下基吉让他自己站好。

“发生什么事了？”有人问。

“好像是艾玛贝拉有状况。”另一个妈妈说。

“噢，老天，”另一个人低声说，“雷娜塔绝不会善罢甘休。”

“有人打伤了安娜贝拉，抱歉，是艾玛贝拉，我希望那个人自己过来道歉，因为我们不可以伤害学校的朋友，对不对？”老师用训诫学生的语气说，“如果做了，一定要道歉，因为你们是上幼儿园的大孩子了。”

一片沉默，有的孩子呆呆地看着老师，有的孩子看着脚前后摇晃，有的孩子将脸埋在妈妈的裙子上。

瑟莱斯特的一个孩子扯扯她的上衣：“我肚子饿！”

玛德琳跛脚从树下的座位走到简身旁。“为什么留住学生？”她看看四周，“我没看到克洛伊。”

“艾玛贝拉，是谁欺负你？”雷娜塔问女儿，“是谁打你？”

小女孩的回答非常小声，完全听不见。

“艾玛贝拉，是不小心弄到的吗？”老师焦急地问。

“怎么可能是不小心弄到的？有没有搞错！”雷娜塔气冲冲地说，她一脸正气凛然的怒火，“有人掐她喉咙，我看到她的脖子上有痕迹，恐怕会瘀血。”

“老天。”玛德琳说。

简看到老师蹲下和小女生同高，搂着她的肩膀在耳边低语。

“你有没有看到是怎么回事？”简问基吉，他猛摇头。

老师站起来，把玩着耳环转身面向家长：“显然有个男生——呃，好吧，现在的问题是，孩子还不知道同学们的名字，所以艾玛贝拉无法说出是哪个男生——”

“绝不能就这样算了！”雷娜塔抢着说。

“绝对不可以！”老爱黏着她的那个金发朋友帮腔。

哈珀。简努力记清每个人的名字，黏人哈珀。

老师做个深呼吸：“当然，我们不会息事宁人。可不可以请所有小朋友过来一下？嗯……男生就好了。”

家长们纷纷轻推儿子的肩胛中央要他们上前。

“快去吧。”简对基吉说。

他紧握她的手，抬起头以眼神哀求：“我想回家。”

“没关系，”简说，“一下下就好。”

他慢吞吞走过去，站在一个比他高一个头的男生旁边，那个孩子一头黑色鬚发，肩膀又宽又壮，有如缩小版的黑道大哥。

所有男生在老师面前参差不齐排成一列，大约十五个人，体形尺寸各不相同。瑟莱斯特的金发双胞胎站在最尾端，两兄弟一个拿着玩具小汽车在对方身上跑，被捉弄的那个伸手挥打，像在赶苍蝇一样。

“现在是警察要犯人列队指认吗？”玛德琳说。

有人窃笑：“别闹了，玛德琳。”

“他们应该先面向前方，然后转身展示侧面，”玛德琳继续说，“瑟莱斯特，万一犯人是你的儿子，她恐怕会分不出来，看来得验DNA了。等一下——同卵双胞胎的DNA相同吗？”

“玛德琳，你当然笑得出来，你的小孩没有嫌疑。”另一个妈妈说。

“他们的DNA相同，但指纹不一样。”瑟莱斯特说。

“那好，我们来采指纹吧。”玛德琳说。

“小声点。”简努力不笑出来。那个被指认出来的小孩，他妈妈一定会很丢脸，她不禁感到同情。

名叫艾玛贝拉的小女生牵着妈妈的手，红发保姆双手抱胸站在后面。

艾玛贝拉观察一整排小男生。

她立刻指向那个小恶霸道：“是他，是他掐我的脖子。”

我就知道，简想。

不知道为什么，老师按住基吉的肩膀，小女生点头，基吉摇头说：“不是我！”

“就是你。”小女生说。

* * *

侦探艾德里安·昆兰：目前正在进行验尸以确认死因，但在这个阶段，已知死者右侧肋骨断裂、骨盆碎裂，头骨底部、右脚与下方脊椎断裂。

(1) 草原上的小木屋 (Little House on the Prairie)：美国作家劳拉·英格斯·怀尔德 (Laura Ingalls Wilder) 于一九三五年出版之小说，描述垦荒时代一个家庭迁徙、定居的故事。二〇〇五年由迪士尼改编拍摄为影集。

7

噢，大灾难！玛德琳想。

这下可好，她新交的朋友是小坏蛋的妈妈。他在车上感觉那么可爱、那么贴心。感谢上帝，他掐的不是克洛伊，如果是就太糟了，不过克洛伊绝对会回敬一记右勾拳。

“基吉绝对不会……”简说。

她的脸色惨白，一脸惊恐，玛德琳看到其他家长后退一小步，形成一个圈子围着简。

“没事啦，”玛德琳按着简的手臂给予安慰，“他们是小孩，还不是文明人！”

“借过。”简从两位妈妈中间走过，进入那一小群人中央，仿佛踏上舞台。她一手按住基吉的肩膀。

玛德琳为他们母子感到心疼，简太年轻，感觉能做她的女儿。事实上，简有点让她想到阿比盖尔，同样敏感、害羞且幽默感偏冷。

“噢，老天，”瑟莱斯特站在玛德琳身边，不知所措，“真糟糕。”

“我什么都没做。”基吉清晰地说。

“基吉，我们只是希望你向艾玛贝拉道歉。”巴恩斯老师说。

弗雷德念幼儿园的时候，班导师也是蕾贝卡·巴恩斯，那时她才刚从师范学校毕业。她是个好老师，只是太年轻，有点太急于讨好家长。如果她讨好的家长是玛德琳，那当然没问题，然而，换成雷娜塔·克莱

恩就不一样了，况且她知道雷娜塔存心报复。说句公平话，小孩被同学掐脖子，任何家长都会想要对方道歉。刚才雷娜塔误以为简是保姆，玛德琳的嘲弄让她显得很蠢，或许会导致她更不愿轻易放过。雷娜塔不喜欢被人当成蠢蛋，毕竟她的两个小孩都是天才，她得守护名声，参加董事会。

简直视艾玛贝拉：“小朋友，你确定是这个男生欺负你？”

“可以请你向艾玛贝拉道歉吗？她被你弄得很痛，”雷娜塔对基吉说，语气虽然和气，但十分坚定，“道完歉大家就可以回家了。”

“可是真的不是我。”基吉口齿清晰，说得斩钉截铁，直视雷娜塔的双眼。

玛德琳摘下太阳眼镜，咬着镜脚。会不会真的不是他？艾玛贝拉会不会认错人？可是她是天才儿童，而且十分可爱。克洛伊曾经邀请她来家里玩，这孩子十分随和，她任由克洛伊指挥，无论玩什么游戏都甘居配角。

“不准说谎，”雷娜塔厉声斥责基吉，她终于甩开好教养，不再摆出“虽然别人的小孩欺负我家小孩，但我依然很有风度”的姿态，“只要说‘对不起’就好。”

玛德琳看到简的身体瞬间产生反应，完全出于本能，有如蛇突然昂首、野兽扑向猎物，她挺直背，抬起下巴：“基吉不会说谎。”

“哦？我相信艾玛贝拉没有说谎。”

旁边的小朋友一动也不敢动，就连其他小孩也吓得不敢出声，只有瑟莱斯特的双胞胎在操场追逐，大喊些忍者什么的话。

“好吧，看起来似乎陷入僵局了。”巴恩斯老师显然没了主意，毕竟她才二十四岁。

克洛伊出现在玛德琳身边，因为刚才卖力在攀爬架上玩，所以气喘

吁吁。“我想游泳。”她大声说。

“别吵。”玛德琳说。

克洛伊叹息：“请问可以麻烦你带我去游泳吗，妈咪？”

“先别吵。”

玛德琳的脚踝很痛，看来她四十岁的生日不是好日子，真是够倒霉的。玛德琳节一点也开心不起来，她真的很需要坐下，但她反而跛着脚走进骚动中心。

“雷娜塔，”她说，“你也知道小孩子有时候——”

雷娜塔猛地转过头怒瞪玛德琳：“那个孩子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他必须明白做坏事的后果。他不能随便勒其他小朋友，然后假装没有做！况且，这件事和你有什么关系？管好你自己的闲事吧！”

玛德琳怒火攻心，她是好意想帮忙耶！“管好你自己的闲事”这种说法实在太过分。自从去年只安排天才儿童去看戏的那场风波之后，她和雷娜塔虽然表面上依然友好，但心里始终有芥蒂。

玛德琳其实很欣赏雷娜塔，然而打从一开始她们的关系便有种较劲意味。雷娜塔有一次私下对玛德琳吐露：“你知道吗？如果要我当全职妈妈，我绝对会无聊到发疯。”这番话并没有针对玛德琳的意思，因为玛德琳并非真正的全职妈妈，她有一份兼职工作，然而，雷娜塔老爱自诩聪明过人，比别人更需要心灵启发，因为她拥有职业生涯，而玛德琳只是上上班而已。

雷娜塔的儿子是学校风云人物，因为他赢过几次西洋棋大赛，而玛德琳的儿子弗雷德虽然也很出名，但原因大相径庭——他是毕利威小学史上唯一的勇者，他爬上大无花果树，然后跳向相隔遥远的音乐教室屋顶，捡回掉在那里的三十四颗网球，为了救他下来还出动消防云梯车，弗雷德因此在学校更受大家崇拜。如此一来，两个妈妈之间的心结更深

了。

“妈咪，没关系啦。”艾玛贝拉抬起头看向妈妈，眼泪还没干。

玛德琳看到可怜小女生的脖子上有指痕。

“当然有关系，”雷娜塔说，她转向简，“请叫你家的小孩道歉。”

“雷娜塔。”玛德琳说。

“玛德琳，不要插手。”

“没错，玛德琳，我们不该介入。”哈珀说，她总是跟在雷娜塔身边，附和她所说的每句话。

“虽然很不好意思，但是既然他说没有做，我就不能强迫他道歉。”简说。

“你儿子说谎。”雷娜塔在镜片后的眼睛燃起怒火。

“我不这么认为。”简的下颌动了动。

“妈咪，拜托，我现在只想回家。”艾玛贝拉开始啜泣。

雷娜塔那个长相怪异的新保姆把孩子抱起来，艾玛贝拉双腿缠住年轻保姆的腰，脸埋在她的肩窝。雷娜塔额头上的一条筋抽动着，她握紧双手又放开。

“我完全……无法接受。”她对急到快发狂的巴恩斯老师说。

年轻老师可能在想，为何师范学校没有教如何处理这种场面。

雷娜塔弯下腰，脸逼到距离基吉几英寸⁽¹⁾处：“如果你胆敢再碰我女儿，我绝对会让你吃不完兜着走。”

“喂！”简喊了声。

雷娜塔不理她，站直身对保姆说：“走吧，朱丽叶。”

她们昂首阔步穿过操场，所有家长纷纷假装忙着照顾小孩。

基吉目送她们离去，他抬起头看着妈妈，搔着鼻翼说：“我不想再来学校了。”

* * *

萨曼莎：所有家长都得去警局做笔录，还没轮到我，想到这点我就不舒服，警察八成会觉得我是凶手。老实说，就连开车在路上的时候，只要有警车刚好停在旁边，我都会觉得自己犯了什么罪。

[\(1\)](#) 英制长度单位，1英寸相当于2.54厘米。

8

猜谜晚会前五个月

“圣诞老公公的麋鹿吃了胡萝卜！”

大清早，玛德琳一睁开眼就看到被啃掉一半的胡萝卜悬在眼前。艾德在她身边轻声打呼，昨晚他花了不少时间仔细啃胡萝卜，尽可能制造出被麋鹿吃过的样子。克洛伊穿着睡衣，舒舒服服跨坐在玛德琳的肚子上，头发像拖把，满脸笑容，眼神非常清醒，闪着兴奋的光彩。

玛德琳揉揉眼睛，看看时钟。清晨六点，这样已经算很不错了。

“圣诞老人会不会只给弗雷德一颗马铃薯？”克洛伊满怀希望地说，“今年他真的很不乖！”

玛德琳跟两个孩子说过，如果他们不乖，圣诞老公公会在精美包装盒里放一颗马铃薯，他们永远无法知道原本的礼物有多棒。克洛伊非常希望哥哥在圣诞节收到马铃薯，虽然圣诞树下的洋娃娃会让她很开心，但看到哥哥吃瘪会让她更开心。玛德琳认真考虑过要不要把两个孩子的礼物都换成马铃薯，这样一定能激励他们接下来一整年都乖乖听话。只要他们顽皮，她可以说：“忘记圣诞老公公的马铃薯了吗？”但艾德反对，他这个人就是太好心。

“哥哥起床了吗？”她问克洛伊。

“我去叫他！”克洛伊大喊，一溜烟不见人影，只听见走廊上咚咚咚的脚步声，玛德琳完全来不及制止。

艾德翻个身：“还不到早上吧？不可能已经早上了。”

“冬青树枝装扮大厅！”玛德琳唱起圣诞歌曲《装饰大厅》，“哒

啦啦啦啦啦啦——”

“我给你五千元，拜托别唱了。”艾德用枕头遮住脸。虽然他很好心，但嫌弃她的歌声时毫不留情。

“你才没有五千元哩。”说完，玛德琳接着唱《平安夜》。

她的手机响了，有简讯进来。玛德琳从床头柜拿起时铃声还没停。

是阿比盖尔！今年阿比盖尔轮到去她爸家，和继母邦妮、继妹斯凯一起过平安夜和圣诞节。斯凯比克洛伊小三个月，一头金发，模样像小精灵，她最爱黏着阿比盖尔，像只崇拜主人的小狗狗。她的长相也很像阿比盖尔小时候，玛德琳总觉得有点不自在，也有点想哭，仿佛珍贵的东西被偷走了。阿比盖尔比较疼斯凯，因为弗雷德和克洛伊不把她当偶像，玛德琳经常这么想：阿比盖尔，克洛伊和弗雷德才是你真正的弟弟妹妹，你应该比较疼他们才对！虽然这个想法基本上并不正确，但玛德琳始终无法接受三个弟妹在阿比盖尔心中是平等的。

她阅读信息——

妈，圣诞快乐。爸、邦妮、斯凯和我五点半就到游民收容所了！我已经削了四十颗马铃薯呢！能够为别人付出真是一种美好的体验，我觉得非常有福气。爱你喔，阿比盖尔。

“她一辈子没削过马铃薯。”玛德琳嘀咕着输入回复。

亲爱的，太好了。也祝你圣诞快乐，家里见！

她将手机重重放在床头柜上，忽然觉得心力交瘁，得用上最大的力量压抑眼球后方一小片爆发的怒火。

我觉得非常有福气……美好的体验。

这丫头才十四岁，平常叫她帮忙摆个餐具都抱怨连连，女儿说话的感觉越来越像邦妮。

“恶。”她忍不住大声道。

上星期邦妮告诉玛德琳，她打算安排全家人在圣诞节一大早去游民收容所当志愿者。她们在购物时巧遇，邦妮说：“圣诞节变得太商业化，我实在很不喜欢，你不觉得吗？”玛德琳为了迎接圣诞节而大采购，两只手腕挂满塑料提袋，至少有几十个。弗雷德和克洛伊都在吃棒棒糖，嘴唇染得通红，而邦妮则拿着一个小盆栽，跟在旁边的斯凯吃着梨子。见鬼的梨子！玛德琳后来对瑟莱斯特说，不知道为什么，她一直很介意那个梨子。

邦妮怎么有办法一大早把她的前夫挖起来，跑去游民收容所工作？他们还是夫妻的时候，奈森不到八点绝不会起床，邦妮八成给他有机的口交服务。

“阿比盖尔和邦妮去游民收容所，得到‘美好的体验’。”玛德琳对艾德说。

艾德将枕头从脸上拿下来。

“真让人作呕。”他说。

“我知道。”玛德琳最爱他这一点。

“咖啡，”他满怀同情地说，“我去帮你弄咖啡。”

“拆礼物啰！”克洛伊和弗雷德在走廊另一头大喊。

克洛伊和弗雷德最爱商业化的圣诞节，乐此不疲。

* * *

哈珀：前夫的女儿和自己的女儿是幼儿园同学，你能想象玛德琳心里有多别扭吗？我记得有一次和雷娜塔吃早午餐时聊过这件事，我们很担心会影响课堂气氛。当然啦，邦妮总爱假装天下太平，大家相亲相爱。“噢，圣诞节那天中午我们大家一起聚餐。”饶了我吧，猜谜晚会

上我都看见了，我看到邦妮用酒泼玛德琳！

9

圣诞节早晨，瑟莱斯特醒来时天刚破晓，佩里正轻声打鼾，隔壁双胞胎的房间没有半点声响。听说圣诞老公公会来加拿大找他们——他们寄信给圣诞老公公，通知他新地址，这两个孩子兴奋得快疯了，加上时差造成生理时钟紊乱，她和佩里花了好大功夫才把他们弄上床睡觉。两兄弟同睡一张特大号床铺，他们一直在床上摔跤，笑到哭出来，然后又哭到笑出来，他们有时候会这样歇斯底里。

佩里在隔壁房间大喊一声：“你们两个，快睡觉！”他们瞬间安静下来。几秒后瑟莱斯特去察看，发现他们两个同样呈大字形仰躺在床上，仿佛同时因为筋疲力尽而昏睡过去。

“快过来看。”她对佩里说。他走过来站在她身边，他们看着熟睡的孩子几分钟，然后彼此相视而笑，蹑手蹑脚偷溜出去喝一杯庆祝平安夜。

瑟莱斯特掀开羽绒被悄悄下床，站在窗前眺望结冰的湖面。她摊开手掌按在玻璃上，玻璃很冰，但房间里很暖。湖中央有棵巨型圣诞树，红和绿灯光闪烁，雪花轻盈飘落，景色是如此美丽。她几乎能尝到那滋味，每当回想起这次假期，她总会忆起那洋溢果香的饱满滋味，一如昨晚喝的香料热红酒。

今天孩子们会先拆礼物，然后吃客房服务的早餐——热煎饼配枫糖浆，然后出去玩雪，他们要堆雪人。佩里预约了雪橇之游，他会将他们在雪地嬉戏的照片放上脸书，写下“双胞胎的第一个白色圣诞！”之类的话。他热爱脸书，每次瑟莱斯特的朋友贴上新食谱，他都会留言写些鼓励的话。

瑟莱斯特回头看着在床上熟睡的佩里，他睡觉时眉头总会轻轻皱起，一脸困惑，仿佛梦境令他不解。

他一醒来绝对会等不及拿出送给瑟莱斯特的礼物，他非常爱送礼物。她第一次意识到想和他结婚，就是在他母亲的生日宴会上，他满脸期待地等她拆礼物。包装纸一打开，他立刻急着问：“喜欢吗？”全家人都笑了，因为他像个大孩子。

瑟莱斯特不需要假装喜欢，他选的礼物总是那么完美。她一向自诩很会挑贴心礼物，但佩里更厉害。他上次出差时买了一个粉红色水晶香槟瓶塞，花俏到令人难以置信。他说：“一看到这个我就想到玛德琳。”果然，玛德琳爱死了。

今天一定会很完美，脸书照片不会说谎。那么多欢乐，她的人生拥有那么多喜悦，这个事实无法否认。

双胞胎高中毕业之前，她真的没必要离开他。

等他们毕业，她就可以走了。等他们结束最后一次考试，监考老师一说出停笔，瑟莱斯特就会抛下这段婚姻。

佩里睁开眼睛，瑟莱斯特微笑着说：“圣诞快乐！”

* * *

加布里埃尔：猜谜晚会那天我迟到了，错过开幕，因为我前夫太晚来接小孩，他每次都这样，害我得把车子停在很远的地方，冒着大雨走好长一段路。总之，我刚好看到瑟莱斯特和佩里坐在车上，他们的车就停在校门口附近。感觉有点怪，因为他们两个一身变装打扮，在车上呆望着前方，没有说话，也没有看对方。当然，瑟莱斯特美呆了。我亲眼见过她狂吃碳水化合物，简直像明天就要死了一样，所以别说世上有公平这回事。

10

公寓窗外有人大喊“圣诞快乐”，将简自睡梦中唤醒。她坐在床上拉拉汗湿的T恤。她做噩梦了，很恐怖。梦中的她躺着，基吉站在旁边，身上穿着“Ben10外星英雄”卡通图案的睡衣，他低头微笑地看着她，一脚踩在她的喉咙上。

“快放开，基吉，我不能呼吸了！”她一直这么说，但他只是满脸笑，兴致盎然地研究她，仿佛正在进行科学实验。

她握住喉咙，用力吸一大口气。

那只是一场梦，梦不代表什么。

基吉睡在她的床上，温暖的背靠着她。她转身看着他，伸出一只手指轻抚他颧骨上方的柔嫩肌肤。

每天晚上他都在自己的床上入睡，每天早上都在她的床上醒来。他们两个都不记得他怎么跑过来的，最后只好说是魔法。“可能有个好心的女巫每天晚上抱我过来。”基吉虽然瞪大眼睛，但嘴角流露出笑意，因为他不太相信那些。

简每次说起基吉每晚爬上她的床，她妈妈总会说：“他迟早会戒掉，等到他十五岁，就不会想和你睡了。”

基吉的鼻子上冒出一颗简之前没见过的新雀斑。现在他的鼻子上有三颗雀斑，形成船帆的形状。

有一天会有女人睡在基吉的床上，端详他的睡脸。到那时他的唇上应该会有淡淡的黑色胡茬，现在瘦弱的肩膀也会变成男子汉壮硕的胸膛。

他会变成怎样的男人？

他会像你外公一样温柔可亲。她妈妈总是这么断定，仿似没有半点疑虑。

妈妈和外公的感情很好，她一直相信基吉是父亲转世投胎，至少她假装深信不疑，没有人知道她究竟有多认真。基吉出生之前半年，简的外公刚好过世，恰好那时简的妈妈正在读一本书，主角是一个小男孩，大家相信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一位战斗机飞行员投胎转世，从此她就认定外孙是她父亲投胎，这个想法帮助她走出悲伤。

加上她没有女婿，也就没有人会因为自己儿子被说成是外祖父转世而不高兴。

简并没有助长母亲的想法，但也没有阻止。或许基吉真的是外公转世，有时候她会在基吉脸上看到很像她外公的神情，尤其是他专心的时候，会像外公一样皱起眉头。

简打电话告诉妈妈迎新日发生的事情，她非常生气。

“太过分了！基吉绝不可能掐同学的脖子！那孩子连苍蝇都没打过，他和你外公一模一样。你记得吗？你外公总是不忍心打苍蝇，你外婆常常吓得到处乱跳，大喊：‘史丹，快打死它！快打死那只臭苍蝇！’”

接下来是一片沉默，这表示简的妈妈笑到停不下来，她笑的时候不会出声。

简等着妈妈笑完，等她继续说话，她的声音还有点抖：“噢，真痛快！大笑有助消化，刚才说到哪了？噢，对，基吉！那个小坏蛋！我当然不是骂基吉，而是那个小女生，为什么她要诬赖我们的宝贝基吉？”

“就是说啊，”简说，“问题是她感觉不像坏孩子，那个妈妈倒有点可怕，但女儿还不错，不是小坏蛋。”

她听出自己语带疑虑，妈妈也听出来了。

“亲爱的，你该不会真的相信基吉会掐同学的喉咙吧？”

“当然没这回事。”简决定换个话题。

她调整一下枕头，换个比较舒服的姿势，看来可以继续睡。她妈妈说：“天一亮基吉就会吵醒你。”

然而今年圣诞节基吉似乎不怎么兴奋，简怀疑自己是不是做错了什么。她经常有种不安的感觉，仿佛她给他的生活只是虚假，她给他的童年并不真实。生日和节日时她尽可能会创造小小的仪式与传统。“快把圣诞袜拿出来吧！”可是要挂在哪里？他们太常搬家，所以没有固定位置。他的床尾？门把上？她手忙脚乱，声音变得高亢紧绷，感觉说不出的假。他们的仪式不是真的，不像其他家庭有妈妈、爸爸，以及至少一个手足。有时候她觉得基吉只是为了讨好她而姑且配合，其实他早就看穿她了，知道自己被敷衍。

她看着他的胸口起伏。

他好可爱，他绝不可能欺负小女生还说谎。

但所有睡梦中的孩子都很可爱，就连最坏的孩子睡着时也一样可爱。她怎么能确信他没有做？真的有人能彻底了解自己的孩子吗？孩子都是小小的陌生人，时时刻刻在改变，消失之后换个新面貌重新出现，一夜之间就可能发展出全新的人格特质。

更何况……

不要想，不要想。

回忆在她心中颤动，有如受困的飞蛾。

自从那个小女生指认基吉，那段回忆便蠢蠢欲动，想要奔逃。压在她喉咙上的力量，令她的恐惧蹿起，淹没她的心，她想尖叫却发不出声音。

不、不、不。

基吉就是基吉，他做不出那种事，也不会做那种事，她了解自己的孩子。

他动了，有着蓝色青筋的眼睑抽了一下。

“猜猜今天是什么日子？”简问。

“圣诞节！”基吉大喊。

他坐起来的动作太急，头重重撞上简的鼻子，她倒回枕头上，痛得眼泪直流。

* * *

西娅：我一直觉得那个孩子怪怪的——那个基吉，他的眼神不太正常。小男孩需要跟男性榜样学习，这样说虽然有点抱歉，但事实确实如此。

斯图：见鬼了，基吉那孩子的事闹得沸沸扬扬，我都不知道该相信什么了。

11

“爹地，你飞得像飞机一样高吗？”乔希问。他们从温哥华搭机准备回悉尼，已经飞七个小时了。目前一切平安，没有争吵。他们安排两个孩子坐靠窗的位置，瑟莱斯特和佩里则坐在走道两侧。

“没有。记得吗？我说过我得飞很低，以免被雷达侦测到。”佩里说。

“噢，对。”乔希转头看向窗外。

“为什么不能被雷达侦测到？”瑟莱斯特问。

佩里摇头，咧嘴笑着和麦克斯对看一眼，容忍的笑仿佛在说：“女人哪！”麦克斯坐在瑟莱斯特旁边，拉长身子听爸爸说话。“麦克斯，原因很明显吧？”

“因为是最高机密啊，妈咪，”麦克斯好心告诉她，“不能让别人知道爹地会飞。”

“噢，当然，”瑟莱斯特说，“抱歉，我真傻。”

“万一被抓到，他们很可能把我抓去做一大堆实验，”佩里说，“研究我如何得到超能力，然后他们会征召我加入空军，强迫我进行秘密任务。”

“没错，那样就不妙了，”瑟莱斯特说，“现在爹地就常常出远门了。”

佩里伸手隔着走道按住她的手，默默表示歉意。

“你根本不会飞。”麦克斯说。

佩里扬起眉，瞪大双眼，耸了一下肩：“你确定？”

“应该不会。”麦克斯半信半疑。

佩里与瑟莱斯特相视而笑。多年来，他经常告诉儿子他有神秘的飞行超能力，还编出夸张的情节，如他在十五岁那年发现自己有超能力，所以等他们到那个年纪，大概也能学会飞，前提是他们得遗传到他的超能力，还要多吃花椰菜，双胞胎始终无法断定他是说真的还是开玩笑。

“昨天在那个坡道滑雪的时候，我飞起来了，”麦克斯用手比出飞行轨道，“呼咻！”

“没错，你飞起来了，”佩里说，“爹地吓死了，差点心脏病发作。”

麦克斯咯咯笑。

佩里伸展双手交握，拉了拉后背：“为了追上你们两个，我累坏了，现在身体还很僵硬，你们滑太快了。”

瑟莱斯特端详他。他很好看，五天的滑雪和雪橇行程让他晒得黝黑，也让他神情轻松。这就是最大的难题，她依然深受他吸引，无可救药，难以自拔。

“怎么了？”佩里瞥她一眼。

“没事。”

“这次假期很愉快吧？”

“棒透了，”瑟莱斯特感动地说，“非常神奇。”

“我相信今年我们一家会很顺，”佩里注视她的双眼，“你说呢？双胞胎开始上学了，你会有更多自由时间，而我……”他停下来，拇指抚摸着扶手，仿佛在检验质量，然后他抬眼看着她：“我会尽一切努力让全家今年过得很好。”他有些害羞地说。

有时候他会这样，说些让她感动不已的话，把她迷得晕乎乎，有如回到相识的第一年。他们是在一场无聊的午餐应酬上邂逅的，她第一次真正体会到什么叫作神魂颠倒。

瑟莱斯特内心感到祥和平静。空姐从走道过来，发送机上现烤的巧克力脆片饼干，香气令人垂涎，或许今年他们一家真的会很顺。

说不定她可以留下来！每当她允许自己相信留下来也无妨，总会有种如释重负的无上喜悦。

“回到家我们去海边玩，”佩里说，“我们来盖个大沙堡。一天堆雪人，一天盖沙堡，老天，你们两兄弟真好命。”

“嗯，”乔希打个哈欠，在商务舱座椅上舒舒服服伸个大懒腰，“还算不错啦。”

* * *

梅莉萨：记得有一次放假的时候，我看到瑟莱斯特和佩里带双胞胎在海边玩。我对老公说：“那好像是幼儿园新生的妈妈。”他的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瑟莱斯特和佩里相亲相爱、有说有笑，帮双胞胎盖起一座非常精致的沙堡。老实说，让人有点不舒服，怎么说呢？感觉连他们的沙堡都比我们的出色。

12

侦探艾德里安·昆兰：警方正在调查各个方向，探索可能的动机。

萨曼莎：也就是说，现在正式确认是……谋杀？

* * *

猜谜晚会前四个月

新年来临之后不久的一个温暖夏夜，克洛伊要求：“我想和基吉玩。”

“好啊。”玛德琳答应，她看着大女儿。

阿比盖尔花了好长的时间将牛排切成端正的小方块，接着用餐具推来推去，仿佛想排列出拼贴图案，她连一口也没吃。

“你应该找斯凯来玩，”阿比盖尔放下叉子对克洛伊说，“能和你当同学，她非常开心。”

“真好，对吧？”玛德琳的语气紧绷而甜腻，每当提起前夫的女儿她总会这样，她自己也知道，“真好。”

艾德大声啜饮红酒，玛德琳没好气地瞥他一眼。

“斯凯算是我妹妹，对不对，妈咪？”克洛伊说。和妈妈不一样，听说可以和斯凯做同学，她兴奋极了，这个问题她至少问了四万次。

“不是，斯凯是阿比盖尔的妹妹。”玛德琳耐着性子回答，容忍度不输圣人。

“我也是阿比盖尔的妹妹！”克洛伊说，“所以斯凯和我也是姐

妹！我们可以当双胞胎，就像乔希和麦克斯那样。”

“说到这个，瑟莱斯特从加拿大回来之后，你们有没有见过面？”艾德问，“佩里放在脸书上的照片好美，我们也该去体验一下白色圣诞，不过要先中乐透。”

“才不要呢，”玛德琳说，“他们看起来快冷死了。”

“我一定会是滑雪板高手。”弗雷德大做白日梦。

玛德琳不禁哆嗦了下。弗雷德的肾上腺素特别发达，能爬的他都要爬，她已经不敢看他溜滑板了，虽然才七岁，但瘦小的身体在空中翻转弹跳，不输年纪大他两倍的少年。每次看到电视节目访问那些玩命的运动员，他们总是一副酷样，轻松畅谈最近的冒险，低空跳伞、攀岩等种种嫌自己命太长的活动，她总会想：弗雷德长大就会像这样。甚至连他的发型都很像，邈邈又过长的冲浪男孩风格。

“你该剪头发了。”她说。

弗雷德厌恶地皱起有着雀斑的鼻子：“才不要！”

“我打电话给基吉的妈妈，安排时间带他过来玩。”玛德琳对克洛伊说。

“玛德琳，你确定这样没问题吗？”艾德轻声问，“他好像有点粗暴，他不就是那个——你知道吧？”

“不确定是不是他。”玛德琳说。

“你不是说艾玛贝拉·克莱恩指认他？”

“就连警方指认犯人时也常有无辜的人被误认，这种事又不是没发生过。”玛德琳说。

“如果他敢对克洛伊动手——”

“真是够了，艾德，”玛德琳说，“克洛伊会保护自己！”她看看

阿比盖尔的盘子，“你怎么都没吃？”

“雷娜塔和杰夫是我们的朋友，”艾德说，“既然他们的女儿说这个叫基吉的孩子欺负她，那么我们应该支持才对。话说回来，怎么会取基吉这种怪名字？”

“雷娜塔和杰夫不算是我们的朋友，”玛德琳说，“阿比盖尔，快吃！”

“是吗？”艾德问，“我觉得杰夫是我的朋友啊。”

“你只是客气容忍他而已，”玛德琳说，“艾德，他是赏鸟那个，不是打高尔夫那个。”

“是吗？”艾德一脸失望，“你确定？”

“你想成盖瑞斯·海杰克了。”

“是吗？”艾德蹙眉。

“对，”玛德琳说，“克洛伊，不要乱挥叉子，你差点儿戳瞎弗雷德的眼睛。阿比盖尔，你身体不舒服吗？所以才都不吃？”

阿比盖尔放下刀叉，郑重表示：“我想改吃纯素。”

邦妮吃纯素。

“等我死了再说。”玛德琳说。

她不想死，比较想杀人。

* * *

西娅：玛德琳有个十四岁的女儿，名字叫阿比盖尔，是她和前夫生的，你知道吧？破碎家庭的小孩好可怜，你不觉得吗？我很庆幸能给孩子安稳的环境。玛德琳和邦妮在猜谜晚会现场为了阿比盖尔的事情吵起来，我确定是这样没错。

哈珀：我确实听见玛德琳说“今晚结束之前我一定会大开杀戒”，我原本以为是因为邦妮。当然啦，我并没有暗示谁是凶手。

邦妮：没错，阿比盖尔是我的继女。阿比盖尔确实有一些……呃，问题，只是很常见的青少年问题，我和玛德琳通力合作帮助她。你有没有闻到柠檬香桃木的味道？我新买的焚香，第一次点，这种香味有助于消除压力。深呼吸，很好。你好像需要释放一点压力，希望你不介意我直说。

13

这天是那种日子，已经好一段时间没有发生了，从圣诞节前就没有发生过。瑟莱斯特觉得嘴巴很干很空洞，头隐隐抽痛。她跟着双胞胎和佩里穿过校园，姿势僵硬、谨慎，仿佛她是一只脆弱的长玻璃杯，随时可能破碎。

她对所有事物都异常敏感：吹在裸露肌肤上的暖风，脚趾间的凉鞋带，无花果树的叶片形状，它每片都衬着蓝天形成明显光影。这种强烈敏锐的感觉有如刚坠入爱河，或怀孕初期，或第一次开车上路，每样东西都有特殊意义。

她曾经问玛德琳：“你和艾德会争执吗？”

“像猫遇上狗一样吵翻天。”玛德琳乐呵呵地说。

瑟莱斯特感觉得出来，玛德琳所说的那种争执和她问得不一样。

“可以先带爹地去看攀爬架吗？”麦克斯大声问。

还有两周才开学，但制服商铺今天早上特别营业两个小时，让家长采购孩子新学年的用品。佩里今天休假，买完制服之后，他们要带双胞胎到海岬另一头浮潜。

“当然。”瑟莱斯特对麦克斯说。他往前跑，看着他离去的身影，她才惊觉他不是麦克斯，而是乔希。她恍神了，她以为自己太过专注，但事实上并不够专注。

佩里的指尖轻抚她的手臂，她打了个冷战。

“你没事吧？”他抬起太阳眼镜，让她能看到他的眼睛，他的眼白非常白。吵架过后的第二天早上，她总是眼睛发红充血，但佩里的眼睛

却总是清澈明亮。

“我很好。”她对他微笑。

他报以微笑，将她拉到身旁，在她耳边呢喃：“你穿这件洋装好美。”

事后第二天他们总会这样相处：温柔、谨慎，仿佛一起经历过什么恐怖遭遇，如天灾，有如两人千钧一发保住性命。

“爹地！”乔希大喊，“快过来看我们！”

“来了！”佩里高声响应，他追着他们跑，模仿大猩猩用拳头捶胸口，拱起背，手臂摇荡，发出大猩猩的吼叫声，双胞胎又叫又笑地跑开。

她告诉自己没什么，只是吵得凶了点，没有夫妻不吵架。

昨天晚上双胞胎在奶奶家过夜，她说：“这两个小捣蛋交给我，你们好好享用浪漫晚餐。”

起因是计算机。瑟莱斯特上网确认制服商铺营业的时间，忽然计算机显示“重大错误”。

“佩里！”她在办公室大喊，“计算机有问题！”但心中有个小声警告：不行，不要告诉他，万一他修不好呢？

笨蛋、笨蛋、笨蛋！她早该想到，但已经太迟了，他满脸笑容地走进办公室。

“女人闪边去。”他说。

他比较懂计算机，他喜欢帮她解决难题，好像只要他能修好，一切都没问题。

然而他修不好。

好几分钟过去了，由他肩膀的姿势，她感觉出不妙。

“不用麻烦了，”她说，“就这样算了。”

“我一定能修好，”他不断移动鼠标，“我知道问题在哪里——只要这样……可恶！”

他骂起脏话，一开始很小声，但越来越大声。他的声音变得像拳头，每次她都怕得瑟缩。

随着他的愤怒上升，她心中也冒出同等的怒火，因为她已经看出今晚将如何落幕，若不是她犯下“重大错误”，今晚理应是另一番面貌。

她特意准备的海鲜拼盘会放在桌上没人吃，鲜奶油蛋白霜会从托盘滑进垃圾桶，那么多时间、心力与金钱都会白白浪费。她讨厌浪费，她觉得很不是滋味。

于是她说：“拜托，佩里，算了吧。”她的语气流露出一丝不耐烦，都是她不好。假如她好声好气要求、假如她更有耐性、假如她闭上嘴巴，说不定就没事了。

他转动椅子面对她，眼中燃着愤怒。太迟了，“他”已经消失了，错误已造成。

然而她没有退缩，她拒绝退缩。她一直奋战到最后，因为太没来由、太没道理。她只是请他帮忙修计算机，不应该搞成这样，她内心的一部分仍然暗藏怒火，即使当吼叫开始，她的心怦怦乱跳，肌肉紧绷做好准备，她依然觉得这样不公平、不应该。

这次比以前更惨烈，因为孩子不在家，他们不需要控制音量，不需要关起门嘶声互骂。房子很大，吼得再大声邻居也听不见，仿佛他们都想把握这次不需节制的机会。

瑟莱斯特往攀爬架走去，游戏区位于操场树荫下清凉的角落。双胞胎正式开学之后，一定会很喜欢来这里玩。

佩里在拉单杠，双胞胎在一旁数次数。他的肩膀动作优美，他一向

很矫健，但因为单杠太低，他必须屈起双腿。

难道她心中有一部分很异常、很畸形，竟然喜欢这样？竟想要这段可耻、污秽的婚姻？这就是她的感受，仿佛她和佩里进行了什么怪异恶心的变态性行为。

性行为确实是其中的一部分。

每次事后他们都会做爱，在风平浪静之后。大约凌晨五点，激烈狂放的性爱，眼泪滴在对方脸上，温柔道歉，一再重复同样的话：“我绝不会再犯，我用性命发誓，绝不会再犯，不能继续下去，我们不能继续这样，我们应该找专家求助，我绝不会再犯。”

“快点，”她对双胞胎说，“我们快去买制服，不然店要关了。”

佩里轻松落地，一手捞起一个儿子：“来啰！”

他对他的爱是否跟对他的恨一样多？他对他的恨是否跟对他的爱一样多？

今天早上她对他说：“我们应该换个婚姻咨询师。”

“有道理，”他说得像真的一样，“等我回来再商量。”

明天他要出远门——去维也纳，参加他公司赞助的“高峰会”。他要去作开幕致辞，讲一些无比复杂的全球布局。他会用上一堆简称和令人难以理解的专业词汇，他会拿着激光笔站在台上，红色小点在特助准备的简报上移动。

佩里经常出远门，有时候她觉得他只是她人生的偶发变异、短暂的过客，他不在时才是她真正的人生。他们之间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无所谓，反正他总是不时出远门，不是隔天就是下周。

两年前，他们去找过咨询师。瑟莱斯特原本满怀希望，但是一看到廉价假皮沙发和咨询师唯唯诺诺的模样，她立刻知道不该来。看着佩里端出知识分子、社会中坚的架子，将咨询师压得卑躬屈膝，她知道他们

以后不会再来了。

他们并未对咨询师吐实，他们说些无关痛痒的问题，如瑟莱斯特每次都太晚起床所以经常迟到，佩里不知道该拿她怎么办；瑟莱斯特则含糊说佩里有时候会乱发脾气。

面对一个陌生人，他们如何能坦承婚姻的真实问题？他们的行为如此可耻、如此丑恶。他们是一对璧人，这些年来大家常这样称赞他们，所有人都羡慕又嫉妒，他们享有世上一切奢华，像是海外旅游、华丽豪宅。

而实际上他们的行为没有格调，令人生厌。

如果他们说出来，那个唯唯诺诺的咨询师一定会觉得恶心厌恶，她会说：“不要再做那种事。”

瑟莱斯特希望咨询师猜出端倪，希望她问到关键，但始终没有！

离开咨询师的办公室时，他们两个都十分庆幸不用继续演下去。虽然时间才下午两三点，但他们跑去饭店酒吧庆祝，喝了几杯，互相调情，不停在对方身上摸来摸去。佩里的酒没喝完便站起来，牵起她的手走向柜台。他们真的“开房间”了，哈哈，好有趣、好性感，仿佛咨询师真的解决了所有问题，毕竟，有多少对夫妻会做那种事？完事之后，她觉得自己浪荡、性感、放肆，内心充满绝望。

他们走进校舍，佩里问：“制服商铺在哪里？”

“我不知道。”瑟莱斯特说。我怎么会知道？为什么我应该知道？

“你们在找制服商铺吗？就在前面。”

瑟莱斯特转过身。是那个戴眼镜的娇小妈妈，迎新日那天得理不饶人的那个，就是她女儿说基吉掐她脖子，那个髻发小女生跟在她身边。

“我是雷娜塔，”那个妈妈说，“去年底的迎新日我们见过，你是玛德琳·麦肯齐的朋友吧？艾玛贝拉，别闹了，你在做什么？”小女生

抓着妈妈的白衬衫，害羞地躲在妈妈背后扭来扭去。“过来打招呼，这两个男生以后是你的同学，他们是同卵双胞胎喔，很有意思吧！”佩里将两个孩子放下，她看着他说：“你们怎么有办法分辨？”

佩里伸出一只手。“我是佩里，”他微笑着自我介绍，“我们也分不出来，不知道谁是谁。”

雷娜塔和佩里握手，热情地上下猛摇。佩里很有女人缘，一方面是因为他笑起来像汤姆·克鲁斯，露出一口洁白牙齿，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总是全神贯注在她们身上。

“我是雷娜塔，幸会。来帮两个孩子买制服吗？真是兴奋！原本是保姆要带艾玛贝拉来，但我的董事会提前结束，所以临时决定自己来。”

佩里不停点头，仿佛她说的话非常引人入胜。

雷娜塔压低声音道：“自从上次在学校发生那件事，艾玛贝拉变得有点焦虑。你太太有没有告诉你？迎新日那天有个小男生掐她的喉咙，她的脖子都瘀血了。那个男生叫基吉，我们认真考虑过是不是该报警。”

“真可怕，”佩里说，“老天，你女儿好可怜！”

“爸——爸，快点啦。”麦克斯拉着爸爸的手。

“想想好像不太对，真抱歉，”雷娜塔对瑟莱斯特灿烂一笑，“我好像太鲁莽了！你和那孩子的妈妈是不是一起帮玛德琳庆生？她叫简是吗？她好年轻，我还以为她是互惠生。感觉你们八成是好朋友！听说你们三个那天喝了香槟，而且是一大早！”

“基吉？”佩里蹙眉，“我们不认识叫基吉的孩子吧？有吗？”

瑟莱斯特清清嗓子。“那天我也是第一次见到简，”她对雷娜塔说，“玛德琳扭伤脚踝，所以她开车送她，她……呃，感觉人很好。”

她不太希望被人认定是小恶霸妈妈的朋友，但如果不考虑这点，其实她很喜欢简，而且雷娜塔的女儿指认出基吉时，可怜的简脸色都变了。

“她太轻信，这就是她的毛病，”雷娜塔说，“她说什么也不肯相信她的宝贝儿子做坏事，我已经叫艾玛贝拉不要接近那个基吉，我劝你们最好也别让孩子跟他玩。”

“这样也好，”佩里说，“我们不希望他们第一天就交到坏朋友。”

他的语气轻松幽默，仿佛并没有认真看待这件事，但瑟莱斯特了解佩里，他的轻松只是伪装。他对于霸凌特别神经质，因为他自己小时候就被欺负过，为了保护儿子，他表现得活像总统身边的特勤人员，疑神疑鬼留意四周，检查公园或游乐场有没有坏小孩、野狗，或假装好心老爷爷的恋童癖患者。

瑟莱斯特张嘴说：“呃……”他们才五岁，不觉得有点夸张吗？

话说回来，基吉确实有点怪。她只在学校短暂见过他，但总觉得他不太对劲，让她心中萌生怀疑。不过，他只是个可爱的五岁小男生，像她儿子一样，她怎么可能对五岁孩子产生这种感觉？

“妈！快点啦！”乔希猛拉瑟莱斯特的手臂。

她按住疼痛的肩膀：“噢！”一瞬间她痛到头昏眼花。

“你没事吧？”雷娜塔问。

“瑟莱斯特？”佩里唤。她看出他眼神中的羞耻，他很清楚为什么她会这么痛。她也知道他从维也纳回来时，行李中会有一件昂贵的珠宝，她的收藏又多了一个。但是她永远不会佩戴，他也永远不会过问。

瑟莱斯特痛到说不出话，许多巨大笨重的话塞在嘴里，她想象着脱口而出是什么感觉。

雷娜塔，我老公打我。当然，他不会打脸，他太有格调，不会做那种事。

你老公会不会打你？

假如他会，那么接下来这个问题的答案我更想知道：你会还手吗？

“我没事。”她说。

14

“我邀请简下星期带基吉来玩，”玛德琳一和简讲完电话，立刻打给瑟莱斯特，“你也带双胞胎来，我怕没话聊。”

“是哦？”瑟莱斯特说，“真感谢你啊，找我们和那个……”

“对啦，对啦，”玛德琳说，“小扼颈魔。不过你知道吧？我们的孩子也不是软弱的小花。”

“昨天去帮双胞胎买制服的时候，我们刚好遇到受害者的妈妈——雷娜塔，她叫女儿不要接近基吉，还劝我们也那么做。”

玛德琳用力握紧话筒：“她没有权利跟你说那种话！”

“我相信她只是出于关切——”

“怎么可以还没开学就把孩子打入黑名单！”

“唉，怎么说呢？从她的角度想想，其实不难了解，假如是克洛伊被欺负，我猜……”

瑟莱斯特说着说着声音就不见了，玛德琳将话筒用力按在耳朵上。瑟莱斯特经常这样，明明很正常在聊天，突然就莫名其妙神游太虚。

她们当初认识也是因为瑟莱斯特在做白日梦，她们的孩子上同一个游泳班，那时他们才刚开始学，克洛伊和双胞胎站在泳池边的小平台上，教练让每个孩子轮流练习狗爬式和漂浮。玛德琳早就发现有个大美人妈妈在看小朋友上课，但并没有过去攀谈。玛德琳通常忙着盯弗雷德，当时他才四岁，但已经很会惹麻烦了。那一天，弗雷德开心吃着冰激凌没空捣蛋，玛德琳看着克洛伊，她像个小海星漂浮在水面上，这时她惊觉平台上的双胞胎少了一个。

“喂！”玛德琳对教练大喊，“喂！”

她到处找那个美女妈妈，只见她站在边上呆望远方。“你儿子出事了！”她大喊。所有人像慢动作播放一样转头，到处不见救生员的踪影。

“去他的。”玛德琳直接跳进泳池里，没脱衣服，细高跟鞋也还在脚上，她潜入池底将麦克斯拉出来，他不停呛咳、喷水。

玛德琳大声怒骂现场所有人，瑟莱斯特抱着两个湿答答的孩子疯狂大哭，不停道谢。游泳班虽然谄媚道歉，但规避责任的态度令人愤慨。他们说孩子其实没有危险，但很抱歉让人误以为他溺水，他们一定会检讨工作程序。

她们两个都让孩子退出游泳班，瑟莱斯特婚前原本是律师，她写了一封信要求游泳班赔偿相关损失，玛德琳的鞋子泡水受损，“限干洗”的洋装也完蛋了，当然，学费也得退还给她们。

从此她们成为好朋友，瑟莱斯特介绍她给佩里认识的时候，玛德琳发现她只告诉老公她们是在游泳班认识的。没必要让老公知道所有经过，她能理解。

玛德琳换了个话题。

“佩里又出差了？这次去哪儿？”她问。

瑟莱斯特的声音瞬间变得爽朗清晰：“维也纳。对，这趟要去三个星期。”

“你已经开始想他了吧？”玛德琳打趣。

瑟莱斯特没有回答。

“你还在吗？”玛德琳问。

“晚餐我想吃烤吐司就好。”瑟莱斯特说。

“噢，没错，每次艾德出远门，我都吃酸奶和巧克力饼干当晚餐，”玛德琳说，“老天，我怎么一脸疲态？”

她家有间办公室兼客房，她坐在床上讲电话同时折衣服，刚好看到旁边衣橱镜子里的倒影。她下床走到镜子前，电话还夹在耳边。

“可能是因为你累了。”瑟莱斯特猜测。

玛德琳用指尖按住眼袋。“昨晚我明明睡得很好！”她说，“每天都觉得自己看起来很累，最近我才想通，并不是因为我真的累，而是这就是我现在的长相。”

“敷小黄瓜？不是说可以消水肿？”瑟莱斯特淡淡地说。衣服、护肤、化妆、香水、珠宝和首饰，玛德琳热爱打扮，这是她人生很重要的一大部分。她知道瑟莱斯特对这些毫无兴趣，简直不可思议。有时候瑟莱斯特会把金红色长发随便乱绑，玛德琳每次看到都好想把她拿来玩，像克洛伊的芭比娃娃一样。

“我在悼念逝去的青春。”她对瑟莱斯特说。

瑟莱斯特嗤笑。

“我知道自己本来就不美——”

“你依然很美。”瑟莱斯特说。

玛德琳对镜做个鬼脸，转过身。她不想承认，但脸庞老化确实让她深感忧郁，也无法对自己承认这件事。她希望自己能超然看待这些肤浅的问题，甚至希望因为世界大事而忧郁，而不是因为皮肤松弛起皱而忧郁。每次看到身体自然老化的证据，她都有种不理性的羞耻感，好像都怪她不够努力。艾德鱼尾纹加深、头发灰白，反而显得更性感。

她重新坐在床上，动手把衣服重折一遍。

“邦妮今天来接阿比盖尔，”她告诉瑟莱斯特，“我一开门就看到她一身怪打扮，很难形容，像‘采水果的瑞典少女’，绑着红白格纹头

巾，阿比盖尔冲出去跟她走。她用冲的，好像等不及想离开老太婆妈妈。”

“啊，”瑟莱斯特说，“这下我懂了。”

“有时候我觉得快失去阿比盖尔了，我感觉到她越飘越远，我好想抓住她，告诉她：‘阿比盖尔，他也抛弃了你，他抛弃了我们母女。’可是我得表现得像个大人。最惨的是，我觉得她在那里好像真的很开心，全家一起冥想、吃鹰嘴豆。”

“才没这回事呢。”瑟莱斯特说。

“是吧？我讨厌鹰嘴豆。”

“是吗？我挺喜欢的呢，对身体有好处。”

“闭嘴啦，你到底要不要带双胞胎来跟基吉玩？我觉得可怜的小简今年很需要朋友。我们当她的朋友，好好照顾她吧。”

“我们当然会去，”瑟莱斯特说，“我会带鹰嘴豆当礼物。”

* * *

尼帕尔校长：没有，以前学校办的猜谜晚会从不曾发生流血事件。我认为这个问题很过分，而且有毁谤的嫌疑。

15

他们母子走上玛德琳家的车道，基吉说：“我也想住这种两层楼的房子。”

“是喔？”简调整挂在臂弯上的包包，另一手拎着塑料保鲜盒，里面是刚出炉的香蕉玛芬。

你想要这种人生？我也想啊！

“帮我拿一下好吗？”她将保鲜盒交给基吉，空出手从包包中拿出两片口香糖，同时端详这栋房子。有一点老旧，草坪需要修剪，停车棚里，汽车上方挂着两艘双人橡胶小艇，大小冲浪板立在墙边，阳台上晾晒着海滩巾，一辆儿童脚踏车随意放置在前院草坪上。

这栋房子一点也不特别，基本上和简的老家差不多，只是她老家的房子比较小也比较整齐，离海边很远，开车要好几个小时，所以没有这么多海上活动的用具，但随性单纯的郊区气氛完全相同。

这才是童年。

其实很简单，基吉的要求并不过分，他理当享有这样的生活。

倘若她那天晚上没有出去玩，倘若她没有喝第三杯龙舌兰酒，倘若那个人在旁边坐下时她客气婉拒，倘若她乖乖在家念完艺术法律学位，以正常的方式找个工作、找个丈夫、背个房贷，或许有一天她也可以住在属于全家的大房子里，做一个过正常生活的正常人。

但如此一来，基吉就不会是基吉了。

说不定她根本不会生小孩。

怀孕的前一年她去做过检查，医生忧伤地皱起眉头说：“简，你必须了解，你恐怕很难受孕，甚至不可能受孕。”

“基吉！基吉、基吉、基吉！”大门砰一下被打开，克洛伊冲出来，她穿着仙女洋装、彩色雨靴，她牵起基吉的手拽着他，“你来是要跟我玩，知道吗？不是跟我哥哥弗雷德玩。”

玛德琳出现在她身后，一身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风格的红白水玉长洋装，头发往上梳，绑成摇曳的马尾。

“简，新年快乐！你好吗？真高兴见到你。看啊，我的脚踝好了！不过我今天穿平底鞋呢，有没有很棒？”

“这双鞋很像《绿野仙踪》里桃乐丝穿的那双红鞋。”简将玛芬松糕交给玛德琳。

“对极了，很难不爱吧？”玛德琳打开保鲜盒的盖子，“老天爷，这该不会是你自己做的吧？”

“没错。”简说。她听见基吉在楼上大笑，笑声让她的心情变轻松。

“真好笑，我打扮得像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家庭主妇，结果会烤玛芬的人却是你，”玛德琳说，“我也很想在家自己烘焙，但从来没有实行过，每次我都凑不齐材料。你怎么有办法准备那么多面粉、砂糖，还有啥来着？香草精？”

“用买的啊，”简回答，“有个地方什么都找得到，它叫作超市。”

“我猜你大概会列一张清单，”玛德琳说，“然后记得带出门。”

简看得出来，玛德琳看待自己烘焙的方式，就像自己看待玛德琳的打扮一样——一种令人不解又景仰的奇特行为。

“瑟莱斯特也会带双胞胎过来，她会吃光你的玛芬。你要喝茶还是

咖啡？虽然每次见面都喝香槟不太好，但我乐意奉陪。有什么值得庆祝的事吗？”

玛德琳带她走进厨房结合客厅的宽敞区域。

“没有什么值得庆祝的事，”简回答，“来杯平常的茶就很好了。”

“搬家顺利吗？”玛德琳启动快煮壶，“你搬家的那阵子，我们刚好在有点远的海边度假，不然我一定会叫艾德去帮忙。每次有人搬家，我都会叫他去当工人，他爱死了。”

“真的假的？”

“假的，其实他很讨厌，每次都会生我的气，说：‘我不是可以随便借给别人的工具！’”她压低音调模仿丈夫，“不过你想想，他去健身房扛哑铃还要一笔费用，那不如去帮忙扛行李，还不用花钱呢。坐吧，对不起，有点乱。”

简坐下，原木长桌上满是家庭生活的点点滴滴：芭蕾舞女贴纸、一本打开面朝下的书、防晒乳液、钥匙、某种电动玩具和一架乐高飞机。

“我的家人来帮忙，”简说，“因为要爬很多楼梯，所以大家都有点不高兴，不过是他们叫我不要花钱请搬家公司的。”

（实际上她哥哥是这么说的：“假如半年后我又得把这台该死的冰箱扛下楼，我绝对会——”）

“牛奶？糖？”玛德琳将茶包放进水里。

“都不用，红茶就好。呃，今天早上我遇到一个幼儿园妈妈，”简想趁基吉不在场，聊聊迎新日那天的事，“在加油站，她好像故意假装没看见我。”

不是好像，是真的。那个妈妈猛地转头看另一个方向，速度之快，几乎像挨了一巴掌。

“哦？真的？”玛德琳似乎觉得很有趣，她拿起一个玛芬松糕，“哪一个？你记得她叫什么名字吗？”

“哈珀，”简说，“我相当确定是哈珀，我记得在心里称呼她‘黏人哈珀’，因为她似乎一直黏着雷娜塔。她好像是你说的金波波头，垂垂的长脸，有点像巴吉度犬。”

玛德琳狂笑。“一点也没错，是哈珀。对，她是雷娜塔的好姐妹，莫名其妙地觉得这事很荣耀，好像雷娜塔是什么大明星，她老爱炫耀她会和雷娜塔私下一起出去，像是：‘噢，那天我们去了一家很高级的餐厅，享用很高级的晚餐。’”她咬了一口玛芬。

“大概就是因为这样，所以哈珀不想认识我，”简说，“因为迎新日……”

“简，”玛德琳打断她的话，“这个玛芬……太好吃了。”

“谢谢，我可以给你食谱……”

“噢，老天，我不想要食谱，只想要玛芬，”玛德琳喝了一大口茶，“我的手机去哪了？我现在立刻发信息给哈珀，问她今天为什么假装没看到我的玛芬好朋友。”

“千万不要！”简说。她发现玛德琳是有点危险的那种人，她会一头热捍卫朋友，反而将小涟漪变成大波涛。

“哼，我不能容忍，”玛德琳说，“假如那些臭女人因为迎新日的状况找碴儿，我绝对会非常火大，因为那天的事可能发生在任何人身上。”

“如果真是他做的，我绝对会强迫基吉道歉，”简说，她必须让玛德琳明白，她是会让小孩道歉的妈妈，“可是他说没有做，我相信他。”

“理所当然，”玛德琳说，“我也觉得不是他，他感觉很温和。”

“我无法百分之百肯定，”简说，“唉，我百分之九十九肯定，但——”

她停住，咽了一下口水，因为她突然有种强烈的冲动，想将心中的疑虑告诉玛德琳，告诉她那百分之一的怀疑代表什么。她想……说出来，当作一个没有对别人说过的故事，包装成有开头、经过与结局的事件。

那是一个温暖美好的十月春夜，空气中有茉莉香，我有严重花粉症，喉咙、眼睛都非常痒。

她可以就这样说出来，不经思考、没有感情地把整个故事说完。

然后或许玛德琳会用那种不容分辩的笃定语气说：“噢，不用担心啦，简。根本没有关联，基吉就是你所想的那样，你是他妈妈，你最了解他。”

然而，万一恰恰相反呢？假如简此刻的感受反映在玛德琳脸上，哪怕只有一瞬间，那该怎么办？那将是对基吉最严重的背叛。

一个少女走进厨房，玛德琳抬起头说：“噢，阿比盖尔！过来一起吃玛芬！简，这是我的大女儿，阿比盖尔。”

玛德琳的语气中多了一分虚假，她放下玛芬松糕，把玩一边的耳环。“阿比盖尔？”她再次叫唤，“这位是简。”

简在椅子上转过身：“嗨，阿比盖尔。”她对少女打招呼。

阿比盖尔站在一旁，姿势非常笔直，整个人一动也不动，双手交握在身前，仿佛参加宗教仪式。

“你好。”阿比盖尔对简微笑，瞬间流露出令人意外的温暖。那是玛德琳的灿烂笑容，但除此之外，很难看出她们是母女。阿比盖尔的眼珠颜色和发色都比较深，五官更深邃。她的头发垂落，凌乱的感觉似乎刚睡醒，她穿着没有线条的棕色洋装与黑色内搭裤，双手都有精细的指

甲花彩绘，一路延伸到前臂。她只戴了一件首饰，她的脖子上挂了一个用黑色鞋带串起的银骷髅头。

“爸要来接我。”阿比盖尔说。

“什么？没有这回事。”玛德琳说。

“有，今晚我要住在那里，因为我明天和路易莎有约，一大早就得到，爸的家距离比较近。”

“顶多差十分钟。”玛德琳抗议。

“可是从爸和邦妮家过去比较简单，”阿比盖尔说，“出门前不必耗那么久，我们不必在车上等弗雷德找鞋子，或等克洛伊跑回房间换芭比娃娃。”

“看来斯凯从来不会跑回房间换芭比娃娃。”玛德琳说。

“邦妮绝不会让斯凯玩芭比，再过一百万年也不可能，”阿比盖尔翻了个白眼，好像所有人都该知道，“妈，你真的不该让克洛伊玩芭比，那种玩具完全违反女性主义，会给她不切实际的身材期望。”

“可不是嘛，可惜克洛伊已经玩过芭比，来不及挽回了。”玛德琳对简怅然一笑。

门外传来喇叭声。

“他来了。”阿比盖尔说。

“你已经打过电话给他了？”玛德琳气得脸发红，“你没有先问过我就安排好了？”

“我问过爸，”阿比盖尔过来桌边吻一下玛德琳的脸颊，“拜拜，妈。”

“很高兴认识你。”

阿比盖尔对简微笑，简很难不喜欢这个小姑娘。

“阿比盖尔·玛丽！”玛德琳站起来，“我无法接受，你不可以自行决定要住哪里。”

阿比盖尔停下脚步，转过身。

“为什么？凭什么你和爸就可以随意决定我轮到和谁住？”阿比盖尔气到发抖的模样和玛德琳十分神似，“好像我是你们所拥有的东西，好像我是你的车，可以和别人分享。”

“不是那样。”玛德琳开始辩解。

“就是那样。”阿比盖尔说。

外面再次传来喇叭声。

“怎么回事？”一名中年男子走进厨房，冲浪衣脱到腰间，露出毛茸茸的宽阔胸膛。他身边的小男孩打扮完全一模一样，差别只不过是男孩的胸膛瘦小无毛。

他对阿比盖尔说：“你爸在外面。”

“我知道，”阿比盖尔说着看了看男人的毛毛胸，“你不该穿那样跑来跑去，很恶心。”

“什么？不能秀我的好身材吗？”那个人得意地一捶胸膛，对简微笑，她不自在地回以笑容。

“恶心死了，”阿比盖尔说，“我要走了。”

“这件事还没完，等你回来继续谈！”玛德琳说。

“随便啦。”

“不准跟我说随便！”玛德琳高声说，外面传来甩门的声音。

“妈咪，我快饿死了。”

“拿个玛芬吃，”玛德琳抑郁地说，她颓然重新坐下，“简，这是

我先生艾德，我儿子弗雷德。艾德、弗雷德，很容易记。”

“因为有押韵。”弗雷德解释。

“你好，”艾德和简握手，“抱歉，我的样子很恶心，我和弗雷德去冲浪。”

他坐在简对面，搂着玛德琳：“阿比盖尔又惹你不高兴了？”

玛德琳将脸靠在他肩上：“你像只落水狗，还满身盐味。”

“这个好好吃喔！”弗雷德大口咬着玛芬，同时伸手拿了第二个。下次简会多带几个来。

“妈咪！我们需——要你！”克洛伊在走廊上大喊。

“我要去玩滑板。”弗雷德拿了第三个玛芬。

“记得戴安全帽。”玛德琳与艾德异口同声叮咛。

“妈咪！”克洛伊大喊。

“听见了！”玛德琳大声回答，“艾德，陪简聊天。”

她往走廊走去。

简做好心理准备，看来得由她负责说话了，但艾德自在微笑，拿了一个玛芬往后一靠。

“你是基吉的妈妈吧？你怎么会想到取基吉这个名字？”

“是我哥的建议，”简说，“他非常迷牙买加雷鬼教父巴布·马利，好像巴布·马利的儿子就叫基吉。”她停顿，想起刚出生的宝宝被放进她怀中，那感觉有如奇迹，而他的眼神好严肃。“我喜欢这个名字，因为有点异想天开。我自己的名字很无聊，平凡的简，大家常这么说。”

“简这个名字很好听、很典雅，”艾德的语气非常认真，她不禁有

一点点爱上他，“事实上，当初帮女儿取名字时，我提出的名单里原本有简，可惜被否决了，不过我已经赢了一次，弗雷德的名字是我取的。”

简的目光被墙上的婚纱照吸引过去——玛德琳穿着香槟色薄纱礼服，坐在艾德腿上，两个人都笑眯了眼睛。

“你和玛德琳是怎么认识的？”她问。

艾德的脸发亮，这显然是他很爱说的故事。

“小时候我住在她家对面，”他说，“玛德琳家隔壁住着一个黎巴嫩家庭，那家有六个儿子，一个个都很高大魁梧，我很怕他们。他们经常在街上打板球，有时候玛德琳也会加入，她小跑步登场，体格只有那些大块头的一半，头上绑着缎带，手上戴着亮晶晶的手环，唉，你也知道她就是那样，最女孩子气的女孩子，可是我的天，她的球技非常惊人。”

他放下玛芬，站起来示范。“她上场，先拨拨头发，拍拍洋装，然后拿起球棒，接下来只听到‘哐当’一声，”他做出挥棒的动作，“那些男生只能跪在地上抱头痛哭。”

“你又在说板球的故事？”玛德琳从克洛伊的房间回来。

“我站在房间窗户边看，那时我就爱上她了，”艾德说，“真心、疯狂地深爱她。”

“我甚至不知道有他这个人存在。”玛德琳轻快地说。

“没错，她不知道。后来我们长大各自离家，我从我妈那里听说玛德琳嫁给一个烂人。”艾德说。

“小声点。”玛德琳拍他的手臂。

“几年过去了，一个朋友过三十岁生日，在家举办烤肉派对，我去了。大家在后院打板球，没想到有个女人踩着细高跟鞋上场，一身亮晶

晶的首饰，和小时候一模一样，你猜是谁？就是对面家的玛德琳，我的心跳都停止了。”

“好浪漫的故事。”简说。

“那天我原本打算不去的。”艾德说。

简发现，即使这个故事已经说过几百次了，他的眼睛依然闪闪发亮。

“我也是，”玛德琳说，“我原本预约了要做指甲，还特地取消了，通常我绝不会取消做指甲。”

他们相视而笑。

简转开视线，端起茶杯，虽然已经空了，但还是假装喝一口。

门铃响了。

“应该是瑟莱斯特。”玛德琳说。

这下可好，我得被完美佳偶和完美佳丽夹攻。简想着，继续端着空杯子假装喝茶。

四周的一切都是缤纷、艳丽、活泼的色彩，整栋房子里只有她黯淡无光。

* * *

巴恩斯老师：可想而知，家长在校外也会互相往来。猜谜晚会发生冲突的原因，很可能与毕利威小学完全无关，我认为应该说明这一点。

西娅：对啊，巴恩斯老师当然会这么说，不是吗？

16

那天晚上，艾德在浴室刷牙，玛德琳则用指尖沾起一小点儿就贵到让人流眼泪的“抗老除皱”眼霜——拜托，她可是有营销学位，很清楚她只是砸大钱买一小罐希望。她问：“艾德，你觉得简怎么样？”

“我在刷牙，等一下。”他漱口，吐掉，用牙刷敲敲洗手台边缘。喀喀喀，每次都是笃定地敲三下，仿佛牙刷是榔头或扳手。有时候如果她喝多了香槟，光是看艾德敲牙刷就能让她笑到全身无力。

“我觉得简好像只有十二岁，阿比盖尔感觉起来还比她大，我有点难接受她是克洛伊的同学的家长，”他用牙刷指着她，咧嘴笑道，“不过今年的益智猜谜晚会我们有秘密武器了，那些Y世代的问题她一定都知道答案。”

“我可能比简更懂流行文化，”玛德琳说，“我有种感觉，她并非典型的二十四岁年轻人，她有老派的感觉，有点像我妈那一代的人。”

她端详自己的脸，叹着气地将那罐希望放回架子上。

“她应该没有那么老派吧，”艾德说，“你不是说她因为一夜情怀孕？”

“可是她选择生下孩子，”玛德琳说，“有点老派吧？”

“可是真正老派的人会把孩子扔在教堂台阶上，”艾德说，“装在油条篮里。”

“什么篮？”

“柳条篮，有这种东西吧？柳条篮？”

“我听成油条篮。”

“我确实那么说了，只是掩饰错误。对了，她太爱口香糖了吧？整天嚼个不停。”

“我知道，好像上瘾了一样。”

他关掉浴室灯，夫妻俩各自走向床边，打开床头灯，以极有默契的顺畅动作掀开被子。玛德琳心情好的时候会觉得他们是完美夫妻，心情差的时候则觉得他们被困在郊区的中产生活里了，应该卖掉房子去印度流浪。

艾德翻找书页，他很迷派翠西雅·康薇尔的法医推理小说。

玛德琳说：“我好想帮简大改造。她把头发绑得扁扁的，她需要增加丰盈感。”

“丰盈感，”艾德嘀咕，“可不是嘛，她最需要那个，我也有同感。”他翻页。

“我们得帮她找个男朋友。”玛德琳说。

“这方面你比较在行。”

“我也很想帮瑟莱斯特大改造，”玛德琳说，“我知道这话好像很荒唐，她不管怎么打扮都很美。”

“瑟莱斯特很美吗？”艾德说，“我怎么没发现？”

“哈、哈。”

玛德琳拿起她的书，又立刻放下：“简和瑟莱斯特完全不一样，但我总觉得她们有点像，又说不出哪里像。”

艾德放下他的书：“我知道她们哪里像。”

“哦，是吗？”

“她们两个都有创伤。”艾德说。

“创伤？怎么说？”

“我不知道，”艾德说，“只是我对有创伤的女人特别有感觉，我以前常和这种不太正常的姐交往，远远就能看出来。”

“我也有创伤吗？”玛德琳问，“所以你才喜欢我？”

“不，”艾德重新拿起书，“你没有创伤。”

“有啦！”玛德琳抗议，她也想要受过伤的魅力，“你认识我的时候，我可是心都碎了呢。”

“心碎和创伤不一样，”艾德说，“当时的你难过又伤心，或许心碎了，但你的人格很完整。好了，别吵我，我好像快被假线索骗了，我才不会上当呢，康薇尔女士，绝不会。”

玛德琳说：“嗯，好吧，简或许真的有创伤，可是我看不出瑟莱斯特有什么创伤。她拥有美貌、财富和幸福婚姻，也没有企图偷走女儿的前夫。”

“他并没有企图偷走阿比盖尔，”艾德的视线黏在书上，“只是阿比盖尔正值青春期，青春期的小鬼都疯疯癫癫，你知道的。”

玛德琳拿起她的书。

她想起那天下午，简和基吉回家时牵手走在车道上，基吉跟简说着话，一只小手夸张地比手势，简歪头仔细听，另一只手拿着钥匙准备开车门。玛德琳听见她说：“我知道！我们去那家塔可饼很好吃的店！”

看着他们，回忆如潮水涌上，她想起自己是单亲妈妈的那段时间。整整五年，只有她和阿比盖尔母女俩，她们住在一家意大利餐厅楼上，小小的公寓只有两个房间，她们经常买意大利面和大蒜面包，玛德琳因此胖了七公斤。她将自己和阿比盖尔改回婚前的姓氏，她们是住在九号公寓的麦肯齐母女。嫁给艾德之后，她不肯从夫姓，因为女人的姓氏改

太多次感觉很可笑。她无法忍受阿比盖尔跟奈森的姓，因为他选择在圣诞节跑去巴厘岛，和毫无格调的嫩妹美发师躺在沙滩上做日光浴。那个美发师连自己的头发都弄不好，发根没有补染，发尾还分叉。

“我一直认定阿比盖尔不会像爱我那样爱奈森，这是他抛弃我们母女的惩罚，”她对艾德说，“我以前经常对自己说，阿比盖尔结婚的时候不会希望奈森带她走红毯，他会付出代价。可是你知道吗？他完全没有为他的罪孽付出代价，现在他有了邦妮，她比我温柔、年轻、漂亮，他的新女儿会写二十六个字母，现在连阿比盖尔也站在他那边！他完全没有受到惩罚，没有半点遗憾。”

她听见自己声音哽咽，不禁感到惊讶，她以为自己只是生气，现在才知道她很伤心。以前阿比盖尔也曾经让她发火，让她觉得灰心又烦躁，但这是阿比盖尔第一次让她伤心。

“她应该比较爱我才对，”她孩子气地说，她想大笑几声，因为这应该只是笑话，可惜她非常认真，“我以为她会比较爱我。”

艾德放下书搂着她：“要不要我去宰掉那个浑蛋？开车撞死他？我可以嫁祸给邦妮。”

“好，快去，”玛德琳埋在他的肩头说，“太好了。”

* * *

侦探艾德里安·昆兰：目前这个阶段尚未逮捕任何人，但应该已经约谈过所有涉案人士了。

斯图：我认为没有人晓得到底谁做了什么，连警察也不知道。

17

加布里埃尔：我认为发放派对邀请函应该有一定的……怎么说，礼仪？幼儿园开学第一天的事非常不可取。

* * *

猜谜晚会前三个月

“笑啊，基吉，笑一个！”

基吉终于笑了，但同时简的父亲打个大哈欠。简按下快门，在数码相机的屏幕上查看照片，基吉和妈妈都笑得很好看，爸爸却哈欠打到一半，嘴巴张大，眼睛闭上。他很累，因为他一大早就出发，从葛兰维尔开车到毕利威半岛，只为了看外孙第一天入学。

简的父母习惯晚睡晚起，近来要他们在早上九点之前出门更是困难。她父亲原本是公务员，去年提早退休，从那之后，他们夫妻俩便每天熬夜玩拼图，凌晨三四点才睡觉。

“爸妈快变成吸血鬼了，”简的哥哥对她说，“拼图吸血鬼。”

“要不要叫我老公帮你们全家拍？”站在旁边的女人说，“虽然我自己来比较方便，但我的摄影技术并不好。”

简抬起头。那个女人穿着草履虫图案长裙搭配黑背心，手腕上似乎缠着细麻绳，长发编成一条麻花辫，肩膀上有个中文字的刺青。其他家长大多穿海滩休闲装、运动服或上班装，她显得格格不入。她丈夫似乎比她年长许多，一身T恤配短裤，标准的中年老爸扮相。他牵着一个像小老鼠似的瘦弱女孩，长发稀疏，制服至少大了三号。

她八成是邦妮吧？简突然想起玛德琳如何形容前夫的妻子，同时间，那个女人说：“我是邦妮，这是我先生奈森，我女儿斯凯。”

“非常感谢。”简将相机交给玛德琳的前夫，然后过去和父母、基吉站在一起。

“说‘起司’和‘饼干’！”奈森举高相机。

“啥？”基吉说。

“咖啡。”简的妈妈打个哈欠。

奈森按下快门：“好了！”

他交回相机，一个髻发小女生大步朝他女儿走来。简立刻认出那个小女生，她心头一惊，因为就是这小女孩说基吉掐她的脖子——艾玛贝拉。简看看四周，那个愤怒的妈妈在哪里？

“你叫什么名字？”艾玛贝拉郑重地问斯凯，她手中拿着一大沓浅粉色信封。

“斯凯。”娇小女孩说。她极度害羞，勉强挤出回答的模样令人心疼。

艾玛贝拉翻着那叠信封。“斯凯、斯凯、斯凯。”

“老天，那些名字你都会认？”简的妈妈问。

“我三岁就会阅读了。”艾玛贝拉很有礼貌地回答，她继续翻找信封。“斯凯！”她递上一个粉红信封，“我要过六岁生日了，这是生日派对邀请函，主题是A，因为我的名字第一个字母是A。”

“还没上学就认识字了！”简的爸爸对奈森说，语气相当熟络，“肯定是全班第一了吧！八成请了私人家教吧，你说呢？”

“我没有炫耀的意思，不过我家斯凯阅读能力也不错喔，”奈森说，“而且我们认为没必要请家教，对吧，邦邦？”

“我们希望让斯凯有机成长。”邦妮说。

“有机？”简的爸爸皱起眉头，“像水果那样？”

艾玛贝拉转向基吉：“你叫什么——”她僵住，慌乱在脸上浮现。她将粉色信封牢牢抱在胸前，仿佛怕被基吉偷走，接着一言不发地转身跑开。

“老天，这是怎么回事？”简的妈妈问。

“噢，就是这个女生说我欺负她，”基吉就事论事地说，“可是我没有，外婆。”

简看看操场四周，每个孩子都穿着过大的崭新制服。

每个孩子都拿着一个浅粉色信封。

* * *

哈珀：听着，学校里没有人比我更了解雷娜塔，我们很亲。我可以告诉你，那天她并没有故意表示什么，这是事实。

萨曼莎：噢，老天，她想表示的意思非常清楚。

18

克洛伊正式入学当天，玛德琳正经历严重的经前综合征。她努力对抗，但毫无效果。她站在厨房吞下一大堆月见草油胶囊，像在嗑抗焦虑药烦宁。她知道这样没效，因为必须每天固定服用，但是她总得想想办法，虽然这个蠢玩意儿八成只是浪费钱。她非常生气，选在今天发作实在时机很差。她很想怪罪别人，背黑锅最理想的人选就是前夫，但她实在无法让奈森为她的生理周期负责。邦妮面对女性生理周期的高低起伏时，八成会在月光下跳舞作为治疗。

对玛德琳而言，经前综合征是最近才开始的新体验，另一个随老化而来的副作用。以前她一直不相信真有这种病，然而，逼近四十岁的那几年，她的身体说：哦？你不相信经前综合征是真的？我就让你尝尝经前综合征的滋味吧。慢慢享用，臭三八。

现在每个月有一天她必须靠假装撑过去，假装她有基本人性，假装爱她的孩子，假装爱艾德。以前听到女人用经前综合征为杀人罪开脱，她总觉得不可思议，但现在她能体会了。今天她很乐意杀人！事实上，她觉得自己应该受到褒奖赞扬，她多有毅力、多有良心，竟然没有动手。

去学校的路上，她不停深呼吸，借此让情绪平静，幸好坐在后座的弗雷德和克洛伊没有吵架。艾德边开车边哼歌，她有点受不了——讨厌的男人，没事干吗这么开心？不过至少他的衬衫是干净的，也没有吵着要穿那件太小的白色马球衫，那件衣服上面有块番茄酱污渍，只有他以为看不出来。今天她绝不能被经前综合征打败，这是重要的里程碑，绝不能让经前综合征搅局。

他们很快找到一个不会被开罚单的停车位，她只说一次，两个孩子便乖乖下车。

他们经过学校隔壁的白色小平房，白发微胖的庞德尔太太坐在折叠椅上喝茶看报，玛德琳高声说：“庞德尔太太，新年快乐！”

“早安啊！”庞德尔太太热情回应。

艾德放慢脚步，玛德琳压低声音说：“不要停、不要停。”他非常喜欢和庞德尔太太聊天（“二战”时期她曾经在新加坡当护士），话匣子一开就没完没了。艾德和谁都聊得来，尤其是超过七十岁的老人家。

“今天克洛伊要入学了！”艾德高声说，“大日子！”

“啊，恭喜。”庞德尔太太说。

他们继续往前走。

玛德琳勉强控制住情绪，有如得了狂犬病的狗将绳索拉到最紧。

学校操场满是七嘴八舌的家长与吵闹喧哗的学童，家长稳稳站着，小孩在他们身边跑跑跳跳，有如在弹珠机台里冲撞的弹珠。幼儿园新生的父母笑容灿烂，略带紧张；六年级的妈妈们自成一个圈子，热闹谈笑，不动如山，彰显她们校园女王的地位。金波波头们聚在一起摸着刚剪的金波波头。

啊，真美好！海风徐徐，孩子开朗的小脸——噢，该死，她前夫在那里。

她当然知道他会来，但他竟敢在玛德琳的校园里一派轻松自在，得意扬扬，如此正常，如此有爸爸的样子。更令她火大的是，他竟然在帮简母子拍照——他们属于玛德琳！旁边那对和善的夫妻感觉年龄和玛德琳差不多，但他们应该是简的双亲。奈森拍照的技术非常烂，千万不能托付他为你们留下珍贵的回忆！千万不要托付奈森任何事情！

“阿比盖尔的父亲在那里，”弗雷德说，“刚才在前面没看到他的

车。”

奈森的车是鲜黄色凌志跑车。可怜的弗雷德，他多么希望能有热爱车辆的爸爸，但艾德根本搞不清楚车款的差异。

“我妹妹在那里！”克洛伊指着奈森和邦妮的女儿。

斯凯的制服大了太多号，一双大眼配上稀疏金色长发，模样简直像音乐剧“悲惨世界”里的可怜流浪儿角色。玛德琳完全能预料未来的状况——克洛伊会变成照顾斯凯的大姐头，玛德琳在学校时也很爱照顾害羞娇小的女生，斯凯完全符合。克洛伊会找斯凯来家里玩，因为她想玩斯凯的头发。

就在这一刻，一束头发飞到斯凯的眼睛里，她快速眨了几下眼睛，玛德琳心中一惊。这孩子眨眼的动作和阿比盖尔一模一样，阿比盖尔小时候头发飞进眼睛也会这样猛眨眼，那个动作带着一小部分玛德琳的孩子、玛德琳的过往、玛德琳的心，真该立法禁止前夫生育。

“克洛伊，我讲过几百万次了，”她生气地说，“斯凯是阿比盖尔的妹妹，不是你的！”

“深呼吸，深——呼吸。”艾德说。

奈森将相机还给简，踩着悠闲的步伐朝他们走来。最近他把头发留长，浓密灰发在前额晃来晃去，似乎自以为是中年版的澳洲休·格兰特。玛德琳怀疑他是为了和艾德较劲而故意将头发留长，因为艾德几乎全秃了。

“玛蒂。”世界上只有他一个人这样称呼她。这个昵称曾带给她无上的喜悦，现在却只觉得心烦讨厌。

“艾德，兄弟！还有小……呃，今天也是你第一天上学吧？”奈森从不肯花心思记住玛德琳两个孩子的名字，他举起手和弗雷德击掌，“你好啊，小子。”

弗雷德背叛玛德琳，和奈森击了掌。

奈森吻一下玛德琳的脸颊，乐呵呵地和艾德握手。他一脸得意，炫耀能和前妻一家和睦相处。

“奈森。”艾德说，他每次说出奈森的名字语调都特别低沉，还拖长，强调了“森”。奈森总会微微皱起眉头，不确定艾德是不是在取笑他，可惜今天光是这样还不足以振奋玛德琳的精神。

“大日子啊大日子，”奈森说，“你们两个已经是老手了，我们可是第一次。看到斯凯穿制服的样子，我感动得快哭了，我不怕承认，一点也不丢脸。”

玛德琳再也忍不住了：“奈森，斯凯并不是你第一个上学的孩子。”

奈森满脸通红。她打破了两人之间维持和睦表象的默契，但拜托，听到这种话只有圣人才能平心静气。阿比盖尔入学两个月之后奈森才发现，那天他中午打电话来聊天，玛德琳告诉他：“阿比盖尔在学校。”

他愕然道：“学校？她还不到上学的年纪吧？”

“说到阿比盖尔，玛蒂，这个星期可以交换吗？”奈森说，“邦妮的妈妈星期六过生日，我们要出去庆祝，她很喜欢阿比盖尔。”

邦妮忽然出现在他身边，一脸祥和笑容，玛德琳怀疑她嗑了药。

“我妈和阿比盖尔有种特殊的感情。”她对玛德琳说，似乎以为玛德琳听到这个会很高兴。

谁会希望女儿和前夫的丈母娘“有种特殊的感情”？只有邦妮会以为她想知道，然而她又不能抱怨，不是吗？她甚至不能在心里骂：“闭嘴啦，贱货！”因为邦妮不是贱货。

于是玛德琳只能站在那里微笑点头，默默吞忍，她的情绪在心中咆哮吼叫，将绳索拉到极限。

“好啊，没问题。”她说。

“爹地！”斯凯拉拉奈森的上衣，他将她抱起至腰间，邦妮看着他们温柔微笑。

阿比盖尔的婴儿时期很爱哭闹，出院回家之后没有一次睡超过三十二分钟。她三周大的时候，有一天奈森说：“对不起，玛蒂，我真的不是这块料。”

玛德琳打个哈欠说：“我也一样。”

她没料到他是认真的，一个小时后，她惊讶又难以置信地看着他收拾衣物，装进红色长形板球包，他只瞥了宝宝一眼，仿佛她是别人的孩子，然后就这么走了。她永远、永远不会原谅他，那么漂亮的女儿，他竟然只看了一眼。

现在女儿长大了，可以自己准备午餐、自己搭公交车去上学，出门前还回头扔下一句：“别忘记今天晚上我要住爸那里。”

“嗨，玛德琳。”简说。

简又穿着毫无特色的白色V领T恤，难道她没有别的衣服？同样那件蓝色牛仔裙配人字拖，她的头发绑成非常紧的马尾，感觉好像很痛，而且一直偷偷嚼口香糖。不知为何，她朴素的模样纾解了玛德琳的情绪，仿佛简是让她心情好转的解药，好比肠胃不舒服时想来片干吐司那样。

“简，”她亲切地说，“你好吗？看来你已经见过我的好前夫和他的家人。”

“呵、呵、呵。”奈森似乎在模仿圣诞老人的笑声，因为他不知道该如何响应“好前夫”这句酸话。

玛德琳感觉到艾德按住她的肩膀，告诫她有点过分，快要失礼了。

“见过了，”简的表情看不出感受，“这是我的父母，黛伊和比

尔。”

“嗨！两位的外孙可爱极了。”玛德琳挣脱艾德的钳制，和简的父母握手。这对夫妻的感情很好，用看的就能感觉出来。

“我们认为基吉是我父亲投胎转世。”简的妈妈眼睛发亮地说。

“才没有这回事，”简的爸爸说，他对克洛伊微笑，她正在拉扯玛德琳的洋装，“这一定是你的小丫头吧？”

克洛伊将一个粉色信封交给玛德琳：“妈咪，可以放在你那里吗？这是艾玛贝拉生日派对的邀请卡，规定要打扮成A字开头的东西，我要打扮成公主。”说完，她便跑开了。

“显然可怜的小基吉没有受到邀请。”简的妈妈压低音量说。

“妈，别说了。”简说。

“什么？除非邀请全班同学，否则不可以在操场上发邀请函。”玛德琳说。

她环顾操场寻找雷娜塔的身影，刚好看到瑟莱斯特走进校门，像平常一样迟到了，双手牵着双胞胎，美得不可思议。一个二年级学生的爸爸看到瑟莱斯特，因为急着回头再看一眼，差点踩到书包绊倒，模样非常滑稽。

雷娜塔出现了，快步直接走向瑟莱斯特，送上两个粉色信封。

“我要宰了她。”玛德琳说。

* * *

尼帕尔校长：听着，我不想再受访，请不要再打扰我们。一位家长过世了，学校教职员和家长、学生全体都非常哀伤。

加布里埃尔：呃，我不认为全体都非常哀伤，这样说有点夸张。

* * *

那个人为了看她而差点摔倒，她也看到了。

或许她该试试婚外情，反正这些年来她的婚姻一直悄悄往悬崖移动，说不定外遇能加快进展，一举推落。

然而，想到要和不是佩里的男人在一起，她内心有种沉重的迷惘。一定很无聊，她对其他男人没兴趣。佩里带给她活力，如果离开他，她将永远单身、禁欲、无聊到死。不公平，他毁了她。

“你牵得太用力了。”乔希说。

“对啊，妈妈。”麦克斯说。

她放松一点。“对不起。”她说。

今天早上很不顺，先是乔希的袜子出了莫名其妙的问题，怎样调整都弄不好，接着麦克斯找不到一种黄色的特定乐高小人，他非得在那一刻找到不可。

他们两个一起吵着要找爸爸，他们不在乎他在地球另一端，他们就是要爸爸。瑟莱斯特也想要佩里，他一定能搞定乔希的袜子、找到麦克斯的乐高小人。她有预感，开学之后一定会每天早上都焦头烂额。她和儿子都习惯晚睡，通常刚起床状况都不太好，但佩里却可以一睁开眼睛便心情愉快、精神饱满。假如他在家，上学第一天就会早到，而不是迟到，在车上也会有说有笑，而不是沉默死寂，只有双胞胎偶尔可怜啜泣的声音。

最后她只好给他们吃棒棒糖，下车时他们还没吃完，几个在迎新日认识的妈妈经过，她们对双胞胎亲切地微笑，然后用眼神责备瑟莱斯特是坏妈妈。

“克洛伊和基吉在那里！”乔希说。

“我们去杀死他们！”麦克斯说。

“你们两个，不可以这样说话！”瑟莱斯特责备。老天爷，大家会怎么想？

“只是假装杀死而已，妈咪，”乔希和气地说，“克洛伊和基吉很喜欢！”

“瑟莱斯特！你是瑟莱斯特对吧？”一个女人出现在她面前，双胞胎跑开。

“几个星期前我在制服商铺前面见过你们夫妻，”她碰一下胸口，“我是雷娜塔，艾玛贝拉的妈妈。”

“当然！嗨，雷娜塔。”瑟莱斯特说。

“佩里今天没办法来？”雷娜塔满怀希望地四顾。

“他去维也纳了，”瑟莱斯特说，“他经常出差。”

“可想而知，”雷娜塔似乎很能理解，“那天我就觉得你先生很面熟，所以回到家就上网查了一下，果然没错！是那个佩里·怀特！有几次你先生演讲我刚好去听了，我本身也从事资产管理业。”

这下可好，佩里迷！瑟莱斯特经常在想，这些佩里迷若看到他的所作所为会有何感想？

“艾玛贝拉要办六岁生日派对，这是给双胞胎的邀请函，”雷娜塔送上两个粉色信封，“也欢迎你和佩里一起参加，这是让家长互相熟悉的好机会。”

“太好了。”瑟莱斯特接过信封，收进皮包。

“早啊，两位！”玛德琳来了，她穿着漂亮的洋装，这是她的标志。她的脸颊泛红，眼中闪着危险的光芒：“谢谢你邀请克洛伊参加艾玛贝拉的派对。”

“噢，老天，艾玛贝拉在发请帖？”雷娜塔皱着眉头拍拍皮包，“她一定是从我皮包里拿的，我原本打算私下交给家长。”

“对，因为你打算邀请全班同学，只有一个男生除外。”

“你说的应该是基吉吧？那孩子把我女儿的脖子掐瘀血了，”雷娜塔说，“邀请名单里没有他，很奇怪吗？”

“拜托，雷娜塔，你不能这样。”玛德琳说。

“去告我啊！”雷娜塔淘气地对瑟莱斯特眨眨眼，仿佛这个笑话只有她们两个懂。

瑟莱斯特深吸一口气，她不想被卷入：“我还是——”

玛德琳露出女王的微笑，抢着说：“真是非常不好意思，雷娜塔，克洛伊恐怕没办法出席。”

雷娜塔的脸色一变。

“真可惜，”她用力拉了一下斜跨过身体的皮包长肩带，仿佛调整盔甲，“知道吗？我觉得这次的谈话最好到此为止，以免我说出将来会后悔的话。”她对瑟莱斯特颌首：“很高兴再次见到你。”

玛德琳目送她离去，她看起来蓄势待发。

“瑟莱斯特，开战了，”她开心地说，“我跟你说了，正式开战了！”

“噢，玛德琳。”瑟莱斯特叹息。

* * *

哈珀：我知道大家都把瑟莱斯特当女神，但我认为她对孩子的营养不够用心，经常做出不太好的选择。开学那天，我看到双胞胎吃棒棒糖当早餐！

萨曼莎：家长确实会互相批判，我不懂为什么，或许是因为大家都不确定自己做得对不对，有时候或许会因此引发冲突，只是通常不会这么严重。

杰吉：至少我没有时间去批判其他家长，我也不想那么做。子女只是我人生的一部分。

侦探艾德里安·昆兰：除了命案调查之外，我们预计将以伤害罪名将几位家长移送法办。看到一群家长做出这种行为，警方深感失望与惊讶。

19

“噢，玛德琳。”艾德叹息。

他停好车，拔出钥匙，转身看着她：“你不能只因为基吉没有获邀，就不让克洛伊参加朋友的派对，这样太疯狂了。”

他们从学校直接开往海滩，准备去蓝色蓝调和简一家人喝咖啡。是简的母亲提议的，她似乎十分重视，所以玛德琳无法拒绝，尽管她原本列了一张野心十足的杂务清单，打算趁两个孩子第一天上学的时候做完。

“才不会呢。”玛德琳嘴硬，其实心里也开始隐隐感到后悔。等克洛伊知道不能去艾玛贝拉的派对，她一定会闹得天翻地覆。艾玛贝拉去年的生日派对非常疯狂，有充气城堡、魔术师，还有迪斯科。

“我今天心情很差。”她告诉艾德。

“是哦？”艾德说，“我怎么没发现？”

“我想念孩子。”玛德琳说。后座变得好寂寞、好冷清，泪水涌上她的眼眶。

艾德捧腹大笑：“你在开玩笑吧？”

“我的宝贝开始上学了。”玛德琳哭着说。克洛伊头也不回地走进教室，和巴恩斯老师并肩行走，一路上不停说话，很可能正在提出她对课程表的看法，建议一些需要改变的地方。

“是啊，”艾德说，“一点也不嫌早，昨天和你妈通电话的时候你就是这么说的。”

“而且我在学校操场和讨厌的前夫说话，还得表现得很有风度！”玛德琳的情绪瞬间由感伤变成愤怒。

“呃，我认为很有风度这个说法不太对。”艾德说。

“单亲妈妈已经够辛苦了。”玛德琳说。

“呃，什么？”艾德问。

“简啊！我当然是在说简，记得阿比盖尔第一天上学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像个怪物，其他人全部一副婚姻美满的恶心样。所有家长都成双成对，我从来没有那么孤单过。”玛德琳想起前夫在学校操场上怡然自得的样子，那些年她独自拉扯阿比盖尔长大，奈森完全不知道她有多辛苦，但是他绝不会否认。噢，当然不会。如果她对他大吼：“很辛苦！非常辛苦！”他也只会畏畏缩缩，摆出悲哀又抱歉的表情，无论他多么努力，他永远无法真正体会。

她满心愤慨却无能为力，她无从发泄，只好针对雷娜塔。“想想看，简的儿子是全班唯一没有受到邀请的小朋友，她心里会有什么感受？你想想看啊。”

“我知道，”艾德说，“不过，我觉得上次发生了那种事情，我可以理解雷娜塔的……”

“不可以！”玛德琳大吼。

“老天，对不起，是，当然不可以，”艾德看了看后视镜，“噢，看啊，你可怜的小朋友到了，车子就停在我们后面。我们去陪她吃蛋糕，这样就能解决所有问题。”

他解开安全带。

“如果不打算邀请全班同学，就不可以在操场发请帖，”玛德琳说，“每个妈妈都知道，那是校园规矩。”

“这个话题我可以聊一整天，”艾德说，“真的可以，除了艾玛贝

拉的六岁生日派对，今天我什么也不想聊。”

“闭嘴啦。”玛德琳说。

“我们家不是不可说闭嘴吗？”

“好吧，去你的。”玛德琳说。

艾德嘻嘻一笑，一手抚上她的脸：“明天就会好了，你总是这样，第二天就会好了。”

“我知道、我知道。”玛德琳做个深呼吸，打开车门，刚好看到简的妈妈急忙下车，沿着人行道快步走来，将皮包挂上肩膀，露出有点慌乱的笑容。

“嗨！嗨！玛德琳，可以陪我去海边走走吗？其他人先进去点餐。”

简和父亲自后面跟上：“妈，你根本不喜欢海边。”

不需要超能力或高智商，也能看出简的妈妈想单独和玛德琳说话。

“当然没问题……黛伊。”她在最后一刻想起她的名字，有如上天的恩赐。

“那我也去吧。”简叹息。

“不用、不用，你进店里帮你爸安顿好，然后帮我点杯好喝的。”黛伊说。

“是啊，因为我是个没用的老头子啰，”简的爸爸装出老人颤抖的声音，抓着简的手臂，“亲爱的女儿，快帮我。”

“你们快去吧。”黛伊坚持。

玛德琳看着简挣扎是否该硬跟去，最后轻轻耸肩放弃。

“不要耗太久，不然咖啡会冷掉。”她对妈妈说。

“帮我点双份浓缩咖啡，一个巧克力熔岩蛋糕加鲜奶油。”玛德琳交代艾德。

艾德对她竖起拇指，带着简和她爸爸走进蓝色蓝调，玛德琳伸手脱掉鞋子。

简的妈妈跟着做。

“你先生特地请假来看克洛伊入学？”黛伊踩着沙往大海走去，“噢，老天，好亮！”她戴着太阳眼镜，却还是举起手遮眼睛。

“他是记者，在地区报社上班，”玛德琳说，“工作时间非常有弹性，而且经常在家工作。”

“一定很不错吧？还是相反？你会觉得他很碍事吗？”黛伊在沙滩上走着，脚步相当不稳，“有时候我会叫比尔去超市，其实我根本不需要那些东西，只是想一个人喘口气。”

“对我们来说相当合适，”玛德琳说，“我每个星期有三天要去毕利威半岛剧场上班，我忙的时候艾德可以去接小孩。我们赚得不多，不过你知道，我们很爱我们的工作，所以过得很快乐。”

老天爷，她干吗提到钱？感觉好像在为他们所选的生活方式辩护——老实说，他们没有那么爱他们的工作。难道是因为有时候她觉得一辈子都在和事业有成的职业妇女竞争，像是雷娜塔那样的人？还是因为今天早上收到数字惊人的电费账单，所以她满脑子想着钱？事实上，虽然他们并不富有，但也绝对不缺钱，就连她买衣服也不必锱铢必较。

“啊，没错，钱。大家都说金钱买不到快乐，但我不太苟同，”黛伊将落在眼镜上的头发拨开，左右看着海滩，“这个海滩真美，我们很少在海边活动，想也知道，没有人想看这种身材的人穿比基尼。”

她做了个满是厌恶的苦脸，比了比自己十分正常的身材，玛德琳目测尺寸应该和她差不多。

“我不觉得啊。”这种对话总是让玛德琳觉得很烦，女人总爱借由自我厌恶拉近距离，她非常受不了。

“不过住在靠近海滩的地方对简和基吉有好处，大概吧。啊，玛德琳，其实我只是想好好感谢你，谢谢你那么照顾简，把她纳入你的保护之下。”

她摘下太阳眼镜直视玛德琳，她的眼睛是浅蓝色，画上粉红色珠光眼影，虽然不太合适，但玛德琳欣赏她的努力。

“不用客气，”玛德琳说，“刚搬新家，人生地不熟很辛苦。”

“是啊，最近几年简太常搬家。自从生了基吉之后，她似乎定不下来，也找不到固定的朋友圈，她要是听到一定会宰了我，可是我真的不知道她究竟有什么毛病。”

她停下脚步，回头看着咖啡馆，嘴唇紧抿。

“子女不再什么都告诉你，真的很麻烦，对吧？”片刻后玛德琳说，“我有个青春期的女儿，跟前夫生的。”

每次说到阿比盖尔，她总会忍不住想澄清，然后又暗中感到内疚，感觉好像她刻意区分阿比盖尔，将她划入不同的类别：“阿比盖尔开始有所隐瞒的时候，我感到万分震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青春期的少年都是那样，对吧？可是她小时候我们无话不说。当然啦，简不是青少年。”

感觉玛德琳似乎给了黛伊畅所欲言的自由，她激动地转向玛德琳：“我知道！她已经二十四岁，是成年人了！可是在父母眼中子女永远长不大，她爸常说我瞎操心。确实，简把基吉养育得很好，而且她能养活自己，一毛钱都不跟我们拿！我得像小偷一样在她口袋里塞钱，或者该说是逆转版的小偷。她变了，有什么地方不一样了，我也说不清楚，就好像她心里非常不快乐，只是她拼命隐藏。我不知道是忧郁症、嗑药还是厌食症，她瘦得可怕！以前的她很丰满。”

噢！玛德琳心里想，假如她真的有厌食症，八成也是你害的。

“我干吗跟你说这些？”黛伊说，“现在你大概不想和她做朋友了吧！她没有毒瘾！吸毒的十大征兆里她只有三个，顶多四个，反正网络上那些东西本来就不能尽信。”

玛德琳大笑，黛伊跟着笑。

“有时候我好想在她面前挥手问：简、简，你在里面吗？”

“我相信她——”

“自从基吉出生，她再也没有交过男朋友。那时候她和一个叫柴克的男生分手，我们都很喜欢柴克，他长得非常好看，分手的时候简难过极了，非常难过，老天，已经过了……六年？她该不会还在为柴克难过吧？他虽然帅，但也没有到那种程度。”

“我不知道。”玛德琳想象咖啡放在蓝色蓝调的桌上渐渐冷去，心中有些惆怅。

“转眼，她突然怀孕了，照理说柴克应该不是孩子的爸爸，但我们一直很怀疑，可是她总是斩钉截铁地说柴克不是孩子的爸爸。她说了一次又一次，是一夜情，没办法联络生父。唉，你知道，当时她艺术法律学位念到一半，虽然不太理想，但每件事情的发生一定自有道理，你说呢？”

“一点也没错。”玛德琳其实根本不相信这一套。

“以前有个医生说过她很难自然受孕，所以感觉是天注定。简怀孕的时候，我亲爱的爸爸刚好过世，所以我总觉得或许他的灵魂回来——”

“妈——玛德琳！”

黛伊吃了一惊，她们一起回头，看到简站在蓝色蓝调外面的栈板道上：“你们的咖啡好了！”

“来了！”玛德琳大声回应。

她们从海滩往回走，黛伊说：“抱歉，我太多话了，可以请你全部忘记吗？看到可怜的基吉没有获邀参加那孩子的生日派对，我好想哭。最近我情绪不太稳定，今天也太早起床，所以头脑不太清楚。以前我不会哭哭啼啼，还非常强悍，是年龄的问题，我今年五十八岁了，我的朋友也都有同样的状况。我有一群朋友，从孩子念幼儿园时就认识了，那天我们一起吃午餐，大家都说我们变得像十五岁小姑娘，动不动就哭哭啼啼。”

玛德琳停下脚步：“黛伊。”

黛伊露出紧张的笑容，似乎准备被斥责。“嗯？”

“我会照顾简，”她说，“我保证。”

* * *

加布里埃尔：一部分的问题在于，玛德琳几乎像是收养了简，她像个保护欲过剩的疯狂大姐。假使有人敢批评简，就算只是一点小意见，玛德琳也会像得了狂犬病的疯狗般大肆咆哮。

20

基吉上学第一天。

现在已经十一点了，他吃过点心了吗？他是不是正在吃带去的苹果、奶酪和饼干？还是他的那一小盒白葡萄干？想到他小心翼翼打开新买的便当盒，简的心不禁一揪。他会坐在哪里？会和谁说话？希望克洛伊和双胞胎会陪他玩，但是他们很可能会不理他。他们是小朋友，双胞胎不可能大步走到基吉面前伸出手说：“嗨，你是基吉吧？我们几个星期前一起玩过，你最近好吗？”

她坐在餐桌前工作，此时站起来举高双手做伸展。他不会有事，每个小孩都得去上学，他们都能平安度过，这是在学习生活的规矩。

她走进新家的小厨房，启动快煮壶准备泡茶，其实她并不太想喝，只是想找借口暂时放下“完美彼得水电行”的账。彼得在水电方面或许非常完美，但他整理文件的能力却不咋地。每一季她都会收到一只鞋盒，里面塞满五花八门的纸张，全都皱巴巴、脏兮兮的，还有怪味，里面是一些请款单、信用卡账单与收据，大部分都不能申报。她完全可以想象，彼得掏光口袋，用肥厚的大手抓起汽车仪表板上的收据，在家里到处晃，只要是纸张都拿起来，接着全部塞进鞋盒里，最后舒爽地叹口气，了事。

她回到餐桌前，拿起下一张收据。完美彼得的老婆在美容院花了八千三百七十五元，享受“经典脸部保养”“奢华护甲疗程”以及“比基尼热蜡除毛”。完美彼得的老婆真好命！下一张则是去年的校外教学同意书，没有签名，行程是去“塔龙加动物园”，同意书背后，一个小朋友用紫色蜡笔写了一行字：我讨厌汤姆！！

简研究那张同意书。

我愿意／不愿意担任导护家长

完美彼得的老婆圈了“不愿意”，她忙着做比基尼除毛，没有时间。

水开了，简将美容院收据和同意书揉成一团，然后回到厨房。

如果基吉参加校外教学，她一定会担任导护家长。当初决定成为自由簿记员，就是出于这方面的考虑，因为“时间有弹性”，可以配合基吉，也能够“平衡母职与事业”——每次说出口她都觉得很蠢、很假，仿佛她并非真正的妈妈，仿佛她的整个人生都是假的。

能够参加校外教学一定很有趣，她依然记得那种兴奋。在游览车上吃零食，简可以偷偷观察基吉和同学的互动，确定他是正常的孩子。

他当然是正常的孩子。

她又想到那个浅粉色信封，整个早上她一直想起这件事。这么多份邀请函！他有没有获邀都无所谓，他还太小，不会觉得难过，反正同学之间都还不太熟，想这么多真的很傻。

然而，她替他深深感到难过，也自认有责任，好像都是她的错。她已经快忘记迎新日那天发生的事，没料到今天竟然又浮出水面。

假如基吉真的对艾玛贝拉动粗，假如他再次做出类似的举动，那么以后任何派对都不会有他的份儿。老师会通知她去学校，她得带他去看儿童心理医生。

她必须坦白说出心中对基吉暗藏的恐惧。

她倒热水时手在发抖。

今天早上喝咖啡的时候，玛德琳说：“既然没有邀请基吉，那么克洛伊也不会去。”

“请不要这么做，”简说，“这样只会火上浇油。”

但玛德琳扬起眉，耸耸肩说：“我已经告诉雷娜塔了。”

简感到万分惊恐，完了，这下雷娜塔更有理由讨厌她了。她有了仇敌，她很久没有仇敌了，最后一次发生这种事是她还在念小学时。她从没想过，送小孩去上学如同自己重回校园。

或许那天她应该强迫基吉道歉，自己也道歉。她应该对雷娜塔这么说：“对不起，非常对不起，他以前没有这样过，我保证他不会再犯。”

想这么多有什么用？基吉说不是他，她不能以其他方式响应。

她端着茶回到餐桌旁，坐在计算机前打开一片新的口香糖。

好，无论学校有什么活动，她都要自告奋勇当义工。父母亲的参与显然对小孩的教育有好处，虽然她一直怀疑这只是学校的洗脑宣传。她会努力和其他妈妈做朋友，认识玛德琳和瑟莱斯特之外的人，遇见雷娜塔时也会展现出礼貌与善意。

早上喝咖啡时大家在讨论派对的事，她爸爸说：“顶多一个星期就会没事了。”

“也可能变大事，”玛德琳的丈夫艾德说，“因为我老婆插手了。”

简的妈妈大笑，仿佛她认识玛德琳很多年，非常了解她的性情。她们在沙滩上走了那么久，到底聊些什么？妈妈对她的人生有太多担忧，怕她交不到男朋友！怕她太瘦！怕她不肯弄个漂亮的发型！想到妈妈把这些全说出来，简心里尴尬极了。

玛德琳不停把玩厚实的银手镯。“砰！”她突然大喊一声，双手往反方向挥开，做出爆炸的手势，眼睛瞪得好大。

简大笑，但心里想：这下可好，我的朋友是疯子。

简念小学时之所以有仇敌，完全是一个叫艾米莉·贝瑞的女生造成的。她长得很漂亮，个性像大姐头，总是别着红色瓢虫发夹。玛德琳会不会是四十岁版的艾米莉·贝瑞？只是爱喝的饮料从柠檬水变成香槟，草莓口味唇蜜换成大红唇膏，大刺刺替你惹出一堆麻烦，但你依然爱她的那种女生。

简摇摇头，清理思绪。太荒唐，她是成年人了，她不会像十岁时那样被叫去校长室训诫。艾米莉坐在她旁边，双腿晃啊晃，嚼着口香糖，每次校长一转头，她就对简偷笑，好像这全是个玩笑。

好，专心。

她从水电工彼得的鞋盒里拿出另一张文件，感觉黏答答的，她小心用指尖捏着。这张是水电材料大卖场的请款单，非常好，彼得，终于有一张和工作有关的了。

她将双手放在键盘上。来吧！预备，就位，起跑。工作中“数据输入”这个部分，她总是以最高速完成，这样才有利润，也不会太无聊。第一次接到会计师发的案子时，他说大约需要六到八小时的工作时数，但她四个小时便完工了，跟他收了六个小时的费用。完成第一个案子之后，她的速度更快，感觉像在打电动，每次都挑战更高分。

这绝非她梦想中的工作，然而看着一堆乱七八糟的纸张变成一排排明确的数字，那份成就感是种乐趣。她的顾客大多是像彼得这样的技术人员，她最喜欢打电话通知他们，说她发现一条可以减免的新项目。而她最引以为荣的则是能够自给自足，养活自己和基吉，整整五年没有向父母伸过手，尽管代价是有时候基吉睡了她还得忙到大半夜。

十七岁时充满理想抱负的她，绝不会想从事这种工作。当年的她是那么天真、那么莽撞，竟然胆敢梦想特定类型的人生，自以为能选择命运的方向。

一只海鸥鸣叫，有一瞬，她没听出那是什么声音。

哎，她选择了这个，她选择住在海边，仿佛她也像别人一样拥有这种权利。每工作两个小时，她便去沙滩上散步犒赏自己——上班时段在沙滩上散步。她可以去蓝色蓝调外带一杯咖啡，将杯子放在栏杆上，以大海为背景拍张文青风照片，放上脸书，写上：“休息时间！多幸运啊？”大家会回复：“嫉妒死了！”

假使在脸书上将生活包装得完美无比，或许她自己也会开始相信。

不然她也可以写：“气死我了！同学办生日派对，只有基吉一个人没有被邀请！吼！”大家会回复些安慰的话，像是：“太可恶！”“噢，可怜的小基吉！”

她可以将恐惧浓缩成一段无害的脸书状态，随着其他朋友的更新渐渐消失，然后她和基吉就能成为平常人了。

或许她会去约个会，让老妈开心。

她拿起手机，阅读好友安娜昨天传来的信息。

记得我表哥葛瑞格吗？我们大约十五岁的时候你们见过一次，他搬去悉尼了，他想要你的电话号码，打算邀你出去喝一杯！可以给吗？不必觉得有压力喔！他现在变很帅了，我家的基因果然强大！哈哈。

嗯，她记得葛瑞格，他很害羞，矮矮的，红头发，老爱说些别人听不懂的烂笑话。

别人问：“什么？什么？”

他总会说：“算了啦！”

她一直记得他，因为她觉得他很可怜。

有何不可？和葛瑞格喝一杯，她应该能应付。

现在是时候了，基吉开始上学，她住在海边。

她回复——

好啊。

她喝一口茶，双手放回键盘上。

她的身体表示反对，她甚至没有在想那则信息。她在想水电工彼得的收据，想着洗手台过滤头和塞子。

突如其来的强烈晕眩让她整个人弯倒，前额靠在桌面上。她用掌心捂住嘴，血液直冲脑门。她闻到那个气味，她发誓真的闻到了，真的在她家里。

有时候，当基吉的情绪起伏太快，从开心一下子变成生气，她会在他身上嗅到那个气味。

她强忍作呕，撑着身体稍微坐直，拿起手机，输入信息时她的手在发抖。

不要给他！我改变心意了。

安娜几乎立刻回复——

来不及啰。

* * *

西娅：我听说简和一个学生的爸爸发生了所谓的“韵事”，我不知道是谁，只知道不是我老公。

邦妮：才没有这回事。

凯萝：你知道吗？那个色情读书会竟然有男人参加。不是我老公，谢天谢地，他只看《澳洲高尔夫球杂志》。

乔纳森：没错，参加色情读书会的男人就是我，不过那个名字只是开玩笑而已，那只是普通的读书会，完全正常。

梅莉莎：简不是和一个家庭主夫爸爸搞外遇吗？

加布里埃尔：搞外遇的人不是简！我一直觉得她应该是重生派基督徒，总是穿着平底鞋，不戴首饰也不化妆，可是她的身材真好，没有一丝赘肉，她是学校所有妈妈里最瘦的一个。老天，我好饿，你有没有试过二日断食减肥法？今天是断食日，我快饿死了。

21

放学时，瑟莱斯特提早抵达接送区。她等不及想见到儿子，她想念他们结实的小身体，他们会举起双手缠住她的脖子，紧到她喘不过气，动作充满占有欲，她亲吻他们热乎乎的、结实的、香香的小脑袋，可惜他们总是一下子就想挣扎跑开。不过她知道，可能不到十五分钟她就会对他们大吼大叫。昨晚她没办法在九点前让他们上床睡觉，他们太没有节制、太疯了。太晚了，坏妈妈。最后她厉声尖叫：“快给我去睡觉！”她总是没办法在正常时间让他们去睡，佩里在家就不一样了，他们会听佩里的话。

他是好爸爸，也是个好丈夫，大部分的时候的确如此。

“你需要培养他们按时上床的习惯。”

她哥哥今天从奥克兰打电话来，听到他的建议，瑟莱斯特酸溜溜地说：“噢，多么创新的想法！我怎么从来没想到？”

孩子肯乖乖睡觉，父母总认为是因为他们教得好，而非运气好。他们遵照规则，事实证明规则有用，由此推论，瑟莱斯特一定没有遵守规则，她永远无法说服那些人！他们就算死在床上也会一脸自满。

“嗨，瑟莱斯特。”

瑟莱斯特吃了一惊：“简！”她一手按住胸口，她在做白日梦所以没听见脚步声，她老是这样。每次有人出现，她就会像神经病般吓得跳起来。

“抱歉，我不是故意偷偷摸摸吓你。”简说。

“你今天好吗？”瑟莱斯特问，“工作顺不顺利？”

她知道简靠簿记养活自己，瑟莱斯特想象她坐在整齐的办公桌前，小公寓毫无装饰。她没有去过简家，但她知道她住的地方，海滩附近、表蒙特街那栋毫无特色的红砖公寓，她猜想屋内应该也没有装潢，就像简，不化妆也不打扮，生活中只有她自己和基吉——可爱、文静的黑发小男生，简单得令人向往，没有争吵，只有平静单纯的生活。当然，那次奇怪的扼颈事件除外。

“多少完成了一点，”简偷偷嚼口香糖，嘴巴的动作像小老鼠，“今天早上我和我爸妈、玛德琳、艾德一起去喝咖啡，一天不知不觉就过去了。”

“时间真的过得好快。”瑟莱斯特附和，但其实她的一天漫长无比。

“小朋友开始上学了，你打算重回职场吗？”简问，“生双胞胎之前你从事什么行业？”

“我是律师。”瑟莱斯特说。我曾经是不一样的人。

“哦，我以前也想当律师。”

简的语气中有种苦涩悲伤，瑟莱斯特不知该如何解读。

她们转上青草小径，尽头的那栋白色小平房感觉几乎是校园的一部分。

“其实我不太喜欢当律师。”瑟莱斯特说。真的吗？她确实讨厌压力，也讨厌每天忙到那么晚，但她不是曾经热爱法律工作的某些部分吗？小心翼翼解开法律谜团的过程，就像解数学题一样，只是换成文字。

“要照顾双胞胎，我应该没办法回去执业，”她接着说，“有时候我觉得教书也是个好工作，我可以教法学概论，不过我不太确定这份工作是否有趣。”她失去重回职场的勇气，一如她再也不敢滑雪。

简沉默不语，她八成在想瑟莱斯特是个被宠坏的花瓶老婆。

“我很幸运，不需要去上班，”瑟莱斯特说，“佩里他……呃，他是对冲基金操盘手。”

这下她变成在炫耀了，其实她只是想表示她很感恩。和女性谈工作总是得如履薄冰，假使玛德琳在，她一定会说：“佩里超会赚钱，所以瑟莱斯特可以悠闲当贵妇。”然后她又会话锋一转，说教养双胞胎非常辛苦，根本不可能悠闲，瑟莱斯特的的工作搞不好比佩里更辛苦。

佩里很欣赏玛德琳，总是说她“很有活力”。

“现在基吉开始上学了，我得养成固定运动的习惯，”简说，“我的体能太差，爬个小坡就喘得要命，真的很糟，这里的人个个都好结实、好健康。”

“我例外，我完全不运动，”瑟莱斯特说，“玛德琳总是吵着要我陪她去健身房，她爱死那些课程了，但我讨厌健身房。”

“我也是，”简做了个苦脸，“满身汗的大块头臭男人。”

“我们可以利用孩子在学校的时间一起去散步，”瑟莱斯特说，“绕海岬走一圈。”

简似乎很意外，害羞地对她笑了笑：“太好了。”

* * *

哈珀：你知道吧？简和瑟莱斯特是超级好朋友，不过显然她们的关系并非那么美好，猜谜之夜我听到一些奇怪的话，应该是事发前几分钟而已。我去阳台上透气——呃，如果你坚持要知道，其实我是去抽烟啦，因为我有些心事——总之，简和瑟莱斯特也在阳台上，我听见瑟莱斯特说：“对不起，真的非常、非常对不起。”

* * *

接送时段开始前的一个小时左右，玛德琳在毕利威半岛剧场的上司莎蜜拉打电话来，讨论新剧目“李尔王”的营销计划。挂断电话之前（终于讲完了！电话谈公事没薪水可领，即使上司提出要给，玛德琳也会拒绝，不过这样她至少有机会以慷慨大度的姿态婉拒），莎蜜拉提到她有一大沓“迪士尼冰上世界”的赠票，还是前排座位，她问玛德琳要不要。

“哪一天？”玛德琳看着墙上的月历问。

“嗯，我看看，二月二十八，星期六，下午两点。”

日历上那一格是空白的，但那个日期感觉有点熟悉。玛德琳拿起皮包，翻出早上克洛伊给她的粉色信封。

艾玛贝拉的A字派对，时间刚好是二月二十八日，星期六，下午两点。

玛德琳微笑：“我要。”

* * *

西娅：明明是艾玛贝拉先邀请大家参加派对，没想到当天下午玛德琳就拿了“迪士尼冰上世界”的门票来发送，好像自以为是女王，大家都该以她优先。

萨曼莎：那个表演的门票很贵，而且莉莉吵着要去看。我没有察觉到和艾玛贝拉的生日派对是同一天，不过话说回来，莉莉根本不认识艾玛贝拉，所以我觉得不去也无所谓。

乔纳森：我经常说，当家庭主夫的好处就是可以抛下职场斗争，但没想到开学第一天，我就被两个女人开战的炮火波及。

邦妮：我们去了艾玛贝拉的派对，玛德琳好像忘记给我们迪士尼门票，我相信她只是疏忽了。

侦探艾德里安·昆兰：我们正在约谈所有相关人士，询问学校发生的每件事。看似无关紧要的事情往往是引发暴力的关键，相信我，这不是新鲜事。

22

瑟莱斯特与佩里坐在沙发上喝红酒、吃瑞士莲巧克力球，连看三集《阴尸路》。双胞胎已经睡着了，屋里很安静，只有电视里踩着落叶的脚步声。主角在森林中潜行，手中握着刀，树后面冒出一个丧尸，她的脸发黑腐烂，嘴巴不停开合，喉咙深处发出低沉呻吟，显然丧尸会发出这种怪声。

瑟莱斯特与佩里同时跳起来尖叫。

他的酒洒出一点，弄脏了衬衫，他边擦边说：“差点吓死我。”

屏幕上的男人一刀刺穿丧尸的脑袋。

“受死吧！”瑟莱斯特说。

“先暂停，我去倒酒。”佩里说。

瑟莱斯特拿起DVD遥控器按下暂停键：“这一季比上一季更精彩。”

佩里说：“的确，不过会害我做噩梦。”

他将放在柜子上的酒瓶拿来。

“明天是不是要去一个小朋友的派对？”他斟酒的时候问，“今天我在‘卡特琳娜’餐厅遇到马克·魏戴克，他似乎觉得我们会去，他说那孩子的妈妈说邀请了我们，叫雷娜塔什么来着。我想到了，我和你去年学校那天，是不是遇到一个叫雷娜塔的人？”

“没错，我们受邀参加艾玛贝拉的派对，”瑟莱斯特说，“可是我们不会去。”

她不够专注，这就是问题所在。她没有时间预备，她在享受红酒、巧克力和丧尸。佩里出差回来不到一个星期，每次出远门回来他都会格外殷勤、爽朗，尤其是出国的时候。出差似乎有净化作用，他的脸总会感觉比较光滑，眼睛也更加明亮，要过好几个星期烦躁愤怒才会重新累积。今晚双胞胎很不乖，一直闹小情绪。

“今天晚上让妈咪休息。”佩里对双胞胎说，他一手包办洗澡、刷牙、说故事，而她则坐在沙发上看书，享用佩里的惊喜特调。这是他几年前发明的鸡尾酒，有巧克力、鲜奶油、草莓和肉桂的味道，每个女人只要尝过便会为之疯狂。

玛德琳曾经对佩里说：“我愿意用三个小孩交换配方。”

佩里斟满他的酒杯：“为什么不去？”

“我要带他们两个去看‘迪士尼冰上世界’的演出，玛德琳拿到免费门票，我们一群人要一起去。”瑟莱斯特拿起另一块巧克力，她发信息向雷娜塔道歉了，但没有收到回复。因为通常都是保姆负责接送，所以开学那天之后，瑟莱斯特就没有见过她了。她知道拒绝等于表明她站在玛德琳和简那边，不过这只是六岁生日派对，不是什么生死相关的大事。

“这个迪士尼表演不欢迎我去吗？”佩里啜着红酒。

她察觉不对，她的胃隐隐有预感，轻轻紧缩了下。他的语气很轻松、幽默，只要谨慎应对，或许还有挽救的机会。

她放下巧克力：“对不起，我以为你会想一个人安静一下，你可以去健身房啊。”

佩里站起来矗立在她旁边，手里还拿着酒瓶，脸上带着微笑：“我出差三个星期刚回来，星期五又要出远门，为什么我需要时间独处？”

他的语气和表情都没有流露愤怒，但她感觉到空气不一样了，仿佛

暴雨前充斥着电流，她的手臂寒毛直竖。

“对不起，我没有想清楚。”她说。

“你已经受够我了？”他一脸伤心。

他真的伤心，伤心于她的不够体贴。她早该想到，佩里总是想证明她不爱他，仿佛他认定她不爱他，而每当他以为找到证据，便会大发脾气。

她想从沙发上站起来，但那样一来就会变成对峙场面。有时候只要她表现得若无其事，就可以顺利将状况推回正轨，但她却抬起头看向他：“他们两个根本不认识那个小女生，况且我很少带他们去看现场表演，我只是觉得这个选项比较好。”

“哦？那为什么你不带他们去看现场表演？”佩里说，“我们不需要免费门票！为什么不叫玛德琳把票送给真正需要的人？”

“我不知道，重点不是钱，真的。”

她没有想这么多，她没想到这剥夺了其他妈妈获得免费门票的机会。她早该想到佩里会在家，他一定想和儿子多相处，可是他太常出远门，她已经习惯照自己的意思安排社交活动。

“对不起。”她心平气和地说。她确实很抱歉，但说了也没用，因为他从不相信。“我好像应该选择去派对，”她站起来，“我去摘掉隐形眼镜，我的眼睛有点痒。”

她走过他身边，他一把抓住她的上臂，手指深深陷入肉中。

“喂，很痛欸。”她说。

这是游戏的一部分，她的第一个反应总是愤怒、惊讶，仿佛这种事没有发生过，好似他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他抓得更用力。

“不要，”她说，“佩里，不要。”

疼痛点燃她的怒火，愤怒一直都在，有如一池燃料，一点就着。她听见自己的声音变得尖锐高亢、歇斯底里，有如大吼大叫的泼妇：“佩里，这只是小事！不要小题大做，你每次都这样。”

现在已经不是参不参加派对的问题了，旧账一起被翻出来。他抓得更紧，他似乎正在做决定：该打到什么程度？

他推她，力道刚好足以让她摇摇晃晃后退。

然后他上前一步，依然昂起下巴，自鼻孔粗重呼吸，两只手松松垂在身侧，他等着看她如何回应。

有太多选择。

有时候她以成熟的态度说：“我拒绝接受这种行为。”

有时候她大吼。

有时候她转身走开。

有时候她会反击，她又踢又打，就像小时候和哥哥打架那样。每次他都会暂时任由她打，仿佛他想要这样、需要这样，然后他会一把扣住她的手腕。第二天满身瘀血的人不只是她，她也在佩里身上看到过，她也一样恶劣、一样病态。双胞胎打架时，她总会这么说：“不管谁先动手的都一样！”

这些选项都没用。

第一次发生时，她说：“你再对我动手，我就会离开你。”她非常认真，天地为证，绝非戏言，她很清楚在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做，而当时双胞胎才八个月大。佩里哭了，她也哭了。他发誓诅咒，他用孩子的性命起誓，他心碎痛苦，他买下第一件她从来不戴的珠宝。

双胞胎两岁生日过后一个星期，他故态复萌，比第一次更严重。她

伤心欲绝，这段婚姻完蛋了，她要离开，绝没有半点迟疑。然而，那天双胞胎剧烈咳嗽，咳到半夜醒来，是哮喘，第三天乔希的病况急速恶化，家庭医生叫来救护车，他在加护病房住了三夜，当医生站在她面前轻声说：“恐怕需要插管。”瑟莱斯特左边髁部上的刺痛瘀血显得无足轻重。

她只希望乔希好起来，后来他终于恢复健康，但因为插管而声音沙哑，他坐在病床上吵着要看《The Wiggles摇摆欢乐秀》，吵着要找麦克斯，她和佩里大大松了一口气，开心得快飞起来。几天后，乔希出院回家，佩里前往香港出差，瑟莱斯特采取激烈手段的时机一去不复返。

她犹豫不决的态度其实暗藏一个事实：她爱佩里，她依然深爱着他，依然迷恋他。他给她幸福、给她欢笑，她依然喜欢和他说话、和他一起看电视，喜欢在冷雨清晨和他一起窝在床上，她依然渴望他。

然而，每次她没有离开，就等于默许他再犯，她心里很清楚。她受过教育，她有各种选择，有很多地方可去，家人朋友会团结地保护她、律师会为她打官司，她不怕因为想离开而遭他杀害，她不怕他抢走孩子。

一个幼儿园妈妈——加布里埃尔，经常放学后在操场上和她聊天，她的儿子和双胞胎在旁边玩忍者游戏。昨天加布里埃尔对她说：“明天我要开始新的减肥法，不过八成无法贯彻到底，然后我会深深感到自我厌恶。”她上下打量瑟莱斯特：“你根本不懂我在说什么吧，纸片人？”

其实我懂，瑟莱斯特想着。我完全能体会你的感受。

此刻她按着手臂，抗拒想哭的感觉，明天不能穿那件无袖洋装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她停住。我不知道为什么留下，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受到这种对待，我不知道为什么你要做这种事、为什么我们要这样，我不知道为什么同样的戏码会不断上演。

“瑟莱斯特。”他嘶哑地说，她看出暴力由他身上抽离。DVD重新开始播放，佩里拿起遥控器关掉电视。

“噢，老天，真的很对不起。”他的脸垮下，脸上满是悔恨。

结束了，他不会再为派对的事情责备她，恰恰相反，他会表现得温柔殷勤。接下来几天，在他出发之前，天下没有一个女人会像瑟莱斯特一样受宠，一部分的她其实挺享受的：那些颤抖、流泪，因为受委屈而理直气壮。

她松开按住臂膀的手。

这样的状况还算好，他很少打她的脸。她的伤势从不会严重到骨折或需要缝合，她身上的瘀血总是能够以高领衫、长袖、长裤等衣物隐藏。他绝不会对孩子动手，双胞胎也不会目睹这场面。这样的状况还算好，她看过报章杂志上的报道，描述真正的家暴受害者，那样恐怖的遭遇才是真的，佩里的所作所为不算真正的家暴，只是小小动手，如此一来更是丢人，因为感觉是那么……俗气，那么幼稚、那么老套。

他不花心、不赌博、不酗酒，也不会像她父亲那样把妻子当空气。不理不睬，视而不见，那样才最惨。

佩里的暴怒是一种病，一种精神疾病。她看到愤怒如何钳制他，他如何极力抗拒。每次发作时，他的眼睛会发红、无神，仿佛被下了药，说话变得毫无条理。那不是他，那暴怒的人不是他。假如他罹患脑瘤导致人格变异，难道她会离开他？当然不会！

这段关系非常完美，这些事件只是小小的瑕疵。所有关系都有瑕疵，都有高低起伏。母子关系也一样，每天早上双胞胎爬上她的床要抱抱，一开始感觉像天堂，但十分钟之后他们会开始打闹，立刻变成地狱。她儿子是可爱的小宝贝，她儿子是野蛮的小怪兽。

她永远不会离开佩里，就像她永远不会离开儿子。

佩里敞开怀抱：“瑟莱斯特？”

她转头后退一步，但没有其他人能安慰她，只有他能，真正的他。

她迈步上前，偎靠在他胸口。

* * *

萨曼莎：我永远不会忘记佩里和瑟莱斯特走进会场的那一刻，仿佛有一道涟漪荡漾过整个礼堂，每个人都停止动作，看呆了。

23

“很神奇吧！”玛德琳兴奋地对克洛伊说。她们的座位非常好，就在巨大的滑冰场前面。“可以感觉到冰的寒气，真冷！不知道公主会从哪里——”

克洛伊伸手轻轻按住妈妈的嘴。“嘘。”

玛德琳知道自己太多话，因为她焦虑，还有那么一点点内疚。今天一定要非常精彩，才不枉她和雷娜塔产生嫌隙。因为她，八个原本会去参加艾玛贝拉派对的小朋友，此刻在这里观赏“迪士尼冰上世界”的演出。

玛德琳看看坐在克洛伊旁边的基吉，他深情呵护放在腿上的大布偶。她提醒自己，今天大家之所以会在这里，都是为了基吉。可怜的基吉不能参加派对，没有爸爸的可爱小基吉，他说不定暗中有精神变态的毛病……但还是不能那样对他！

“基吉，这个周末轮到你照顾河马哈利吗？”她开朗地说。河马哈利是班级玩具，每个周末由不同的小朋友带回家，除了玩偶还有一本剪贴簿，小朋友要写下周末小故事，附上照片。

基吉默默点头。寡言的小朋友。

简往前倾，像平常一样偷偷嚼口香糖：“哈利来家里其实还蛮有压力的，我们得好好招待它。上个周末它坐过云霄飞车——噢！”简痛得脸一抽，双胞胎坐在她旁边，两兄弟在打闹，其中一个的手肘敲到她的后脑勺。

“乔希！”瑟莱斯特斥责，“麦克斯！快住手！”

玛德琳纳闷瑟莱斯特今天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她的脸色苍白疲惫，黑眼圈很严重，不过在瑟莱斯特脸上，黑眼圈有如艺术化妆效果，大家都该尝试一下。

场馆里的灯光转暗，然后完全漆黑，克洛伊紧抓着玛德琳的手臂。音乐开始，但音量太大，玛德琳都感觉到震波。一排排缤纷亮丽的迪士尼人物挤满溜冰场，滑冲旋转。玛德琳转头看着她邀请来的整排宾客，冰面将舞台灯光反射在他们脸上，每个小朋友都直直看着前方，小背脊挺直，眼前的华丽演出令他们目不转睛，每位家长都转头看着孩子的侧脸，被他们着迷的样子吸引了。

除了瑟莱斯特，她垂着头，一手按住前额。

我必须离开他，瑟莱斯特想。有时候当她思考其他事情时，这个念头会忽然窜入脑中，那种震撼的力道有如一记铁拳。我丈夫打我！

老天爷啊，她究竟哪里有问题，竟拼了命帮他找借口开脱？还说是小瑕疵？她当然得离开，今天就走！立刻就走！等表演结束，一回到家她就立刻打包。

可是双胞胎一定会因为太累而使性子。

* * *

“太神奇了，”简对她妈妈说。她妈妈特地打电话来问“迪士尼冰上世界”好不好看。“基吉爱死了，他说想学滑冰。”

“你外公很爱滑冰！”她妈妈得意扬扬地说。

“这样喔。”简懒得和妈妈争辩，其实每个小朋友看完表演都吵着要学滑冰，不是只有投胎转世的孩子。

“你绝对猜不到我今天买东西的时候遇到了谁，”她妈妈说，“鲁思·苏立文。”

“是吗？”简不禁怀疑妈妈打电话来的真正用意，因为鲁思是她前男友的妈妈。“柴克好吗？”她随口问道，打开另一片口香糖。

“很好，”她妈妈说，“他……呃，他订婚了，女儿。”

“哦？”简将口香糖放进嘴里嚼，不确定心中有何感受，现在有另一件事情更使她不安，因为有个小小的、可能会引起小小灾难的事件。她在凌乱的小公寓走来走去，拿起椅垫和乱扔的衣服。

“我不太确定该不该告诉你，”她妈妈说，“虽然已经很久了，但他伤透了你的心。”

“他没有伤透我的心。”简不着边际地说。

他确实伤透了她的心，但他的态度那么温柔、那么尊重、那么懊恼，脾气好、教养好的十九岁男生提分手的标准方式，原因是他想去欧洲壮游，和一堆女生上床。

现在想起柴克，感觉像个老同学，有朝一日在同学会相见会用心拥抱、落泪，但下一次同学会之前不会再见。

简跪下查看沙发下面。

“鲁思问起基吉。”她妈妈语带玄机。

“哦？”简说。

“我给她看基吉开学那天的照片，我看着她的脸，她没有说出口，谢天谢地，可是我知道她在想什么，我不得不说，照片里基吉的笑容确实有那么一丁点像——”

“妈！基吉完全不像柴克。”简站起来。

她有时会拆解基吉的可爱脸蛋，从嘴唇、鼻子和眼睛寻找熟悉的特征。她讨厌这样，有时候她觉得似乎看出了什么，可能是他眼角一闪而过的眼神，她的内心会小小枯萎，然后急忙将基吉重组回去。

“噢，我知道，”她妈妈说，“完全不像柴克！”

“柴克不是基吉的爸爸。”

“我知道，女儿，老天爷，我知道。如果是，你一定会告诉我。”

“更重要的是，我一定会告诉柴克。”

基吉出生之后，柴克曾打过电话给她：“简，你有没有什么事要告诉我？”他的语气紧绷，但故作开朗。

“没有。”简说，她听见他大大松了一口气。

“哎，这个我知道，”她妈妈急忙换了话题，“今天带班级玩具出去有没有拍到好照片？你爸寄了电子邮件给你，他知道一个可以便宜洗照片的地方——多少钱来着，比尔？多少钱？不是啦，是简的照片！她要带基吉去做的那件事！”

“妈。”简打断她的话。她走进厨房，基吉的书包放在地上，她拿起来整个翻倒，没有东西掉出来。“没关系啦，妈，我知道哪里可以洗照片。”

她妈妈不理她：“比尔！你不是说有个网站……”她的声音渐渐远去。

简走进基吉的房间，他坐在地上玩乐高玩具，她掀起他的寝具寻找。

“他会寄电子邮件告诉你。”她妈妈说。

“好啊，”简心不在焉地说，“妈，我要挂电话了，明天再打给你。”

她挂断电话，心脏怦怦跳，她用掌心按住前额。不，当然不会，她不可能那么蠢。

基吉抬头看着她，一脸好奇。

简说：“我们好像有麻烦了。”

* * *

玛德琳接起电话时，先是一片沉默。

“喂？”玛德琳问道，“是哪位？”

她听见哭声，然后是一句含糊不清的话。

“简？”玛德琳突然认出那个声音，“怎么回事？怎么了？”

“没什么，”简吸吸鼻子，“没有死人，其实有点好笑，我竟然为这种事情哭，实在有够荒谬。”

“发生什么事了？”

“只是——噢，其他妈妈会怎么看我？”简的声音颤抖。

“谁在乎她们的想法！”玛德琳说。

“我在乎！”简说。

“简，快点告诉我，究竟怎么了？发生什么事？”

“我们把它弄丢了。”简啜泣。

“弄丢谁？基吉不见了？”玛德琳心慌意乱地问。她一直很怕弄丢孩子，已到了神经质的程度，她急忙确认三个孩子此刻在哪里：克洛伊在睡觉，弗雷德和爸爸在一起看书，阿比盖尔去她爸爸家过夜——又来了。

“我们把它忘在座位上，我记得那时候还在想，万一忘记带走就完蛋了。我确实想到了，可是乔希流鼻血，大家都乱了套。我已经打电话去失物招领处留言了，可是它身上没有记号……”

“简，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河马哈利！我们弄丢了河马哈利！”

* * *

西娅：这些Y世代的年轻人就是这样粗心大意。河马哈利在班上超过十年了，她买来代替的那个是人造纤维便宜货，中国制造，有一股怪味，河马的表情一点也不友善。

哈珀：重点并非她弄丢了河马哈利，而是她竟然在剪贴簿里放上他们那群人去看“迪士尼冰上世界”的照片。这下所有小朋友都会看到，那些可怜的小家伙一定会想：为什么没有找我？我跟雷娜塔说过，她实在太不会为人着想。

萨曼莎：没错，你知道最糟糕的是什么呢？那些是河马哈利最后的照片。河马哈利是文化遗产，河马哈利是……抱歉，这并不好笑，一点也不好笑。

加布里埃尔：噢，老天，可怜的简，她弄丢班级玩具那件事，根本没必要大惊小怪。大家都假装没什么大不了，但显然心里很介意，真受不了，这些人难道没别的事可做吗？对了，我有没有比上次见面时瘦？我减了三公斤。

24

猜谜晚会之前两个月

“绿、队、加、油——”玛德琳大喊，同时往克洛伊头发上喷绿色染料。今天是学校运动会。

克洛伊和弗雷德同属海豚组，他们的队色是绿色，真是太幸运了，因为玛德琳穿绿色很好看。阿比盖尔以前念小学的时候，她的队伍是黄色，非常难穿搭。

“这玩意会破坏臭氧层。”阿比盖尔说。

“是喔？”玛德琳高举喷雾罐，“不是已经解决了吗？”

“妈，臭氧层破洞的问题不可能解决！”阿比盖尔不屑地翻个白眼，一边吃着自制的无防腐剂谷麦早餐，里面有亚麻籽和天晓得什么东西。最近她每次从爸爸家回来，下车时总会扛着大包小包的食物，仿佛为野外求生做准备。

“我不是说臭氧层破洞的问题解决了，我是说喷雾罐的问题。那个……呃，什么来着的？”玛德琳举起罐子，蹙眉想看清上面印的说明，但字体实在太小。她以前的一个男朋友一直以为她既可爱又笨，没错，和他在一起的那段时间，她确实既可爱又笨，跟与青春期女儿住一起的感觉一模一样。

“氟氯碳化物，”艾德说，“现在的喷雾罐已经不含氟氯碳化物了。”

“随便啦。”阿比盖尔说。

“双胞胎说今天的妈妈赛跑，他们的妈妈一定会赢，”克洛伊说，

玛德琳将她的绿色头发编成蜈蚣辫，“我说你比他们的妈妈快一百亿倍。”

玛德琳大笑，她很难想象瑟莱斯特赛跑，她八成会跑错方向，或者没听见起跑枪响，她总是迷迷糊糊。

“邦妮很可能会赢，”阿比盖尔说，“她跑得很快。”

“邦妮？”玛德琳说。

“嗯哼。”艾德告诫。

“怎样啦？”阿比盖尔怒吼，“为什么她不能跑得很快？”

“我只是觉得她比较常做瑜伽之类的运动，没什么机会锻炼心肺。”玛德琳继续帮克洛伊编辫子。

“她很快，我看过她和爸在海滩上赛跑，而且邦妮比你年轻太多了，妈。”

艾德偷笑：“阿比盖尔，你真勇敢。”

玛德琳大笑：“阿比盖尔，等你三十岁了，我会把过去这一年你对我讲过的话说给你听——”

阿比盖尔扔下汤匙：“我只是想说，就算你输了也不要太难过！”

“好、好，知道了，多谢。”玛德琳安抚道。

阿比盖尔并没有说笑的意思，但艾德和玛德琳却笑了，阿比盖尔不懂有什么好笑，所以现在她觉得丢脸又生气。

“我不懂为什么你老爱和她比，”阿比盖尔气冲冲地说，“反正你又不想重新和爸结婚，对吧？所以你到底有什么毛病？”

“阿比盖尔，我不喜欢你的语气，”艾德说，“和妈妈好好说。”

玛德琳对艾德轻轻摇头。

“天哪！”阿比盖尔推开碗站起来。

噢，大灾难！玛德琳心里想。这个早晨完蛋了！克洛伊挣脱玛德琳的手，转头看着姐姐。

“现在我连话都不能说了！”阿比盖尔全身发抖，“连在家里我都不能做自己！不能放松！”

玛德琳想起阿比盖尔第一次乱发脾气，当时她近三岁，玛德琳一直以为她把孩子教养得很好，阿比盖尔绝不会乱发脾气。看到阿比盖尔小小的身体被剧烈情绪占领时，她万分震撼——那时她的巧克力青蛙吃到一半掉在超市地上，而她想继续吃，她应该干脆就让阿比盖尔吃。

“阿比盖尔，干吗这么激动？冷静一下。”艾德说。

玛德琳心想：多谢了，老公，叫女人冷静她就会冷静，非常有用。

“妈——我找不到另一只鞋子！”弗雷德在走廊上大喊。

“等一下，弗雷德！”玛德琳喊回去。

阿比盖尔缓缓摇头，仿佛因为被迫忍受这样的不公平待遇而无比委屈。

“妈，你知道吗？”她没有看玛德琳，“原本我想晚点再说，但现在我决定先告诉你。”

“妈——”弗雷德喊。

“妈咪很忙！”克洛伊高声说。

“看看床底下有没有！”艾德大吼。

玛德琳耳鸣了：“什么事，阿比盖尔？”

“我决定要搬去爸和邦妮家，一直和他们住。”

“你说什么？”玛德琳问，但她其实听见了。

她一直很担心会有这一天，但大家都说不可能。“不会啦，不会发生这种事，阿比盖尔绝不会那样，她需要妈妈。”

可是玛德琳几个月前就有预感，她知道一定会走到这一步。她好想对艾德尖吼：“为什么你要叫她冷静？”

“我只是觉得这样对我比较好，”阿比盖尔说，“精神方面。”她停止发抖，冷静地拿起碗，离开餐桌，走向洗碗槽。最近她走路的样子越来越像邦妮，背如芭蕾舞般笔直，眼睛望着远方某个精神上的点。

克洛伊皱起小脸：“我不要阿比盖尔去和她爸爸住！”泪珠立刻滚落下来，她脸颊上的绿色闪电图案开始褪色。

“妈——”弗雷德狂吼，邻居八成以为有人要杀他。

艾德垂下头，额头埋进手中。

“如果你真的想去，那就去吧。”玛德琳说。

阿比盖尔在洗碗槽前转过身，目光对上她的眼，一瞬间，这世界只有她们母女俩，就像那些年一样。玛德琳与阿比盖尔，麦肯齐母女，人生平静而单纯。以前上学之前，她们会一起窝在床上吃早餐，肩并肩，背靠着枕头，各自的书放在腿上。玛德琳注视她的双眼：记得吗，阿比盖尔？记得当时的我们吗？

阿比盖尔转身：“我想去。”

* * *

斯图：运动会那天我也有去，妈妈赛跑真是他妈的笑死人，请原谅我的粗话。可是那些女人实在是喔……以为是奥运比赛吗？拜托！

萨曼莎：噢，胡说，别理我老公。没有人当真啦，比赛的时候我还笑到肚子痛呢。

* * *

奈森也来参加运动会了，玛德琳在烤热狗摊前遇到牵着斯凯的他，偏偏是今天。

很少有爸爸来参加运动会，会来的顶多只有家庭主夫爸爸，或者子女体育表现特别好的，但玛德琳的前夫却特地请假来参加，直条纹马球衫配短裤，棒球帽搭太阳眼镜，一身好爸爸的行头。

“呃……你的第一次体验。”玛德琳看到他脖子上挂着哨子。有没有搞错？他竟然担任志愿者，看起来他很积极在参与。艾德才是会来学校当志愿者的爸爸，但今天刚好是截稿日，所以不能来。奈森在模仿艾德，他假装自己是好男人，大家都上当了。

“是啊！”奈森笑得灿烂，接着他的笑容消失了，大概是想到他的长女念小学时也有运动会。当然，最近阿比盖尔的所有活动他都有参与。阿比盖尔不擅长运动，但她会拉小提琴，每次举办演奏会奈森和邦妮绝不会缺席，满脸笑容地拍手，仿佛他们一直在她身边。他们从来没有送她去学琴，小提琴教室在悉尼西方的彼得襄区，那里非常难停车；他们也没有帮忙出过学费，玛德琳是单亲妈妈，前夫一毛钱都不给，她几乎难以负担学琴的费用。

现在女儿竟然选择他。

“阿比盖尔有没有跟你提过……”奈森畏畏缩缩，仿佛谈到敏感的健康问题。

“搬去你家的事？”玛德琳说，“她今天早上说了。”

那种痛不只是心而已，连身体都有感觉，有如重感冒刚发作的感觉，有如惨遭背叛的感觉。

他看着她：“你觉得……”

“我没意见。”玛德琳绝不会让他看出她的伤心。

“我们得研究一下钱的问题。”奈森说。

他现在洗心革面了，所以愿意支付阿比盖尔的养育费，而且从不拖欠，没有怨言。他们双方都绝口不提阿比盖尔十岁之前的生活，显然那时吃饭、穿衣都不需要钱。

“意思就是，现在换我要给你养育费？”玛德琳问道。

奈森一脸震惊：“噢，不是啦，我不是那个意思——”

“你说得对，既然大部分的时候她都在你家，这样比较公平。”

“玛蒂，我绝不会拿你的钱。”他插话道，“因为，我之前没有，我之前没办法，那么多年——”他做个苦脸，“我知道，阿比盖尔小时候我不是好爸爸。我不该提到钱，只是现在我们手头比较紧。”

“你可以卖掉超炫跑车啊。”玛德琳说。

“对喔，”奈森一脸羞惭，“确实如此，你说得有道理，不过其实卖不了多少——算了。”

斯凯抬头看向爸爸，大眼里满是担忧，她又做出阿比盖尔以前的那个动作，迅速眨眼。玛德琳看到奈森对小女儿咧嘴笑，握了握她的手。她羞辱他，他牵着像小流浪儿般的女儿，而她竟然羞辱他。

前夫应该住在不同的地区，他们的小孩应该上不同的学校。真该立法禁止这种场面发生，没有人应该在小孩的运动会上处理这么复杂的情绪，背叛、伤心和内疚这样的心情不该在公开场合被勾起。

“奈森，你为什么搬来这里？”她叹息。

“什么？”奈森问。

“玛德琳！幼儿园妈妈赛跑要开始了，你要参加吗？”是幼儿园的巴恩斯老师，她束起高马尾，肌肤光泽动人，像跳啦啦队的美国女生。

她感觉清新又饱满，是令人垂涎欲滴的成熟果实，甚至比邦妮更令人垂涎。她的眼睑没有下垂，全身没有任何地方下垂，她开朗的年轻生命中，一切都那么清澈、单纯、紧实。奈森摘下太阳眼镜想看清楚，显然因为看到她而精神一振，艾德一定也会这样。

“来比吧，巴恩斯老师。”

* * *

侦探艾德里安·昆兰：我们正在调查猜谜晚会所有宾客与死者之间的关系。

哈珀：没错，老实说，我有一些想法。

斯图：想法？我可没有，我只有严重宿醉。

25

比赛快要开始了，幼儿园妈妈们参差不齐排成一列，大家都在笑。她们的太阳眼镜反射阳光，天空有如巨大的碧蓝蛋壳，远处的大海似蓝宝石般闪耀。简对其他妈妈微笑，其他妈妈回以微笑，一切都很美好、很亲切。简的妈妈对她说：“我相信根本没这回事，是你想太多，大家肯定已经忘记迎新日那天的误会了。”

简很努力想融入学校社群，她固定每两个星期去餐厅帮忙一次，她和另一位家长协助巴恩斯老师听小朋友朗读。上学、放学接送时，她都会和大家聊天，同时她也邀请小朋友来家里玩。

可是家长们稍微转过头的动作、皮笑肉不笑的表情，还有略带批判的氛围，让简觉得不太对劲。

她不停告诉自己没什么大不了，只是小事，不必提心吊胆。这个世界属于便当盒、图书馆提袋、擦伤的膝盖、恼气的小脸，那个丑恶的温暖春夜、天花板上像眼睛的明亮灯光、扼住喉咙的力道、钻进她大脑的那些话，那一切都与现在无关。别想了，别想了。

简向基吉挥手，他和其他小朋友一起坐在操场边的看台上，巴恩斯老师在一旁谨慎照看着。

今天吃早餐时她对他说：“我不会赢，你知道吧？”一些妈妈都有健身教练，其中一个自己就是健身教练。

“各就各位！”乔纳森说道。他是个很友善的家庭主夫，那天也一起去看“迪士尼冰上世界”。

“到底几米啊？”哈珀问。

“终点线感觉好远。”加布里埃尔说。

“在终点拉线的人是不是雷娜塔和瑟莱斯特？”

“雷娜塔不是说——”

“雷娜塔的小腿肌肉拉伤，”哈珀插话，“好像非常痛。”

“各位，我们应该先做伸展。”邦妮的打扮像是要去教瑜伽，黄色背心一边的肩带滑落，她懒洋洋抬起一只脚往后扳。

“对了，你叫洁丝吧？”这个人好像叫奥黛丽还是安卓雅，简一直记不得她的名字。

她走到简面前，压低声音说悄悄话，仿佛准备揭露阴森黑暗的秘密。简已经习惯了，前几天她也这样，跑过来压低声音问：“今天图书馆有没有开？”

“我叫简。”简说，她实在很难因此生气。

“抱歉，”奥黛丽或安卓雅说，“我问你喔，你赞成还是反对？”

“赞成还是反对什么？”简问。

“各位女士！各就各位！”乔纳森高声说。

“杯子蛋糕，”奥黛丽或安卓雅说，“你赞成还是反对？”

“她赞成，”玛德琳说，“你也管太多了吧？”

“玛德琳，让她自己说，”奥黛丽或安卓雅说，“她感觉很注重健康。”

玛德琳翻了个白眼。

“呃，我喜欢杯子蛋糕。”简说。

“我们打算提出请愿，要求学校禁止学生在生日的时候带杯子蛋糕来请同学，”奥黛丽或安卓雅说，“儿童肥胖问题很严重，而这些小朋

友几乎每隔一天就会吃到糖分超高的点心。”

“我不懂这间学校为什么这么爱请愿，”玛德琳不悦地说，“这种做法很有敌意，为什么不能提个建议就好？”

“各位，拜托！”乔纳森高举信号枪。

“乔纳森，杰吉今天没来吗？”加布里埃尔问。

前几天，晚间新闻的商业时段访问了乔纳森的老婆，她极度精辟犀利地分析一家公司并购的新闻，对有些傲慢的记者来了一记下马威，从此之后学校的妈妈们就对她十分着迷。此外，因为乔纳森太帅了，长得很像乔治·克隆尼，所以她们必须经常提起他老婆，借此表示她们没有发现他很帅，对他也没有非分之想。

“她去墨尔本了，”乔纳森说，“别跟我说话了，快各就各位！”

妈妈们移动到起跑线前。

邦妮蹲下，准备好起跑姿势。

萨曼莎说：“邦妮感觉好专业。”

“最近我很少跑步了，太伤关节。”邦妮说。

简看到玛德琳瞄了邦妮一眼，然后将运动鞋的尖端往草地里钻。

“不要再聊天了！”乔纳森大吼。

“乔纳森，我好爱你霸道的样子喔。”萨曼莎说。

“预备！”

“好紧张喔，”奥黛丽或安卓雅对简说，“可怜的孩子怎么有办法——”

起跑枪声响起。

* * *

西娅：我对这起事件确实有一些想法，但我不想说死者的坏话。我经常对四个孩子说：“说不出好话，不如不开口。”

26

瑟莱斯特抓着终点线，感觉到另一头雷娜塔拉扯的力道，她很想抗衡，却总是忘记自己身在何处、在做什么。

“佩里好吗？”雷娜塔高声问，“他在国内吗？”

每当雷娜塔现身校园或学校活动，她总会刻意闪躲简和玛德琳（玛德琳觉得很痛快，可怜的简却不这么想），明显到了好笑的地步。但她总会找瑟莱斯特说话，只是她的语气总是那么尖酸带刺，仿佛瑟莱斯特是她的多年好友但做了什么对不起她的事，而她决定大人不计小人过。

“他很好。”瑟莱斯特同样高声回答。

昨晚的导火线是乐高积木。双胞胎把积木扔得到处都是，她应该叫他们收拾才对，佩里说得有道理，但是等他们入睡之后她自己收拾比较轻松，不必和他们斗争，因为他们会抱怨哭闹、乱使性子，而昨晚她实在没那种心力去应付。她真的对孩子疏于管教，她是坏妈妈。

“你会害他们变成任性的捣蛋鬼。”佩里说。

“他们才五岁，”瑟莱斯特坐在沙发上折衣服，“放学之后很累了。”

“我不想住在猪窝里。”佩里踢踢地上的积木。

“那就自己收拾啊。”瑟莱斯特疲惫地说。

这句话，就是因为这句话，是她自找的，每次都是。佩里只是看着她，然后他跪下，趴在地上一一捡起地毯上的积木，放进绿色大盒子。她继续折衣服，观察他的动作，他真的打算全部捡起来？

他站起来，将整盒积木拿到她坐着的地方：“不是很简单吗？叫孩子收拾，不然就自己收拾，或者也可以花钱请个管家，妈的！”

他的手一翻，整盒积木落在她头上，有如喧嚣暴雨。

那份震惊与羞辱令她倒抽一口气。

她从腿上抓起一把积木，站起来，直接往他脸上扔过去。

看吧，又来了，她又犯错了。她的行为很幼稚，几乎可笑，像一出荒谬闹剧，紧接着两个大人开始互扔东西。

他反手赏她一记耳光。

他从不用拳头，他绝不会那么粗野。她踉跄后退，膝盖撞上茶几，她恢复平衡，扑到他身上一阵乱抓，他厌恶地推开她。

这也难怪，她的行为令人厌恶。

然后他回房去睡觉，她收拾好所有积木，将没动过的晚餐倒进垃圾桶。

今天早上她的嘴唇瘀血刺痛，感觉像唇疱疹快发作，不太严重，不会引人好奇。她的膝盖因为撞到茶几，现在僵硬疼痛，不算太惨，真的不算太惨。

今天早上佩里的心情很开朗，吹着口哨帮儿子煮蛋。

“爹地，你的脖子怎么了？”乔希问。

他的颈侧有一道细细的红痕，一定是她抓伤的。

“我的脖子？”佩里按住被抓伤的地方，转头看向瑟莱斯特，眼中暗藏笑意。通常当孩子以纯真可爱的模样问起圣诞老人或涉及性爱的事，父母都会以这种幽默的眼神偷偷对看，仿佛昨晚发生的事只是正常婚姻生活的一部分。

“没什么，儿子，”他对乔希说，“我走路不看路，被树枝刮

到。”

佩里当时的神情烙印在瑟莱斯特脑海中，怎样也无法抹去。他觉得很好笑，他真心觉得很好笑，一点也不严重。

瑟莱斯特按住刺痛的嘴唇。

这样真的正常吗？

佩里一定会说：“不，我们不正常，我们不是寻常夫妻，不是在平凡关系中的平凡男女。我们不一样，我们很特别，我们非常相爱。对我们而言，一切都更加浓烈，我们的性生活比一般人美满。”

信号枪响，她吓了一跳。

“来啰！”雷娜塔说。

十四个女人朝终点线冲来，那股狠劲活像在追小偷，手臂前后挥动，胸往前挺，下巴突出，有几个人甚至在嬉笑，但大部分的人都认真得要命，孩子们则在场边欢呼喝彩。瑟莱斯特在人群中寻找双胞胎，但始终没发现。

今天早上她对两个儿子说：“看来我不能参加妈妈赛跑了，昨晚要睡觉的时候，我不小心从楼梯跌下来。”

“噢。”麦克斯说，但感觉只是随口哀号一声，似乎并不怎么在意。

“你应该小心一点。”乔希淡淡地说，眼睛没有看着她。

“是啊。”瑟莱斯特附和，她真的应该小心一点。

邦妮和玛德琳领先群雌，她们加速冲刺，两人几乎平手。

加油，玛德琳，瑟莱斯特心中想。加油、加油、加油——赢了！她们的胸口撞上终点线，肯定是玛德琳赢了。

* * *

“邦妮险胜！”雷娜塔大喊。

“不、不，是玛德琳赢了才对。”邦妮对雷娜塔说。邦妮似乎一点也不累，她的脸色只比平常红一点。

“不、不，是你赢了，邦妮。”玛德琳快喘不过气地说。其实她知道是她赢了，因为她一直用眼角余光盯着邦妮。她弯下腰，双手按住膝盖，努力调整呼吸，跑步时项链飞起来打到颧骨，现在依然刺痛。

“我确定是玛德琳赢了。”瑟莱斯特说。

“绝对是邦妮。”雷娜塔插嘴道。

玛德琳差点大笑出声。雷娜塔，用这招报复也太好笑了吧？不让我赢妈妈赛跑？

“我确定是玛德琳。”邦妮说。

“我确定是邦妮。”玛德琳回敬。

“噢，真是够了，宣布平手不就好了？”一个六年级的妈妈说，她是金波波头，负责颁奖。

玛德琳挺直背：“绝对不行，是邦妮赢了。”她从六年级妈妈手中抢下缎带塞进邦妮手中，还用手紧紧握住，仿佛将硬币交给小朋友保管。“邦妮，你打败我了，”她直视邦妮浅蓝色的眼眸，看出她心领神会，“你彻彻底底打败我了。”

* * *

萨曼莎：玛德琳赢了，但雷娜塔一直坚持邦妮是第一名，我们都快笑死了。至于会不会因此导致杀人？不，我不认为。

哈珀：如果有人想知道，我得了第三名。

梅莉莎：事实上，第三名是朱丽叶——雷娜塔的保姆，你知道吧？可是哈珀吵着说二十一岁的保姆不算数。当然啦，最近大家都假装没有朱丽叶这个人，从来不存在。

27

萨曼莎：注意，你得先搞清楚家长的类别，首先是蓝领家庭，我们通常称之为“手艺人”，毕利威有很多手艺人，我老公斯图就是。他们是中坚分子、世上的盐⁽¹⁾，或说海里的盐比较对，因为他们都爱冲浪。大部分的手艺人都土生土长，不曾离开。还有比较另类的一群，是嬉皮族。过去十年左右，突然搬来很多有钱的公司高层和金融精英，他们最爱在悬崖上盖大型豪宅。不过呢，这里只有一所小学，所有的孩子都得一起上学！所以学校办活动的时候，就会看到水电工、银行家和水晶治疗师站在一起努力找话聊，那场面非常好笑，也难怪会发生暴动。

* * *

运动会结束之后，瑟莱斯特回到家，发现清洁公司的卡车停在门外。她转动钥匙打开大门，楼上传来吸尘器的隆隆声响。

她走进厨房泡茶。清洁人员每星期来一趟，固定是星期五早上，每次收费五千元，包管打扫得干干净净、一尘不染。

瑟莱斯特的妈妈听到她花这么多钱请人打扫，惊得倒抽一口气。“女儿，我愿意每个星期去帮你打扫，”她说，“把那笔钱省下来做别的事吧。”

她妈妈无法想象佩里有钱的程度，第一次来这栋无敌海景豪宅做客时，她妈妈的表情客套、僵硬，有如观光客目睹难以接受的地方文化，最后她勉强说了一句“很宽敞”。

对她而言，打扫是一件可以自己做也应该自己做的事，竟然为此花上五千元，简直天理不容。如果看到瑟莱斯特此刻在做的事情，她一定

会吓死，因为别人在帮忙打扫，瑟莱斯特竟然坐下来休息。瑟莱斯特的妈妈从来没有坐下休息的时候，她在医院值夜班，一回到家立刻进厨房替全家煮早餐，瑟莱斯特的爸爸闲坐看报，瑟莱斯特则和哥哥打打闹闹。

老天，她和哥哥吵起架来可不是闹着玩的，他会打她，而她一定会还手。

她有哥哥，她小时候是个澳洲野丫头，认定被男生打就一定要打回去。若非如此，或许佩里第一次动手时，她会哭得梨花带雨、楚楚可怜，说不定之后就不会再发生。

吸尘器的声音停了，她听见一个男人的声音，接着是一阵开怀大笑。清洁人员是一对韩国来的小夫妻，瑟莱斯特在家的時候，他们通常只会安静打扫，看来他们没有听见她进门，他们只让她看见专业的一面。她莫名感到受伤，仿佛她很想和他们做朋友。你们打扫我家的時候，也让我跟你们一起聊天、欢笑吧。

头顶传来奔跑的脚步声，然后响起娇媚的笑声。

不要在我家嬉戏，快打扫！瑟莱斯特在心里想。

瑟莱斯特喝茶，杯子弄痛她受伤的嘴唇。

她嫉妒清洁工，她坐在豪宅里郁闷。

她放下茶杯，由皮夹拿出美国运通卡，打开笔电。她登入“世界展望会”网站，点选一张张需要资助的儿童照片，他们有如货架上的商品，任由她这样的富有白人女性挑选。她已经资助三个儿童了，也一直努力让双胞胎投入。看啊！这个女生叫布蕾欣，她住在津巴布韦，每天要走好几公里才有干净的水用，你们只要打开水龙头就有水。

“为什么她不去提款机领钱？”乔希问。佩里帮她回答，他耐性十足地解释，告诉两个儿子知足感恩的道理，要帮助那些比较不幸的人。

瑟莱斯特选了四个孩子来资助。

这么多孩子，写信和寄生日卡片一定得花上好几个小时。

不知感恩的坏女人，活该挨打。活该！

她用力捏大腿上方，痛到流泪才停止。明天会出现新的瘀血，她自己造成的瘀血。她喜欢观察瘀血的变化，颜色先变深然后再转淡，这是她的消遣，是她的嗜好，有嗜好真不错。

她快发疯了。

她逛遍所有慈善网站，看尽世上所有的痛苦折磨：癌症、罕见基因疾病、贫困、践踏人权、自然灾害。她捐款，捐款，再捐款，不到二十分钟，她捐了十万元，全都是佩里的钱。善行并没有带给她满足、荣耀与愉悦，反而让她觉得恶心。她捐款给慈善机构，同时却有一个年轻女子跪在她家淋浴间地上，刷洗污秽的角落。

那就自己打扫啊！辞掉清洁工！但这样对他们也没有好处，不是吗？再多捐一点钱！捐到会痛的地步。

她又捐了二万五千元。

这笔钱会对他们的财务造成影响吗？她不清楚，佩里负责管钱，毕竟这是他的专业领域。他没有隐瞒她什么，只要她开口，他会很乐意解释他们的所有账户与投资计划，但她不想知道确切的数字，她一想就觉得头晕。

前几天玛德琳说：“今天早上我打开电费账单，差点哭出来。”瑟莱斯特很想帮她付，但玛德琳当然不会接受。她和艾德其实过得相当宽裕，只是“宽裕”也分很多种程度，以瑟莱斯特的程度，再多的电费也不可能让她想哭。更何况，不可以直接给朋友钱，顶多只能偶尔付付午餐钱或咖啡钱，但即使如此也必须很小心，不能让对方感到不舒服，次数也不能太多，否则会变成炫耀。感觉仿佛钱是她的一部分，但事实

上，那是佩里的钱，和她毫无关系，她只是单纯好运，就像她的外貌一样，并非她的选择。

念大学的时候，有一次她心情非常好，脚步雀跃地走进教室，坐在一个叫琳达的女生旁边。

“早啊！”她说。

琳达脸上出现夸张的无奈神情。

“噢，瑟莱斯特，”她唉声叹气地说，“今天我真的没有办法忍受你，我的心情差透了，你却跳着舞进来，还顶着那张脸。”她伸手对着瑟莱斯特的脸比了比，仿佛那是什么恶心的东西。

周围的女生全部放声大笑，好像有个荒唐可笑秘密终于被戳穿了。她们笑个不停，瑟莱斯特堆起僵硬的傻笑，面对这种状况还能如何响应？她仿佛挨了一耳光，却必须当成赞美。要懂得感恩，千万不要表现得太幸福——她叮咛自己，这样会让别人不舒服。

感恩、感恩，再感恩。

楼上的吸尘器停了。

在一起这些年来，佩里不会对她花钱的方式有任何意见，尽管她花的是他们的钱，更正确地说是他的钱。他只会偶尔以温和幽默的语气提醒，如果她想花更多也没问题。有一次他走进洗衣间，看到她拼命搓洗一件丝质上衣领口的污渍，他说：“你知道我们买得起新的。”她回答：“我喜欢这件。”

那个污渍是血迹。

她停止工作之后，与金钱的关系也彻底改变。现在她用钱的态度有如借用别人家的厕所：小心翼翼，礼貌周到。她知道，理论上，在法律与社会眼中，她也为这个家奉献良多，她操持家务、抚养儿子，但她还是无法安心用佩里的钱，感觉就是和自己赚的不一样。

不过，她从来没有一个下午花掉十二万五千元。他会说什么？他会生气吗？她这么做就是为了激怒他吗？有时候她会感觉到他的愤怒在加温，她知道爆发只是迟早的问题，当她嗅出愤怒的气味，她会故意激怒他，她会让事情加快发生，好早早了结。

即使她捐款给慈善机构，很可能也只是病态婚姻双人舞中的一步。

他们之前也捐过这么大笔钱，参加慈善拍卖时，佩里面无表情地点头，出价就会飘高到十万、十五万、二十万，然而，他这么做并非出于慈善，而是争强好胜。他曾经对她说：“我不容许有人竞标抢赢我。”

他确实很大方，如果他发现亲朋好友急需用钱，他便会悄悄开张支票或者汇钱给他们，他们来道谢时，他只是挥挥手，急忙改变话题，仿佛因为能够轻易解决别人的财务危机而感到难为情。

门铃响了，她去开门。

“怀特太太？”一个满脸络腮胡的壮汉送上好大一束花。

“谢谢。”瑟莱斯特说。

“您真是幸运！”壮汉说，仿佛不会见过有人收到这么壮观的花束。

“的确！”

浓浓花香让她的鼻子发痒，以前她很喜欢收到花，现在她只觉得麻烦，因为后续处理手续太多——找出花瓶，修剪花枝，把花插好。

不知感恩的坏女人。

她拿起小卡片看上面的字。

我爱你。对不起。佩里。

是花店老板代写的，看到别人的字迹写出佩里的话，感觉好奇怪。

花店老板是否纳闷佩里做错了什么？他昨晚是不是犯了老公常犯的错？太晚回家？

她将花抱进厨房，她发现花束抖动得好像在打寒战，她不禁握紧花枝。她大可以将花束往墙上砸，那样一定很痛快，但是花束只会不痛不痒落在地上，地毯上会到处是湿答答的花瓣，她还得急忙收拾，以免清洁工下来看到。

真是够了，瑟莱斯特，你很清楚该怎么做。

她回想起刚满二十五岁的那年，她第一次出庭、买了第一辆车、第一次投资股市、每周六打壁球，当时的她有着傲人三头肌与响亮笑声。

那一年，她认识了佩里。

然后为人妻、为人母，她不再是当年那个女孩，她变得温柔懦弱。

她小心将花束放在餐桌上，重新回到计算机前。

她打开Google，输入“婚姻咨询服务”。

她停下动作，按下退格键，退格，删除。不，他们试过婚姻咨询服务，没用。他们之间的问题并非家务和情绪，她必须找这种行为的专家，知道该问什么样的人。

重新输入时，她感觉脸颊发烫，这两个字实在太可耻。

家暴。

(1) 世上的盐：源自圣经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三节：“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相当于中文的“中坚分子”“栋梁之材”。

28

世上有比这更痛苦的事情，玛德琳想。她将一条白色紧身牛仔裤折好，放进阿比盖尔床上半满的行李箱。

玛德琳没有权利这么难过，情绪夸张的程度令她汗颜。她太小题大做，其实根本没什么。

阿比盖尔想搬去爸爸家，态度还很不好，那又如何？她才十四岁，十四岁的少年还不懂得将心比心。

玛德琳不断告诉自己没关系，她已经克服了，没什么大不了。她很忙，有很多事情要做，但这件事的打击总会再次来袭，宛如腹部挨了一拳，她发现自己只能小口呼吸，仿佛在分娩。

生阿比盖尔的时候她痛了二十七个小时，玛德琳那时感觉快死了，奈森却和助产士有说有笑地聊足球。好吧，她没有死，但当时她痛到觉得一定会死，而她在人世听到最后的话，却是曼联队赢得英超冠军的概率有多大。

她从洗衣篮拿出一件阿比盖尔的上衣，这件上衣是粉桃色，其实不适合阿比盖尔的肤色，但阿比盖尔非常喜欢。这只能手洗，以后这是邦妮的工作了，或许新版的奈森会负责洗衣服，奈森2.0版会在家陪老婆、去游民收容所当志愿者、手洗衣物。

晚一点他会开他哥哥的拖车过来，搬走阿比盖尔的床铺。

昨晚阿比盖尔问玛德琳能不能把床搬去奈森家，那张床很漂亮，四根柱子撑起床幔，这是玛德琳与艾德送给阿比盖尔的十四岁生日礼物，虽然贵得没天理，但阿比盖尔看到时的表情是那么欢喜，每分钱都值得

了，当时她真的开心到跳起舞来。现在回想起来，感觉仿佛不是同一个阿比盖尔。

“你不能把床带走。”艾德说。

“那是她的床，”玛德琳说，“我不介意她带走。”她这么说是为了让阿比盖尔伤心，报复阿比盖尔让她伤心，表现出她不在意阿比盖尔搬走，虽然以后每个周末她都会回来，但她真正的生活、真正的家却在其他地方。然而阿比盖尔一点也不难过，反而因为得到床而开心。

“嗨。”艾德站在门口说。

“嗨。”玛德琳回应。

“阿比盖尔应该自己打包，”艾德说，“她够大了吧？”

或许吧，但玛德琳负责洗全家的衣服。洗涤、烘干、折叠、收纳，有如工厂流水线，她很清楚每件衣物在哪个环节，所以由玛德琳来做比较快。

她够大了吧？从第一次和阿比盖尔见面开始，艾德对她的期望一直有点太多，这样的话她听过多少次了？

他不了解阿比盖尔这个年纪的孩子，玛德琳觉得他总是要求太高。他对弗雷德和克洛伊就不会这样，因为他从小看着他们长大，他熟悉也了解这两个孩子，却永远无法以同样的方式熟悉、了解阿比盖尔。当然，他很喜欢阿比盖尔，他是个体贴的好继父，他立刻接受了这个角色，毫无怨言。和玛德琳刚开始交往两个月，艾德就去阿比盖尔的学校参加父亲节早餐会，那时候阿比盖尔非常崇拜他。或许他们原本能成为感情深厚的父女，可惜奈森选在最坏的时机浪子回头。当时阿比盖尔十一岁，已经大到不会乖乖听话，却又太小而无法控制自己的情感。她一夜之间彻底改变，她似乎认定即使对艾德展现基本礼仪，也是对生父的背叛。艾德有点老派，不太能接受孩子对他不敬，而奈森却是笑笑就没事的性格，相较之下艾德更不讨好。

“你认为是我的错吗？”艾德问。

玛德琳抬起头：“什么？”

“阿比盖尔搬去她爸爸家，”他的表情很自责、很彷徨，“我对她太严厉了吗？”

“没这回事。”虽然嘴上这么说，但她其实认为他要负部分责任，可是说出来又有什么好处？

“我认为邦妮是一大诱因。”她说。

“我有时候会怀疑邦妮是不是做过精神病电疗，你觉得呢？”艾德沉思说。

“她确实有点不太正常。”玛德琳说。

艾德走进房间，伸手摸摸床柱。“组装这玩意花了我好大的功夫，”他说，“奈森有办法搞定吗？”

玛德琳冷笑一声。

“我去帮忙好了。”艾德是认真的，他无法忍受东西被粗糙地组装。

“你敢去试试看，”玛德琳说，“你不是该出门了？今天你不是要去采访？”

“没错。”艾德弯腰吻她。

“采访的对象有趣吗？”

“毕利威半岛最老的读书会，”艾德说，“他们每个月固定聚会，维持了四十年。”

“我也该来组个读书会。”玛德琳说。

哈珀：不得不说，玛德琳这次很公平，她邀请所有家长加入她的读书会，包括我和雷娜塔。我已经参加了一个读书会，所以婉拒了，这样或许也好，我和雷娜塔比较喜欢有质感的文学作品，而不是那种千篇一律的休闲畅销书，全是些风花雪月的玩意儿。当然啦，青菜萝卜各有所好。

萨曼莎：色情读书会一开始只是个笑话，老实说，是我不好。那天我和玛德琳一起在学校餐厅当志愿者，她选的书里有一段火辣情节，所以我和她聊了一下，其实也没有多露骨，我只是说笑而已，可是玛德琳说：“你不知道吗？我们是色情读书会啊。”于是我们全都这么称呼这个读书会，像哈珀、凯萝那样的人一听到就震惊地抓住珍珠项链，而这样的人越来越多，玛德琳受到的责难也越来越严重。

邦妮：我每个星期四晚上要教瑜伽，不然一定会参加玛德琳的读书会。

29

猜谜晚会前一个月

“我明天要交家谱树。”基吉说。

“下星期才要交。”简说。

她靠墙坐在浴室地板上，基吉在洗澡，空气中满是水蒸气与草莓泡泡浴的气味。他喜欢泡在很深的水里，水要很烫。

“热一点，妈咪，再热一点！”他每次都会这样吵，看到他的皮肤发红，简很担心他会烫伤。

“多一点泡泡！”然后他会和泡泡玩很久，扮演火山爆发、绝地武士、忍者，以及骂人的妈妈。

“家谱树要用特别的纸板。”基吉说。

“好，我们周末去买，”简看着他笑，他把泡泡堆在头上，很像朋克头，“你好好笑喔。”

“不对啦，我很酷，”基吉继续玩游戏，“嘎嘣！小心啊，尤达大师！快拔出你的光剑！”

水花四溅，泡泡满天。

简继续看读书会要讨论的书，这本是玛德琳选的。

“我选了一本有很多性爱、吸毒和杀人情节的书，”玛德琳这么说，“这样讨论才会热闹，如果吵起来就更理想了。”

这本书的故事背景设定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很好看。不知从何时开始，简不再以阅读作为消遣，重拾小说有如回到曾经心爱的度假胜

地。

此刻她正好看到性爱场景。她翻页。

“黑武士，我要揍烂你的脸！”基吉大喊。

“不准说‘揍烂你的脸’，”简头也没抬，“那样不好。”她继续看书，一片草莓香的泡泡云飘到书页上，她随手拨开。她有种奇怪的感觉，像针尖般小小的感觉，她在浴室地砖上调整坐姿。不，怎么可能？只因为一本书？只因为两段优美的文字？然而真的发生了，她有那么一点点被撩动了。

过了这么久，她竟然还能够有这种感受，真是太神奇了，如此基本、如此生物、如此愉悦。

有一瞬，眼前浮现天花板上注视的眼睛，她的喉咙紧缩，但紧接着她的鼻翼抽动，怒火熊熊燃烧。我拒绝，她对回忆说。今天我拒绝回想起你，因为我有其他关于性爱的回忆，想不到吧？我有很多回忆，和一个平凡的男朋友在一张平凡的床上，床单不那么平整，天花板上也没有注视的眼眸，更没有隐忍的沉默，而且有音乐、平凡与自然光，他觉得我很漂亮，浑蛋，他觉得我很漂亮，我确实很漂亮，你怎么敢那样对我，怎么敢、怎么敢？

“妈咪？”基吉唤。

“嗯？”她感到一种狂乱、愤慨的欢乐，仿佛有人挑衅她，禁止她有这种感受。

“我要那个汤匙，形状这样的那个。”他在空中画一个半圆，他想要切蛋器。

“噢，基吉，你已经从厨房拿很多东西来浴室了。”虽然这么说，但她已经站起来准备去拿。

“妈咪，谢谢你。”基吉像个小天使，她低头看着他的绿色大眼

睛，眉毛上挂着水珠。她说：“基吉，我好爱你。”

“我很快就要用到那个汤匙了。”基吉说。

“好。”她说。

她转身离开浴室，基吉说：“我没有交家谱树的作业，巴恩斯老师会不会生气？”

“宝贝，下星期才要交，”简走进厨房，仔细看用磁铁固定在冰箱上的作业须知，“所有小朋友都有机会上台介绍他们的家谱树，交作业日期为二十四日星期五——噢，大事不好。”

他没有说错，明天就要交家谱树。她记得是爸爸生日聚餐那天要交，但爸爸的生日聚餐延后一个星期，因为她哥要带新女友出游。臭丹恩，全是他害的！

不，是她自己不好，她只有一个孩子，她明明有日程表，不应该弄错。他们得立刻开始做，她不能让他两手空空去学校，那样他会变成大家关注的焦点，他讨厌那样。如果是玛德琳的克洛伊，她一定不会在乎，她会微笑耸肩，摆出可爱的模样。克洛伊喜欢受众人瞩目，但可怜的基吉只希望融入，就像简一样，然而不知为何，老是发生相反的状况。

“基吉，快把水放掉！”她高声说，“我们得马上开始做作业。”

“我要那个特别的汤匙！”基吉大喊。

“没时间了！”简提高音量，“快点把水放掉！”

硬纸板，他们需要大张硬纸板。这么晚了要去哪里买？已经七点多，商店一定全关门了。

玛德琳！她一定有多准备，他们可以开车去她家拿，基吉可以穿着睡衣留在车上，她冲去拿，再冲回来。

她发信息给玛德琳——

救命！忘记家谱树作业！我是白痴！你有没有多的硬纸板？如果有，我可以过去拿吗？

她扯下粘在冰箱上的作业须知。

家谱树作业的目的在于让小朋友“熟悉自己的家族传承，也了解其他人的家族传承，并感念从前及现在生活中重要的人”，小朋友要画出一棵树，并在中间贴上自己的照片，然后再贴上家族成员的照片，写上名字，最好能够回溯两代，包括兄弟姐妹、姑姑阿姨、叔伯舅舅、祖父祖母。

“如果可能，也可以放上曾祖父母，甚至高祖父母喔！”

最底下有一段提醒，特别画了蓝色底线。

请家长注意：小朋友一定会需要各位协助，但是请让他们动手做！我希望看到小朋友的作品，而不是家长的作品！巴恩斯老师（蕾贝卡）

应该不需要太多时间，她已经搜集好照片了，她还在自鸣得意没有拖到最后。她妈妈自家族相簿找出照片翻印，甚至有一张基吉高曾外祖父的照片，拍摄于一九一五年，几个月后他便在法国战死。简只要让基吉画好树，至少写上名字。

问题是现在已经过了他该上床的时间，她让他在浴缸里玩太久，他已经想要听故事、睡觉了。他会唉唉叫、打哈欠，不断从椅子往下滑，她得使尽哀求、收买、劝诱的手段，过程绝对会痛苦无比。

太蠢了，她应该直接让他去睡觉，五岁小孩为了赶作业不能睡觉，未免太荒唐。

不然干脆请假好了？装病？可是他很爱星期五。快乐星期五，巴恩斯老师总是这么说。而且明天他一定要去上学，因为她得安静赶工，有三份工作的交期快到了。

上学之前做？哈，最好有可能，每天早上连要他穿鞋都很难，他们母子俩早上精神都不好。

深呼吸，深呼吸。

念幼儿园竟然压力这么大，谁想得到？噢，真好笑，太好笑！但她实在笑不出来。

她的手机无声无息，她拿起来查看，没有回复。玛德琳通常会立刻回信息，她八成受够了自己，老是发生一堆危机。

“妈咪！我要那个汤匙！”基吉大喊。

她的手机响了，她急忙接通。

“玛德琳？”

“不是，丫头，我是彼得，”是水电工彼得，简的心往下沉，“我想跟你说——”

“我知道！对不起！我还没有做薪资条，今晚一定会完成。”

她怎么会忘记？她每周四都会在午餐前做好薪资条，让彼得可以在星期五发薪水给他的“小子们”。

“没关系，”彼得说，“下次聊，丫头。”

他挂断电话，他不是爱闲聊的那种人。

“妈咪！”

“基吉！”简大步回到浴室，“快点把水放掉，我们得开始做家谱树！”

基吉拉长背躺在水里，双手优哉枕在脑后，有如在泡泡海滩上做日光浴：“你说明天不用交。”

“要交！我说对了，你说错了！不对，是你说对了，我说错了！我

们得立刻动工！快点！出来穿上睡衣！”

她将手伸进热水里拔掉塞子，这么做的同时，她领悟到这下完蛋了。

“不要！”基吉气呼呼大叫，因为他喜欢自己拔塞子，“我要拔！”

“我已经给你很多次机会了，”简用上最严肃、最坚定的语气，“该出来了，不要闹脾气。”

水流声很大，基吉的叫声也很大。“坏妈咪！我要拔！让我拔！不要、不要。”

他冲上前抢塞子，想塞回去再拔一次，简举高不让他抢到：“没时间搞这个了！”

基吉在水里站起来，瘦弱湿滑的小身体上满是泡泡，小脸因为狂怒而扭曲。他伸手抢塞子，脚下一滑，简生怕他会摔倒撞到头昏过去，不得不用力抓住他的手臂。

“你弄得我好痛喔！”基吉尖叫。

基吉差点摔倒，简的心都乱了，现在她也开始生气了。

“不要叫了！”她大吼。

她从架子扯下毛巾包住基吉，将挣扎尖叫的孩子抱出浴缸。她抱他回房间，以特别小心的动作将他放在床上，因为她很担心自己会把他往墙上摔。

他在床上尖叫、扭动，嘴唇满是冒泡的口水。“我讨厌你！”他大叫。

邻居八成快要报警了。

“别闹了！”她用大人讲理的声音说，“你现在的表现像小婴

儿。”

“我要换妈咪！”基吉大喊，他不小心踢中她的腹部，她痛得快站不起来。

她的自制彻底崩溃。“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她像发疯般尖声大叫，感觉很痛快，仿佛她有资格这样做。

基吉立刻安静下来，他后退靠着床头板，一脸惊恐地抬头看着她。全身赤裸的他蜷缩成一个小球，脸埋在枕头里，可怜兮兮地啜泣。

“基吉。”她按住他骨节清晰的背，他全身一震，她内疚得要命。

“对不起，我不该大吼。”她将浴巾披在他赤裸的身上。对不起，我不该想把你往墙上摔。

他翻身扑进她怀中，像无尾熊一样缠住她，手臂环绕她的后颈，双腿夹着她的腰，满是眼泪鼻涕的小脸埋在她的颈窝。

“没事了，全都没事了，”她由床上拿起浴巾重新包在他身上，“快点，快点穿上睡衣，不然你会着凉。”

“有人按门铃。”基吉说。

“什么？”简说。

基吉将头抬起来，表情警觉而好奇：“你有没有听到？”

确实有人按门铃，是楼下的铁门。

简抱着他去客厅。

“是谁？”基吉很惊奇，他的脸颊上还挂着泪珠，但眼睛已经变得明亮清澈。他已经放下了，仿佛刚才的骚乱从没发生。

“不晓得。”简说。是不是有人来抗议太吵？警察来了？儿童福利单位要把基吉带走？

她拿起对讲机话筒：“喂？”

“是我！快开门，冷死了。”

“玛德琳？”她按钮开门，然后放下基吉去开公寓的门。

“克洛伊也来了吗？”基吉兴奋地上下跳，毛巾从肩膀滑落。

“克洛伊大概已经睡觉了，你也早就该去睡了。”简望着楼梯间。

“晚安！”玛德琳抬头对她灿烂微笑，她上楼时发出咔咔的脚步声，她穿着红色毛线外套、牛仔裤，以及尖头高跟靴子。

“嗨。”简说。

“我送硬纸板来了。”玛德琳举起卷成筒状的黄色硬纸板，动作像拿指挥棒。

简的眼泪瞬间溃堤。

30

简哭哭啼啼地连声道谢，玛德琳嚷嚷着说：“没什么啦！我很高兴能趁机出来溜达一下。好了，动作快，基吉，先去穿衣服，然后我们一起把作业解决掉。”

基吉乖乖小跑步回房间。玛德琳心里想着，其他人的问题都好容易解决，别人家的小孩都好听话。

简找出家族照片，玛德琳环顾整齐的小公寓，想起以前和阿比盖尔同住的那间一房小公寓。

她知道自己太过美化那段日子。她不会想起总是为钱烦恼，也不会想起晚上阿比盖尔入睡，又没有好电视节目可看的孤寂心情。

阿比盖尔搬去奈森和邦妮家两个星期了，每个人似乎都过得很好，只有玛德琳独自伤怀。今晚收到简的信息时，两个小的已经睡了，艾德忙着写报道，玛德琳坐下准备收看“超级名模生死斗”，她打开电视，大喊：“阿比盖尔！”然后才想起空荡荡的卧房，四柱大床换成了沙发床，阿比盖尔只有周末才回来睡。玛德琳再也不知道该如何和女儿相处，因为她觉得自己被女儿开除了。

她和阿比盖尔平常会一起看“超级名模生死斗”，吃着棉花糖对参赛者评头论足，但现在阿比盖尔搬去那个没有电视的家，过得很开心。邦妮不“相信”电视，他们吃完饭后会一起坐下，欣赏古典音乐谈心。

艾德听到时骂了一声：“狗屁。”

“显然是真的。”玛德琳说。可想而知，现在阿比盖尔来“探望”的时候，只想躺在沙发上狂看电视，因为玛德琳现在是可以纵容孩

子的家长，她任由阿比盖尔看。换作她整个星期只能听古典音乐谈心，一定也会想看电视。

邦妮的生活方式有如一记耳光打在玛德琳脸上，只是轻轻的一下，却更像高高在上的同情轻拍，因为邦妮绝不会做出任何暴力行为。因此，能够帮助简解决难题她感觉好愉快，她可以扮演冷静沉着的角色，应付所有状况。

东西都准备好放在桌上之后，简忧心忡忡地说：“我找不到胶水，没办法粘照片。”

“我有，”玛德琳由皮包拿出笔袋，选了一支黑色麦克笔交给基吉，“基吉，来画一棵漂亮的大树。”

作业顺利进行，直到基吉说：“我们得写上爸爸的名字，巴恩斯老师说没有照片没关系，只要写上名字就好。”

“基吉，你知道你没有爸爸。”简平静地说。她告诉过玛德琳关于基吉爸爸的事，她也一向尽可能对基吉坦白。

“可是你很幸运喔，因为你有丹恩舅舅、外公和吉米叔公，”她拿起三个男人微笑的照片，有如一手好牌，“而且，我们还有高曾外祖父的照片，他是军人喔！”

“对，可是还是要在爸爸的框框里写上名字，”基吉说，“要从我的框框画线连上爸爸和妈妈，这样才对。”

他指着巴恩斯小姐附上的范例，那棵家谱树画出完美没有缺憾的核心家庭，有爸爸、妈妈和一对子女。

巴恩斯小姐真的应该重新思考这项作业，玛德琳心里想。她帮克洛伊画的时候也遇到一堆麻烦，最棘手的问题是该不该从阿比盖尔的照片画线连上艾德。

弗雷德站在她们后面看，帮忙出主意说：“一定要把阿比盖尔真正

的爸爸放上去，也要放他的车。”

玛德琳回答：“想都别想。”

“不必和巴恩斯老师给的图一模一样，”玛德琳向基吉解释，“每个人的作品都不一样，那只是参考而已。”

“对，可是妈妈和爸爸的名字一定要写，”基吉说，“我爸爸叫什么名字？妈咪，跟我说，拼给我听，我不会拼。如果没有写爸爸的名字，一定会被骂。”

小孩子就是这样，他们一旦察觉可疑或敏感的事情，就会死咬着不放，有如小小检察官。

可怜的简一动也不动。

她望着基吉的双眼，慎重地说：“宝贝，这个故事我已经跟你讲过很多次了，你爸爸如果知道有你，他一定会很爱你，我真的很抱歉，但我不知道他的名字，我晓得这样很不公平……”

“可是一定要写名字！巴恩斯老师说的！”他的语气像刚才一样，又要开始歇斯底里了。累过头的五岁小孩像炸弹，必须小心应付。

“我不知道他的名字！”简说，她咬牙切齿的模样让玛德琳觉得似曾相识，有时候孩子会引出父母内心的孩童，没有人比子女更能激怒父母。

“噢，基吉，亲爱的，要知道，这种事情常常发生。”玛德琳说。老天爷，或许这种事情真的常常发生，这个地区有很多单亲妈妈。明天玛德琳要去找巴恩斯老师谈谈，建议她以后不要再出这种莫名其妙的作业，都什么时代了，何苦硬要把破碎家庭硬塞进整齐的小框框里？

“这样吧，你就写‘基吉的爸爸’好了。你会写基吉吧，对不对？你当然会，就这样。”

基吉乖乖听话，她松了一口气。他写下自己的名字，舌尖探出一边

嘴角帮忙集中精神。

“写得好整齐喔！”玛德琳热情称赞，她不希望给他时间思考，“你写字比克洛伊整齐多了。这样就行了，写完了！去睡觉吧，我和你妈妈会把照片粘上去。好啦，该念故事书了，对不对？我在想啊，可不可以让我念？好不好？我很想看看你最喜欢的书。”

基吉呆呆地点头，似乎承受不了暴风般的连珠炮，他站起来，小小肩膀有点垮。

“晚安，基吉。”简说。

“晚安，妈咪。”基吉说。

他们亲吻时的态度有如冷战的夫妻，眼神没有交会，基吉牵起玛德琳的手，让她带他回房间。

不到十分钟，玛德琳便回到客厅，简抬起头——她正在小心粘上最后一张家谱树的照片。

“一下子就睡着了，”玛德琳说，“我故事都还没念完呢，跟电影演的一样，我不知道原来小孩子真的会那样。”

“真是对不起，”简说，“你不用特别来一趟，还多哄一个小孩睡觉。不过我真的很感激，因为我不想在他睡觉前和他谈那件事——”

“嘘，”玛德琳在她身边坐下，按住她的手臂，“没关系，我能体会。幼儿园有太多活动，孩子很容易累。”

“他从来不会那样一直追问爸爸的事，”简说，“我很清楚迟早得面对这个问题，但我以为要等到他十三岁左右，我以为能有时间慢慢思考该怎么解释。我爸妈每次都劝我实话实说，可是你知道吗？实情不见得总是……不见得总是……呃，不见得总是那么……”

“容易接受。”玛德琳帮忙接话。

“对，”简调整一下刚粘好的照片角落，审视着硬纸板，“他会成为班上唯一一个没有贴上父亲照片的孩子。”

“这又不是世界末日。”玛德琳摸摸简父亲的照片，基吉坐在他腿上。“他的人生中有很多好男人，”她对简微笑，“真讨厌，班上没有两个妈妈或两个爸爸的家庭。阿比盖尔念小学的时候，我们住在西部内陆，那里什么样的家庭都有。毕利威半岛太多白人中产阶级，我们自以为很多元，其实只有银行存款数字相差比较多而已。”

“我知道他的名字。”简轻声说。

“基吉的爸爸？”玛德琳也跟着压低声音。

“对，他的名字叫萨克森·班克斯，”简说出这几个字时嘴形有点不自然，仿佛努力模仿陌生的外语发音，“这个名字感觉很正派，对吧？善良诚实的好公民，还挺性感的呢！萨克森·班克斯。”

她打个寒噤。

“你有没有试过去找他？”玛德琳问，“告诉他基吉的事？”

“从未。”简的用词莫名正式。

“敢问为何？”玛德琳模仿她的语气。

“因为萨克森·班克斯不是好人，”简用上一副有点傻的、上流社会的口音，高高昂起下巴，但双眼绽放异样光芒，“他根本不是好东西。”

玛德琳换回正常的声音：“噢，简，那个浑蛋对你做了什么？”

31

简不敢相信她竟然对玛德琳说出那个人的名字——萨克森·班克斯，仿佛萨克森·班克斯只是一个无关紧要的人。

“你愿意告诉我吗？”玛德琳说，“不想说也没关系。”

她显然很好奇，但不像简的朋友那么八卦，事发隔天她们不停起哄逼问：“快说嘛，简，快说！我们想听精彩好料！”玛德琳满怀同情，但又不会因为母爱而太过沉重，如果她妈妈听她说出真相，一定会伤心欲绝。

“其实没什么。”简说。

玛德琳回到原本的座位，拿下手腕上的两个手绘木宽镯，小心翼翼相叠放在桌面上，然后将家谱树推到一旁。

“好。”她知道这件事绝对非同小可。

简清清嗓子，拿起放在桌上的口香糖，取出一片。

“那天我们去酒吧玩。”她说。

* * *

柴克和她分手才刚过三个星期。

分手带给她很大的冲击，好比当头浇了一桶冰水，她一直以为他们很快就会订婚、买房子。

她心碎了，碎得很彻底，但她知道迟早会痊愈。她利用失恋的机会小小放纵，一如感冒的时候小小使性子。她尽情沉溺于悲伤，看着她和

柴克的合照大哭好几个小时，然后擦干眼泪，出门买件小礼服，因为她值得，因为她心碎了。“你们在一起感觉那么好！他疯了！他一定会后悔！”大家听到时震惊又同情的反应，让她觉得很安慰。

她心里有种感觉，这只是度过失恋必经的过程。一部分的她已经开始以超然的态度看这段时光——第一次心碎的时光，另一部分的她则很好奇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她的人生原本朝一个方向稳定前进，但是忽然一个晴天霹雳，道路大转弯。真有趣！或许等她毕业之后也可以学柴克去旅游一年，或许她会和截然不同的男人交往，抑郁的音乐家、计算机宅男……世上有数不清的男生等她去发掘。

“你需要伏特加！”她的朋友盖儿说，“你需要跳舞！”

她们去市区一家大饭店的酒吧，港景饭店。那是个温暖春夜，她花粉症发作，眼睛很痒，喉咙也很痒。春天总会引发花粉症，但也带来一种机会无穷的感觉，精彩夏季即将来临的可能。

隔壁桌坐着几名稍微年长的男子，可能三十出头，感觉像精英上班族。他们请她们喝酒，昂贵、浓烈的大杯鸡尾酒，简和盖儿一杯接一杯猛喝，像喝奶昔一样。

那几个男人是从其他州来的，投宿在这家饭店，其中一个人对简大献殷勤。

“我叫萨克森·班克斯。”他握住她的手，他的手比她大很多。

“你是班克斯先生，”简对他说，“‘欢乐满人间’里的爸爸___⁽¹⁾。”

“我比较像那个扫烟囱的穷小子。”萨克森说。他注视她的双眼，唱起电影主题曲。

他不但比较年长，且身怀美国运通金卡，下颌更是有如雕刻般，而她只是个醉醺醺的十九岁小丫头，要不神魂颠倒也难。眼神接触，轻声

歌唱，没有走音，简简单单，小姐上钩。

好友盖儿在她耳边怂恿：“去吧，有什么不好？”

她也想不出有什么不好。

他没戴婚戒，很可能在老家有女友，但简没资格做背景调查，反正她又不打算和他谈恋爱，这只是一夜情。她从来没有过这种经验，她的作风向来比较保守，但现在是抛开拘谨的时候，大好青春，她可以享受自由，有点疯狂也无妨，就像去外地度假，决定放胆尝试高空弹跳一样。而且这样的一夜情多有格调啊，在五星级酒店和五星级男人共度春宵，她绝不会后悔。柴克想去旅游就去吧，老套透顶地和女生在巴士后座摸来摸去。

萨克森风趣、性感，是事业有成的地产开发商，他并没有说出“事业有成”这句话，但言谈间感觉得出来。玻璃球电梯沿着饭店中央缓缓上升，他们不停欢笑，铺着地毯的走廊寂静无声，他将房卡插进门锁，绿灯立刻亮起开锁。

她并非烂醉，只是微醺，快乐得不得了。有什么不好？她一直对自己说。蹦极有什么不好？放胆纵身跳进无底深渊有什么不好？稍微使坏有什么不好？多有趣，多奇妙啊。享受人生，就像柴克想搭巴士环游欧洲、攀登巴黎铁塔一样是在享受人生。

萨克森为她斟上一杯香槟，他们一起分享，欣赏着夜景，然后他轻轻将杯子由她手中取走，放在床头柜上，有如她看过几百次的电影场景，只是这次她身在其中，她内心甚至有一个部分觉得这种矫情的熟练圆滑很可笑。

他一手按住她的脑后，将她揽进怀中，有如完美的舞蹈动作。他亲吻她，一手牢牢扣住她的后腰，他的古龙水有金钱的香气。

她来这里是为了和他上床，她没有改变主意，她没有说不要，这绝对不是强暴。他除去她的衣物时，她甚至主动帮忙。她像白痴一样不停

傻笑，和他一起躺在床上。只是有一刻，当他们裸体相对望见他毛茸茸的陌生胸膛时，她忽然极度怀念柴克的身体与气味，熟悉的感觉多么美好。不过没关系，她完全准备好了，她要做到最后。

“保险套？”她在适当的时机，以适当的沙哑嗓音轻声提醒，她以为他已经戴上了，他的作风是那么体贴不张扬，他用的保险套肯定也是她没试过的高级品。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他双手握住她的脖子问：“有没有试过这种玩法？”

她感觉他的手用力扼紧。

“很好玩，你一定会喜欢，快感非常强烈，就像吸食可卡因。”

“不要。”她急忙抓住他的手想制止。她受不了无法呼吸这件事，她甚至不喜欢潜到水里游泳。

他使劲一捏，凝视她的双眼，他咧嘴而笑，仿佛只是在搔她痒，而不是掐她脖子。

他放手。

“我不喜欢！”她喘着气说。

“对不起，习惯就会喜欢了，”他说，“简，放松一点，不要这么拘谨，来嘛。”

“不要，拜托。”

但他又做了一次，她听见自己发出恶心、可耻的干呕声，她觉得快呕吐了，浑身冒冷汗。

“还是不要？”他举起双手。

他微笑，眼神变得无情，很可能他的眼神一直这么无情。

“拜托不要，求你不要再掐我。”

“你是个不懂找乐子的小婊子，对吧？只想被上，你来这里就是为了这个吧？”

他压在她身上，一举挺进她体内，仿佛只是在进行基本的机械操作，当他抽送时，嘴巴贴在她耳边说话，一长串没完没了的随意羞辱，那些话语钻进她的脑袋，像虫一样蜷缩隐匿。

你只是个又肥又丑的小丫头，不是吗？戴着廉价首饰，穿着俗气礼服。对了，你的嘴很臭，你最好学学怎么保持口腔清洁。老天，你这辈子没半点自己的想法，对吧？我就好心教教你，你得学会尊重自己。看在该死的老天分上，去减肥吧，加入健身房会员，不要吃垃圾食物。你永远不会变美女，但至少不会是肥猪。

她完全没有抵抗，她望着天花板，投射灯有如讨厌的眼睛，观察一切，看见一切，附和他所说的每句话。他翻身离开之后，她躺着没动，感觉身体好像不再属于她自己，有如打了麻醉药。

“要不要看电视？”他拿起遥控器，床尾的电视机打开。这个频道正在播放电影《终极警探》，他不停转台。

她穿上曾经心爱的小礼服——她从来没有买过这么贵的衣服，动作缓慢、僵硬。几天之后她的手脚、腹部和颈子才浮现瘀血。穿衣服时她并没有遮掩，因为他就像医生，动手术切除了她身上某个恶心的东西，既然他已经知道她的身体多令人反感，何必费心遮掩？

她穿好衣服之后，他问：“你要走了？”

“对，拜拜。”她的语气活像弱智的十二岁少女。

她永远不明白，为什么她觉得有必要说“拜拜”，有时候她会因此厌恶自己，为了那句愚蠢鲁钝的“拜拜”。为什么？为什么她要说那句话？她没说出“谢谢”还真是奇迹。

“下次见！”他好像在努力憋笑，他觉得她很可笑，恶心又可笑，

她这个人恶心又可笑。

她搭乘玻璃球电梯下楼。

门房问：“要帮你叫出租车吗？”她知道他只是在强忍厌恶：衣衫不整的烂醉淫荡肥妞要回家。

从此之后，她的世界走了调。

(1) 欢乐满人间 (Mary Poppins)：澳洲女作家卓华斯 (P. L. Travers, 一八九九至一九九六年) 所写之儿童文学系列，之后改编为电影与舞台剧。剧情描述魔法保姆玛丽 • 包萍来到班克斯家，帮助疏离的父母子女重拾亲情。班克斯家的爸爸乔治 • 班克斯 (George Banks) 是一名银行家，因为专注事业而忽视子女。后文提及之扫烟囱的穷小子也是角色之一，名叫伯特 (Bert)，是玛丽 • 包萍的朋友，白天作画卖火柴，晚上打扫烟囱。

32

“噢，简。”

玛德琳好想将简揽进怀中，让她坐在腿上，抱着她前后摇晃，就像安慰克洛伊那样。她想找出那个男人，揍他、踢他，对他大骂脏话。

“我应该吃事后避孕药才对，”简说，“但我没有想到，我之前被诊断出子宫内膜异位，医生说我恐怕很难受孕。有时候我会好几个月没有月经，等我终于发现怀孕时，已经……”

刚才她述说往事时的声音已经够小了，玛德琳必须集中精神才能听见，现在她的声音变得更小，几乎只是低语，双眼望着基吉卧室的方向：“来不及堕胎了！后来我外公过世，我们全家人受到很大的打击，接下来我自己也变得有点奇怪，可能是忧郁症，我不晓得。我辍学搬回家，整天都在睡，一连好几个小时，感觉好像吃了安眠药或有严重时差，我无法忍受清醒。”

“你很可能只是还没从打击中恢复。噢，简，实在很遗憾你发生这种事。”

简摇头，仿佛不配得到这样的同情：“我并非在暗巷中遭到强暴，我自己也有责任，其实没什么大不了。”

“他对你施暴！他——”

简举起一只手：“很多女人都有不好的性经验，这件事不过如此，但我学到了教训：不要跟酒吧里的陌生男子走。”

“我当年也常跟酒吧里的陌生男子走。”玛德琳其实只有一两次经验，也不是像简那样。如果是她，绝对会戳出那个坏蛋的眼珠

子。“简，千万不要以为是你自己不好。”

简摇头：“我知道，我尽量以客观的态度看待这件事，有些人确实很喜欢窒息式性爱。”玛德琳看到她下意识地按住脖子。“天晓得，说不定你就深好此道。”

“只要没有扭来扭去的小孩睡在我们中间，我和艾德就会觉得很有情趣了，不需要别的花样，”玛德琳说，“简，亲爱的小姑娘，那不是什么性经验，那个男人的所作所为绝对不是——”

“别忘了，你听到的是我单方面的版本，”简抢着说，“他记忆中的经过可能完全不同。”她耸肩：“搞不好他根本不记得。”

“还有，他对你说的那些话是言语暴力。”玛德琳感觉怒火再次上升，如何才能对抗这个变态？如何才能让他付出代价？“太恶毒了。”

简讲到这段的时候，甚至不用回想，每个字她都记得清清楚楚。她以平板单调的语气背诵，仿佛在背诗或祈祷文。

“对，又肥又丑的小丫头。”简说。

玛德琳心一抽：“才不是呢。”

“当时我确实超重，”简说，“或许在某些人眼里我很肥，我非常爱吃。”

“美食家。”玛德琳说。

“没有那么伟大，我只是很爱吃，又特别爱会发胖的食物，蛋糕、巧克力、奶油，以前我爱死奶油了。”

她流露出有些惊奇的神情，仿佛不太相信刚才是在描述自己。

“我给你看张照片，”她对玛德琳说，拿起手机寻找，“不久前脸书举办‘周四回忆日’活动，我的朋友爱咪贴上了这张照片。她十九岁生日那天的照片，这是我，距离……距离我怀孕才短短几个月。”

她把手机拿给玛德琳看，简穿着一件低胸大红直筒洋装，她站在另外两个同龄的女生中间，三个人对镜头露出灿烂笑容。简和现在完全不一样，比较柔和、无忧无虑，感觉比现在年轻很多，非常多。

玛德琳将手机交还给她：“你是丰腴，不是肥，这张照片里的你很迷人。”

“仔细想想其实挺有意思的，”简最后瞥照片一眼，然后拇指一划收起画面，“为什么那两个字让我有种被侵犯的奇怪感觉？比起他所做的其他事情，那两个字伤我最深——肥、丑。”

她重重啐出那两个字，玛德琳希望她不要再说那两个字了。

“男人就算又肥又丑，一样有人觉得他幽默风趣、亲切可爱、事业成功，”简接着说，“但对女人而言，却是最可耻的缺点。”

“没有这回事，你不是——”玛德琳争辩。

“好、好吧，不过，就算我真的是那样又有什么不对？”简抢着说，“就算我真的是又怎样！这才是我想说的重点。就算我有点过重，不算特别漂亮，那又如何？为什么感觉这么糟糕、这么恶心？为什么像世界末日？”

玛德琳无话可说，对她而言，变得又肥又丑确实是世界末日。

“因为女人完全以外表评判自我价值，”简说，“这就是原因，因为我们身处的社会太重视美貌，到了偏执的程度。对女人而言最重要的成就，就是让男人觉得她很美。”

玛德琳第一次听到简这样说话，如此锐利，如此流畅。通常她都表现得很懦弱、自卑，总是被动听别人的意见。

“真的是这样吗？”不知为何，玛德琳很想反驳，“你知道吗？有时候我心里觉得自己很没用，比不上事业有成的女强人，例如雷娜塔，还有乔纳森那个有头有脸的老婆。她们赚大钱、开董事会，而我却只有

一份小小的兼职营销工作。”

“对啦，可是在心底深处你知道你才是赢家，因为你比较漂亮。”简说。

“呃，我不确定。”玛德琳发现自己举起手摸头发，急忙放下。

“这就是原因了，和男人在床上的时候，身体赤裸，心灵脆弱，认定他至少觉得你还算有点美色，然后他却说出那种话，那实在——”她眼神无力地看着玛德琳，“很伤人。”她停顿。

“玛德琳，而我又因为感觉受伤而对自己生气。他竟然对我有那么大的影响，我很生气。每天我照镜子的时候都会想，虽然我已经变瘦了，但他说得对，我还是很丑。理智上，我知道我不丑，我的容貌完全可以接受，但我觉得很丑，只因为一个男人说我丑，从此我就认定自己丑，真可悲！”

“他是变态，”玛德琳不知道还能说什么，“他只是个没大脑的变态。”她忽然发现，简虽然一再说自己丑，现实中却变得越来越漂亮，激动的情绪让她头发松开、脸颊泛红、眼眸发亮。

“你很美。”她称赞。

“不！”简愤慨地说，“我不美！但是我不美也没关系，并不是每个人都很美，就像并非每个人都有音乐天分。真的无所谓，也不要跟我说什么内在美照亮外表的鬼话。”

玛德琳正打算说内在美照亮外表的鬼话，连忙闭起嘴。

“我并非刻意减肥，”简说，“瘦下来我反而很生气，因为感觉好像是为他减肥，但其实只是因为那件事之后，我对食物的感觉变得很奇怪。每次吃东西的时候，就好像我可以看见自己吃，我看见自己在他眼中的样子——邋遢肥婆在狂吃，我的喉咙会……”

她点了点喉咙，吞咽了一下：“总之，效果超好！像做了胃绕道手

术一样。我该推销这个赚钱才对，萨克森·班克斯减肥法，迅速、微痛，在饭店房间进行，从此一辈子厌食。小小花费，大大成效！”

“噢，简。”玛德琳说。

她想起简的妈妈在海滩上对自己身材的批评：“没有人想看这种身材的人穿比基尼。”简对食物爱恨交织的情结，很可能是她妈妈先铺了路，媒体也有部分责任，更别说全体女性都太热衷于嫌弃自己，而萨克森·班克斯给了她最后一击。

“总之，对不起，”简说，“刚才我太激动了。”

“不用道歉。”

“还有，我的嘴一点也不臭，”简说，“我去找牙医检查过很多次。那天我们去酒吧之前吃了比萨，所以我嘴里有大蒜味。”

原来她不停吃口香糖的原因是这个。

“你的口气像小雏菊，”玛德琳说，“我的嗅觉很灵敏。”

“我觉得那份震撼造成的影响比其他更大，”简说，“他变得太快，原本他像个大好人，而我一直自认为很会看人。从那之后，我再也不能信任自己的直觉。”

“一点也不奇怪。”玛德琳说。她能看出他是变态吗？还是她也会被“欢乐满人间”的主题曲唬过去？

“我不后悔，因为我有了基吉，”简说，“我的奇迹宝宝，他出生的时候，我觉得好像大梦初醒，好像他和那一晚的遭遇毫无关系，这是个漂亮的小宝宝。可是当他慢慢长大，开始有了自己的个性，我才开始担心，说不定、说不定他……你知道，遗传到那个人——他的生父。”

她第一次哽咽不成声。

“每当基吉表现得不像平常的他，我就会烦恼。例如迎新日那天，

艾玛贝拉说被他掐脖子。有那么多欺负人的方法，而他竟然选择掐脖子，我实在不敢相信。有时候他的眼神会让我想起……想起那个人，我就会忍不住想，万一我可爱的基吉内心暗藏残酷的一面，那该怎么办？万一我儿子长大以后对女人做出同样的事，那该怎么办？”

“基吉没有残酷的一面，”玛德琳太急于安抚简，因此更加笃定相信基吉绝对很善良，“他是个可爱贴心的孩子，你妈妈说得没错，他肯定是你外公投胎转世。”

简大笑，她拿起手机看屏幕上的时间：“这么晚了，你快点回去陪家人吧。我胡言乱语说了那么多自己的事，害你耽搁到现在。”

“那不是胡言乱语。”

简站起来，她举高手臂伸展，T恤下摆被拉起来，玛德琳看到她纤瘦、苍白、脆弱的腹部。“非常感谢你帮我完成这份可恶的作业。”

“不客气，”玛德琳也站起来，她看着基吉写下“基吉的爸爸”的地方，“你会不会告诉他那个人的名字？”

“噢，老天，我不晓得，”简说，“或许等他满二十一岁成年以后，等他够大了，可以听我说出全部的事实，毫不隐瞒。”

“他说不定已经死了，”玛德琳满怀希望地说，“或许他终于遭到报应了，你有没有上网搜寻过他？”

“没有。”

简露出复杂的表情，玛德琳无法分辨是因为她说谎，还是因为想到要搜寻他让她很痛苦。

“我来搜寻这个可恶的变态，”玛德琳说，“他叫什么名字来着？萨克森·班克斯，对吧？我要找出他，然后悬赏暗杀他，这年头网络上一定有‘代杀浑蛋’的服务。”

简没有笑：“玛德琳，拜托不要搜寻他，拜托不要。不知道为什

么，但是一想到你要去搜寻他，我就觉得很不舒服，我真的觉得很不舒服。”

“既然你不想，我当然不会做。我太轻率，真蠢，我不该拿这件事说笑，别理我。”

她敞开双臂，给简一个拥抱。

没想到简竟然主动上前紧紧抱住她，平常简总是僵硬地吻一下脸颊敷衍了事。

“谢谢你送硬纸板来。”她说。

玛德琳拍拍简气味清新的头发，差点说出“不客气，我的小美女”，就像对克洛伊那样，但此刻“美”这个词显得好复杂、好敏感。于是她改口说：“不客气，我可爱的小姑娘。”

33

“你们家中是否有任何种类的武器？”咨询师问。

“什么？”瑟莱斯特说，“你问武器吗？”

她的心依然怦怦乱跳，她不敢相信她真的来到这里。这间办公室的墙壁是黄色的，窗台上放着一排仙人掌盆栽，墙上色彩缤纷的政府宣传海报印着不同的热线号码，地板很漂亮，家具很廉价。咨询办公室位于下北区海岸，藏身于太平洋高速公路旁一栋属于联邦的农舍中。这间办公室可能原本是卧房，曾经在这里睡觉的人绝对想不到，下一个世纪会有人在这里说出可耻的秘密。

瑟莱斯特早晨起床时，认定自己绝不会来。她打算送儿子去学校之后，马上打电话取消预约，没想到她不知不觉上了车，将地址输入导航，车子便行驶在蜿蜒的半岛公路上。她一路都在想，再过五分钟就停车打电话，托词是车子抛锚改约其他时间，但她并没有停车，仿佛在做梦或发呆，脑中想着其他事情，如晚餐要煮什么，等她回到现实中，车子已经开进农舍后面的停车场。她看到一个女人从里面出来，气冲冲地猛吸烟，打开一辆破烂白色老车的门。那个女人穿着牛仔裤，上衣剪短露出腹部，细瘦苍白的两条手臂上满是刺青，有如恐怖的伤痕。

她可以想象佩里会有怎样的表情，肯定是高高在上、轻蔑嘲笑的模样：“你不是来真的吧？这实在太……”

太粗俗！没错，佩里确实会这么说。位于郊区的咨询所，专业家暴咨询。这是网站上写的，除了家暴，另外还列出忧郁、焦虑和饮食失调，首页上有两个字拼错。她之所以选这里，是因为距离毕利威够远，不会撞见认识的人，更何况，她原本并不打算来。她只想预约一个时

段，证明她不是受害者，向某种看不见的存在证明她做过努力。

她坐在寂静的车内，大声说：“佩里，我们的行为很粗俗。”然后她转动钥匙熄火，下车走进屋。

“瑟莱斯特？”咨询师催促唤道。

咨询师知道她的名字，咨询师知道她生活的真相，除了佩里，世上没有其他人知道。她恍如身在噩梦中，一丝不挂地在人来人往的商场逛街购物，所有人都盯着她可耻的裸体看，眼神无比惊骇。现在不能回头了，她必须待到咨询结束。她告诉咨询师了，她说出来了，快速利落，她假装直视咨询师的双眼，但其实偷偷偏离中央。她以平淡的语气低声诉说，仿佛在对医生描述恶心的症状，身为成人、女性和母亲，这是躲不过的部分，她得大声说出令人不愉快的事情：“我一直放屁”“我和伴侣的关系算是有点暴力”“算是有点”……像青少年一样闪烁其词，拉开自身的距离。

“抱歉，刚才你问我家里是不是有武器？”她将交叠的双腿松开再重新交叠，抚平洋装。她刻意选了这件特别漂亮的洋装，这是佩里从巴黎买来送她的，今天是她第一次穿。她也化了妆，底妆、蜜粉……整套化妆品全部出笼。她想表明自己的地位，当然，她并非想表明自己比其他女性高尚，绝对不是，再过一百万年她也不会做这种事。但她的地位和停车场那个女人不同，她不需要中途之家的电话号码，她只需要修补婚姻的策略，她需要秘诀，让丈夫不再打她的十个小秘诀，让她不再打丈夫的十个小秘诀。

“对，武器，你们家中是否有任何种类的武器？”咨询师抬起头，她面前摆着一张表格，应该是例行的问卷调查。老天爷，瑟莱斯特想，武器！她以为自己是那种人吗？以为她丈夫床底下会藏着违法枪械？

“没有武器，不过双胞胎有光剑。”瑟莱斯特察觉自己的语调很像私校千金小姐，她连忙停止。

她并非念私立学校的名门千金，而是嫁入豪门，麻雀变凤凰。

咨询师客套微笑，在那张纸上写了几句话。她的名字叫苏西，这个名字让人担心她的判断力可能不太好。为何不用苏珊这个名字？苏西感觉很像钢管舞娘。

苏西还有另一个问题，就是她看起来像只有十二岁，而且一如十二岁的小女生，她上睫毛膏的技术十分拙劣，眼睛四周有严重晕染痕迹，有如浣熊的黑眼圈。她的婚姻怪异又复杂，这个小女生怎么有办法教她如何应付？她才应该教苏西怎么搽睫毛膏、交男朋友。

“你的伴侣是否曾经殴打或肢解家中宠物？”苏西问。

“什么？没有！呃，我们没有宠物，不过他不是那种人！”瑟莱斯特感觉怒火攻心，她何苦让自己受这种羞辱？虽然很荒谬，但她想大喊：这件洋装是在巴黎买的！我老公开的车是保时捷！我们不是那种人！

“佩里绝不会伤害动物。”她说。

“但他会伤害你。”苏西说。

你根本不了解我，瑟莱斯特不悦地想，心中怒火熊熊。你以为我和那个刺青的女人一样，但我不是，我不是。

“对，我刚才说过，有时候，他……不，我们会在肢体上……施暴，”她的假上流语调又跑出来了，“不过，我自己也有错，我一直想跟你解释的就是这个。”

“怀特太太，没有人活该受虐。”苏西说。

所有咨询师八成都在学校背过这个句子。

“对，当然，我知道，”瑟莱斯特说，“我并不认为自己活该，但我不是无辜受害者，我会还手，我会拿东西丢他，所以我和他半斤八两，有时候甚至是我先动手。我们的婚姻关系可说充满毒素，我们需要

技巧，我们需要策略，帮助我们……强迫我们停止，这就是我来的目的。”

苏西缓缓点头：“我明白，怀特太太，你丈夫是不是害怕你？”

“不，”瑟莱斯特说，“他不怕我打他，不过很可能怕我离开他。”

“当这些‘事件’发生时，你是否感到害怕？”

“呃，不会……嗯，有点，”她知道苏西为什么问这些，“听我说，我知道男人使用暴力有多可怕，但我和佩里的状况没有那么严重。是很不好没错！我知道这样不好，我的脑袋没问题，不过，我从来没有被打到进医院，没有到那种程度，我不需要去中途之家或避难所这一类的地方。我相信你一定看过比我严重很多的案例，我没事，我真的完全没事。”

“有没有发生过让你担心自己会死的状况？”

“绝对没有，”瑟莱斯特不假思索地说，继而停顿了下，“呃，只有一次，但那只是因为我的脸……他把我的脸压在沙发角落。”

她想起他压住她后脑勺的力道，因为角度的关系，她的鼻子被压扁，鼻孔封闭，她疯狂挣扎想逃脱，有如被大头针固定的蝴蝶。“我认为他不知道我无法呼吸，但是确实有那么一瞬间，我觉得快窒息了。”

“一定很恐怖吧？”苏西语调平淡地问。

“是有一点，”她略顿，“我记得看到很多灰尘，沙发上有很多灰尘。”

忽然间，瑟莱斯特有种快哭出来的感觉，响亮、沉重的啜泣，鼻涕和眼泪齐流。她们之间的茶几上放着一盒面纸，就是为了擦眼泪用的，但是一哭出来她的睫毛膏就会花掉，她也会变成浣熊眼，苏西一定会想：这下高雅不起来了，贵妇？

她悬崖勒马，及时免于丢脸，转开视线不看苏西，改而端详着手上的订婚戒指。

“那一次我把行李都打包好了，”她说，“但……孩子太小，而我真的很疲惫。”

“根据统计，受害者通常会尝试六七次之后，才真正离开施虐者，”苏西咬着笔头，“小孩呢？你丈夫有没有……”

“没有！”一阵恐惧忽地攫住瑟莱斯特。老天爷，她疯了吗？怎么会来这里？他们可能把她的状况报告给社会服务部，他们可能会带走孩子。

她想起双胞胎今天带去学校的家谱树作业，一条条仔细画出的线，将每个家人和双胞胎连在一起，把她与佩里连在一起，光亮照片上是一张张快乐的面孔。

“佩里从来没有，他从来没有对孩子动手，他是个非常棒的爸爸。假使我认为孩子有危险，一定会马上离开，我绝对绝对不会让他们身处险境，”她的声音发抖，“我之所以没有离开，一部分就是因为他们。佩里对他们那么好、那么有耐性，他比我更有耐性，他很爱孩子！”

“你认为——”

苏西欲再次发问，但瑟莱斯特抢着说话，她必须让苏西明白佩里对孩子的感情。

“我们在生育上遇到很大的困难，问题不在受孕，而是保住胎儿，我连续流产四次，非常可怕。”

她和佩里忍受了两年的痛苦历程，有如航行在暴风雨海面，徘徊于无尽沙漠，最后好不容易找到绿洲。双胞胎！自然受孕，而且是双胞胎！医生发现第二个胎儿的心跳时，脸上的表情是那么惊讶。因为她曾经数度流产，所以这次怀孕风险也非常高，妇产科医生心里一定在

想“不可能”，但他们成功待到三十二周。

“他们是早产儿，所以我们得来回跑医院，深夜也要起来喂奶。终于可以带他们回家时，我们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我们只是呆站在婴儿房一直看着他们，然后……唉，最初几个月真的像噩梦，他们睡不好，佩里请了三个月的育婴假，他真的很棒，我们一起熬过那段时间。”

“这样啊。”苏西说。

瑟莱斯特感觉得出她不懂，完全不明白育儿的辛苦及对儿子的爱将瑟莱斯特与佩里永远绑在一起，离开他就像从身上硬扯下一块肉。

“你认为丈夫施虐会对孩子产生什么影响？”

瑟莱斯特希望她不要再用“施虐”这个词。

“完全没有影响，”她说，“他们不知道，大部分的时候我们都是非常幸福、平凡、和乐的一家人，通常连续几个星期都很正常，甚至可以维持好几个月。”

好几个月或许有点夸大。

这个房间太小，空气太稀薄，瑟莱斯特开始有幽闭恐惧感。她伸手摸摸眉毛，指尖被沾湿。她究竟在期待什么？到底为何会来？她知道不可能找到答案，不可能得到策略。老天，根本没有什么小秘诀，佩里就是佩里，除了离开，别无他法，但是孩子还这么小，她不可能离开。等他们上大学她一定会走，她早就决定了。

“怀特太太，今天你为什么来？”苏西仿佛读出了她的心思，“你说过，第一次发生时孩子还在襁褓中，是不是最近暴力的程度变严重了？”

瑟莱斯特努力回想为何预约咨询，是因为运动会那天的事。

是因为那天早上，乔希问佩里的脖子上为什么有伤，佩里偷笑的表情。她回家之后听到清洁工在笑闹，心里无比羡慕，于是捐了十二万五

千元给慈善机构。几个星期后，佩里收到信用卡账单，他一脸无奈地说：“亲爱的，你最近大发善心吗？”但没有继续追究。

“不，不是因为变严重，”她对苏西说，“我也不太确定为什么预约咨询，佩里和我曾经做过婚姻咨询，但并没有……唉，毫无用处，因为他经常出远门，所以很难持续，下个星期他又要出差了。”

“他不在的时候，你会不会想念他？”苏西问。这似乎并非问卷上的题目，而是她个人想知道。

“会，”瑟莱斯特说，“也不会。”

“很复杂？”苏西说。

“确实很复杂，”瑟莱斯特同意，“但所有婚姻都很复杂，不是吗？”

“是，”苏西微笑，“也不是。”她的笑容消失，“怀特太太，你是否知道在澳洲，平均每星期都有一名妇女死于家暴？每个星期。”

“他不会杀死我，”瑟莱斯特说，“不是那样。”

“今天你回家之后会安全无虞吗？”

“当然，”瑟莱斯特说，“我非常安全。”

苏西扬起眉。

“我们的关系就像跷跷板，”瑟莱斯特解释，“两个人轮流掌握力量，每次佩里和我发生争执，尤其是动手的状况，只要我受伤，力量就会来到我手中，我最大。”

她渐渐熟悉这个话题了，告诉苏西这些事虽然很丢脸，但也有种美妙的解脱感，她终于有人可以诉说，解释其中的规则，说出藏在心里的秘密：“我受伤越严重，权力地位就越高，维持的时间也越长。几个星期之后，我就会再次感觉到状况变化，感觉到他不再那么内疚、懊恼。

我很容易瘀血，但瘀血会慢慢消失，然后我做的一些小事又会开始惹他不高兴。当他开始变得有点易怒，我会尽量讨好他，我会如履薄冰，但同时又因为必须如履薄冰而气愤，于是有时我会停止小心应对，狠狠把冰踏破，故意激怒他，因为我很气他，也很气自己必须谨慎小心，然后状况便会再度发生。”

“也就是说，现在力量在你手中，”苏西说，“因为他最近才打伤你。”

“对，现在我可以为所欲为，因为他依然为上次的事情感到内疚——乐高事件，”瑟莱斯特说，“所以目前一切都很美满，甚至超越美满。这就是问题所在，因为现在太过美满，感觉几乎……”

她停住。

“值得，”苏西替她说完，“感觉几乎值得。”

瑟莱斯特对上苏西的浣熊眼：“对。”

苏西的眼神一片空白，没有任何意见，只是简单传达：知道了。她没有表现出善良慈祥，也没有因为自己的善良而沾沾自喜。她单纯只是在工作，就像银行里那些利落有效率的柜台小姐，只想善尽职责，为人们解决纠结的难题。

她们默默对坐片刻，瑟莱斯特听见办公室门外的低低交谈声、电话铃声，还有远处街道上汽车行驶的噪音，一种平静的感觉降临，她脸上的汗水变冷。自从暴力开始之后，整整五年，她每天肩膀上都扛着沉重的可耻秘密，刚才有短暂的一瞬间，重担消失，她想起自己曾经是怎样的人。虽然她依然没有答案、没有出路，但此刻坐在面前的这个人能够理解。

“他会再打你。”苏西再次使用了疏离的专业语气，没有怜悯、没有批判。这句话并非提问，她是将事实摊在台面上，让对话继续进行。

“对，会再发生，”瑟莱斯特说，“他会再打我，我会再打他。”

天会再次下雨，她会再次生病，她会有不顺的日子，难道不能把握好时光，尽情享受？

既然如此，她何必要来？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研究出一个计划。”苏西将固定在夹板上的纸张翻页。

“计划？”瑟莱斯特说。

“计划，”苏西说，“下次发生时应对的计划。”

34

“你有没有想过要试试看？那叫什么来着？窒息式性爱？”玛德琳问艾德，他们坐在床上，他在读书，她拿着iPad。

这是送硬纸板去简家的隔天晚上，她一整天都在想简的遭遇。

“当然，我很乐意尝试，我们马上来体验一下。”艾德摘掉眼镜，放下书本，兴致勃勃地转向她。

“什么？才不要！别闹了，”玛德琳说，“总之，我不想做爱，晚餐的时候我吃了太多炖饭。”

“好吧，当然啰，我怎么这么傻？”艾德重新戴上眼镜。

“有些人在做那种事的时候不小心弄死自己，经常发生！这种行为很危险，艾德。”

艾德从眼镜上缘打量她。

“真不敢相信，你竟然想掐我的脖子。”玛德琳说。

他摇头。“我只是想表现出积极配合的态度，”他瞥了她的平板电脑一眼，“你研究这些是想为我们的性生活增添刺激？”

“噢，老天，绝对不是。”玛德琳的语气太过激动。

艾德嗤笑。

她看着维基百科上的窒息式性爱条目。“这里说，当两侧颈动脉遭到压迫，大脑会突然缺氧，因此产生类似迷幻的状态，”她思忖片刻，“我发现感冒时我会特别想做爱，或许就是因为这样。”

“玛德琳，你从来没有在感冒的时候特别想做爱。”艾德说。

“真的？”玛德琳说，“或许我只是忘记说出来。”

“嗯，或许吧，”他继续埋头看书，“我以前的一个女朋友很喜欢这套。”

“真的？哪一个？”

“说女朋友好像不太对，比较像是偶尔上床的炮友。”

“这个炮友要你……”玛德琳双手握住喉咙，舌头自一边嘴角吐出，同时发出快被掐死的声音。

“要命，你那样好性感。”艾德说。

“多谢啦，”玛德琳放下双手，“你有没有做？”

“算是随便应付一下，”艾德暗自微笑着回想当时，“我有点醉了，所以没办法正确执行她的指示。我记得她对我很失望，我知道你很难想象有人会对我失望，但我也有无法让女人疯狂兴奋的时候……”

“是啊，是啦。”玛德琳挥手要他安静，继续研究平板电脑上的内容。

“为什么你忽然对窒息式性爱这么感兴趣？”

她告诉他简的遭遇，看到他下颌周围的细小肌肉抽动、眼睛眯起，他在电视上看到儿童受虐的新闻时都会有这种表情。

“浑蛋！”最后他说。

“我知道，”玛德琳说，“而他竟然轻易脱身。”

艾德摇头。“傻女孩，真傻，”他叹息，“这种男人专门挑选——”

“不准说她傻！”玛德琳坐起来，因为动作太急，平板电脑由腿上滑落，“感觉很像在责怪她。”

艾德举起一只手，仿佛想赶走什么东西：“我当然不是那个意思，我只是想说——”

“万一受害的人是阿比盖尔或克洛伊呢？”玛德琳大喊。

“事实上，我说那句话时就是想到阿比盖尔和克洛伊。”艾德说。

“也就是说你会责怪她们？你会说‘傻女孩，发生这种事是你自找的’，是吗？”

“玛德琳。”艾德冷静地唤道。

他们每次吵架都这样，玛德琳越是愤怒，艾德就越是冷静得吓人，到了最后，他的语气简直像处理人质挟持事件的谈判专家，企图说服拿着定时炸弹的疯子投降，实在令人火冒三丈。

“你责怪受害者！”她想到简，她坐在毫无装饰的寒冷小公寓里，述说悲伤、凄惨的往事，由她的表情很明显看得出来，即使过了这么多年，她依然感到羞耻，她说“我也有部分责任”“没什么大不了”。玛德琳想起简给她看的照片，那个开朗、欢乐、无忧无虑的笑容，那件大红洋装。简以前会穿色彩鲜艳的衣服，简曾经有乳沟，现在的简却骨瘦如柴，打扮朴素，仿佛她没资格存在，仿佛她想消失，仿佛尽可能不引人注意，仿佛想让自己化为虚无。都是那个男人害的！

“男人随便和人上床没关系，可是女人这么做就会被说真傻，这是双重标准。”

“玛德琳，我不是责怪她。”艾德说。

他依然保持“我是大人，你是疯子”的语气，但他在他的眸中看到一丝火花。

“明明就是！真不敢相信你竟然说那种话！”一堆话如气泡般冒出来，“有些人会说：‘噢，那个女生明知道会这样吧？凌晨一点还在外面喝酒，活该被整个足球队强暴。’你和他们没两样！”

“才不是！”

“就是！”

艾德的表情变了，他的脸发红，音量提高。

“玛德琳，我这么讲好了，”他说，“假使有一天，我的女儿和在饭店酒吧认识的烂人去开房间，我保留说她傻的权利！”

他们为这件事吵架实在很蠢，她心中理性的部分相当清楚，她知道艾德并非真的责怪简，她知道老公比她更善良、更正派，但她无法原谅他说“傻女孩”，这句话似乎代表一种非常错误的观念。身为女性，玛德琳有义务感到愤慨，为了简，也为了其他“傻女孩”，更为了她自己，毕竟这种事情也可能发生在她身上，所以即使“傻”只是个没什么恶意的词，依然感觉像一记耳光。

“我不能继续和你待在同一个房间。”她跳下床，顺手带走平板电脑。

“你就尽情发神经吧。”艾德很生气，但玛德琳知道他会看书二十分钟，然后熄灯立刻睡着。

玛德琳以最坚定的动作关上门，甩门比较痛快，但她不想吵醒孩子，气冲冲地摸黑下楼。

“下楼的时候小心点，不要又扭伤脚踝！”艾德在房里说。

他已经释怀了，玛德琳想。

她泡杯洋甘菊茶，在沙发上坐下。她讨厌洋甘菊茶，但据说这种茶有舒缓情绪、镇定心情的效果，所以她总是强迫自己喝。当然，邦妮只喝花草茶。根据阿比盖尔的说法，现在奈森也尽量减少摄取咖啡因。

有小孩的夫妻离婚之后就是这么讨厌，关于前夫的一些事情，若不是孩子说出来，她应该永远不会知道，比如说，她知道奈森称呼邦妮是他的“漂漂邦”。有一天阿比盖尔在厨房提到这件事，艾德当时站在她

身后，他悄悄做了个催吐的动作，逗得玛德琳大笑，不过，她宁愿不知道这件事。奈森向来很喜欢这种类型的昵称，以前他叫她“疯疯玛”——不像“漂漂邦”那么浪漫。为什么阿比盖尔觉得有必要分享这些事情？艾德认为她是故意的，想借此吊玛德琳的胃口，想借此伤害她，但玛德琳不相信阿比盖尔有这么坏心。

最近艾德总是把阿比盖尔想得很不堪。

刚才在卧房她突然发火，最深层的原因其实是这个，并非因为他说了“傻女孩”。为了阿比盖尔搬去奈森家的事，她还在生艾德的气，因为时间过得越久，她越觉得是艾德的错。或许阿比盖尔原本还在犹豫，只是在思考这种可能，并未真正下定决心，但艾德叫她“冷静下来”，这句话变成她所需要的动力，否则现在她还会在家里。这或许只是过渡期，青少年都是这样，情绪来来去去。

最近玛德琳的心里经常涨满回忆，怀念当年只有她们母女俩的那段时光，甚至于偶尔她会有种奇怪的感受，仿佛艾德、弗雷德与克洛伊都是干扰她们的外人。这些人是谁？感觉好像他们大刺刺闯进玛德琳与阿比盖尔的生活，制造一堆噪音，带来一堆东西，像是喧嚣的电脑游戏、扰攘的争执斗嘴，他们逼走了阿比盖尔。

她忍不住笑起来。假使弗雷德与克洛伊知道她胆敢质疑他们的存在，他们绝对会大发飙，尤其是克洛伊。每次看玛德琳和阿比盖尔的旧照片，她总会追问：“怎么没有我？怎么没有爹地？怎么没有弗雷德？”

“你们在我的梦里。”玛德琳的回答发自真心，但他们不在阿比盖尔的梦里。

她啜饮热茶，感觉身体里的愤怒渐渐消逝，但并非因为白痴花草茶的功效。

说到底，是那个男人的错。

班克斯先生！萨克森·班克斯。

很少见的名字。

她的指尖按在平板电脑冰凉的光滑表面上。

不要上网搜寻他！简苦苦哀求，玛德琳也答应了，所以这么做真的很不对，然而她太想看那个浑蛋的长相，强烈到无法克制。每次她读到犯罪报道，总会想去看看犯人的长相，在那些人的脸上寻找邪恶的痕迹，而她总是能找到。这件事一点也不困难，只要在小小的长方格里按几个键就行了，她的手指感觉未经允许便擅自输入了，她还在踌躇是否该抛开承诺，搜寻结果已经出现在面前的屏幕上，仿佛Google是她心灵的延伸，只要脑筋一动便会执行。

她只想看一眼就好，只要迅速瞥一眼，然后就关闭网页，删除所有与萨克森·班克斯有关的搜寻记录，简绝不会知道。反正玛德琳也不能对他怎样，她不打算精心设计痛快的报复计划，不过她的思绪早已分出了一部分往那个方向去：诈骗行动？偷光他的钱？公开羞辱他，让他名声扫地？一定有办法能做到。

她点两下，一张采光良好的公司大头照填满屏幕，一个名叫萨克森·班克斯的人，在地产开发公司任职，住在墨尔本。这是他吗？他的下颌很有力，容貌属于经典的英俊，带着志得意满的笑容，仿佛直接注视玛德琳的双眸，眼中充满斗志，几乎到了有威胁性的程度。

“大变态，”玛德琳骂道，“你以为只要你看上，就可以对任何人为所欲为吗？”

倘若她处在简的位置会怎么做？她无法想象自己做出像简一样的反应，她一定会甩他一耳光，绝不会被“又肥又丑”这句话影响，因为她对自己的外表非常有自信，即使在十九岁也是这样，或者该说她十九岁时更是如此，她的美丑由自己决定。

或许这个人能看出哪些女孩容易受羞辱影响，特别挑她们下手。

这样想是不是也在责怪受害者？这种事绝不会发生在我身上，我一定会抵抗，我不会默默容忍，他不可能打击我的自尊。当时简处在非常没有防备的状态，全身赤裸地躺在他的床上，傻女孩。

玛德琳惊讶于自己的念头。傻女孩——她脑中冒出的想法和艾德一模一样。明天一大早她就会道歉，呃，她不会真的说出对不起，但她会为他煮颗溏心蛋，这样他就懂了。

她再次端详照片，这个人和基吉并不像，不过仔细一看，好像真有那么些许神似，眼睛周围似乎有点像。旁边有一小段简介，她认真读了起来。这个专业的学士、那个专业的硕士、什么机构的会员，一堆废话——在休闲时间，萨克森热爱驾驶帆船、攀岩，以及陪伴妻子与三个年幼女儿。

玛德琳的心一揪。基吉有三个同父异母的姐妹。

玛德琳知道了，她知道了原本不该知道的事情，这下无法在脑海中删除了。这些事情与简的儿子有关，但简本人不知道，而她却知道了。她不只出尔反尔，还侵犯了简的隐私，她像个无聊的三姑六婆，在网络上四处刺探，挖出基吉生父的照片。虽然她为简的遭遇感到义愤填膺，但其实心中有一部分几乎听得津津有味，不是吗？简悲伤、凄惨的不幸经验让她大为愤慨，但她心里是不是以此为乐？她以高高在上的姿态同情简，因为她的生活很舒适，中产阶级该拥有的东西她一样也不缺：丈夫、房子、房贷。玛德琳和她妈妈的那些朋友没两样，当初奈森抛弃她们母女时，那些阿姨表现出夹杂着兴奋的同情。她们为她感到伤心、愤慨，但那种“哎呀呀，怎么这么惨”的态度，让玛德琳忍不住想张牙舞爪地反抗，即使她真心感谢她们送来亲手烹调的砂锅菜，郑重地放在厨房餐桌上。

玛德琳注视萨克森的双眼，他似乎在和她对看，眼神流露出了然，仿佛知悉她所有可耻的秘密。一阵恶心反胃窜过，让她满身冷汗，不停发抖。

一声尖叫划破屋内沉睡的寂静。“妈咪、妈咪、妈咪、妈咪！”

玛德琳跳起来：心脏怦怦乱跳，即使她心里知道只是克洛伊又做噩梦了。

“来了！我来了！”她嚷嚷着跑过去，她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解决，她松了一口气，因为阿比盖尔不想要她、不需要她，因为世上有萨克森·班克斯这种邪恶坏蛋等着伤害她的孩子，无论事情大小，她一概无能为力，不过至少她可以把克洛伊梦中的怪物由床下揪出来，赤手空拳地杀掉。

35

巴恩斯老师：因为迎新日发生了那场小状况，我担心这个学年会很困难，所以做好了心理准备，没想到真正开学后反而很顺利。孩子都很乖，家长也不至于太烦人，可惜上学期才过一半，一切便分崩离析了。

* * *

猜谜晚会前两周

“你的拿铁和玛芬松糕。”

简自笔记本电脑前抬起头，又低头看着眼前的盘子，香气诱人的胖胖玛芬，热气缓缓飘扬，顶端点缀着糖霜。“噢，谢谢，汤姆，可是我没有点……”

“我知道，玛芬松糕是招待的，”汤姆说，“玛德琳告诉我你会烘焙，我正在研究新配方，桃子、夏威夷豆和青柠，想听听你的专业意见。非常疯狂的玩意，我是说青柠。”

“我只烤玛芬，”简说，“从来不吃。”

“真的？”汤姆的脸稍微垮了一点。

简急忙道：“不过今天我可以开个特例。”

这个星期天气转凉了，有如冬季来临前的预备暖身，简的公寓很冷，窗外的银灰大海让她觉得更冷。仿佛夏季一去不复返，灰暗阴郁，有如末日过后的世界。

“老天，简，你会不会太夸张？你可以带着电脑去蓝色蓝调工作

啊。”玛德琳如此建议，于是简开始每天带着笔记本电脑和档案前往蓝色蓝调报到。

咖啡馆阳光普照，明亮爽朗，汤姆也会在木柴暖炉里生火，每次进门简都会愉快地呼出一口气。离开凄冷潮湿的公寓来到这里，有如搭上飞机前往季节全然不同的异国。她特地避开上午和下午客人最多的时段，以免妨碍汤姆做生意，她一定会点几杯咖啡和轻食午餐。

咖啡师汤姆感觉越来越像她的同事，有如在办公室座位相邻的两个人。他是个聊天的好对象，他们喜欢相同的电视节目，音乐爱好也有部分交集。音乐！她几乎都忘记音乐的存在了，就像忘记书本一样。

汤姆笑嘻嘻地说：“我快变成老奶奶了，对吧？强迫每个人吃东西。试一小口就好，不必因为担心失礼而吃掉一整个。”

简目送他离去，又突然转开视线，因为她察觉自己在欣赏他黑色T恤下的宽肩。她从玛德琳那里听说汤姆是同志，他前不久和男友分手，严重心碎正在疗伤。男同志通常身材超赞——虽然有点刻板印象，但似乎确实如此。

自从在浴室读到那段性爱场景之后，这几个星期逐渐发生了变化。她的身体，这个生锈、报废的身体，似乎正靠自己的意志重新启动，一点一点活了过来。她经常发现自己不自觉盯着男人看，有时候也看女人，但主要是男人，她并没有想入非非，只是单纯的感官美学欣赏。

吸引简目光的并非瑟莱斯特那种美人，而是平凡人，他们的身体有一种平凡的美，如越过服务台的手臂，刺着太阳图案的黝黑肌肤，超市队伍前方一位老先生的颈子、小腿肌肉和锁骨线条。真的非常奇怪，她想起父亲几年前动鼻窦炎手术恢复嗅觉，在那之前他压根没察觉自己闻不到味道，现在最单纯的味道也能让他开心不已。他不停嗅闻简妈妈的颈子，以梦幻的语气说：“我忘记你妈妈的味道了！我甚至不晓得自己忘记了。”

不只是因为那本书。

对玛德琳说出萨克森·班克斯的事情，道出他当时说的那些蠢话，这些都很有帮助。那些话必须是秘密才能拥有力量，现在那股力量开始消退，有如漏气的充气城堡，随着气体嘶嘶流失，慢慢开始皱缩。

萨克森·班克斯是坏人，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坏人，每个小孩都知道。父母教孩子远离这种人，不要理会，转身走开，如果他们继续骚扰，要用坚定的语气大声说“不要，我讨厌这样”，然后去报告老师。

你好臭、你好丑——就连萨克森说的那些羞辱言词也属于小学生等级。

她一直很清楚，自己对那一夜经历的反应太大，也可以说太小。她没有哭、没有告诉任何人，她将整起事件硬生生吞下，假装没有什么，因为这样反而很有什么。

现在简变得很想说，前几天早上和瑟莱斯特去散步时也告诉她了，但是比告诉玛德琳的版本短一点。瑟莱斯特没有表示什么，只说她很遗憾，还说玛德琳说得有道理，基吉和他的生父完全不同。

第二天，瑟莱斯特送简一条项链，装在红丝绒袋子里。那是一条细细的银链，挂着一颗蓝色宝石。

“那颗宝石叫青金石，”瑟莱斯特用她独特的羞怯语调说，“据说可以‘疗愈情感伤痛’，其实我不太相信这些东西——不过，至少以项链而言算是很漂亮。”

此刻，简正伸手摸摸坠子。

是因为交到新朋友？还是海风的功效？

固定运动说不定也有作用，她和瑟莱斯特的体能都改善了。现在她们爬上通往墓园的楼梯时，已经不必停下来喘气，第一次发现时她们都好开心。

没错，很可能是运动的作用。

她痛苦了这么久，原来只要常常在清新空气中散步，加上一颗疗愈宝石就能解决。

她用叉子切下一块玛芬松糕送进口中，和瑟莱斯特散步也让她找回食欲。她得小心饮食，否则又要变肥了——想到这里，她的喉咙随之紧缩，她连忙放下叉子。好吧，看来没有完全治好，对食物的感觉还是很不正常。

但这是汤姆的好意，她不能糟蹋。她重新拿起叉子，吃了非常小的一口。玛芬的质地轻盈蓬松，她能尝到汤姆刚才说过的所有材料：夏威夷豆、桃子和青柠。她闭上眼睛感受一切：咖啡馆里的温度，口中玛芬的滋味，现在已经很熟悉的咖啡与二手书香气。她再叉起一块，这次比较大一点，并蘸上鲜奶油。

“还可以吗？”汤姆站在附近的桌子前，由后口袋拿出抹布弯腰擦拭桌面。

简举起一只手表示嘴巴没空，汤姆微笑。他拿起客人留在桌上的书，放到比较高的层架上，他的黑T恤离开裤腰往上移，简瞥见他的后腰，非常平凡的后腰，没什么特别的看头。冬天时他的肤色有如淡拿铁，夏季则是热巧克力的颜色。

“非常棒。”她说。

“嗯？”汤姆转过身，现在店里只有两个客人。

简用叉子指指玛芬：“这个太好吃了，你应该开天价。”她的手机响了。“抱歉。”

屏幕显示“学校”，在此之前学校只打过一次电话给她，因为基吉喉咙痛。

“查普曼女士？我是派翠西娅·尼帕尔。”

是校长。简的胃纠结。

“尼帕尔校长，请问出了什么事吗？”她讨厌自己畏缩的语气，玛德琳和校长说话时总是开朗愉快，带着有点高傲的亲切，仿佛校长是个健忘的老管家。

“没有，没有出事，但我希望能安排时间和你见面，如果方便，越快越好。最好是今天，下午两点左右，放学时间之前，可以吗？”

“当然，请问出了什么——”

“太好了，很期待能和你会面。”

简放下手机：“校长想见我。”

学校的学生、家长和老师汤姆几乎都认识。他是土生土长的孩子，当年他念小学的时候，尼帕尔校长还只是毫无地位的三年级导师。

“应该没什么好担心的，”他说，“基吉是个好孩子，说不定她想让基吉进特别班呢。”

“嗯。”简心不在焉地又吃了一口玛芬。基吉并非“天赋优异”的孩子，况且她从校长的语气听得出来，八成不是好事。

* * *

萨曼莎：听说孩子被霸凌，雷娜塔气得快发疯了。部分的问题在于，她的保姆没有告知，所以持续一段时间之后她才知道。当然啦，现在大家都晓得朱丽叶除了工作，还有很多事情要忙。

巴恩斯老师：家长不了解，学童可能前一刻还在欺负人，下一刻就被人欺负。他们太急于贴标签了！当然，我明白这次状况不同，这次……很严重。

斯图：我爸爸教过我，同学打你，就打回去，简单明了。最近的教

育完全不一样，这次的事件也是。现在参加足球赛的每个孩子都能拿到奖杯，玩传礼物⁽¹⁾游戏时，每拆一层包装都有奖品，这一代的孩子将来会变成软弱废物。

西娅：雷娜塔一定非常自责，她上班的时间那么长，几乎见不到孩子！我实在为那些小家伙心疼，很显然他们目前还很难调适，完全无法调适。他们的人生将从此改变，对吧？

杰吉：怎么没有人说杰夫上班时间太长？没有人问杰夫是否知道艾玛贝拉在学校的遭遇？据我所知，雷娜塔的薪水比较高，工作压力也比较大，但没有人责怪杰夫出去上班，没有人说：“噢，我们很少在学校见到杰夫，对吧？”完全没有！然而，家庭主妇妈妈看到爸爸来接小孩，就会认定他应该得金牌，我老公就是这样，他有一小群死忠随从。

乔纳森：那些人是我的朋友，不是随从，请原谅我老婆乱说话。她的公司正在进行恶意收购，或许因此她也变得有点恶意。我认为学校必须负起责任，霸凌事件发生时，老师在哪里？

⁽¹⁾ 传礼物游戏 (Pass the parcel)：由老师将礼物包在数层包装纸中并播放音乐，学童围坐一圈互相传递，音乐停止时拿到包裹的人拆开一层，拆到最后一层的人即胜出，可保留礼物。

36

简一在办公桌对面坐下，尼帕尔校长立刻说：“雷娜塔·克莱恩发现，过去一个月，她的女儿艾玛贝拉受到持续性的暗中霸凌。很遗憾，艾玛贝拉不肯说出确切的经过，也不肯说出是谁，然而，雷娜塔确信是基吉。”

简不禁倒抽一口气。太奇怪了，她竟然还会感到震惊，仿佛心里有个疯狂乐观的部分，依然相信基吉要被分到天才儿童特别班。

“怎样的——”简的声音消失了，她有些困难地清清嗓子，她觉得自己在扮演一个她没资格担任的角色。这次会议应该由她的父母出席，和尼帕尔校长辈分相同的人。“怎样的霸凌？”

尼帕尔校长露出为难的神色，她感觉像是有身份的仕女，上流人家的贵妇，衣着高贵、经常做昂贵的护肤疗程。她的声音清脆高亢，清楚传达出“休想给我搞鬼”，显然非常有震慑效果，就连以调皮捣蛋出名的六年级男生也会怕。

“很可惜，我们不太清楚细节，”尼帕尔校长说，“艾玛贝拉身上出现奇怪的瘀血、擦伤和……一个齿痕，但她只说‘有人对她很坏’。”她叹息一声，修饰完美的指甲轻点放在腿上的牛皮纸信封：“请见谅，因为迎新日那天发生的状况，我们才会这么快请你过来，否则应该会等到更加确定之后再做处置。巴恩斯老师说那次似乎是单一事件，因为那件事，她一直密切观察基吉，她说他很讨喜，乖巧好学，和同学来往时也非常和善有爱心。”

没想到巴恩斯老师会给基吉这么好的评价，简感动到快哭出来。

“毕利威小学对霸凌行为采取零容忍政策，霸凌事件虽然非常罕

见，不过一旦发生，我们认为除了保护受害者之外，也要照顾加害者。因此，倘若证实霸凌艾玛贝拉的人就是基吉，我们不会采取惩罚的手段，而是让他停止这种行为，必须立刻停止，然后深入探讨他这么做的的原因。毕竟他才五岁，一些专家认为五岁的孩子没有能力做出霸凌行为。”

尼帕尔校长对简笑了笑，简回以虚弱微笑。等一下，既然他是讨人喜欢的好孩子，当然不可能欺负同学！

“除了迎新日那天之外，他有没有出现过这一类的行为？念日托班的时候呢？在校外和其他小朋友互动的时候？”

“没有，绝对没有，他一直——哎。”简原本想说基吉一直否认迎新日那天艾玛贝拉的指控，但说出来恐怕只会让状况更复杂，尼帕尔校长可能会以为基吉习惯说谎。

“基吉过去的经历、家庭生活和出身背景是否有什么异常？有没有什么可能相关的事情，你认为应该让我们知道的？”尼帕尔校长一脸期待地问，她的表情友善温和，仿佛想让简明白无论什么都不会让她惊讶，“据我所知，基吉的父亲并没有参与他的成长过程，对吗？”

听到陌生人随口提起“基吉的父亲”，简总会愣一下。对简而言，“父亲”这个词会联想到慈爱与安全，她总是第一个想到自己的父亲，以为他们说的是她父亲。她得在心中小小转换一下，回到那个有投射灯的饭店房间。

尼帕尔校长，请问以下这个是否有关？我对基吉的父亲了解不多，只知道他喜欢窒息式性爱和羞辱女性。他貌似亲切迷人，会唱“欢乐满人间”的歌曲，我以为他很“讨喜”，事实上，你很可能也会觉得他很讨喜，然而，他的真面目与外表完全相反，大概可以说他是恶霸，所以或许有关联。此外，为了让你有更全盘的了解，基吉也可能是我过世的外公投胎转世，外公的灵魂非常温柔，所以，全看你相信遗传倾向是偏

向暴力还是灵魂转世。

“我想不出什么有关联的事，”简说，“他有很多男性模范——”

“噢，是，当然，我相信一定有，”尼帕尔校长说，“老天，有些孩子的父亲经常出远门或上班时间很长，几乎完全见不到面。我绝对无意影射是因为单亲导致基吉有所缺失，我只是想全面了解。”

“你有没有问过他本人？”简问。想到基吉被校长叫来问话，而她不在现场，她的心一阵抽痛。他睡觉时还要抱熊熊，他累的时候会坐在她腿上吸拇指。他会走路、说话、自己穿衣服，她依然觉得这些都是小小奇迹，现在他却有着她看不见的生活，有着属于成人世界的可怕夸张大麻烦的发生。

“我问过了，他相当激动地否认。因为艾玛贝拉不肯配合，所以真的很难决定接下来该怎么做——”

有人敲校长室的门，打断她的话。秘书探头进来，警惕地看了简一眼：“呃，我觉得应该让你们知道，克莱恩夫妇已经到了。”

尼帕尔校长的脸色发白：“可是距离约定的时间还有一个小时！”

“我的董事会改期了。”一个刺耳又熟悉的声音说。雷娜塔出现在秘书身后，显然准备硬闯。“所以我们想能不能提前——”她发现简在场，脸色立刻变得很难看，“噢，我明白了。”

尼帕尔校长慌张地用眼神向简道歉。

玛德琳说过杰夫和雷娜塔固定捐献大笔款项给学校。“去年的猜谜晚会，尼帕尔校长特别感谢克莱恩夫妇捐款让全校装冷气，其他人只能像贫苦佃农一样坐在台下感恩戴德，”说到这里，玛德琳忽然想到一个好主意，整张脸都亮起来，“说不定今年瑟莱斯特和佩里可以和他们一较高下，他们可以比一比谁最有钱。”

“我们来这里应该是为了同一件事吧？”雷娜塔说。

尼帕尔校长急忙由办公桌后走出来：“克莱恩太太，我真的认为最好——”

“这不是刚好吗？”雷娜塔从秘书身边硬挤出来，大步走进校长室，身后跟着一个苍白壮硕的黄发男子，一身西装领带行头，可想而知是杰夫。简没有见过他，但其实大部分的爸爸她都不认识。

简站起来，双手防备地在身前交叉，紧抓住衣服仿佛生怕被扯掉。克莱恩夫妇要揭露她的秘密，让所有家长知道她丑恶可耻的秘密。基吉并非来自正常、美满、相爱的性行为，而是一个年轻愚昧、又肥又丑的女生做出可耻傻事的后果。

基吉不正常，因为简让那个男人成为他的父亲，所以基吉不正常。她知道这种想法很不合理，因为换了父亲基吉就不会存在了，但感觉很合理，因为基吉注定是她的儿子，当然如此，她怎么可能不是他的妈妈？但她不该这么早把他生出来，她应该先为他找到合适的爸爸、适当的人生。倘若她照规矩一步一步来，他就不会被可怕的基因玷污，他就不会做出这种行为。

她想起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似乎很不高兴被生出来，所以用尽全身的力气哭喊，小小的四肢不停挥动，仿佛由高处坠落，她的第一个念头是，对不起，小宝宝，对不起，害你受苦了。那种冲刷过全身的美妙痛苦有如哀悼，尽管她称之为“喜悦”，但感觉都一样。她好爱这个长相好笑、脸蛋通红的小家伙，她以为这份如暴风肆虐的爱能洗去那一夜的污秽回忆，但那段记忆并未消失，反而有如滑溜的黑色水蛭紧黏在她的心墙。

“你得管好你的儿子。”雷娜塔直接停在简面前，伸出一只手指戳刺简胸前的空气，眼镜后方的双眸充血发红。她的愤怒几乎具有实体，因为简内心的疑虑，更显得正当合理。

“雷娜塔，”杰夫劝阻，同时对简伸出一只手，“我是杰夫·克莱

恩。请原谅雷娜塔，毕竟她非常难过。”

简和他握手：“我是简。”

“好，既然大家都来了，说不定这样也好，可以进行有建设性的讨论，”尼帕尔校长清脆的声音略带一丝紧张，“请问各位要喝茶或咖啡吗？还是水？”

“我不是来喝茶谈心的。”雷娜塔说。

简发现雷娜塔全身颤抖，她感到莫名惊奇。她转开视线，看到雷娜塔毫不掩饰的激动情绪，有如看到她的裸体。

“雷娜塔。”杰夫伸手拦住妻子，仿佛她准备冲到马路上。

“我可以告诉你我要什么，”雷娜塔对尼帕尔校长说，“我要她儿子离我女儿越远越好。”

37

玛德琳从后院打开拉门，看到阿比盖尔坐在沙发上，腿上放着一样东西。“嗨！”她开朗的语气非常假，连她自己都受不了。

现在她无法自然地对女儿说话，因为阿比盖尔只有周末回来，所以玛德琳觉得阿比盖尔像贵客，而她则是负责招待的人。她觉得应该问她要不要饮料，随时确认她是否舒适，真够荒唐！每当玛德琳发现自己做出这种举动，便会突然大逆转，严词要求阿比盖尔帮忙做家务，如拿洗好的衣服出去晒，最糟糕的是，阿比盖尔总是乖乖听从，有如礼貌周到的客人，完全展现玛德琳从小教她的礼节，如此一来，玛德琳更感到内疚、困惑。阿比盖尔没有带衣服回来洗，她怎么可以要求她帮忙晒衣服？感觉就像要客人帮忙晒衣服。

于是她急忙去帮忙，用夸张的态度聊些小事，而脑中充满她真正想说却说不出口的话：阿比盖尔，回家来吧，快回来，别闹了。他抛弃我们，他抛弃你。你是我的奖赏，失去你是他应得的惩罚，你怎么可以选择他？

“你在做什么？”玛德琳一屁股坐在阿比盖尔身旁，偷看她的笔记本电脑屏幕，“在看‘超级名模生死斗’吗？”

她再也不知道该如何和阿比盖尔相处，感觉很像和前男友维持友谊关系，两人交流时态度故作轻松，内心变得太容易受伤，清楚感受到自己的小毛病再也不可爱，甚至变得惹人厌。

玛德琳一向在家中扮演有点疯狂的搞笑妈妈，她总是动不动就兴奋过头或气愤过度。孩子不听话时她气呼呼骂人，她站在食品储藏柜前唱傻傻的怪歌：“噢，在哪里？番茄罐头在哪里？番茄啊，不要隐藏你踪

影。”三个孩子和艾德都很爱取笑她，从她迷恋名人的毛病到爱用金属光泽眼影的癖好，都能成为他们说笑的话题。

然而现在阿比盖尔来小住时，玛德琳觉得她只是拙劣地在模仿自己，她决心不要假装成不是自己的样子。她已经四十岁了！现在才想改变性格未免太迟，但是她总是从阿比盖尔的眼光看自己，猜想自己被拿来和邦妮比较，毕竟，阿比盖尔选择了邦妮，不是吗？邦妮是阿比盖尔想要的妈妈，她搬过去其实与奈森无关，毕竟一个家的气氛是由妈妈主导。玛德琳心中一直偷偷担心自己有太多缺点——她显然太容易动怒、经常骤下论断、太热衷打扮、花太多钱买鞋，她自以为可爱风趣，其实别人只觉得她烦人庸俗……此刻这些全部浮上心头。成熟点，她告诫自己，不要以为是针对你，女儿依然爱你，她只是选择和爸爸一起生活，没什么。然而，每次和阿比盖尔互动，感觉都像内心的一场战争：“阿比盖尔，我就是这样的人，不喜欢拉倒”对上“玛德琳，表现好一点、镇定一点、和善一点，多像邦妮一点”。

“你有没有看到上星期爱洛伊被踢出去那集？”玛德琳问。这就是平常她会和阿比盖尔说的话，所以她就要说这样的话。

“我不是在看‘超级名模生死斗’，”阿比盖尔叹息，“我在看国际特赦组织的网页，这是一篇探讨侵犯人权的文章。”

“噢，老天。”玛德琳说。

“邦妮和她妈妈都加入了国际特赦组织。”阿比盖尔说。

“想也知道。”玛德琳低喃。当珍妮弗·安妮斯顿听说安吉丽娜·朱莉和布拉德·皮特又领养了一两个孤儿，她应该也有与玛德琳此刻相同的感受。

“什么？”

“很伟大，”玛德琳说，“艾德好像也是会员，我们每年都会捐款。”

噢，老天，你怎么说这种话！不要再竞争了！这句话的真实性很可疑，艾德的会员身份可能已经过期了。

她和艾德尽可能地做好事，慈善募款的彩券她一定会买，看到街头艺人也会给钱，每次有朋友为了什么公益活动参加马拉松，虽然她觉得很烦，但依然会赞助——即使他们真正的目的只是想减肥。等孩子大一点，她应该会去当义工，就像她妈妈那样。这样应该很足够了吧？她可是家庭、工作两头都要管呢！邦妮凭什么让她质疑自己所做的每个选择？

根据阿比盖尔的说法，邦妮最近决定不要再生小孩（玛德琳很想知道原因，但没有开口问），所以她将斯凯的婴儿车、婴儿床、尿布台和婴儿服全部捐给受虐妇女收容所。

“妈，她很了不起吧？”阿比盖尔感叹道，“其他人绝对会卖掉。”

玛德琳最近才在eBay拍卖掉克洛伊的婴儿服，然后欢天喜地用赚来的钱买了一双打五折的名牌靴子。

“哦？这篇文章在讲什么？”十四岁的小丫头知道人间疾苦有什么好处？这样或许也好，邦妮让阿比盖尔关怀社会，而玛德琳只会助长不当的身体形象。她想起可怜的简说过，这个世界重视美貌到了偏执的程度。她想象阿比盖尔和陌生男子走进饭店房间，简的遭遇发生在阿比盖尔身上，她心中的怒火瞬间爆燃，她想象抓住那个男人后脑勺的头发，将他的脸一次又一次往水泥墙上撞，直到变得血淋淋、烂糊糊。老天，她看太多暴力节目了。

“阿比盖尔，这篇文章在讲什么？”她再问一次，讨厌自己有点烦躁的语气，是不是经前综合征又发作了？不，还没到那个时间，她甚至不能怪罪生理周期，单纯只是因为她最近一直脾气很坏。

阿比盖尔叹息，视线没有离开屏幕：“童婚与性奴役。”

“真惨，”玛德琳停顿了下，接着说，“还是别……”

她打住话。她原本想说：“还是别看了吧，看了只会难过。”这种话很残忍，完全是好命又虚荣的西方白人妇女会说的话，因为买了新鞋、新香水就打从心底高兴半天的女人。邦妮会说什么？阿比盖尔，我们一起冥想思考这件事吧，呵。看吧，她肤浅的毛病又发作了，取笑冥想，冥想又没有坏处。

“这些小女生的年纪应该还在玩娃娃才对，”阿比盖尔因为愤慨而哽咽，“却在妓院卖身。”

你的年纪也应该还在玩娃娃，或至少在玩化妆品。

她心中怒火燃烧，她有资格生气。奈森和邦妮在想什么？阿比盖尔太小、太敏感，不该让她接触人口贩卖的议题。阿比盖尔的情绪容易激动、难以克制，她遗传到玛德琳不好的性格，怒火一触即发，但她又很心软，比玛德琳的心要软很多。很明显她的同理心泛滥——当然啦，再怎么泛滥也绝不会沾到玛德琳、艾德、克洛伊和弗雷德身上。

玛德琳回想起阿比盖尔五六岁的时候，因为会认字而自豪无比。有一天她发现阿比盖尔坐在餐桌前，小心翼翼念出报纸头版上的一个标题，神情充满惊恐与难以置信。玛德琳想不起来那篇报道的内容，是谋杀、死亡、灾难？不对，她记得那是八十年代早期一个孩子从床上被绑走的事件，遗体始终没有寻获，那时阿比盖尔还相信有圣诞老人。“那不是真的，”玛德琳急忙说，一把将报纸抢走，发誓绝不会再放在阿比盖尔能拿到的地方，“只是编出来的故事。”

奈森不知道这件事，因为他抛妻弃子。

克洛伊和弗雷德都不是这么敏感的孩子，两个爱玩科技产品的野人小宝贝，他们的抵抗力强多了。

“我要想想办法。”阿比盖尔说，将画面往下拉。

“真的？”玛德琳问。你八成想跑去巴基斯坦吧？休想！给我乖乖待在这里看“超级名模生死斗”，小丫头。“什么办法？写信？”她兴奋起来，她有营销学位，写信的功力绝对能让邦妮望尘莫及，“我可以帮你写信给我们这一区的国会议员请愿——”

“不，”阿比盖尔不屑地打断，“这种做法根本没用，我有个好点子。”

“怎样的点子？”玛德琳问。

后来玛德琳经常回想起这一刻，说不定阿比盖尔原本肯老实说，如此就能在那场疯狂灾难开始之前阻止，可惜这时有人敲门，阿比盖尔啪的一声将笔记本电脑合上。

“爸来了。”她站起来。

“可是现在才四点，”玛德琳抗议，她也跟着站起来，“我以为你要待到五点，然后由我开车送你回去。”

“我们要去邦妮的妈妈家吃饭。”阿比盖尔说。

“邦妮的妈妈。”玛德琳重复。

“妈，不要小题大做。”

“我什么都没讲，”玛德琳说，“我没有说你好几个星期没见过我的妈妈了。”

“外婆社交活动那么多，八成根本没发现。”阿比盖尔猜得很准。

“阿比盖尔爸爸在外面！”弗雷德在门口说，他其实想说，“阿比盖尔爸爸的车子在外面！”

“你好啊，小兄弟！”玛德琳听见奈森对弗雷德打招呼，有时候奈森的声音会勾起一波波在她内心深处的回忆：背叛、憎恨、愤怒以及不解。他就这么离开了，阿比盖尔，他头也不回地抛弃我们，我无法相

信，我真的无法相信，那天晚上你哭个不停，没完没了的新生儿哭闹……

“拜，妈。”阿比盖尔弯腰亲热地吻了一下她的脸颊，仿佛玛德琳是独居老姑婆，阿比盖尔好心来探望，而现在，呼，时间终于到了，可以离开这个满是霉味的地方回家了。

38

斯图：我想起来一件事，曾有一次我在路上遇见瑟莱斯特·怀特。我去悉尼市区另一头施工，我得去买新水龙头，因为有人把水龙头口塞住了。这些都是题外话，总之，我去“哈维·诺曼家饰五金大卖场”，那里有很多展示家具，我看到瑟莱斯特·怀特躺在一张双人床中央望着天花板。我以为认错人，还回头多看了几眼，然后我说：“嗨，你好啊。”她整个人跳起来，好像吓得魂都飞了，活像我逮到她抢银行，实在怪透了。为什么她要跑去离家那么远的地方，躺在卖场的特价双人床上？她真的很美，令人惊艳，但总是有点……神经质。现在想想还真是让人难过，非常难过。

* * *

“你是新房客吗？”

瑟莱斯特吓了一跳，手里的台灯差点摔在地上。

“抱歉，我不是故意吓你。”那个女人由走廊对面的公寓出来，她的年纪约四十，穿着运动装，身旁跟着两个小女生，感觉似乎是双胞胎，年纪和乔希、麦克斯相仿。

“我可以说是新房客吧，”瑟莱斯特说，“呃，对，我是新房客，只是不确定什么时候会搬进来，可能要过一阵子。”

和人说话并非计划的一部分，这样感觉太真实。这整件事只是假设性预防而已，很可能永远不会走到这一步，她只是在试探新生活这个念头，她只是想让苏西佩服，她希望下次去咨询时，“计划”已经完全就位。大部分的妇女可能需要劝说好几个月，大部分的妇女很可能在第二

次咨询时还毫无进展，但她不一样，她总是乖乖做功课。

“我找到一间公寓，签了半年的租约，”她打算以轻松随意的口吻告诉苏西，“在麦克马洪斯角⁽¹⁾，步行就能抵达北悉尼。我有个朋友在北悉尼的一间小型律师事务所工作，她是合伙人，一年前她问我要不要去上班，我拒绝了，不过我相信她应该有办法帮我找工作。总之，假使行不通，我可以去市区找工作，反正只要搭一小段渡轮就能到。”

苏西扬起眉，说：“哇，非常好。”

瑟莱斯特得第一名，真乖，受虐妻子的表率。

“我是萝丝，”那个女人说，“这是伊莎贝拉，那是丹妮爱拉。”

有没有搞错？她为孩子取名伊莎贝拉和丹妮爱拉？

两个小女孩彬彬有礼对她露出微笑，其中一个甚至说“你好”。虽然同样是双胞胎，但她们比瑟莱斯特的儿子有礼貌多了。

“我是瑟莱斯特，很高兴认识你！”瑟莱斯特尽快转动钥匙，“我该——”

“你有小孩吗？”萝丝满怀希望地问，小女孩也满怀希望地看着她。

“两个儿子。”瑟莱斯特不想说出他们也是双胞胎，因为这么神奇的巧合绝对会让谈话延长至少五分钟，她受不了。

她用肩膀推开门。

“需要什么尽管开口。”萝丝说。

“谢谢！回头见。”

瑟莱斯特放开门，两个小女孩开始争执这次轮到谁按电梯钮。“噢，你们两个真是够了，每次都得这样吗？”她们的妈妈说，显然这才是她正常的语气，刚才她和瑟莱斯特说话时太社交客套。

门关上，寂静降临，再也听不见萝丝接下来说了什么，隔音非常好。

门边的墙上镶了一片镜子，很像是七十年代的东西，大概是太过有野心的装修计划失败后留下的纪念。屋内其他地方都毫无特色：空空白墙、耐磨灰地毯，基本款的出租公寓。佩里名下有几间出租公寓，大概就像这个样子，理论上瑟莱斯特也是那些公寓的主人，但她甚至不晓得房子在哪里。

倘若是他们夫妻共同投资出租公寓，一间就好，那么她一定会乐在其中。她会帮忙整修，挑选瓷砖，和中介公司打交道，当房客要求修理东西时，她会说：“当然没问题！”

这种程度的财富她会觉得很惬意，佩里深不见底的财力有时会使她头晕目眩。

第一次来她家的人也有同感，从他们的表情可以看得出来，他们的视线在宽敞空间、挑高天花板游走，堂皇雅致的房间有如展示富裕生活的小型博物馆。每次她心中都掺杂着得意与羞愧，她所居住的这栋房子，每个房间都在默默宣示：我们很有钱，八成比你更有钱。

那些华美的房间一如佩里的脸书贴文，以高尚的方式炫耀他们的生活。没错，他们确实偶尔会坐在那张舒适至极的沙发上，茶几上放着酒杯与香槟，欣赏海上日落。没错，他们确实会那么做，有时候，或说通常，也确实舒适至极。但上次佩里压住她的脸，害她以为自己会死，也是在这张沙发上。还有那张脸书照片，上面写着“带孩子出去玩，真开心”，那并非谎言，因为那天带孩子出去玩确实很开心，但那天晚上孩子入睡之后发生的事没有留下照片。她太容易流鼻血，总是如此。

她拿着台灯走进主卧房，空间不大。她买了一张双人床，当然，她和佩里的床是特大尺寸，但这个房间放加大尺寸的床会太挤。

她将台灯放在地上，这是个色彩缤纷、蘑菇形状的装饰艺术灯具，

她之所以买下，除了喜欢之外，也因为佩里最讨厌这种款式。虽然他不至于不准她买，但是他每次看到都会满脸厌恶，就像有时候他在艺廊指出欣赏的画作，看到那种阴郁的现代风格，她也会满脸厌恶，这样他才不会买回家。

婚姻的重点是妥协。“老婆，如果你真的喜欢那种花哨古董设计，我可以买真品给你，”他会温柔地这么说，“这只是低俗的仿造品。”

每次他说这种话，她总会觉得他在暗示：你也一样低俗。

她会花时间装潢这个房间，摆满各种她喜爱的低俗玩意。她拉开一扇百叶窗让阳光照进来，指尖抹过有点灰尘的窗台。这里还算干净，不过下次她会带清洁用品来，彻底打扫到一尘不染。

之前她一直无法离开佩里，因为她不知道能去哪里、要怎么生活，因为心态的问题，所以感觉不可能做到。

以后会有完整的人生准备就绪，等着她采取行动。她会帮双胞胎铺好床，她会在冰箱摆满食物，她会在橱柜放进玩具和衣物，她甚至不需要打包行李，她要去附近的小学拿入学申请书。

她会准备妥当。

下次佩里再对她动手，她不会还手、不会哭泣，也不会窝在床上，她会说：“我现在就要离开你。”

她端详起自己的指节。

不然也可以趁他出国时离开，或许这么做比较好。她会打电话告诉他：“你应该很清楚我们不能继续这样下去，等你回国，我已经搬走了。”

假使她真正、确实地离开，她无法想象他的反应。

只要结束这段婚姻，暴力自然会停止，因为他再也没有权利打她，一如他再也没有资格吻她。暴力是他们婚姻中私密的部分，一如性生

活。她离开之后，这种行为便失去正当性，她不再以同样的方式属于他，她将找回他的尊重。他们离婚之后会保持和睦关系，他会是个周到但冷漠的前夫，她已经知道那份冷漠会比拳头伤她更深。接着他会找到新对象，可能只需要五分钟。

她走出主卧房，沿着短短的走廊前往双胞胎以后要住的房间。空间只够放两张单人床，还得靠在一起，她会帮他们买新的羽绒被，弄得漂漂亮亮。想到他们困惑的小脸，她的呼吸变得沉重。噢，老天，她真能对他们做这种事吗？

苏西认为佩里会争取完全监护权，但她不了解佩里，他的愤怒如同喷灯般瞬间燃烧，然后便熄灭。瑟莱斯特不同，她的脾气更大，也会记恨，佩里不会记恨，但她会，她很坏。现在她全部想起来了，想起每一次说过的每一个字。苏西坚持要她记录每次所谓的“施暴”，写下所有经过，她说要拍下伤处的照片，保留验伤单，以后无论打官司或争取监护权，这些数据都很重要。瑟莱斯特虽然答应，但并不打算实行，看到他们的行为写成文字一定很可耻，内容会像小孩子打架：我骂他，他对我大吼，我吼回去；他推我，我打他；我瘀血，他擦伤。

“他不会跟我抢孩子，”瑟莱斯特告诉苏西，“他会做对他们最有利的选择。”

“说不定他觉得孩子和他在一起最有利，”苏西以就事论事的平淡语气对瑟莱斯特说，“像你丈夫这种男人，通常会争取监护权。他们掌握大量资源，他们有钱、有靠山，你必须做好准备。夫家亲戚可能也会介入，突然间大家都有意见。”

夫家亲戚……瑟莱斯特感到一阵哀伤。佩里的家族庞大，人口众多，她一直乐于身为其中的一分子，她喜欢那多到数不清的亲戚：大大小小的姑姑阿姨，一大票堂表兄弟姐妹，三个头发银白的坏脾气老叔公。佩里在免税店买香水时甚至不需要清单就能搞清楚，她很爱这样的他。他会轻声提醒自己：安妮塔阿姨喜欢香奈儿的可可小姐香水，依芙

琳姑姑喜欢三宅一生。她很喜欢看佩里拥抱感情好的堂表兄弟，因为太久没见面而眼眶泛泪，这些事情似乎证实她丈夫本质善良。

打从第一天开始交往，佩里的家人便温暖地欢迎瑟莱斯特，仿佛他们察觉到她那个自给自足的小家庭在他们面前相形见绌，除了金钱之外，他们可以给予更多她不曾拥有的东西，佩里和他的家族在各方面都十分慷慨大方。

当瑟莱斯特坐在长桌前吃安妮塔阿姨做的菠菜奶酪千层酥，看着佩里耐性十足陪坏脾气老叔公聊天，双胞胎和其他小朋友追逐嬉闹，她脑中会忽然闪过佩里打她的画面，感觉很不真实，很虚幻、荒唐——即使就发生在前一晚。难以置信的心情伴随着羞耻，因为她知道一定是她的错，因为这个家族善良而充满爱，她是外人，这些人看到她对亲爱的佩里又打又抓，一定会无比惊骇。

那个洋溢欢笑的大家庭里，绝对没人相信佩里会施暴，瑟莱斯特也不希望他们知道，因为买香水送姑姑、阿姨的佩里并非失控暴怒的佩里，不是同一个人。

苏西不认识佩里，她只知道类型、案例与统计数字，她不知道佩里的脾气只是他的一部分，绝非他的全部。他不只是打老婆的男人，他会装好笑怪声音读床边故事哄小孩睡觉，他对服务生说话很有礼貌。佩里不是坏蛋，他只是个偶尔会做坏事的人。

与她处境相同的妇女生怕离家之后会被丈夫找出来打死，瑟莱斯特却怕自己会想念他。他出差回家时双胞胎跑过去迎接，他会扔下行李跪下，大大敞开怀抱，然后说：“我要先亲妈咪。”这一幕总能带来最纯粹的喜悦。

状况没那么单纯，他们的婚姻非常奇特。

她在公寓里走一圈，刻意避开厨房。这里的厨房又小又窄，她很难想象在里面做饭的模样，双胞胎一定会唉唉叫：“我饿了！我也是！”

她回到主卧房，将台灯插上电，电还没被停掉。台灯的彩色生动艳丽，她坐下来欣赏，她好喜欢这个怪怪的台灯。

等搬来以后，她要请简和玛德琳来做客，她要给她们看这盏台灯，三个人一起挤在小小的阳台上喝下午茶。

假使真的离开毕利威，她会很怀念早上和简在海岬散步的时光。大部分的时候她们只是默默行走，仿佛一起冥想。假使玛德琳也一起去，她们三个一定会一路聊不停，但是只有简与她时，另有一种不同的活力。

最近她们开始小心翼翼地敞开胸怀，很有意思，在散步的时候比较容易说出一些难以启齿的话，大概是因为没有眼神接触，不像坐在餐桌上那样。瑟莱斯特想起有一天早上简说出基吉生父的事，那个烂人差不多等于强暴了她，她打了个冷战。

至少佩里在床上从不会使用暴力，即使是在暴力之后做爱，即使性爱是他们奇怪的和好方式，借此原谅与遗忘，他们的性关系永远出自爱，而且总是非常非常美好。认识佩里之前，她从不会被男人如此强烈吸引，她知道以后也不会有。不可能，这样的吸引力只存在于他们之间。

她会想念性爱，她会想念住在海边，她会想念和玛德琳一起喝咖啡，她会想念和佩里一起熬夜看影集DVD，她会想念佩里的家族。

玛德琳曾经说过，和一个人离婚等于和他的整个家族离婚。玛德琳以前和奈森的姐姐感情很好，但现在她们难得见面。瑟莱斯特得要放弃很多东西，其中包括佩里的家族。

有太多会想念的事物，有太多得牺牲的东西。

没关系，现在只是练习而已。

她不必真正实行，这只是个理论练习，只是为了让咨询师感到佩

服，她很可能不会觉得有什么了不起，毕竟只要有钱很容易就能做到。瑟莱斯特并非特别勇敢，她负担得起房租和装潢费用，即使她可能永远不会住进来，用的还是她丈夫赚的钱。苏西的个案很可能财务受到钳制，但瑟莱斯特可以从几个不同的账户领取大笔金钱，佩里甚至不会察觉，即使他发现了，她只要随便编个借口就能蒙混过去。她可以说朋友急需用钱，他绝对眼睛都不会眨一下，甚至会主动给更多。有些男人会限制妻子的行动、控制金钱，让妻子成为囚犯，但佩里不一样，她如鸟儿般自由自在。

她看看房间四周，没有衣帽间，她得去买衣橱。看房子的時候她怎么没发现？

玛德琳第一次看到瑟莱斯特的大型衣帽间时，眼睛大放光彩，有如听到美妙的旋律：“这个，就是这个，这就是我的梦想。”

瑟莱斯特的生活是另一个人的梦想。

“没有人应该生活在暴力下。”苏西这么说，但苏西没有看过他们生活的全貌。

佩里讲起那些瞎编的疯狂故事，说他一大早飞过大海，两个孩子总会一脸开心又狐疑地问：“爹地，你不是真的会飞吧？妈咪，他会飞吗？会吗？”

苏西没有看过他们的表情，佩里会陪两个儿子跳踢踏舞，或者与瑟莱斯特在阳台上慢舞，月儿低低挂在天际，照耀着大海，仿佛专属于他们俩。苏西也没有看过佩里的温柔。

几乎值得，她对苏西这么说过。

或许甚至可说公平！他们的生活完美到令人作呕的程度，那么奢侈富裕、月光浪漫，一点点暴力或许是恰当的代价，甚至是捡到便宜。

既然如此，她到底在这里做什么？

为什么要像囚犯逃狱一样，悄悄规划脱逃方式？

- (1) 麦克马洪斯角 (McMahon's Point)：位于悉尼北岸，距离悉尼市中心三公里，为一海港郊区。

39

“基吉。”简说。

他们在海滩上，一起用冰凉的沙子堆沙堡。午后的天空云层很低、很厚重，风声呼啸。现在是五月，所以很可能明天便突然晴空万里，但今天海边空空荡荡。简看到远处有人在遛狗，穿着连身防寒衣的冲浪客一手挟着冲浪板独自走向大海。海面波涛汹涌，大浪接连而来，拍岸时发出巨大声响，白浪翻腾冒泡，有如滚开的沸水，激起夸张的水柱喷上半空。

基吉哼着歌堆沙堡，用外婆买给他的铲子拍紧。

“昨天我去见校长，”她说，“还有艾玛贝拉的妈咪。”

基吉抬起头。他戴着灰色毛帽，帽檐拉到耳朵下面，遮住头发，他的脸颊冻得发红。

“艾玛贝拉说班上有人趁老师不注意时偷偷欺负她，”简说，“捏她，甚至……咬她。”

老天，光想就觉得可怕，难怪雷娜塔想找人开刀。基吉没有说话，他放下铲子，拿起塑料耙子。

“艾玛贝拉的妈咪怀疑是你欺负她。”简说。

她差点说出：“不是你吧？”但及时忍住。

她改口问：“是你吗，基吉？”

他不理会，眼睛注视沙地，认真地挖出一条条的沟。

“基吉。”

他放下耙子抬头看着她，光滑小脸上的表情疏离，眼眸望着她脑后某处。

“我不想说。”他说。

40

萨曼莎：你没有听说请愿那件事？那时候我就觉得状况失控了。

哈珀：我承认发起请愿的人是我，我并不觉得丢脸。拜托，学校根本毫无作为！可怜的雷娜塔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家长送小孩去学校，环境必须安全无虞才能放心吧？

尼帕尔校长：我必须极力否认，学校并非“毫无作为”，我们有一套非常明确的计划。我想说清楚，并没有证据显示基吉就是霸凌同学的人。

西娅：我签了，那个小女生很可怜。

乔纳森：我当然没签，那个小男生很可怜。

加布里埃尔：别说出去，但我好像不小心签了。我以为那是给市政府的请愿书，要求在帕克街加画斑马线。

* * *

猜谜晚会前一周

“欢迎光临毕利威半岛色情读书会开幕仪式。”玛德琳以华丽的动作开门，她已经先犒赏自己半杯香槟了。

今晚进行准备工作时，她在心中骂自己不该搞什么读书会。她只是需要一点事情做，帮她熬过阿比盖尔离家的哀伤。哀伤这个词会不会太夸张？可能会，她也确实很哀伤，感觉有如痛失亲人却没有人送花给她。她为了有得忙，所以成立这个读书会，但明明有很多其他事情可做。她应该去血拼才对，那样比较简单。她大张旗鼓地邀请所有幼儿园

家长，其中十个答应加入，她选了一本情节火辣欢乐的书，她知道自己一定会喜欢，然后给大家足够的时间去阅读，接着她才意识到每个人都会轮到选书，所以她很可能被迫读一些意义深远但无聊透顶的大部头巨作。唉，算了，她小时候经常不写作业，讨论那种书的时候她可以胡乱应付，不然也可以作弊直接请瑟莱斯特告诉她内容大纲。

第一个抵达的是萨曼莎，她送上一盘布朗尼蛋糕：“不要再说这是色情读书会了，很多人在说闲话，凯萝更是死咬着不放。”

萨曼莎娇小而结实，可说是口袋版的运动健将。她跑马拉松，但玛德琳可以原谅她的这个缺点，因为萨曼莎经常和她心有灵犀。她是那种会被自己的幽默感逗到笑不停的人，常常有人看到她在操场上笑到全身无力，得扶着旁边的人才能站稳。

玛德琳之所以喜欢萨曼莎的另一个原因是，开学第一周，克洛伊便疯狂爱上萨曼莎的女儿莉莉，她也是个霸气十足的小公主。玛德琳一直担心克洛伊会和斯凯交朋友，这下终于可以放下心中大石，感谢老天。被阿比盖尔抛弃之后，玛德琳心情还没有恢复，倘若这时前夫的女儿来家里玩，她可能会无法承受。

“我第一个到吗？”萨曼莎问，“因为我实在太想离开孩子，所以提前出门。我对斯图说：‘交给你啦，兄弟。’”

玛德琳带她进客厅：“先来喝点东西。”

“简会来吗？”萨曼莎问。

“会，怎么了？”玛德琳停下脚步。

“我只是在想她知不知道请愿的事。”

“什么请愿？”玛德琳咬牙切齿地问。简已经告诉她，基吉又被怀疑欺负同学了。

显然艾玛贝拉不肯确认是基吉欺负她，但也没有否认，根据简的说

法，她直接问过基吉，但他的反应很奇怪。昨天她去请家庭医生介绍心理医生，而心理咨询很可能得花一大笔钱。“我需要确认，”她对玛德琳说，“你知道，因为他的——因为他的背景。”

玛德琳揣测基吉那三个同父异母的姐妹会不会欺负同学，然后她羞得满脸通红，因为她违背诺言偷偷去搜寻。

“有人发起联名请愿，要求开除基吉。”萨曼莎一脸歉意，仿佛踩到玛德琳的脚。

“什么？太可笑！雷娜塔该不会以为大家都像她一样小心眼吧？谁会签那种玩意？”

“不是雷娜塔的主意，好像是哈珀发起的，”萨曼莎说，“她们两个是好朋友吧？我还搞不太清楚学校的人际关系。”

“哈珀是雷娜塔的超级好姐妹，她很爱到处宣传，”玛德琳说，“因为两家的孩子都是资优生，所以她们感情特别好。”她端起香槟一口喝干。

“艾玛贝拉感觉很可爱，”萨曼莎说，“想到有人暗中欺负她，我实在很心疼，但不至于用到请愿这种方式吧？太扯了。”她摇摇头：“假使莉莉遇到相同的状况，我不知道会怎么做，但基吉很讨人喜欢，绿色大眼是那么漂亮，莉莉说他一直对她很好，还帮她找到心爱的弹珠之类的。你不是说要给我饮料？”

“抱歉。”玛德琳急忙帮萨曼莎倒饮料。

“刚才西娅打电话说不来了，我还觉得奇怪呢，这下我明白原因了，”玛德琳说，“之前她一直说很想加入读书会，说想要有自己的活动。她读到书里的火辣情节时还扭扭捏捏发表了一番评论，害我觉得有点心绪不宁，你懂的。但十分钟前她打电话来，说事情太多必须退出读书会。”

“你知道，她有四个孩子。”萨曼莎说。

“噢，没错，打理起来可麻烦了。”

她们一起坏坏地偷笑。

“我快渴死了！”弗雷德在卧房大喊。

“爸爸会拿水给你喝！”玛德琳喊回去。

萨曼莎的笑容消失了。“你知道今天莉莉问我什么吗？她问：‘我可不可以和基吉玩？’我说当然可以，然后她说——”萨曼莎停住，语气一变，“嗨，克洛伊。”

克洛伊抱着泰迪熊站在门口。

“你不是睡觉了吗？”玛德琳虽然语气强硬，但每次看到孩子穿睡衣的模样，她的内心总是会被融化。她招待读书会成员的时候，艾德应该负责看着孩子。那本书他也读了，但他不想加入读书会，他说读书会让他联想到学生时代的恐怖回忆，有些假文青同学老爱在文学课上发表恶心感想。“如果有人搬出‘意象高妙’或‘情节铺陈’之类的词，帮我赏他一巴掌。”他这么对她说。

“我睡了啊，可是被爹地的打呼声吵醒。”克洛伊说。

因为最近她的房间经常有“怪物”肆虐，于是克洛伊有了一个新习惯，就是妈咪或爹地一定要上床“躺一下下”，等她睡着。问题在于玛德琳和艾德都会忍不住睡着，有时候过一个小时才会醒来，甚至更久，然后迷迷糊糊眨着眼睛走出克洛伊的房间。

“莉莉的爸爸也会打呼，”萨曼莎对克洛伊说，“声音很像火车进站。”

“你们在说基吉的事吗？”克洛伊跟萨曼莎闲聊起来，“今天他哭了，因为奥利佛的爸爸要他离基吉越远越好，说基吉会欺负人。”

“噢，真是的，”玛德琳说，“奥利佛的爸爸才爱欺负人呢，你真该看看他在亲子会上的样子。”

“所以我揍了奥利佛一拳。”克洛伊说。

“什么？”

“小小力而已，”克洛伊抬头露出天使般的微笑，抱紧泰迪熊，“不太痛啦。”

门铃响起，同时弗雷德大声说：“提醒你们一下，我还在等水喝！”

萨曼莎抱住玛德琳的手臂，笑得前俯后仰。

41

简准备去参加玛德琳的读书会第一次聚会，出发前十分钟，她听说了请愿的事。她在浴室刷牙，手机响了，基吉去接。

“我拿给她，”她听见他说，接着传来一阵赤脚奔跑的声音，他出现在浴室里，“是我的老师耶！”他似乎感觉很神奇，将手机递给她。

“等一下。”简含糊地说，因为她嘴里都是牙膏和水。她将牙刷拿开，但基吉把电话塞进她手里之后就跑走了。“基吉！”她一阵手忙脚乱，手机差点掉在地上。她将手机举高，漱口，吐掉水，将嘴擦干。又怎么了？基吉下午放学之后一直很安静，好像有心事，但他说艾玛贝拉今天没有去上学，所以不可能是那件事。噢，老天，他该不会对其他同学动手吧？

“嗨，巴恩斯老师，蕾贝卡。”她跟巴恩斯老师打招呼，她很喜欢蕾贝卡·巴恩斯。她知道她们年纪相仿，巴恩斯老师快要过二十五岁生日了，班上的小朋友都很兴奋。尽管她们不算是朋友，但她有时会感受到两人之间有种无须道破的团结，当两个同辈的人处在满是长辈或晚辈的环境中，自然会产生这种亲切感。

“嗨，简，”蕾贝卡说，“很抱歉，我本来想等基吉睡了再打，但这件事不能等——”

“噢，没关系，他快要去睡了。”简对基吉做个驱赶的动作，他一脸惊慌地跑进房间，八成担心老师发现他晚睡会不高兴。在学校里，基吉总是非常守规矩，一心想讨巴恩斯老师喜欢，所以真的很难相信他会欺负同学，因为只要有一点点被抓到的可能，他就会怕得要命。无论简怎么想，结论都是不可能，基吉不是会做那种事的孩子。

“有什么事吗？”简问。

“要不要我晚点再打？”蕾贝卡问。

“不用，没关系，他回房间了。出了什么事吗？”她听出自己的语调变得尖锐。她和心理医生预约了下周看诊，她运气不错，刚好有人取消。她一再告诫基吉绝对不能欺负艾玛贝拉，其他同学也不行，但他只是以平淡的语气重复同样的话：“妈咪，我知道；我没有欺负同学，妈咪。”片刻之后他会说：“我不想讲这件事。”她还能怎么办？她无法确切证明是他做的，她不能惩罚他。

“我只是在想，你知不知道联署请愿的事？”蕾贝卡说，“我希望你从我这里听到。”

“请愿？”

“要求开除基吉的请愿，”蕾贝卡说，“很抱歉，我不清楚是哪些家长发起的，但我希望你明白，我为此感到愤慨，我知道校长也会很气愤，但显然我们的想法没有什么影响力。”

“真的有人签？”简抓住一张椅子顶端，指节发白，“可是无法确定——”

“我知道，我知道无法确定！”巴恩斯老师说，“根据我的观察，艾玛贝拉和基吉是朋友，所以我非常困惑。我像老鹰一样紧盯着他们，呃，至少我尽可能地盯着他们，毕竟班上有二十八个小朋友，其中两个是过动儿、一个有学习障碍、两个资优生，还有一个严重过敏，我甚至觉得必须随时拿着肾上腺素注射器——”巴恩斯老师越说越高亢激昂，但说到一半突然停下来清清嗓子，然后降低音量道：“抱歉，简，我不该跟你说这些，这样太不专业，我只是为你抱不平——也为了基吉。”

“没关系。”简说。不知为何，巴恩斯老师气恼的语气让她觉得很安慰。

“我非常心疼基吉，我也同样心疼艾玛贝拉，”巴恩斯老师说，“他们都是可爱的孩子，我自认对小朋友的直觉很准，所以这整件事感觉更奇怪、更没有道理。”

“是啊，”简说，“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们会处理，”巴恩斯老师说，“我保证，我们会处理。”

很显然，她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挂断电话之后，简进入基吉的房间。

他盘腿坐在床上，背靠着墙，眼泪扑簌簌落下。

“现在所有人都不可以跟我玩了吗？”

* * *

西娅：你大概听说过，猜谜晚会那天简喝醉了。这是学校的活动，喝这么多真的很不恰当。我明白，因为基吉的事情她心情一定很不好，可是我实在不懂，她为什么不干脆让他转学？反正她的家人也不住在这里，她可以搬回西部郊区，回到她生长的地方，这样她或许比较能够融入。

加布里埃尔：我们只是“醉醺醺”，我记得玛德琳是这么说的：“我觉得醉醺醺。”很像玛德琳会说的话，可怜的玛德琳……总之，都是鸡尾酒害的，一杯至少有一千大卡。

萨曼莎：大伙儿都醉了，其实那天晚上很愉快，没想到后来那么惨。

42

“佩里这次去哪里？”葛文在瑟莱斯特的沙发上坐定，开始打毛线。

葛文是双胞胎的保姆，从襁褓时期就开始照顾他们。她有十二个孙子，说一不二的气势令人钦佩，而且皮包里随时备有金币巧克力，不过今晚派不上用场，因为两个孩子已经熟睡了。

“日内瓦，”瑟莱斯特说，“还是热那亚？我搞不清楚，这个时候他应该还在飞机上，他今天早上才出发。”

葛文对她微笑，似乎觉得很神奇：“他的生活真是多姿多彩，对吧？”

“是啊，应该是吧，”瑟莱斯特说，“我不会太晚回来，不过这是新读书会第一次聚会，所以不确定会到多晚——”

“这取决于书有不有趣！”葛文说，“我的读书会上次讨论的书有趣极了，书名叫啥来着？内容是关于……关于啥？老实说，其实大家都不太喜欢，但我的朋友阿碧，每次都会准备呼应书籍情节的餐点，那次她做了非常美味的鲜鱼咖喱，只是真的很辣，所以大家都有点烧起来，你懂吧？”葛文用两只手在嘴巴前面挥了挥，表示被辣到。

葛文的毛病是太爱聊，有时候会耽误到他们出门的时间。佩里总是有办法圆滑脱身，但瑟莱斯特每次都搞得很尴尬。

“我该走了。”瑟莱斯特的手机放在葛文面前的茶几上，她弯腰去拿。

“那块瘀血好严重！”葛文说，“怎么会弄成这样？”

瑟莱斯特将丝衬衫的袖子往下拉，遮住手腕。

“打网球出了点意外，”她说，“我的双打搭档和我同时去抢球。”

“真痛！”她抬头定定地看着瑟莱斯特，两人沉默了片刻。

“呃，孩子应该不会醒过来——”瑟莱斯特说。

“我觉得你该换个搭档。”葛文的语气非常正经。

瑟莱斯特听过她这样说话，在双胞胎打架的时候，她只要用上这种语调，立刻能收到神效。

“嗯，其实我也有错。”瑟莱斯特说。

“我敢说绝对没有。”葛文注视瑟莱斯特的双眼。

瑟莱斯特忽然想到，认识葛文这么多年，她从不会提起丈夫。葛文的生活似乎很精彩，总是有那么多话可说、那么多事可做，朋友、孙子的事情讲都讲不完，但生活中似乎没有丈夫容身的空间。

“我真的该走了。”瑟莱斯特说。

43

保姆来敲门的时候，基吉还哭个不停。他告诉简班上有三四个小朋友（她搞不清还是三个或四个，因为他几乎语无伦次），说爸妈不准他们和他玩。

他趴在简的大腿和肚子上啜泣，脸压住简的胃，让她有点不舒服。刚才她一坐在床上，他立刻扑过来，差点把她撞倒。他的脸在她腿上钻啊钻，仿佛想把自己埋进去，她感觉到他小鼻子的力道，大量眼泪沾湿她的牛仔裤。

“应该是切尔西来了。”简拉拉基吉瘦弱的肩膀想扳开他，但基吉甚至没有停下来呼吸。

“他们看到我就跑，”他啜泣，“跑得好快！我想玩《星球大战》！”

这下可好，简想，她不能去读书会了，他的状况这么糟，她不能丢下他。更何况，万一在读书会遇到联署请愿或是不准小孩和基吉玩的家长，那该怎么办？

“在这里等我一下。”她使劲扳开他的手脚，将沉甸甸的小身体由腿上搬离。他抬头看向她，小脸通红，满是鼻涕眼泪，然后扑进枕头将脸埋住。

“对不起，这次先取消，”简对切尔西说，“不过我还是会付钱。”

她没有零钱，只剩下一张千元大钞。

“噢，啊，酷，谢啦。”切尔西收下，青少年不可能找钱。

简关上门，拿起电话打给玛德琳。

“我不能去了，”她说，“基吉——基吉身体不舒服。”

“是因为艾玛贝拉的事，对吧？”玛德琳说。

简听到背景有交谈声，一些家长已经到了。

“嗯，你听说请愿的事了吗？”她努力保持语气平稳。玛德琳一定受够她了，先是为了弄丢河马哈利在电话中大哭，然后又说出不可告人的淫秽小故事，玛德琳八成很后悔那天扭到脚踝。

“太扯了，”玛德琳说，“我气到冒烟。”

电话那头传来一阵欢笑，感觉比较像鸡尾酒会而不是读书会。尽管简也受到邀请，但笑语声让她觉得自己不受欢迎、遭到排挤。

“你快回去招呼客人吧，”简说，“玩得开心点。”

“我再打电话给你，”玛德琳说，“别担心，一定能解决。”

简挂断电话，外面再次传来敲门声。是住在楼下的艾琳，切尔西的妈妈，手里拿着一张千元钞票。她个子很高，打扮朴素，一头灰色短发，眼中蕴含智慧。

“她什么都没做，不可以给她钱。”她说。

简感激地收回，切尔西一拿走钞票，她心中便感到刺痛，因为一千元不是小钱。“麻烦她跑上来一趟，我觉得不好意思。”

“她才十五岁，而且只爬了一层楼而已。基吉没事吧？”

“学校里出了点麻烦。”简说。

“噢，老天。”艾琳说。

“霸凌。”简解释，她和艾琳其实不太熟，只是偶尔在楼梯间遇到会聊两句。

“有人霸凌可怜的小基吉？”艾琳蹙眉。

“他们说基吉霸凌同学。”

“噢，胡说八道，”艾琳说，“别相信，我在小学任教二十四年了，远远就能看出谁是恶霸，基吉绝对不是。”

“唉，希望不是，”简说，“我是说，我相信不是。”

“一定是家长看得最严重，对吧？”艾琳坏坏地看了她一眼，“最近的父母把孩子看得太重，以前多好，父母不把孩子当一回事。如果我是你，一笑置之就算了。年纪小，问题小，以后的烦恼才够呛：毒品、性行为、社交网站。”

简客气微笑，举起千元纸钞：“好，谢谢，跟切尔西说下次我会再找她当保姆。”

她二话不说关上门，艾琳刚才那句“年纪小，问题小”让她有点不高兴。她在走道上听见基吉还在哭，不是小孩想要爸妈关心时那种霸道的大哭大闹，也不是小孩受伤时惊愕的哇哇哭喊，这是大人的哭法：无法压抑的轻声哭泣。

简走进他的房间，在门口停了一下，看着他趴在床上，小肩膀颤抖，小手紧抓住《星球大战》棉被，她感觉内心涌出强硬凶猛的情绪。这一刻，她不在乎基吉是否欺负艾玛贝拉，也不在乎他是否遗传到生父的邪恶暴力倾向，更何况，谁说暴力倾向一定是从他生父那里得来的？假使雷娜塔此刻出现在她面前，简绝对会揍她，她会开开心心痛揍她一顿，绝不会留情，一出手就打飞那副感觉很贵的高级眼镜。或许她还会使出恶霸最爱的招数，一脚踩烂她的眼镜，就算她会被说成是怪兽家长，妈的，那又如何？

“基吉？”她坐在他身边，揉揉他的背。

他抬起满是泪痕的小脸。

“我们去外公外婆家，带着睡衣，我们今晚住在那里。”

他抽噎，一阵阵悲伤颤抖窜过身体。

“我们去买薯片和巧克力，一路吃过去。”

* * *

萨曼莎：我知道我一直笑、一直打趣，你八成觉得我是没心肝的坏女人？可是对我而言这是一种防御机制。葬礼实在太……看到那么可爱的小男生把花放在棺木上，我心疼到不能看。我的眼泪溃堤，大家都一样。

西娅：非常难过，我想起黛安娜王妃的葬礼，小小的哈利王子放上写着“妈咪”的纸条。不过很明显的，现在讨论的对象不是王室家族。

44

瑟莱斯特很快便发现，这个读书会并不以书本为主，而是着重于聚会，她有点失望，她很期待讨论这本书的。说来颇丢人，她甚至为读书会做功课，完全是乖乖牌律师会做的事，她在几页上贴了标记，还在空白处写了简单的感想。

她将放在腿上的书悄悄塞回皮包里，免得有人发现之后拿她开玩笑。虽然就算有人取笑也只是没有恶意的小揶揄，但她已经无法承受任何嘲弄了。身为佩里的妻子，她必须经常为自己的行为辩解，时时留意一言一行，又得为自己总是在辩解的状况辩解。她的思绪与情绪纠缠成无解死结，于是乎，当她和正常人相处时，所有不能说出口的话会一股脑涌上喉咙，让她无法呼吸。

像她这样的人和他们共处一室、共享寿司，这些人知道了会有什么想法？他们都是有礼貌、不抽烟的好人，他们加入读书会，他们反省自己、从不口出恶言，这种和睦的小型社交圈里，夫妻不会互打对方。

之所以没有人讨论读书心得，是因为有人发起请愿要求开除基吉。部分会员还没有听说这件事，因此已经知道的人便喜滋滋地分享这个惊人发现，于是每个人都说出自己知道的消息。

瑟莱斯特听着大家谈话并轻声附和，主导场面的是玛德琳，她满脸通红、激动万分，几乎到了狂热的程度。

“显然艾玛贝拉并没有确切指出是基吉，但因为迎新日那天的事情，雷娜塔一口咬定是他。”

“我听说她身上有齿痕，以这个年纪而言，确实相当恐怖。”

“莉莉以前的托儿所也有会咬人的孩子，她经常带着瘀青回家。我承认，我很想宰了那个坏丫头，但她妈妈人很好，因为这件事快急疯了。”

“这倒也是，孩子在学校欺负人，家长心里更不好受。”

“重点应该是孩子吧！”

“我想知道为什么老师没有发现？”

“雷娜塔难道不能强迫艾玛贝拉说出是谁吗？她才五岁！”

“或许天才儿童——”

“噢，我怎么不晓得基吉是天才儿童？”

“不是基吉啦，是安娜贝拉，她绝对很天才。”

“她叫艾玛贝拉，不是安娜贝拉。”

“这个名字是他们自己编的吗？”

“不是、不是、不是，那是个法文名字！你没听雷娜塔说过吗？”

“那孩子一辈子都会被人弄错名字。”

“哈里逊每天都和基吉玩，从没出过事。”

“请愿！这也太夸张了吧？真是小心眼。对了，这个咸派好好吃喔，玛德琳，是你做的吗？”

“我只是加热而已。”

“唉，就像那次雷娜塔发邀请卡给全班却独漏基吉，我觉得太过分。”

“问题在于，公立学校可以开除学生吗？可能吗？公立学校不是必须收所有学生？”

“我老公觉得大家的心都不够硬，他说这年头大家太急着在孩子身

上贴霸凌标签，其实他们只是做小孩会做的事而已。”

“或许有道理。”

“但咬人、掐脖子——”

“呃，如果是我的孩子——”

“你不至于提出请愿。”

“这倒是。”

“雷娜塔那么有钱，为什么不送艾玛贝拉去念私立学校？这样她就不必应付穷人家的小流氓了。”

“我喜欢基吉，我也喜欢简，她一个人养孩子，应该很不容易。”

“他到底有没有爸爸？有人知道吗？”

“我们是不是该讨论一下书？”说这句话的是玛德琳，她终于想起来这是读书会。

“好像是耶！”

“目前有哪些人签了？”

“不清楚，我敢打赌哈珀绝对签了。”

“哈珀就是发起请愿的人。”

“雷娜塔和哈珀的老公是不是同事？等一下，我弄错了，瑟莱斯特，是你老公吧？”

所有视线同时转向瑟莱斯特，仿佛收到看不见的信号。她紧握着杯脚。

“雷娜塔和佩里在同一个业界，”瑟莱斯特说，“他们只是互相认识而已。”

“我们还没见过佩里呢，”萨曼莎说，“他真神秘。”

“他经常出远门，”瑟莱斯特说，“这时候他应该在热那亚。”

不对，是日内瓦，绝对是日内瓦。

谈话莫名其妙停止，有种期盼的气氛。她说了奇怪的话吗？

她觉得大家好像在等她继续说下去。

“他会去猜谜晚会，到时就能见到他了。”她说。佩里和一般男人不一样，他热爱变装派对。她确认过他的行程，发现那天他没有出差，就为了派对，他兴致高昂。

“你需要一条珍珠项链，就像奥黛丽在‘蒂凡尼的早餐’戴的那种，”他对她说，“我去日内瓦出差的时候，顺便去瑞士珍珠公司买一条。”

“不要，”她说，“拜托不要。”

参加学校举办的变装猜谜晚会，本来就该佩戴廉价夸张的假珠宝。晚会的目的是募款采购电子白板，她却戴着比预计募得的款项更贵的项链出席，这不是很怪吗？

他一定会买最合适的项链，他非常爱珠宝。那条项链绝对比一辆车还贵，绝对会很完美精致，玛德琳看到一定会兴奋得语无伦次，瑟莱斯特会很想摘下来送给她。她很想说“也帮玛德琳买一条”，只要她开口他一定会买，也十分乐意，但玛德琳当然不会收下这种礼物。真是令人无奈，明明这份礼物能让玛德琳开心至极，她却不能送。

“大家都会去猜谜晚会吧？”她开朗地问，“好像很好玩！”

* * *

萨曼莎：你有没有看到猜谜晚会的照片？瑟莱斯特好美，美得让人忘记呼吸，大家都看呆了，那条珍珠项链绝对是真货。不过你知道吗？我看照片的时候发现她的表情有点伤心，眼神也怪怪的，好像看到鬼一

样，好像她知道那天晚上会发生悲剧。

45

“读书会真有趣，或许下次我们会记得讨论书。”玛德琳说。

大家都离开了，只剩下瑟莱斯特，她以极佳效率将剩菜倒干净，把盘子放进玛德琳的洗碗机中。

“别忙了！”玛德琳说，“你每次都这样。”

瑟莱斯特有种特殊天分，她可以在不知不觉中默默清洁好所有东西。每次玛德琳邀请瑟莱斯特来家里，她的厨房就会变得一尘不染，台面闪闪发亮。

“坐吧，陪我喝杯茶再走，”她对瑟莱斯特说，“对了，简上次给的玛芬松糕我还留了几个，我想独吞，所以没在读书会拿出来招待。”

瑟莱斯特的眼睛发亮，她过去坐下，但又别扭地半站起来：“艾德呢？说不定他希望家里不要有外人在。”

“什么？不必顾忌艾德，他还在克洛伊的床上呼呼大睡呢，”玛德琳说，“更何况，谁管他啊？这也是我家。”

瑟莱斯特无力地笑了笑，重新坐下。

玛德琳将一个简的玛芬放在瑟莱斯特面前，她说：“可怜的简，她一定很难过。”

“至少今晚来参加的人都不会签那份白痴请愿书，”玛德琳说，“大家在讨论的时候，我一直想着简的遭遇，她有没有告诉你基吉生父的事情？”

她这么问只是做做样子而已，简说过她也告诉瑟莱斯特了。玛德琳

一瞬间有点内疚，因为提起这件事感觉很八卦，不过应该没关系，对方是瑟莱斯特，她对八卦的胃口很有节制，不像一些妈妈会拼命去挖。

“有，”瑟莱斯特咬一口玛芬，“变态。”

“我上网搜寻过他。”玛德琳决定坦白，她之所以提起这件事，主要是为了这个。她觉得很有罪恶感，所以想找人倾诉，也可能是因为她想告诉瑟莱斯特那些不该知道的事，让她一起分担——这样好像更坏。

“谁？”瑟莱斯特问。

“那个男的啊，基吉的生父，我知道不应该这么做。”

“你怎么有办法搜寻？”瑟莱斯特蹙眉，“她告诉你那个人的名字？她对我提都没提。”

“她说那个人叫萨克森·班克斯，”玛德琳说，“你知道，班克斯先生，‘欢乐满人间’的主角。简说他唱‘欢乐满人间’的歌曲给她听，所以我才记这么牢。你没事吧？噎到了吗？”

瑟莱斯特用拳头猛敲胸口、大力咳嗽，整张脸都红了。

“我帮你倒杯水。”玛德琳说。

“你刚才说萨克森·班克斯？”瑟莱斯特的声音很沙哑，她清清嗓子，放慢速度重问一次，“萨克森·班克斯？”

“对，怎么了？”玛德琳随即恍然大悟，“噢，老天，你该不会认识他吧？”

“佩里有个表哥叫萨克森·班克斯，他是……”瑟莱斯特停顿，瞪大了眼睛，“地产开发商，简说过那个人是地产开发商。”

“那个名字很少见。”玛德琳尽可能不表现出兴奋，但这个巧合实在太惊人。当然啦，佩里竟然和萨克森·班克斯有血缘，这并不值得兴奋，这并非可以说“世界真小”的那种巧合，这件事很糟，却有种令人

忍不住屏息的刺激，而且来得正是时候，像那份恶劣的请愿书一样，能够帮玛德琳排解心情。因为阿比盖尔，她心中满是怨恨，近乎疯狂。

“他有三个女儿。”瑟莱斯特望着远方整理思绪。

“我知道，”玛德琳愧疚地说，“基吉的同父异母姐妹。”她去厨房拿放在流理台上的平板电脑，重新回到餐桌边。

玛德琳重新找出页面，瑟莱斯特则说：“他很疼老婆，他人非常好！温暖、风趣，我无法想象他出轨，更别说这么……残忍。”

玛德琳将平板电脑推到瑟莱斯特面前：“是他吗？”

瑟莱斯特看着照片。“没错，”她用拇指与食指拨动屏幕放大，“或许是想太多，但我觉得他好像和基吉有点像。”

“眼睛周围？”玛德琳说，“我知道，我也有同感。”

接着是一片沉默，瑟莱斯特定定看着平板电脑屏幕，手指敲击桌面。“我很欣赏他，”她抬起头看着玛德琳，表情带着羞愧，仿佛认为她有责任，“我一直很欣赏他。”

“简说过他很有魅力。”玛德琳说。

“对，可是——”瑟莱斯特往后靠，将平板电脑推开，“我不知道该怎么做，现在既然知道了，我是不是有责任？我是不是该做点什么？这实在太……棘手。假使他真的侵犯了她，我希望他接受法律制裁，但——”

“他可以算是强暴了她，”玛德琳说，“跟强暴差不多，也可以说是人身伤害。我也不知道，但一定有什么。”

“对，可是——”

“我懂、我懂，”玛德琳说，“不能因为卑鄙恶毒就把人抓去关。”

“我们无法确定，”片刻后，瑟莱斯特眼睛看着照片说，“她可能听错他的名字，或者——”

“说不定只是同名同姓，”玛德琳说，“但网络上搜寻不到，不见得所有人都会出现在网络上。”

“有道理。”瑟莱斯特附和得太急，她们都很清楚八成就是他，他符合所有条件。两个人同名同姓、年龄相仿，又都是地产开发商，这种概率有多大？

“佩里和他感情好不好？”

“我们有孩子之后比较少和他见面，他住在不同州，”瑟莱斯特说，“但佩里小时候和萨克森感情非常好，他们的妈妈是同卵双胞胎。”

“所以你才会生双胞胎。”玛德琳说。

“我们一直以为是这样，”瑟莱斯特心不在焉地说，“但后来我发现只有异卵双胞胎会遗传，同卵不会，所以我会生双胞胎只是巧合……”她越说越小声，“老天，下次见到萨克森我该怎么做？有人提议明年在西澳举办大型家族聚会，我该不该告诉佩里？告诉佩里有什么意义吗？只是平白害他难过，对吧？我们无能为力，对吧？我们真的无能为力。”

“如果是我，我会告诉自己要对艾德保密，但很可能最后还是会说出来。”玛德琳说。

“他说不定会生气。”她看玛德琳一眼，眼神莫名有些鬼祟，几乎像小孩。

“生那个浑蛋表哥的气？应该不会。”

“是生我的气。”瑟莱斯特拉拉袖口。

“生你的气？你是说他可能觉得表哥被冤枉？”玛德琳心里想着：

那又怎样？就让他觉得被冤枉吧。“有可能。”

“而且会……非常尴尬，”瑟莱斯特说，“佩里若是知道，以后在学校活动遇到简，心里一定会有疙瘩。”

“有道理，还是别告诉他好了，瑟莱斯特。”玛德琳郑重地说，但说出口的同时，她心里知道如果是艾德，她绝对会一看到他进家门就发飙狂吼：“你知不知道你那个烂人表哥对我朋友做了什么？”

“也瞒着简？”瑟莱斯特一脸为难。

“那当然，我觉得这样比较好，”她咬着口腔内侧，“你说呢？”

万一简发现，绝对会伤心又生气，但她知道了有什么好处？她并不希望基吉和那个人接触。

“嗯，我也这么觉得，”瑟莱斯特说，“总之，事实上，我们无法确定是他。”

“没错。”玛德琳赞同。

瑟莱斯特显然非常需要重申这一点，这是她们的辩解、她们的借口。

“我很不会保密。”玛德琳坦承。

“真的？”瑟莱斯特露出有点走样的微笑，“我很会。”

46

离开读书会开车回家的路上，瑟莱斯特回想起最后一次和萨克森见面的场景，他的妻子爱伦妮也在场。那是一场婚礼，地点在阿得雷德，场面很盛大，新人是佩里众多的表亲之一，那次见面之后不久她就怀了双胞胎。

在婚宴会场，她和佩里的车子正好停在萨克森车子旁边。他们刚才在教堂没有见到面，佩里和萨克森立刻跳下车互相熊抱，以男子气概的动作猛拍对方的背，两人都热泪盈眶，这对表兄弟的感情真的很深厚。瑟莱斯特和爱伦妮穿着无袖小礼服，冻得不停发抖，举行婚礼的教堂阴冷潮湿，仪式也十分冗长。

“听说这里的菜超好吃。”萨克森摩拳擦掌，他们四个一起踏上小径，往温暖的会场前进，这时爱伦妮突然停下脚步，因为她想起她把手机忘在教堂长椅上了，而来回车程要花上一个钟头。

“你留下来，我去。”爱伦妮说。

但萨克森只是翻个白眼说：“休想，亲爱的。”

最后佩里陪萨克森回去找手机，瑟莱斯特与爱伦妮进入会场，在熊熊火光前享用香槟。“噢，老天，我好内疚。”爱伦妮开朗地说，同时挥手招来服务生续杯。

休想，亲爱的。

发生了那种恼人的乌龙事件，他虽然无奈，但充满骑士精神，也能幽默解嘲，这样的人怎么可能对十九岁小女生做出那么残忍的事？

当然有可能，瑟莱斯特应该比任何人更清楚——因为佩里一定也会

回去帮她拿手机。

这两个人是不是有共同的基因缺陷？精神疾病会遗传，佩里和萨克森的母亲是同卵双胞胎，他们的基因相似度超过表兄弟，像是同母异父的亲兄弟。

还是说他们的母亲损坏了两人的性格？吉恩与艾琳外形如精灵般甜美，说话都有娃娃音，笑声如银铃，额骨很好看；她们的外表柔弱顺从，但内心截然相反，这样的女人会特别吸引事业有成的男人，他们在外发号施令，回到家却对妻子百依百顺。

或许这就是问题所在，瑟莱斯特与爱伦妮都没有那种融合甜美与刚强的特殊个性。她们只是平凡女生，吉恩与艾琳为儿子立下的母亲角色典范，她们永远无法企及。

于是萨克森与佩里发展出这种不幸的……缺陷。

然而，萨克森对简的所作所为实在恶劣，佩里的行为完全无法比拟。

佩里只是脾气不好，只是这样罢了。他个性火爆、易怒，他的工作压力很大，加上经常出国远行，奔波疲劳让他失控。的确，他的行为很不对，当然很不对，但可以理解，并不恶毒，也不邪恶。可怜的爱伦妮嫁给邪恶的坏人，自己却完全不知道。

她有责任告诉爱伦妮她丈夫做了什么吗？萨克森很可能依然故我，继续在酒吧诱拐喝太多又容易上当的年轻女性。她是不是对那些女生也有责任？

但她们甚至无法确定是他。

瑟莱斯特将车开进车道，按下遥控打开车库门，里面的空间可以停三辆车。这里看出去的夜景美不胜收，海湾周围万家灯火，大海壮丽辽阔。车库门有如帘幕开启，车库内灯火辉煌，她的车子顺畅进入，她甚

至不必放开油门。

她转动钥匙，接下来是一片寂静。

她暗中计划的虚构生活没有车库，大楼住户共享地下停车场，但位子好像很小，大型水泥柱占据太多空间，她得倒车才停得进去。她可以预见一定会撞坏尾灯，因为她的停车技术很差。

她拉起衣袖看着手臂上的瘀血。

没错，瑟莱斯特，继续留在把你弄成这样的男人身边，因为这栋房子比较容易停车。

她打开车门。

至少他不像他表哥那么坏。

47

“发起请愿的那个人叫什么名字？”简的爸爸问。

“何必问？爸，我们能拿她怎样？”丹恩说，“打断她的膝盖？”

“我非常想，”简的爸爸拿起一片小小的拼图，对着灯光眯起眼睛研究，“总之，艾玛贝拉是什么怪名字？真够蠢，安娜贝拉有什么不好？”

“你外孙还叫基吉哩。”丹恩指出。

“喂！”简对哥哥说，“不是你出的主意吗？”

简正在父母家，坐在餐桌旁一边喝茶配饼干，一边玩拼图，基吉在简以前的房间睡觉。她打算明天帮他请假，他们要在这里过夜，明天再混一个上午。

雷娜塔那伙人一定开心死了。

妈妈家的厨房风格属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杏桃与米白色调装潢，简环顾四周，想着或许他们再也不回毕利威了，这里才是她的归宿。搬到那么远的地方根本是发疯了，几乎是病态，她出于扭曲怪异的动机搬去，所以受到这种惩罚。

在这里，熟悉的事物让简感到优游自在：马克杯、棕色旧茶壶、桌布、家的味道，当然还有拼图，永远少不了拼图。打从简有记忆以来，他们一家便沉迷于拼图。厨房里的这张餐桌从不用来吃饭，桌上永远摆着新的拼图。今晚他们开始拼新的一盒，这是简的爸爸上网买的，有两千片，图案是印象派画作，很多朦胧的色彩旋涡。

“不然我搬回这附近好了。”她说出口想试试感觉，不知为何，她

想起了蓝色蓝调、咖啡香气、碧蓝波光，汤姆送咖啡时总会偷偷对她挤一下眼睛，仿佛暗示只有两人知道的笑话。她想起玛德琳爬上楼，像拿指挥棒般高举卷起的硬纸板；她也想起早上在海岬散步，道路两旁矗立着高大的南洋杉，瑟莱斯特的马尾随着脚步摇曳。

她想起年初夏季时，她和基吉从学校走路去海滩，在沙地上脱掉他的鞋袜和制服，他穿着小内裤直接冲进海水中，她拿着防晒乳在后面追，他的身体四周激起白色浪花，他开心大笑。

因为玛德琳居中牵线，最近她多了两个大客户，从她的住处走路就能到——毕利威完美肉铺与汤姆·欧布莱恩汽车维修。他们的文件没有烟臭或快餐味，事实上，汤姆·欧布莱恩的收据有股淡淡的干燥花香。

她愕然惊觉人生中最快乐的时光都发生在过去几个月。

“可是我们真的很喜欢住在那里，”她说，“基吉也很喜欢学校——大部分的时候。”

她想起他刚才大哭的样子，那么多同学说爸妈不准他们和他玩，她不能继续让他念那所学校了。

“想留下来就留吧，”她爸爸说，“但是不可以因为那个女人的霸凌就离开学校，为什么她不走？”

“我无法相信基吉会欺负她女儿。”简的妈妈忙着将几片拼图凑来凑去。

“重点是她相信，”简说着，努力将一片拼图放进右下角，“现在其他家长也相信了，我不知道，我无法确切地说他没有做。”

“那片不是放那里，”她妈妈说，“我倒是确信基吉没有做，他不可能做得出这种事。简，那片不是放那里，那是女帽的一部分。我刚才在说什么？噢，对了，基吉，老天，你以前在学校多害羞啊，连嘘人都不會，还有，你外公的个性是那么和善——”

“妈，外公的个性和这件事无关！”简放弃那片拼图，将它扔回去，她的沮丧心情化作突发的愤怒与烦躁，一股脑儿发泄在毫无防备的妈妈身上，“拜托，基吉不是外公投胎转世！更何况，没有人知道基吉从生父那里遗传到什么人格特质，毕竟基吉的生父是……他的生父是……”

餐桌周围突然安静下来，丹恩原本伸手要放一片拼图，这时也抬起头来。

“亲爱的，什么意思？”简的妈妈用指甲拈去嘴角的饼干屑，“你是说——他伤害过你？”

简看看餐桌边的家人。丹恩注视她的双眼，眼中满是疑问，妈妈用两指指尖不停点着嘴，爸爸的下颌紧绷，眼中有着类似惊恐的情绪。

“当然没有。”当唯有谎言才能安慰所爱的人，说谎一点也不难。

“抱歉！老天，不是啦，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只是想说基吉的生父基本上是个陌生人，他确实感觉人很好，但我们对他一无所知，我知道这样很可耻——”

“简，我们都知道你当时的行为有多随便，我们早就释怀了。”丹恩故作轻松地说。

简看得出来，他不相信她撒的谎，他不像父母那么急需相信。

“一点儿没错，”简的妈妈说，“我不在乎基吉的生父有什么人格特质，我了解我的外孙，他绝不是欺负同学的恶霸，永远不可能是。”

“绝对不可能。”简的爸爸附和，他的姿态放松，喝了一口茶，拿起另一片拼图。

“而且，就算你不相信转世，小丫头，”简的妈妈拍拍她的手臂，“也不代表你没有前世！”

* * *

乔纳森：第一次看到毕利威小学的操场时，我觉得棒呆了，因为好多可以躲藏的隐秘小地方，但现在我才发现那其实是缺点。学校在看不见的地方发生太多事情，而老师完全不知道。

48

玛德琳站在客厅里找事做。

艾德和孩子都睡了，因为瑟莱斯特的帮忙，读书会的清洁工作也全部完成了。她应该去睡觉，但又不觉得困。明天是星期五，星期五早上一向非常忙碌，要先送阿比盖尔去数学家教老师那里，然后送孩子上学，弗雷德要去国际象棋社，克洛伊——

她停住。

她不必早上七点半送阿比盖尔去上数学课，那已经不是她的责任了，奈森或邦妮会送阿比盖尔去。她已经不必以妈妈的身份为阿比盖尔操劳，但她老是忘记。现在每天早上只需要帮两个孩子准备出门，她的生活理应比较轻松才对，但每次只要想到已经不必为阿比盖尔奔忙，她心里总有股强烈的失落感。

她全身涨满怒气却无处发泄。

她捡起弗雷德的光剑，他随手乱丢，明天早上一定会有人绊倒摔跤。她启动开关，剑身闪耀红绿光芒，她模仿黑武士的动作挥舞，砍死一个个敌人。

去死吧，奈森，竟敢偷走我的女儿。

去死吧，邦妮，竟敢当他的共犯。

去死吧，雷娜塔，竟敢发起那种恶劣的请愿。

去死吧，巴恩斯老师，竟敢疏忽懈怠，没发现有人偷偷欺负可怜的小艾玛贝拉。

巴恩斯老师也很为难，况且她的酒窝那么可爱，叫她去死好像不太对，于是玛德琳急忙换下一位。

去死吧，萨克森·班克斯，竟敢对简做那种事，大坏蛋、大坏蛋。她慷慨激昂地高举光剑，却不小心打到吊灯，引起一阵左右晃动。

玛德琳将光剑放在沙发上，伸手扶灯。

好了，别再玩光剑了，万一她因为模仿黑武士而打坏灯，艾德的表情一定非常精彩。

她回到厨房，自餐桌上拿起平板电脑，刚才给瑟莱斯特看萨克森·班克斯的照片之后就留在那里。来玩一下“植物大战僵尸”游戏好了，应该能平静心情。她必须随时修炼新技能，这样下次弗雷德探头看她玩的时候，就会发现她升级并获得对付僵尸的豪华武器，她最喜欢听他说：“妈，你超厉害！”

不过她要先看一下阿比盖尔的脸书和Instagram网页。阿比盖尔住在家里的时候，玛德琳偶尔会看一下女儿在网络上的活动，努力担负起现代母亲的职责。但现在她简直上瘾了，她像个跟踪狂，偷偷监视自己的女儿，以可悲的方式探索她生活的点滴。

阿比盖尔换大头照了。这张是全身照，她对着镜头摆出瑜伽姿势，双手合十，一条细瘦的腿架在另一腿的膝盖上，长发由一侧肩头垂落，很美，很快乐，甚至可说是光彩照人。

邦妮带领女儿接触令她快乐的事物，只有最自私的妈妈才会因此吃醋。

玛德琳一定是最自私的妈妈。

或许她也该去学瑜伽，这样她和阿比盖尔才有共同的喜好，然而，她以前试过瑜伽，每次上课她都在心里默默念诵自己的经文：无聊——死了，无聊——死了。

她往下拉，看阿比盖尔的朋友说了什么。大家都表示支持，但弗雷娅写的评论让她停了下来，弗雷娅是阿比盖尔的朋友，玛德琳一直不太喜欢这个女生，她是那种爱说酸话的朋友。弗雷娅写道：你的那个“行动”要用这张照片吗？还是说这张不够性感／淫荡？

性感／淫荡？玛德琳的鼻翼动了动，弗雷娅小巫婆写这种话是什么意思？到底是什么“行动”？为什么阿比盖尔需要表现得性感／淫荡？似乎有必要制止这个“行动”。

网络的世界太晦暗，这是个大问题。就算只是在数字空间乱逛，东看看西看看，也可能在不知不觉间遇到恶心丑恶的东西。她想起在电脑屏幕上看到萨克森·班克斯时的感觉，探人隐私的后果就是这样。

阿比盖尔回应了弗雷娅的评论：嘘——最高机密！

响应的时间是五分钟前，玛德琳看看时钟，已经快十二点了！要上数学家教课的前一晚，她一定会坚持让阿比盖尔早点去睡，否则第二天就得硬把她挖起床，如果阿比盖尔精神不济无法专心上课，家教的钱就白花了。

她发信息给阿比盖尔：嘿！这么晚了你怎么还没睡？明天要上数学家教课！快去睡！妈。

按下发送之后，她发现自己的心跳加速，仿佛违反了规则，但她是阿比盖尔的妈妈，依然有权利叫她去睡觉。

阿比盖尔立刻回复：爸停掉家教了，他要自己教我，你自己快去睡吧。

“他做了什么？”玛德琳对电脑屏幕说，“妈的，他做了什么？”

奈森停掉了数学家教课，他没有和她商量，擅自决定阿比盖尔的教育问题。这个人从没去过学校话剧演出、家长会和运动会，他没有每个星期一早上帮全身发抖的五岁小孩准备展演故事；他没有应付五花八门

的作业，有些得画在大张硬纸板上，有些得先上网交，而登入说明却让人完全看不懂；他没有熬夜帮忙赶忘记写的作业，没有帮课本贴胶膜，更没有去见那个热爱夸张首饰的好心老师——她许多年前说过，阿比盖尔很可能会一直在数学上遇到困难，所以要尽可能给她帮助。

他竟敢取消家教课？

她义愤填膺，毫不考虑地拿起电话拨打奈森的号码。她绝不可能忍到明天，她需要立刻骂他一顿，现在就要，否则她的脑袋会爆炸。

他接起电话，声音含糊，充满睡意，似乎是被惊醒：“喂？”

“你停掉了阿比盖尔的数学家教课？你没有先问过我就停掉了？”

一片沉默。

“奈森？”玛德琳厉声说。

她听见他清嗓子。“玛蒂，”他好像完全醒了，“有没有搞错？你大半夜把我吵醒，只为了阿比盖尔的数学家教课？”

他的语气和平常截然不同，多年来，每次和奈森打交道，他总是那么卑躬屈膝、急于讨好，像个靠佣金为生的推销员，而现在阿比盖尔在他手上了，他自认可以和她平起平坐，再也不需要语带歉意，他可以不耐烦，他可以做个正常的前夫。

“所有人都睡了，”他接着说，“真的不能等到明天早上吗？斯凯和邦妮都很容易被惊醒——”

“才不是所有人都睡了呢！”玛德琳说，“你的十四岁女儿还醒着，而且在网上！那个家里到底有没有人管她？你知不知道她此刻在做什么？”

玛德琳听到轻柔悦耳的语调，邦妮在电话那头说了些贴心理解的话。

“我去看看她，”奈森的语气变得比较和缓，“我以为她已经睡了，还有，那个数学家教根本没帮助，他只是个小鬼，我自己可以教得更好。不过，你说得有道理，我应该先和你商量，我原本打算找你商量，但后来忘记了。”

“那个家教效果很好。”玛德琳说。

她和阿比盖尔之前试了两个家教，最后才找到塞巴斯蒂安。他虽然只是小鬼，但教学成果非常棒，一堆学生排队候补，玛德琳苦苦哀求，他才终于答应挤出时间给阿比盖尔。

“才没有这回事，”奈森说，“不过这件事等我头脑清醒再谈。”

“太好了，我很期待。以后你调整了阿比盖尔的日常活动会不会告诉我？只是好奇问问。”

“我要挂电话了。”奈森说。

他说挂就挂。

玛德琳将手机用力一扔，砸到墙壁弹回来，面朝上落在地毯上，就在她的脚边，所以她能清楚看见屏幕的裂痕，有如大人对小孩的严厉斥责。

* * *

斯图：要知道，我并不认为奈森是坏人，我偶尔会在学校遇到他。因为通常都是妈妈去学校，大部分的时候她们都聚在一起，圈外人很难插话，所以我总是特意去找其他爸爸说话。我记得有一天早上我和奈森在闲聊，玛德琳气势汹汹地踩着高跟鞋杀过来，老天爷，那双鞋简直是凶器！

加布里埃尔：如果是我，绝对无法忍受和前夫住在同一个小区，若小孩还上同一所学校，我可能会忍不住杀了他。我不懂他们怎么会以为

行得通，太疯狂了。

邦妮：一点也不疯狂，我们希望尽可能离阿比盖尔近一点，也刚好在那一带找到合适的房子，这有什么疯狂？

49

猜谜晚会前五日

星期一早晨打钟之前，简从学校图书馆走出来，她是来帮基吉把忘记的两本书拿来还。她离开时，基吉、双胞胎与克洛伊在攀爬架上开心地荡来荡去，至少玛德琳和瑟莱斯特没有禁止小孩和基吉玩。

还完书之后，简要留在学校听小朋友练习阅读。星期一轮值的志愿者家长是她和莉莉的爸爸，斯图。

走出图书馆时，她看到两个金波波头站在音乐教室外面聊得非常认真，她们的声音响亮且充满自信，似乎在谈很重要的事情。

她听到其中一个说：“是哪个妈妈？”

另一个说：“她算是很低调，年纪非常轻，雷娜塔之前还以为她是保姆。”

“等一下、等一下，我知道是谁了！她把头发绑成这样，对吧？”那个金波波头将头发往后拉，以夸张方式表现绑得很紧的马尾，就在这时，她对上简的双眼，她的眼睛顿时瞪大，急忙放开手，有如做坏事被逮的小孩。

另一个女人背对简，她继续说：“没错，就是她！显然她的儿子，那个叫基吉的小孩，一直偷偷欺负可怜的小艾玛贝拉，手法非常恶毒——怎么了？”

第一个金波波头拼命撇头暗示。

“怎么回事？噢！”

那个女人转过头发现简，整张脸涨成粉红色。

“早安啊！”她说。在学校地位这么高的家长，遇见简时通常只会露出高高在上的浅笑，有如皇室赏给平民的笑容。

“嗨。”简说。

那个女人原本将一个活页夹板抱在胸前，但她突然放下手臂，将夹板藏在双腿后方，这个动作完全像小孩把偷来的零食藏在背后。

请愿书，简心里想。原来不只是幼儿园家长联署，甚至连不认识她和基吉、不清楚来龙去脉的家长也签名了。

简自那两个人身边走过，她一手按住通往操场的玻璃门，脚步突然停了下来。她的身体里有一种感觉咆哮着蹿升，有如飞机起飞，是因为那个女人说出基吉名字时不屑的口吻，是因为萨克森·班克斯，他的气息仍搔痒她的耳朵：“你这辈子没有半点自己的想法，对吧？”

她转过身，走向那两个人，直接站在她们面前，她们两个碎步后退，眼睛圆睁的模样有点可笑。她们三个人的身高差不多，同样都身为人母，但金波波头有丈夫、房子，对自己在世上的地位毫无怀疑。

“我儿子从来没有伤害过任何人。”话一说出口，简忽然明白确实如此。他是基吉·查普曼，他和萨克森·班克斯毫无关系，他和曾外祖父也毫无关系，他甚至和她毫无关系。他就只是基吉，即使她无法彻底了解基吉的所有大小事，但她知道这个。

“噢，亲爱的，这种事我们都经历过，我们感同身受！这种状况真的很可怕，”拿着夹板的金波波头说，“你让他看多久电视？我发现减少看电视的时间确实——”

“他从来没有伤害过任何人。”简重申。

她转身走开。

* * *

西娅：猜谜晚会之前那个星期，翠西和菲欧娜在聊私事，简忽然跑过去和她们攀谈。她们说她的举止非常怪异，她们甚至怀疑她是不是精神有问题……

* * *

简走上操场，心中有股莫名的镇定。或许她该学学玛德琳，再也不逃避冲突，直接走到批评你的人面前，一口气说出自己的想法。

一个一年级的小女生跟在她身边：“我今天要订午餐喔。”

“好棒喔。”简说。她很喜欢在校园走动，原因很多，这也是其中一个。小朋友是那么天真烂漫，想到什么就说什么。

“平常只有星期五我才能订午餐，可是今天早上我弟弟被蜜蜂叮了，我姐姐又打破杯子，我妈妈说：‘我快发疯了！’”小女孩双手抱头示范，“然后妈妈说要给我一个特别惊喜，今天让我订午餐，不可以订果汁，但是可以订姜饼人，不过不可以订巧克力口味的。你知道吗？蜜蜂叮人之后就会死掉喔。”

“我知道，”简说，“那是它们一辈子做的最后一件事。”

“简！”巴恩斯老师走过来，抬着一个洗衣篮，里面装满变装道具，“谢谢你今天愿意来。”

“不客气。”简说。从今年年初开始，她每星期一早上都会来帮忙。

“我是说，你知道，发生了那些事，”巴恩斯老师做个苦脸，然后将洗衣篮靠在腰侧，她凑到简身边压低声音说，“请愿的事我没有听到任何进展，校长呼吁参与的家长停止联署。除此之外，她还派了一位教

学助理给我，他唯一的责任就是观察小朋友，特别是艾玛贝拉和基吉。”

“太好了，”简说，“但我很确定联署请愿依然在进行。”

她感觉视线从四面八方而来，注视着她和巴恩斯老师，似乎所有家长都暗中观察她和巴恩斯老师的交谈，成为名人一定就是这种感觉。

巴恩斯老师叹息：“我发现星期五你让基吉请假，希望你不会因为这些家长的小动作而感觉到威胁。”

“有些家长禁止小朋友和基吉玩。”简说。

“真是太过分了。”

“是啊，所以我打算也发起请愿，”简说，“我要求学校开除那些不和基吉玩的小朋友。”

下一瞬，巴恩斯老师露出惊恐至极的表情，然后她仰头大笑。

* * *

哈珀：学校口口声声说会认真看待这个问题，说得好听，结果那天简和巴恩斯老师在操场上笑得那么开心！老实说，我真的很生气，那天早上就发生了暴力伤害，没错，我要用“暴力伤害”这个词！

萨曼莎：暴力伤害，太夸张了吧？

50

家长听朗读的场地是在外面的操场，今天简选择乌龟区，这片沙地游戏场上有一只水泥大乌龟，所以大家都这么称呼。乌龟脖子可以容纳一个大人和一个小朋友舒适地坐在一起，巴恩斯老师准备了坐垫以及盖在腿上的毯子。

简很喜欢听小朋友朗读，喜欢他们念字时专心得蹙起眉的表情，成功破解纠缠音节时的得意开心，因为故事情节而突然大笑，偶尔也会有神来一笔的感想。坐在乌龟脖子上，阳光照耀脸庞，脚下踩着沙子，远处大海波光潋滟，简觉得自己仿佛在度假。毕利威小学的小小校园很神奇，几乎可说是梦幻校园，想到要让基吉转学，去到一个没有乌龟区也没有巴恩斯老师的学校重新开始，简心中就充满懊恼与愤慨。

“念得非常好，麦克斯！”她重复确认，刚刚朗读《小猴的生日惊喜》的孩子是麦克斯，不是乔希。玛德琳教她分辨瑟莱斯特两个儿子的诀窍，麦克斯前额上有一块草莓形状的胎记。

“我总是在心里记住他是胎记麦克斯。”玛德琳说。

“麦克斯，你的表达能力很棒喔。”其实简不确定是否真是如此，但小朋友朗读结束后，父母总是尽可能给予明确的称赞。

“是啊。”麦克斯酷酷地说。他溜下乌龟脖子，盘腿坐在地上挖沙子。

“麦克斯。”简说。

麦克斯夸张地叹息，跳起来突然往教室奔去，他手脚舞动的样子很好笑，很像卡通人物逃命的姿势。这对双胞胎跑得非常快，简完全想不

到五岁小孩能跑这么快。

简自名单上画掉他的名字，抬头看着巴恩斯老师送来的下一个小朋友是谁。是艾玛贝拉，她由操场另一头朝简走来，麦克斯差点撞上她，她低着头，鬈发垂落，手中拿着她的书。

“嗨，艾玛贝拉！”简开朗地打招呼。你妈妈和她的朋友发起请愿要开除基吉，因为她们认定他欺负你啊，宝贝！可不可以告诉我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自从今年开始听小朋友朗读之后，她越来越疼艾玛贝拉。她个性文静，天使般的小脸表情严肃，实在很难不喜欢她。艾玛贝拉和她读完书之后，经常会讨论书本内容，对话十分有趣。

她当然不会对艾玛贝拉说出基吉的困境，这样太不恰当，这样非常不对。

她当然不会说。

* * *

萨曼莎：不要误会，我很敬爱巴恩斯老师，任何整天和五岁小孩角力的人都应该得到奖牌，但我认为那天她安排艾玛贝拉朗读给简听，这种做法未免有失考虑。

巴恩斯老师：我犯了错，我是人，所以我会犯错，孰能无过呢？那些家长似乎以为我是机器，只要一出错就可以要求退货。还有，我不想说简的坏话——但那天她也有错。

* * *

艾玛贝拉朗读一本关于太阳系的书，这是幼儿园阶段最高等级的读本，艾玛贝拉读得很顺畅，语气表达也毫无瑕疵，她每次的表现都这么

杰出。简无从提出改善建议，只能偶尔在段落间提出相关问题，但今天简实在没有精神关心太阳系，她满脑子想着基吉。

“你认为在火星上生活会是什么样子？”她好不容易挤出一个问题。

艾玛贝拉抬起头：“不可能，因为那里的空气二氧化碳太多，人类无法呼吸，气温也太低。”

“很好。”她其实不太清楚，得上网查一下才知道。说不定艾玛贝拉已经比她聪明了。

艾玛贝拉停顿片刻之后说：“也会很寂寞。”

像艾玛贝拉这么聪明的小女生，为什么不肯说出实情？如果真的是基吉欺负她，为什么不说出来？为什么不揭露他的恶行？太奇怪了，通常小孩很容易说溜嘴的。

“宝贝，你知道我是基吉的妈妈吧？”她问。

艾玛贝拉点点头，仿佛在表示：这还用说吗？

“基吉有没有欺负你？如果有，我想知道，我保证会阻止他，让他以后再也不会那么做。”

艾玛贝拉的双眼立刻涌出泪水，下唇颤抖，她垂下了头。

“艾玛贝拉，欺负你的人是基吉吗？”简问。

艾玛贝拉开口了，但简没听清楚。

“你说什么？”简问。

“不是……”艾玛贝拉才说出这两个字，便表情一垮，大哭出声。

“不是基吉？”简心中涨满强烈的希望，她有股冲动，想用力摇艾玛贝拉，要求她说出实情，“不是他——你刚才是不是这样说？”

“艾玛贝拉！艾玛贝拉，小亲亲！”哈珀站在沙坑外，扛着一箱餐厅要用的柳橙。她围着一条白色领巾，因为绑得太紧，感觉像快被勒死了，她那张松垮、因气愤而发紫的长脸更加重这种感觉：“究竟怎么回事？”

她将箱子往地上一扔，大步踩着沙地走来。

“艾玛贝拉！”她说，“发生什么事了？”

她的态度仿佛简不存在，或者只是另一个小朋友。

“什么事都没有，哈珀，”简冷冷地说，她搂着艾玛贝拉，指向哈珀身后，“你的柳橙滚得到处都是。”乌龟区在一个小坡顶端，哈珀的箱子倒向一边，一大堆柳橙滚落操场，往海星墙而去——斯图在那里听其他小朋友朗读。

哈珀继续紧盯着艾玛贝拉，完全不理睬简，那样的态度太明显、太刻意，几乎可笑，但同时又无礼到令人难以置信。

“艾玛贝拉，来我这里。”哈珀伸出一只手。

艾玛贝拉抽噎，鼻涕流进嘴里，有点恶心，但五岁小孩才不管这么多。

“哈珀，我就在这里！”简由外套口袋拿出一包面纸。太令人火大了，只要多给她一分钟，说不定就可以从艾玛贝拉口中间出真相，她用面纸按住艾玛贝拉的鼻子。“擤一下，艾玛贝拉。”

艾玛贝拉顺从地擤鼻子，哈珀终于正眼看向简：“你把她弄哭了！你到底对她说了什么？”

“没什么！”简气冲冲地说，她因为刚才想猛摇艾玛贝拉而感到内疚，这样一来反而更生气，“你有空管闲事，不如去多找几个人联署那份恶毒的请愿书。”

哈珀提高音量，大吼道：“噢，没错，好主意，我走了你就可以继

续欺负毫无反抗能力的小孩子！有其母必有其子！”

简从乌龟区地上站起来，脚尖往沙地上一踢，差点踢到哈珀的脸，幸好她及时停住：“你竟敢这样说我儿子！”

“你竟敢踢我！”哈珀怒吼。

“我没有踢你！”她的音量非常大，连自己也吓了一跳。

“搞什么……？”斯图过来了，他穿着水电工的蓝色连身工作服，双手满是从操场捡拾的柳橙。刚才朗读给他听的小男生站在他身边，一手拿着一颗柳橙，看着两个妈妈互相叫嚣，眼睛瞪得像杯碟一样大。

突然，响起一声凄厉惨叫——凯萝由音乐教室走出来，一手高举装消毒水的喷雾瓶，她踩到一颗柳橙，整个人往后跌坐，有如搞笑演出。

* * *

凯萝：事实上，我的尾椎严重挫伤。

51

加布里埃尔：之后哈珀逢人便说简在乌龟区以暴力伤害她，我觉得不太可能。

斯图：哈珀明明好得很，完全不像受到暴力伤害。我不知道状况，我刚好接到顾客电话，有条大水管爆了，我没空应付两个在沙坑里吵架的妈妈。

西娅：因为这件事，部分家长决定上报教育部。

乔纳森：可想而知，校长吓坏了，那天好像是她的生日，真可怜。

尼帕尔校长：这样说吧——我们不可能开除基吉·查普曼，他只有一次被人指出欺负同学，就是迎新日那天，而当时他根本还没有入学，之后都是部分家长妄自臆测。我不确定那天是不是我的生日，反正与事件无关。

巴恩斯老师：那些家长发疯了，我们怎么可能开除基吉？他是标准的好学生，行为也没有问题，我从不需要处罚他坐“坏坏椅”，事实上，印象中我连红点点都没有给过他！他从来没有拿过黄卡，更别说白卡了。

* * *

猜谜晚会前一天

玛德琳星期五要上班，因此她几乎从不参加周会，假使弗雷德或克洛伊要上台表演或领奖，艾德会抽空出席。不过今天克洛伊求她一定要去，因为幼儿园要朗诵童书绘本《鳄鱼怕怕，牙医怕怕》，克洛伊独秀

一整句。

还有，弗雷德的班级第一次上台表演竖笛，他们要合奏生日快乐歌为校长庆生，对所有人而言肯定都是一次痛苦的体验。学校里大家都猜尼帕尔校长今年满六十岁了，但是没有人能确定或否定。

玛德琳决定去参加周会，然后星期一下午补班，之前她不能这么做，是因为她得送阿比盖尔去练习篮球，艾德负责送两个小的去上游泳班。

他们端着咖啡下车，她对艾德说：“说不定现在阿比盖尔连篮球练习都不用去了。”刚才在学校放下孩子之后，他们立刻冲到蓝色蓝调，汤姆的生意非常好，因为毕利威小学的所有家长都需要咖啡加持，才能撑过周会的竖笛表演。“说不定奈森决定自己教。”

艾德的笑容有点戒备，八成担心她又要为数学家教的事大发雷霆。她老公很有耐性，但是当她长篇大论数落奈森，她发现艾德的表情有点放空。她承认讲太久了，但阿比盖尔在代数上遭遇很大的困难，奈森从来没有教阿比盖尔写数学作业的经验，所以不知道她的数学程度有多可怕，没错，奈森确实擅长数学，但并不表示他懂得怎么教。

“今天早上乔伊发邮件给我，”艾德锁上车门，乔伊是地区报社的编辑，“她希望我写一篇关于学校的报道。”

“什么？猜谜晚会吗？”玛德琳毫无兴趣。艾德经常替地区报社撰写学校募款活动的短篇报道。她看到佩里和瑟莱斯特过马路要进学校，他们手牵着手，深情款款，郎才女貌，佩里稍微走在前面，仿佛想保护瑟莱斯特，怕她被车撞。

“不是，”艾德小心翼翼地说，“是霸凌事件和请愿事件，乔伊说霸凌是热门话题。”

“你不可以写！”玛德琳突然在马路中间停下脚步。

一辆车从沙滩上快速冲出，艾德抓住她的手肘，高声叫骂：“大白痴，快让路！”又接着说，“这条路上迟早会发生悲剧，到时候我又要写报道了。”

“不要写，艾德，”玛德琳说，“学校的名誉会受到损害。”

“我是记者，你知道吧？”艾德说。

艾德原本在《澳洲人日报》上班，那份工作压力比较大、地位比较高，工作时间比较长，但薪水也比较高。三年前他辞职了，这样玛德琳才能重回职场，两人一起分担亲职，他从不曾抱怨地方报社的工作枯燥无聊，总是开开心心去采访冲浪嘉年华、园游会、老人院的百岁祝寿会——海风让居民长寿，这是他第一次暗示对现况不满。

“这个新闻很有报道价值。”艾德说。

“才没有报道价值呢！”玛德琳说，“你很清楚根本没有！”

“什么事情没有报道价值？你好，艾德。玛德琳，真高兴见到你。”他们赶上了佩里与瑟莱斯特。佩里一身剪裁精美的西装配领带，不用说一定是意大利货，这一套应该比艾德所有衣物加起来还贵，玛德琳猜想着，连衣橱也加进去恐怕都不够。佩里弯腰亲吻她，她趁机用指尖偷摸袖子的光滑布料，深吸一口他的古龙水香气。

她很想知道嫁给这么会打扮的男人是什么感觉，如果是她，她一定会徜徉在这柔软的领带、硬挺的衬衫，所有美好的质感与色彩中。当然，瑟莱斯特对服装没什么兴趣，很可能根本看不出佩里与艾德有何不同，即使艾德头发凌乱、胡子没刮，T恤外面罩着一件飘散霉味的橄榄绿旧刷毛外套。不过，看着艾德和佩里谈话，她心中涌出对艾德莫名的钟爱，尽管一分钟前她还在生他的气。大概是因为他听佩里说话时开放、投入的态度，他满是灰色胡楂的下巴和佩里光滑的下颌形成鲜明对比。

没错，她比较想吻艾德，真是庆幸。

“我们迟到了吗？我们先让双胞胎在接送区下车，因为那里没有停车位，”瑟莱斯特的语气像平常一样慌张、焦虑，“佩里来看他们朗诵，双胞胎非常兴奋。”

“没有迟到。”佩里的表哥可能是基吉的生父，玛德琳想知道瑟莱斯特有没有告诉他。如果是她，一定早就告诉艾德了。

“你有没有看到简？”瑟莱斯特问，仿佛读出了她的心思。

佩里和艾德走在前面。

“你有没有告诉他……”玛德琳压低声音说，斜着头朝佩里的背影点了点。

“没有！”瑟莱斯特用气音说，表情近乎惊恐。

“总之，简不会来，”玛德琳说，“记得吗？她今天要去那个。”

瑟莱斯特一脸呆滞，玛德琳压低声音说：“你知道，医生啊。”

简要她们发誓保密，不能泄露基吉去看心理医生的事：“万一大家听说我带他去看心理医生，很可能会一口咬定他做错事。”

“噢，对，当然，”瑟莱斯特用一只手指敲敲前额，“我忘记了。”

佩里放慢脚步，让玛德琳与瑟莱斯特跟上。

“艾德刚才告诉我霸凌的争议，是雷娜塔·克莱恩的女儿吗？那个可怜的小女生被霸凌？”他对玛德琳说，“我和雷娜塔算是认识，因为工作的关系。”

“真的？”虽然玛德琳已经听瑟莱斯特说过了，不过最好别让丈夫们知道妻子们互相说了什么。

“假使雷娜塔来找我，我该不该签那份请愿书？”佩里问。

玛德琳抬头挺胸，准备为简奋战，但瑟莱斯特先开口道：“佩里，

你签了我就会离开你。”

玛德琳因为尴尬又惊讶而大笑起来，这显然只是玩笑话，但瑟莱斯特的语气不太对劲，感觉很像是认真的。

“这意思你懂吧，兄弟？”艾德说。

“当然啰，”佩里微笑，搂住瑟莱斯特亲吻她的头，“老板发话了。”

但瑟莱斯特没有笑。

* * *

收件人：所有家长

寄件人：活动委员会

众所期待的“奥黛丽与猫王益智猜谜晚会”即将登场！明天晚上七点整，学校礼堂见！大家先补补脑袋，准备享受整个晚上的热闹欢笑。特别感谢二年级爸爸布瑞特·拉森，明晚他将担任主持人。布瑞特很花心思，准备了许多需要脑筋急转弯的陷阱题，一定非常紧张刺激。

降雨概率百分之九十——求求老天，希望天气预报不准，不过，他们懂什么？这样晚会开始前，大家就可以在阳台上享用鸡尾酒与点心。

感谢所有本地的赞助商家！抽奖礼物包括：高级肉类豪华拼盘，由我们的好朋友、最棒的“毕利威完美肉铺”捐赠；超赞的“蓝色蓝调”双人早餐券——汤姆，我们爱你！最后，还有“美发天梯沙龙”提供的洗发造型券！哇！

请别忘记，所有募得的款项将用于采购电子白板，让我们的小朋友得到更好的教育。

活动委员会，大家的好朋友，献上无数拥抱。

菲欧娜、葛瑞丝、艾德薇娜、萝薇娜、哈珀、荷莉与海伦上

附注：校长提醒大家尊重邻居，离开会场时请勿喧哗。

52

萨曼莎：猜谜晚会前一天，幼儿园的学生在周会上表演童诗朗诵，我去看了。我发现支持雷娜塔的人和支持玛德琳的人各站一边，简直像婚礼现场一样，我不由得偷笑了一下。

* * *

毕利威小学的周会总是太晚开始，太晚结束，但会场的景色实在没话说。礼堂位在二楼，大阳台占据一侧，许多大型玻璃拉门将内外隔开，大海美景尽收眼底。玻璃门全部关上时有点闷，毕竟有那么多爱放屁的小朋友，加上金波波头的香水味浓重，她们的老公喷古龙水也不手软。

玛德琳望着窗外海景，努力保持心情愉悦。她有一点点暴躁，这表示明天将是经前综合征最严重的时候，猜谜晚会上大家最好别来惹她。

“嗨，玛德琳，”邦妮说，“嗨，艾德。”

她在玛德琳身边的空位坐下，带来一阵广藿香气息，让人鼻子瘙痒。

玛德琳感觉艾德偷偷按住她的膝盖给予安抚。

“嗨，邦妮。”玛德琳无力地打招呼，转头四处张望。难道真的没有其他空位？“你好吗？”

“非常好。”邦妮将麻花辫由背后拉到前面，垂在白皙肩头上，她的肩膀很有嬉皮风味，遍布星星点点的小黑痣。在玛德琳眼中，连邦妮的肩膀都很怪。

“你不觉得冷吗？”玛德琳打了个寒战，因为邦妮穿着无袖上衣配瑜伽裤。

“我才刚教完一堂热瑜伽。”

“流很多汗那种，对吧？”玛德琳说，“你怎么没有满身大汗？”

“我冲过澡，”邦妮说，“但我的核心体温还很高。”

“你会着凉。”玛德琳说。

“不会。”邦妮说。

“一定会。”玛德琳感觉到坐在左边的艾德努力憋笑。

她趁邦妮还没反驳前赶快换话题：“奈森没来？”

“他要上班，我跟他说不来应该也没差。斯凯非常怯场，很可能会一直躲在其他小朋友后面，”她对玛德琳微笑，“不像你的克洛伊。”

“不像我的克洛伊。”玛德琳赞同。

虽然你抢走了阿比盖尔，但至少永远无法从我身边抢走克洛伊。

这个外人知道她女儿早餐吃了什么，玛德琳却不知道，简直让人气得快发疯。虽然她认识邦妮好几年，尽管她们有过上百次的客套交谈，邦妮这人依然没有真实感。在玛德琳眼中，她像捏造出来的人物，很难想象她做正常人会做的事情。她都没有闹脾气的时候吗？她都不会大吼大叫吗？笑到跌下椅子？吃太多？喝太多？在厕所里叫人帮她拿卫生纸？弄丢车钥匙？她有没有单纯只是人类的时候？她有没有不用那种瑜伽老师轻柔怪声音的时候？

“对不起，奈森没有告诉你取消数学家教的事。”邦妮说。

大白痴，不要在这里说，到处是拉长耳朵的妈妈，别说家里的私事。

“我跟奈森说了，我们得改善沟通技巧，”邦妮接着说，“这些都

是必经的过程。”

“是喔。”玛德琳说。艾德的手稍微捏紧了，玛德琳朝他看过去，然后看看另一边的佩里与瑟莱斯特，想要以自然的态度换个谈话对象，但佩里和瑟莱斯特忙着看瑟莱斯特手机上的东西，他们在笑，头靠在一起，像约会中的青少年，刚才因为请愿引起的奇怪气氛显然没什么。

她回头看向礼堂前方，那里还一片乱糟糟，司仪一再要求小朋友坐下，师长忙着调整音响设备，金波波头四处奔忙，态度认真投入且趾高气扬，她们每个星期五都这样。

“阿比盖尔的社会良知越来越发达，令人非常感动，”邦妮说，“你知道吗？她正在筹备一个秘密慈善活动。”

“只要她的社会良知不影响学业成绩，我都没意见，”玛德琳没好气地说，完全像个自私自利的坏心家长，“她想当心理医生，我和萨曼莎聊过，也就是莉莉的妈妈，她说阿比盖尔需要搞好数学。”

“她好像不想当心理医生了，”邦妮说，“她似乎渐渐对社会工作比较感兴趣，我相信她能成为非常优秀的社工。”

“她完全不适合当社工！”玛德琳厉声说，“她不够强悍，她会因为帮助别人而累死自己，她会过度介入他们的人生——老天，阿比盖尔选这行绝对大错特错。”

“你这么认为？”邦妮的语气像在做梦，“噢，反正现在还不急着决定，对吧？她在确定方向之前，可能会改变主意十几次。”

玛德琳听见自己从唇间发出吐气声，仿佛在分娩。邦妮企图改变阿比盖尔，让她失去自我，成为她无法胜任的角色。真正的阿比盖尔将不复存在，女儿将会变成她不认识的人。

尼帕尔校长高雅地走上舞台，默默地站在麦克风前，双手交握，慈

祥微笑，有如女王等候子民集中注意力。一个金波波头冲上舞台对麦克风做了一些看似很重要的调整，又匆匆下台，同时一位六年级老师开始打拍子，节奏十分洗脑，似乎对小朋友有神奇的催眠功效，他们立刻停止交谈，面对舞台开始跟着拍——这招在家里行不通，玛德琳试过。

拍手声越来越响亮，校长举起双手要大家安静。

“噢！”邦妮凑近玛德琳耳边说悄悄话，她嘴里有股甜味和薄荷香，“我差点忘了，下星期二是阿比盖尔的十五岁生日，我们想邀请你、艾德和两个小朋友一起来庆祝。我知道阿比盖尔一定很希望所有家人都能坐在一起，应该不会太尴尬吧，你说呢？”

尴尬？你在开玩笑吗，邦妮？太棒了！太赞了！女儿的十五岁生日派对，玛德琳受邀做客，不是主人，而是客人。奈森会殷勤招待她喝饮料，他们离开时，阿比盖尔不会一起上车，她会留在那里。阿比盖尔会留在那里，因为那是她的家。

“太好了！我要带什么去？”她低声回应，一手握住艾德的手臂用力捏。与邦妮交谈确实和分娩没两样，疼痛只会越来越剧烈。

53

“基吉是个可爱的小朋友，”心理医生说，“语言表达能力非常好，很有自信、很有爱心。”她对简微笑：“他对我的健康状况表示关心，我感冒一星期了，第一次有咨询对象注意。”

心理医生大声擤鼻涕，仿佛想证明她真的感冒了。简不耐烦地看着，她不像基吉那么善良，她不在乎心理医生是不是得了感冒。

“那么，呃，你认为他内心会不会暗藏变态恶霸？”简挤出笑容，表示这只是说笑，但她当然是认真的，他们来诊所就是为了这个，她花了大笔咨询费就是为了这个。

她们一起转头看向基吉，他在诊疗室隔壁的房间玩耍，透过玻璃门可以看到他的一举一动，但理论上他听不见她们说话。在她们眼前，基吉拿起一个布娃娃，这个玩具比较适合年纪更小的孩子。万一这时基吉突然殴打娃娃，那就精彩了，简想，那就铁证如山了：这个孩子假装关怀心理医生的病况，然后对玩具施暴。但基吉只是看了看娃娃，便重新放了回去。他原本想放在桌角上，但没有放好，娃娃滑落地板，不过他并没有发现，这只证明他有邈遯病。

“我不这么认为。”心理医生说。她沉默了一下，鼻子抽动。

“你会告诉我他说了什么吧？”简说，“该不会因为保密原则所以不能说吧？”

“哈啾！”医生打了个大喷嚏。

“请保重。”简耐着性子说。

“保密原则只适用于十四岁以上的病患，”心理医生吸着鼻子

说，“那个年纪的孩子，他们说的事情才真的需要告诉家长呢，你懂吧？他们有性经验了、吸毒了，问题一大堆！”

是、是，年纪小，问题小。

“简，我不认为基吉是恶霸，”心理医生将双手合成金字塔状，指尖按住发红的鼻翼，“你之前告诉我迎新日发生的那件事，我在咨询过程中也提到了，他非常清楚地表明不是他。我很难相信他说谎，倘若他真的说谎，那么他一定是我见过最老练的骗子。事实上，基吉并未表现出霸凌性格的典型征兆，他并不自恋，也能展现同理心与敏感度，毫无疑问。”

安心的泪水让简鼻塞。

“当然啦，除非他是精神变态。”心理医生开朗地说。

搞什么鬼？

“在那种状况下，他可以假装有同理心，精神变态的人通常十分有魅力。”

“不过呢……”心理医生又打个大喷嚏，“噢，老天。”她抹抹鼻子，“我还以为快好了呢。”

“不过什么？”简催促，意识到自己完全没有展现出同理心。

“不过我并不认为如此，”心理医生说，“我不认为他是精神变态，但我希望他能继续接受咨询，而且要尽快。我认为他有严重的焦虑问题，我相信有很多事情他没有告诉我。倘若基吉在学校遭到霸凌，我一点也不感到奇怪。”

“基吉？”简说，“遭到霸凌？”

一股热流瞬间往上冲，仿佛发高烧，力量在她全身乱窜鼓噪。

“也有可能是我弄错，”心理医生吸着鼻子说，“但就算真的有，

我也不会惊讶。我猜应该是言语霸凌，可能有个聪明的小朋友抓到了他的弱点。”她从桌上的面纸盒抽出一张面纸，这是最后一张了，她轻轻“啧”了声：“此外，基吉也和我谈到他的生父。”

“他的生父？”简焦急地说，“有什么好说的——”

“他对父亲的身份感到焦虑，”心理医生说，“他担心他是《星球大战》里的帝国风暴兵，或者是赫特人贾巴⁽¹⁾，甚至是最惨的状况——”医生忍不住露出大大笑容，“黑武士。”

“你只是在开玩笑吧？”简有点难为情，玛德琳的儿子弗雷德让基吉迷上了《星球大战》，“他也只是随便说说吧？”

“小朋友经常分不清幻想与现实，”心理医生说，“他才五岁，在五岁小孩的世界里，什么都有可能。既然他相信有圣诞老人和牙仙子，为什么不能相信黑武士是他父亲？不过，我认为他不知怎么察觉到生父是个……可怕又神秘的人。”

“我以为我隐瞒得很好。”简说。

“我问他有没有经常向你问起生父的事，他说有，但他知道问了你会难过，他很坚定地要求我不要让你难过，”她看看笔记，又抬起头，“他说：‘如果你想问我爸爸的事，要小心一点，因为我妈妈会有奇怪的表情。’”

简一手按住胸口。

“你还好吗？”医生问。

“我现在的表情很奇怪吗？”简问。

“有一点，”心理医生说，“看来基吉的生父不是什么好人吧？”

“的确不是。”简说。

⁽¹⁾ 赫特人贾巴 (Jabba the Hutt)：电影《星球大战》中的反派角色，外形肥

胖无腿，有如蛞蝓，外环星域知名犯罪首脑，从事许多罪恶勾当，包括贩卖人口、恐吓勒索、走私军火与香料。

54

周会之后，佩里开车送瑟莱斯特回家。

“你有时间喝杯咖啡吗？”瑟莱斯特问。

“还是不要了，”佩里说，“我十一点要开会。”

她望着他的侧脸，他似乎没有生气：心思集中在今天要做的事情上。她知道第一次参加周会他很高兴，他乐于做个出席学校活动的爸爸，一身上班行头出现在不是公司的地方。他喜欢爸爸这个角色，甚至乐在其中，他和艾德交谈时语气略带调侃，仿佛在说“这种活动实在有点好笑”，标准的爸爸调调。

双胞胎穿着大型绿色鳄鱼装在台上跑来跑去，他们都笑了。麦克斯是头，乔希是尾巴，有几次他们往相反的方向跑，鳄鱼差点断成两半。离开学校前，佩里带着两个孩子到礼堂阳台上，以大海为背景，拍摄他们穿道具装的照片，然后又请艾德为他们一家四口合照，双胞胎由道具装底下探出头，佩里与瑟莱斯特蹲在他们身边。照片很可能已经贴上脸书了，回车上时，佩里一路在滑手机。他会写什么？两个明星诞生了！双胞胎成功诠释恐怖鳄鱼一角！诸如此类。

离开时，大家纷纷说：“猜谜晚会见！”

没错，他的心情很好，应该不会有问题。他上次出差回来之后，还没发生过紧张的状况。

但刚才他问该不该签要求开除基吉的请愿书，她说如果他签了她就会离开他，她看到怒火蹿过他的脸，有如一道闪电。她原本只是说笑，但她知道听在他耳里不是那么回事，这句话也让他在玛德琳与艾德面前

下不了台，他很欣赏和敬重他们两个。

她究竟怎么了？一定是因为那间公寓。装潢已经快完成了，要离开随时可以，现在她经常自问：要走还是不走？当然要走，一定要走。当然不走。昨天早上她过去将新买的床单铺好，心里有种令人安慰的奇异愉悦，将床单整理好，让每张床感觉舒适好睡，离开似乎并不难。然而，昨晚半夜，她在自己的床上醒来，佩里的手臂沉沉放在她的腰上，吊扇照佩里喜欢的方式懒洋洋地转动，她突然想起那几张铺好的床，内心的惊恐不亚于想起犯罪过程。她怎么可以那样背叛丈夫！她租了一间公寓还装潢得妥妥当当，这种行为多么疯狂、阴险、卑鄙、任性。

或许她威胁佩里要离开，是想借此坦承自己做了什么，她承受不了秘密的重担。

当然，也是因为想到那份请愿书令她火冒三丈，任何人都不该签，佩里更是如此。他亏欠简很多，这是他整个家族的孽债，因为他表哥做出那种事——只是可能而已，她不断提醒自己，她们无法确定。万一简听错名字呢？搞不好那个人其实叫史蒂芬·班克斯，压根不是萨克森·班克斯。

基吉有可能是佩里的表侄儿，他至少该稍微义气相挺。

简是瑟莱斯特的朋友，但就算不是，五岁小孩也不该成为整个小区挞伐的对象。

佩里没有把车开进车库，只是停在屋外的车道上。

瑟莱斯特以为他不打算进去。

“晚上见。”她靠过去吻他。

“我要进去一下，我把东西忘在桌上了。”佩里打开车门。

她察觉不对，如有一缕异味，或空气中的电流产生变化。是因为他肩膀的角度，空洞却明亮的眼神，以及喉咙干哑的声音。

他替她开门，比了个花哨的手势让她先进去。

她转过身，他关上门，她急忙说：“佩里。”

但他一把抓住她的头发，在她脑后用力一扭，毫不留情，力道十分惊人，头皮传来的剧痛让眼泪不由自主流出。

“如果你敢再那样害我丢脸，我会杀了你，妈的，我会杀了你，”他抓得更紧，“你竟敢害我丢脸，你竟敢害我丢脸。”

他放开手。

“对不起，”她说，“对不起。”

她的语气一定不对，因为他缓缓上前，用双手捧住她的脸，平常他要温柔地吻她的时候都会这样做。

“只说对不起哪够？”他将她的头往墙上撞。

那种冰冷沉着的态度令她无比震撼，也脱离了现实，就像第一次被他打的感觉，痛楚极为切身，有如心碎。

整个世界天旋地转，仿佛她喝醉了。

她滑落地板。

她干呕了一下、两下，但没有吐出来。她从来只会干呕，不会真的吐出来。

她听见他的脚步声远去，沿着走廊渐渐模糊，她在地上蜷成一团，膝盖靠在胸前，双手交握按住剧烈抽痛的头。她想起儿子受伤时总会哭着说：“好痛喔，妈咪，真的好痛。”

“坐起来，”佩里说，“亲爱的，坐起来。”

他蹲在她身边，扶她坐起来，将包在茶巾里的冰袋温柔地放在她头上。

舒适的清凉渐渐渗透，她转头端详他的脸，视线蒙眬。他的脸色惨白，眼睛下方有两弯黑紫，他的五官往下沉，仿佛生了一场大病。他啜泣了一下，令人心痛的绝望啜泣，有如落入陷阱的野兽。

她任由自己往前倒，靠在他的肩上，在有如教堂般的挑高天花板下、光亮的黑色胡桃木地板上，他们相拥一起摇晃。

55

玛德琳常说，在毕利威生活和工作感觉就像住在乡下小村子。她最喜爱小区团结的气氛，然而，经前综合征发作的时候，她只希望能安安静静地走在街上，不想看到任何人对她微笑挥手，友善得讨人厌。毕利威的每个人都有着层层叠叠的关联，通过学校、冲浪俱乐部、小孩的运动队伍、健身房、美发师等相交叠。

因为如此，当她坐在毕利威半岛剧场狭小拥挤的办公室，准备询问是否来得及预订下周四分之一版的广告——剧场急需现金，所以日托表演班必须积极招生，她联络的萝伦不只是报社广告业务，她的女儿佩特拉和阿比盖尔同年级，儿子在毕利威小学念四年级，她的老公艾力克是酒铺老板，和艾德在同一支四十岁以上的足球队踢球。

这通电话恐怕得讲很久，因为她和萝伦很久没联络了。电话铃响起时她才猛然惊觉，差点想挂断改寄电子邮件，今天事情很多，因为参加周会她又比较晚上班，不过，和萝伦聊聊应该很不错，她很想打听一下萝伦对请愿的事有什么了解。问题是，萝伦有时候话匣子一开就关不起来——

“您好，我是萝伦·埃吉利！”

太迟了。“嗨，萝伦，”玛德琳说，“我是玛德琳。”

“亲爱的！”萝伦精通剧场那套夸张的说话方式，她应该来剧场上班才对，在报社工作太浪费。

“你好吗？”

“噢，天啊，我们该约喝咖啡！我们一定要约喝咖啡！我有好多事

情想告诉你，” 萝伦压低音量，几乎听不清楚，萝伦的办公室是共享的开放式大空间，现场十分忙碌，“我有最新的八卦喔，新鲜出炉的大八卦。”

“现在就说啦，” 玛德琳开心地说，身体往椅背靠，双脚架上桌面，“立刻告诉我。”

“好吧，先给你一点提示，” 萝伦说，“Parlez-vous anglais?[\(1\)](#)”

“我会说英文。” 玛德琳说。

“我只会这句法文，” 萝伦说，“这是个法国八卦。”

“法国八卦？” 玛德琳困惑地问。

“没错，而且哦，和我们的好朋友雷娜塔有关。”

“是请愿的事吗？” 玛德琳说道，“萝伦，希望你没有签。艾玛贝拉并没有确切地说出欺负她的人是基吉，现在学校每天都密切观察他们班。”

“嗯，我也觉得提出请愿太夸张，但我听说那个孩子的妈妈把艾玛贝拉弄哭了，还在沙坑里踢哈珀，看来每个故事都有两面。不过我要说的八卦与请愿无关，玛德琳，这是个法国八卦。”

“那个保姆？” 玛德琳灵机一动，“你说的是她吧？朱丽叶？她怎么了？听说霸凌问题持续很长一段时间了，显然朱丽叶没有——”

“对、对，我说的就是她，先不要管请愿的事啦！这件事……呃，怎么说呢？和我们那位好友的老公有关。”

“也和保姆有关。” 玛德琳说。

“一点也没错。” 萝伦说。

“我不懂——不会吧？” 玛德琳将脚放下，整个人坐正，“真的假

的？杰夫和保姆？”这种八卦小报式惊世骇俗的绯闻，让人很难不见猎心喜。中规中矩、一脸正派、热爱赏鸟的啤酒肚杰夫，勾搭上了年轻的法国保姆，这可真是令人震惊又心痒难耐的老套情节。“他们发生婚外情？”

“没错，就像罗密欧与朱丽叶，只是换成杰夫与朱丽叶。”萝伦显然已经懒得压低声音保密了，就算同事听到她也不在乎。

玛德琳隐约有种反胃的感觉，仿佛硬吞下甜腻又对身体有害的东西。“太惨了、太糟了。”虽然她和雷娜塔是死对头，但也不希望她遇上这种事。没有人活该被劈腿，除非她自己先劈腿。“雷娜塔知道吗？”

“显然不知道，”萝伦说，“但已经证实了，杰夫告诉板球队的安德鲁·法拉代，安德鲁告诉尚恩，尚恩又告诉艾力克，没想到男人也这么八卦。”

“该有人告诉她。”玛德琳说。

“我可不想，”萝伦说，“我不想好心反而倒霉。”

“也不能是我，”玛德琳说，“她应该最不想从我这里听到。”

“先不要说出去，”萝伦说，“我答应艾力克不会告诉任何人。”

“是哦？”玛德琳说。这个精彩的大八卦肯定已经如小钢珠般迅速窜过整个半岛，从一个朋友跳向另一个朋友，从丈夫跳向妻子。可怜的雷娜塔，她一心以为人生最大的烦恼就是女儿在学校遭到霸凌。

“小朱丽叶显然想带他回法国见父母，”萝伦装出法国口音，“呜啦啦。”

“噢，适可而止吧，萝伦！”玛德琳愤慨地说，“一点都不好笑，我不想继续听了。”这样说好像有点不公平，因为一开始她也听得喜滋滋。

“抱歉，亲爱的，”萝伦心平气和地说，“对了，你找我有什么事？”

玛德琳订了广告版面，萝伦以一贯的出色效率处理妥当，玛德琳多希望刚才选择寄邮件。

“明天晚上见。”萝伦说。

“明天晚上？噢，对了，猜谜晚会，”玛德琳刻意表现热络，缓和之前尖锐的口气，“我很期待，还买了新衣服呢。”

“可想而知，”萝伦说，“我要打扮成猫王，又没有规定女生一定得扮成奥黛丽、男生一定得扮猫王。”

玛德琳大笑，重拾对萝伦的喜爱，她的开朗狂笑一定能为晚会带来欢乐气氛。

“晚会见，”萝伦说，“噢，嘿！阿比盖尔在筹备的慈善活动是什么？”

“我也不太清楚，”玛德琳说，“她打算为国际特赦组织募款，可能是慈善抽奖吧。话说回来，我好像应该提醒她，要办慈善抽奖必须先取得许可。”

“嗯……”萝伦说。

“怎么了？”玛德琳问。

“嗯……”

“到底怎么了？”玛德琳转动椅子，放在桌角的牛皮纸信封被手肘撞掉，她及时接住，“怎么回事？”

“我也不确定，”萝伦说，“只是佩特拉提到阿比盖尔在做的活动，我有种感觉，怎么说……就是不太对劲。佩特拉一直偷笑，很烦又很蠢，她遮遮掩掩地暗示说有些女生不赞成阿比盖尔的做法，但是佩特

拉赞成，这可不是什么好事。抱歉，我说得不清不楚，只是我身为妈妈的直觉警报大作，喔咿喔咿喔咿。”她模仿汽车防盗器的声音。

玛德琳想起之前有人在阿比盖尔的脸书上写了奇怪的留言，因为奈森擅自取消数学家教，她太生气，所以忘记了。

“我会去查出来，”她说，“谢谢提醒。”

“很可能没什么。Au revoir⁽²⁾，亲爱的。”萝伦挂断电话。

玛德琳拿起手机发信息给阿比盖尔：收到立刻回电。妈。

这个时间她在上课，放学之前学生不该查看手机。

她告诉自己要有耐性，然后将双手放回键盘上。好，接下来要做什么？下个月新戏码“李尔王”的宣传海报。毕利威没有人想看李尔王疯疯癫癫地在舞台上走来走去，他们想看现代喜剧。他们这辈子经历太多莎士比亚风格的夸张情节，学校操场、足球场都经常上演，但玛德琳的主管坚持要。票房一定会很差，然后她又会暗暗指责玛德琳营销做得不够好，每年都这样。

她再次查看手机，阿比盖尔可能会拖到晚上才回电。

“子女忘恩负义令人痛心疾首，更胜毒蛇利齿一咬，阿比盖尔，”她对着沉默的手机说——因为经常听演员排练，“李尔王”的台词她随便都能背出一大段。

电话铃声害她吓得跳起来，是奈森。

“不要发飙。”他说。

⁽¹⁾ 法语：请问会说英文吗？

⁽²⁾ 法语：再见。

56

暴力关系会随着时间更加暴力。

她在哪里看过这句话？家暴防治文宣？还是苏西曾经以冷静不带批判的语气对她说过？

瑟莱斯特侧躺在床上，怀里抱着枕头，眼睛望向窗外，佩里特地拉开窗帘让她欣赏海景。

第一次来看房子的时候，他激动地说：“我们可以躺在床上看海！”

房介业务非常精明，连忙说：“我不打扰了，两位慢慢看。”因为这栋房子本身就是最好的推销。那天佩里像个孩子似的兴奋地在新房子里跑来跑去，不像砸几百万买下“无敌海景豪宅”的男人。他的亢奋几乎令她害怕，太轻率、太乐观，她心中的不祥预感后来果然成真了。他们肯定会开始走下坡。当时她怀孕十四周，晕眩水肿，嘴里总是有股金属味，对于这次怀孕她不敢抱太大的希望——但佩里却极度乐观，仿佛买下新豪宅便能保证孩子安然出世。“多么棒的生活！住在离海滩这么近的地方，孩子一定会很快乐！”那时的他甚至不会对她大声说话，他对她动手这种事更是绝无可能、难以想象且可笑至极。

她尚未由惊愕中恢复。

实在太、太……意想不到。

她曾经试着对苏西说明这种惊愕，但她有种感觉，所有去找苏西咨询的人都有相同的心情。她很想说：“不一样，要知道，对我们而言，真的非常意想不到！”

“还要喝茶吗？”

佩里站在卧房门口，他还穿着上班的服装，但脱掉了外套和领带，袖子也卷到手肘处。他将她从地上扶起来之后说：“下午我得进办公室一趟，但今天上午我会在家工作，确定你没事。”说得仿佛是她自己滑倒撞到头，或是突然晕眩症发作。

他没有先问过瑟莱斯特，便直接打电话请玛德琳帮忙接双胞胎。她听到他说“瑟莱斯特身体不舒服”，他关怀同情的语气如此真实、如此诚挚，仿佛真的相信她突然身染怪病，说不定他确实相信。

“不用了，谢谢。”她说。

她看着他俊美温柔的脸庞，但一眨眼又看到他的脸逼近眼前，冷笑着说“只说对不起哪够”，然后抓她的头去撞墙。

如此令人震惊。

就像《化身博士》里的杰克医生与海德先生⁽¹⁾。

哪个是坏人？她不知道。她闭上双眼，冰敷有点帮助，但疼痛在一个程度固定下来之后再也没有减轻，似乎永远不会消失，轻轻的抽痛不断循环。她用指尖去摸，以为触感会像烂番茄。

“好，如果需要什么东西，大声说一声我马上到。”

她差点笑出来。

“知道了。”她说。

他走出房间，她闭上双眼。她害他丢脸，如果她真的离开，他是不是也会觉得丢脸？倘若世人知道他脸书上的状态只是故事的一面，他不会觉得抬不起头？

“你必须提高警觉，受暴妇女在准备结束关系时处境最危险。”接受咨询时苏西不止一次对瑟莱斯特这么说，似乎想等瑟莱斯特给她回

答，但怎样也等不到。

瑟莱斯特从来没有认真听进去。对她而言，只是决定要不要离开而已，留下或走人，好像这样就能画下句点。

她自欺欺人，她是大笨蛋。

假使他今天的火气更大一点，他说不定会再次抓她的头去撞墙，可能会更用力，他搞不好会杀死她，然后跪在地上抱着她的尸身大哭大叫，非常非常难过，觉得自己很可怜——但又能怎样？她已经死了，他永远无法补偿。她的儿子将失去妈妈，佩里虽然是个没话说的好爸爸，但他太少给他们吃水果，总是忘记叫他们刷牙，而且她想看孩子长大。

如果她离开，他很可能会杀死她。

如果她留下，他们继续过这种异常的生活，最终还是会发生让他愤怒发狂的事情，他一样会杀死她。

她没有出路。租赁的公寓、铺好的床铺，那并非脱逃计划，那只是笑话。

只是真的令人意想不到，英俊脸上满是担忧的那个人，刚刚还问她要不要喝茶的那个人，此刻在另一个房间端坐在电脑前工作的那个人，只要她喊一声就会立刻跑来的那个人，心灵怪异但全然深爱她的那个人，有一天会杀死她。

(1) 《化身博士》是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 (Robert Louis Stevenson) 的名作，讲述了绅士杰克医生喝了自己配制的药剂化身成邪恶的海德先生的故事。因书中人物截然不同的善恶性格让人印象深刻，后来“杰基尔与海德” (Jekyll and Hyde) 一词也成为心理学“双重人格”的代称。

“阿比盖尔建了一个网站。”奈森说。

“好。”玛德琳说。她不由自主站起来，仿佛准备立刻出发。去哪里？学校？医院？监狱？网站的严重性有多高？

“目的是为了替国际特赦组织募款，”奈森说，“制作得非常专业，她在学校修网页设计课程，我一直在协助她，但显然我没有……呃……想到这种状况。”

“我听不懂，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玛德琳厉声问。奈森不是会无中生有的人，事实上，他比较可能对在面前爆发的问题视而不见。

奈森清清嗓子，他的声音很紧绷：“这不是什么世界末日，但绝对不太妙。”

“奈森！”玛德琳急得直跺脚。

“好啦，”奈森急忙说，“阿比盖尔要拍卖初夜，借此唤醒对童婚与性奴役的关注。她说，呃……既然世人能够坐视七岁小孩被迫出卖灵肉，那么一个生活优渥的十四岁白人少女自愿卖身，世人想必连眼睛都不会眨一下。所有募得的款项都将捐给国际特赦组织，她连‘优渥’这个词都写错。”

玛德琳沉沉坐倒。噢，大灾难！

“给我网址，”玛德琳说，“那个网站还在吗？你该不会想告诉我那个网站还在线？”

“对，好像是昨天上午上线的，”奈森说，“不要看，拜托不要看。她的设定无法编辑留言，所以可想而知，网络酸民写了很多不堪入

目的话。”

“立刻给我网址。”

“不行。”

“奈森！立刻给我网址！”她用力跺脚，急得差点哭出来。

“网址是

www.buymyvirginitytostopchildmarriageandsexslavery.com____⁽¹⁾
。”

“取得真好，”玛德琳边说边输入网址，双手颤抖，“一定会吸引善良高尚的好心人，我们的女儿是白痴，我们养大了一个白痴。噢，等一下，你没有养她，是我养她的，是我养大了一个白痴。”她停顿一下，“噢，老天。”

“你正在看吗？”奈森问。

“对。”玛德琳说。

这个网站版面设计得很专业，如此一来感觉更糟糕，因为太真实、太正式，仿佛那些陌生人正式获权可以买下阿比盖尔的初夜。首页上放着阿比盖尔摆出瑜伽姿势的照片，就是玛德琳在她脸书上看过的那张。在“买下我的初夜”的主题下，这张照片显得淫秽不堪：长发垂落肩头，修长纤细的四肢，娇小完美的胸部。男人在计算机屏幕上看着她女儿的照片，想象和她发生性关系。

“我快吐了。”玛德琳说。

“我懂。”奈森说。

玛德琳深吸一口气，一点点选分页，以专业营销公关人员的眼光评赞。除了阿比盖尔的那张照片，也有从国际特赦组织网站取得的童婚与性奴役相关照片，阿比盖尔八成自行取用，并未获得许可。内文很不错，观点直接，说服力强，感性而不流于滥情，以十四岁少女的作品而

言算是十分出色，只是写错了“优渥”这个词，而且整体的前提严重错误。

她看了一下，接着问：“这个网站真的合法吗？未成年人出售初夜应该不合法吧？”

奈森说：“买的人才犯法。”感觉得出来他咬牙切齿。

一瞬间，玛德琳有点错乱，虽然是在跟奈森说话，但她下意识觉得是在跟艾德说话，因为她从不曾和奈森讨论过棘手的教养问题。她制定规矩，奈森乖乖遵守，他们并非同心协力的搭档。

但她同时也想到，倘若真的是艾德，绝对不一样。艾德也会担心真有人买下阿比盖尔的初夜，他也会惊恐愤慨，他当然会，但他感受不到奈森此刻锥心刺骨的痛。

她点选屏幕上“竞标与捐款”的选项，阿比盖尔的设计让网友可以留言并登记“出价”。

不堪入目的话出现在她眼前：

多P要多少钱？

五百元让你吸我的大屌，时间地点随你选！

嗨，小美女，我愿意免费让你的小嫩穴爽一下喔。

玛德琳用力推开椅子，嘴里有股胆汁的苦味：“怎么做才能立刻关闭这个网站？你知道怎么做才能关闭吗？”

她很高兴自己并未失控，她的语气仿佛在处理工作上的危机：简介手册需要重印、剧场网站出错。奈森很擅长科技，他一定知道该怎么做。然而，当她关闭留言页，再次看到阿比盖尔的照片，她天真愚昧的女儿误入歧途——下流的男人看着她的小女孩，想着下流的事情、说出下流的话语，她的怒火如同火山爆发，由胃里直冲进嘴里。

“怎么会发生这种事？为什么你和邦妮没有发现？你给我解决！立刻解决！”

* * *

哈珀：有没有人告诉你玛德琳的女儿闯了祸？我实在不想这么说，不过我之前也和雷娜塔说过同样的话，那天她来我家吃晚餐，我大概说了“私立学校绝不会出这种事”。我并不是说公立中学不好，我没有那个意思，我只是认为在私校孩子来往的对象会比较……有格调，你懂吧？

萨曼莎：哈珀总是那么狗眼看人低，私校当然也会发生这种事。阿比盖尔的动机非常高尚！只是十四岁的少女太不会想，可怜的玛德琳，她怪罪奈森和邦妮，不过我觉得好像有点不公平。

邦妮：对，玛德琳确实怪罪我们，我接受，因为当时阿比盖尔归我照顾，但这件事和那起……悲剧毫无关联，完全无关。

[\(1\)](#) 网址中译为：买下我的初夜以阻止童婚与性奴役。

58

看诊结束之后，简开车载基吉去海滩，准备吃点东西再送基吉去上学。

“今天的特色餐是苹果松饼配柠檬香料奶油，”汤姆说，“我觉得你们应该尝尝，店家招待。”

“店家招待？”基吉皱起眉头。

“就是不要钱的意思，”简解释，继而抬头对汤姆微笑，“我觉得我们应该付钱。”

汤姆经常请她吃东西，她都开始觉得难为情了，她怀疑他是不是以为她非常贫困。

“这个晚点再说。”汤姆挥挥手，这表示无论她多努力塞钱，他绝不会收下。

他进了厨房。

她和基吉一起转头看海，今天的风很大，大海充满玩心，白色碎浪在海平面上舞动。简深深吸进蓝色蓝调美好的气味，感觉到浓浓的惆怅，仿佛她已经下定决心要带基吉搬走。

再过两个星期公寓的租约就到期了，他们可以搬去全新的地方，让他进全新的学校，以干干净净的名声重新来过。即使心理医生的判断没错，基吉确实受到霸凌，她也无法让校方相信，他们会以为这是她的计谋，恶人先告状。总之，学校家长联署要他们离开，他们怎么能死赖着不走？事情变得太复杂，大家八成认定她在沙坑袭击哈珀、欺负艾玛贝拉。她确实把艾玛贝拉弄哭了，她非常自责，唯一的解决方法就是离

开，这是最好的做法，对他们母子而言都是如此。

或许她在毕利威的生活注定以灾难收场，搬来这里的真正理由，她连对自己也不敢承认。她的动机是那么诡异、扭曲、怪诞至极，她甚至无法允许自己说出口。

然而，说不定这是必经的过程，只是有点奇怪。因为过去几个月有一些伤口愈合了，尽管她因为基吉和其他妈妈而感到困惑又烦恼，但她对萨克森·班克斯的感觉隐约发生了变化。现在她能够以透彻的眼光看他，萨克森·班克斯并非怪物，他只是一个人，只是最常见的坏心小流氓，这种人一抓一大把。明智的人不会和这种坏蛋上床，但是她做了，如此而已。只是她因此有了基吉，或许只有萨克森·班克斯的奸诈流氓精子才能骗过她的不孕体质，或许全天下真的只有他能给她宝宝，或许现在她能够找到公平公正的方式告诉基吉他的事，这样基吉才不会继续以为生父是邪恶的超级反派。

“基吉，我们搬家好不好？”她说，“你可以去新学校交新朋友。”

“不要。”基吉说。现在的他感觉大胆又放肆，一点也看不出焦虑。心理医生真的没说错？

玛德琳常说的那句话是什么来着？“小孩很奇怪，总是变来变去。”

“噢，为什么？前几天你不是很难过？”简说，“那些小朋友说……你知道，爸妈不准他们跟你玩。”

“对啊，”基吉开朗地说，“可是我还有很多朋友，他们可以陪我玩，就像克洛伊和弗雷德，虽然弗雷德念二年级，但他也是我的朋友，因为我们都喜欢《星球大战》。我也有其他朋友，像是哈里逊、艾玛贝拉和亨利。”

“你刚才说艾玛贝拉？”简问。他从来没提过和艾玛贝拉一起玩，

因此更令人无法相信他会欺负她，她一直以为他们毫无交集。

“艾玛贝拉也喜欢《星球大战》，”基吉说，“因为她超级爱看书，所以知道好多事情。我们不是真的一起玩，可是有时候我跑累了，就会和她一起坐在海龙树下面聊《星球大战》。”

“艾玛贝拉·克莱恩？幼儿园的艾玛贝拉？”简一再确认。

“对啊，艾玛贝拉！可是现在老师不准我们一起说话了。”基吉叹气。

“因为艾玛贝拉的爸爸妈妈以为你欺负她。”简有些气急败坏地说。

“欺负她的人不是我。”基吉半个身体滑下椅子，小男生都会做这种讨人厌的动作。之前看到弗雷德做出一模一样的举动，令她大大松了一口气。

“坐好。”简严厉地说。

他坐好之后叹了口气：“我好饿喔，我的松饼什么时候才会来？”他拉长脖子探头往厨房看。

简仔细观察他，他刚才说的话这时才真正进入她心中：欺负她的人不是我。

“基吉。”她说。

她有没有问过他这个问题？有没有任何人问过他这个问题？还是说所有人都只是一再逼问：“基吉，是不是你？是不是你？”

“什么事？”他说。

“你知不知道是谁欺负艾玛贝拉？”

他的表情立刻变了，变得完全封闭：“我不想说。”他的下唇颤抖。

“告诉我一个人就好。宝贝，你知不知道？”

“我答应过。”基吉轻声说。

简往前倾：“你答应过什么？”

“艾玛贝拉要我永远不说出去，我答应了。她说如果我告诉别人，她很可能会被杀死掉。”

“杀死掉？”简重复。

“对！”基吉激动地说，眼眶盈满泪水。

简的手指轮流点着，她知道他很想告诉她。

“如果……”她慢慢地说，“如果你写下来呢？”

基吉蹙起眉，眨眨眼睛，抹去眼泪。

“这样不算答应艾玛贝拉又做不到，因为你不是用说的，我保证艾玛贝拉绝不会被杀死掉。”

“嗯……”基吉在考虑。

简从皮包里拿出笔和笔记本，推到基吉面前：“你会拼那个名字吗？总之试试看。”

学校就是这样教的，小朋友学写字的时候，老师会要他们试试看。

基吉拿起笔，这时咖啡店的门被打开了，他转身去看。两个人走了进来，一个留着金色波波头的女人，以及一个毫无特色的上班族。在简眼中，灰发穿西装的中年男人全都一个样。

“是艾米莉的妈妈。”基吉说。

哈珀。简感觉整张脸涨红，因为她想起在沙坑里的丢脸事件，哈珀指控她“暴力伤害”。那天晚上她接到校长来电，她以紧张的语气告诉简有位家长对她正式提出申诉，她劝简：“先保持低调，姑且这么说

吧，等候目前的困境解决。”

哈珀往她的方向看过来，简心跳加速，仿佛极度恐惧。怕什么？她又不会杀死你。她几乎不认识哈珀，却和她发生冲突，这种感觉真的很奇怪。简成年之后一直小心避免和别人正面撕破脸。她实在不懂，玛德琳怎么会乐在其中，甚至刻意制造冲突？太糟了，好尴尬、好别扭、好恼人。

哈珀的丈夫伸出一只手指，帅气地点了一下柜台上的呼叫铃——叮！通知在厨房的汤姆有客人。咖啡店现在客人不多，一个带着刚会走路的幼儿的妇人坐在右边远处角落；两个男子埋头吃鸡蛋培根堡，他们的蓝色连身工作服沾满油漆。

简看到哈珀推丈夫一下，在他耳边低语，而后他转头看着简与基吉。

噢，老天，他走过来了。

他挺着结实的大啤酒肚，态度非常自得，似乎当成一种荣誉。

“嗨，你好，”他对简伸出一只手，“你是简吧？我是格雷姆，艾米莉的爸爸。”

简握住他的手，他的力道让她明白，他可以更用力，但选择不那么做。“你好，”她说，“这是基吉。”

“你好，小朋友。”格雷姆的视线往基吉瞥了一下，然后立刻移开。

“格雷姆，算了吧。”哈珀走过来站在他身边，她想尽办法不看简和基吉，就像在学校沙坑那次，她又在玩那套“不惜一切避免眼神接触”的把戏。

“简，听清楚了，”格雷姆说，“在你儿子面前我不想讲得太直接，但我知道你在学校卷入争议，我不了解整件事的来龙去脉，老实

说，我也不感兴趣，不过有件事我必须跟你说明白，简。”

他的双手按着桌面，倾身逼近她，这个动作的威吓意味太明显，反而有点好笑。她需要吞口水，却又不想让他看到自己紧张的模样，她可以看到他眼睛周围的深深纹路，鼻子旁边有个小黑痣。他做出龇牙咧嘴的丑陋动作，在八卦节目上常会看到特定类型的男人做这种表情，他们通常打赤膊，露出满身刺青，对记者大吼大叫。

“我们决定这次先不报警，不过，假使我听说你再接近我老婆，我会毫不迟疑地申请禁制令，简，因为我绝不容忍这种行为。我是法律事务所的合伙人，我会用法律压扁你——”

“请你离开。”

说话的人是汤姆，他端着一盘松饼。他将盘子放在简的桌上，一手温柔地按住基吉的头。

“噢，汤姆，很抱歉，我们只是……”哈珀慌张地解释。毕利威小学的所有妈妈都对汤姆的咖啡上瘾，将他视为最亲爱的毒贩。

格雷姆站直，拉了拉领带：“兄弟，只是小事。”

“不，这不是小事，”汤姆说，“我不会坐视你骚扰我的顾客，请你立刻离开。”

汤姆并未龇牙咧嘴，但他的下颌紧绷。

格雷姆在简的桌上握拳，指节朝下：“老兄，听着，在法律上，我不认为你有权——”

“我不需要法律咨询，”汤姆说，“请你离开。”

“汤姆，对不起，”哈珀说，“我们真的不是故意——”

“相信以后还会和两位见面，”汤姆说着走到门口，打开之后撑住，“但不是今天。”

“好，”格雷姆转身指着简，指尖距离她的鼻头只有一寸，“小丫头，记住我刚才说的话，因为——”

“快滚，不然我会亲自动手把你丢出去。”汤姆的语气平静得吓人。

格雷姆站直，转头看着汤姆。

“你害自己失去了一个顾客。”说完，他跟着妻子走出门外。

“正合我愿。”汤姆说。

他放手让门关上，回头看着店里的客人：“非常抱歉。”

一个穿工作服的男人大声拍手：“干得好，兄弟！”

带着孩子的女人好奇地打量简。基吉坐着转身，透过玻璃窗看着哈珀与格雷姆快步走下木栈道，然后他耸耸肩，拿起叉子津津有味地吃起松饼。

汤姆来到简身边蹲下，一手揽住她的椅背。

“你没事吧？”

简颤抖着做个深呼吸。汤姆身上的气味甜美清新，他总是有那种独特的清爽干净气味，因为他每天冲浪两次，之后会花很长的时间洗热水澡。她之所以知道，是因为他曾经说过他最爱站在热水下回味刚才冲过的好浪。简忽然察觉她爱汤姆，就像爱玛德琳和瑟莱斯特那样，离开毕利威她一定会心碎，但她不可能留下来，因为她在这里交到真正的朋友，也结下真正的仇敌。

“我很好，”她说，“谢谢，谢谢你帮我解围。”

“不好意思！噢，天啊，真抱歉！”那个学步幼童打翻了他的宝宝其诺^{[\(1\)](#)}，满地都是牛奶，他大哭起来。

汤姆按住简的手臂：“别让基吉一个人吃光松饼。”他站起来过去

帮忙，说着：“没关系，小弟弟，我重新帮你做一杯。”

简拿起叉子，吃了一口苹果香料松饼，接着闭上了眼。“嗯嗯……”汤姆迟早会找到新对象，那个男人铁定非常幸福。

“我写好了。”基吉说。

“写好什么了？”简用叉子切下另一块松饼，她努力不去想哈珀丈夫的威胁，以及他弯身逼近的动作。他的恫吓招数十分可笑，但也相当有效，她畏缩了。现在她觉得很可耻，她是不是活该？因为她在沙坑里踢了哈珀？但她并没真正踢到哈珀，她很确定并没有接触到。无论如何，她没有控制住脾气，她的行为很差劲，哈珀气冲冲回到家，而深情又充满保护欲的丈夫替她打抱不平。

“那个人的名字啊，”基吉将笔记本推给她，“欺负艾玛贝拉的那个人。”

* * *

萨曼莎：显然哈珀的老公不准她去蓝色蓝调。我跟她说：“哈珀，现在又不是一九五〇年！你老公不能禁止你去咖啡店。”但她说他会认为那是背叛，去他的。为了汤姆的咖啡，我随时可以背叛斯图，老天，我甚至愿意杀人！你该不会以为我真的会杀人吧？我不会的。我认为应该与咖啡无关。

* * *

简放下叉子，拿起笔记本。

基吉在上面写了歪歪扭扭的四个字母，有的超大，有的超小。

“MaKs.”

简说：“你们班没有人叫——”她停顿，噢，大灾难。“你想写的

是麦克斯 (Max) ？ ”

基吉点点头： “坏坏双胞胎。”

[\(1\)](#) 宝宝其诺 (Babycino) ：给婴儿喝的饮料，主体为发泡牛奶，不含咖啡，有时会加入糖浆、巧克力或棉花糖。

59

“已经两点了，我要去开会，”佩里说，“玛德琳会帮忙送孩子回来。差不多四点我就能回家，让他们看电视等我回来。你好一点了吗？”

瑟莱斯特抬头看向他。真的相当疯狂，他竟然能这样，好像她只是因为严重偏头痛而卧床，仿佛真的与他完全无关。随着时间过去，他痛苦的表情会渐渐变淡，他内疚的心情也会渐渐流失，他的身体会自动代谢掉罪恶感，就像代谢酒精一样，而她也会配合他的疯狂，随之起舞。她会假装只是生病，接受他的照料。

他们两个都疯了。

“好多了。”她说。

他刚刚喂她吃了强效止痛药，平常她不肯吃止痛药，因为她太容易发生副作用，但头部的剧痛终于到了令她无法忍受的程度。吃药之后，不到几分钟疼痛便消散，但所有东西也跟着涣散。她感觉四肢沉重无力，卧房墙壁变得软趴趴，她的思绪变得慢吞吞，仿佛在酷热盛夏做日光浴。

“你小的时候……”她说。

“嗯？”佩里坐下握住她的手。

“那一年，你遭到霸凌的那一年。”她说。

他微笑：“那时候我是个戴眼镜的小胖子。”

“很惨，对不对？”她说，“虽然你总是笑笑带过，但那年真的很惨。”

他捏捏她的手：“对，真的很惨，非常惨。”

她究竟想说什么？她无法以言语表达，那个满怀恐惧的八岁小孩，他无处发泄的愤怒，她总是在想这一切会不会都是因为他当年的经历。每当佩里感到不受尊重或遭受羞辱，瑟莱斯特就得承受那个小胖子压抑的狂怒。问题在于，现在他是个堂堂六尺大汉。

“最后是萨克森帮你解决的，对吧？”她的话变得含混不清，她听得出来。

“萨克森打掉了带头那个人的门牙，”佩里低声笑，“从此再也没人敢招惹我。”

“对。”瑟莱斯特说。萨克森·班克斯，拯救佩里的英雄，凌辱简的坏蛋，基吉的生父。

自读书会之后，萨克森一直盘踞在她的脑海。她和简有共通之处，她们都受到这些男人伤害，这些容貌英俊、事业有成、生性残酷的男人。萨克森对简做出那种事，瑟莱斯特觉得自己也有责任。简那么年轻、那么好欺负，她若能保护简就好了，她有经验，有必要时她会打人，用指甲抓。

她努力想抓住某种关联，一个想法掠过，但她无法捕捉，有如从视线边缘闪过的影子，让她困扰了好一会儿。

萨克森会如何辩解他的这种行为？据瑟莱斯特所知，他没有童年遭受霸凌的阴影，这是否代表佩里的行为也与被霸凌的经历无关？这是他们家族的特性。

“可是你没有他那么坏，”她低喃，“这才是唯一的重点吧？没错，这是关键，一切的关键。”

“什么？”佩里一脸不解。

“你不会做那种事？”

“什么事？”佩里说。

“我好困。”瑟莱斯特说。

“我知道，”佩里说，“睡吧，亲爱的。”他将被单拉到她的下巴底端，拨开覆在她脸上的发丝，“我很快就回来了。”

她向睡意臣服，依稀听见他在耳边低声说“对不起”，但她很可能是在做梦。

60

“我没办法关闭，”奈森说，“要是我有办法关闭，难道还会等到现在？难道不会在打电话给你之前就关闭？那是公开网站，而且服务器不在我家，我不可能按个钮就关闭，我需要她的登入数据和密码。”

“波丽小姐有娃娃 (Miss Polly had a dolly)！”玛德琳大吼，“这就是密码，她都用相同的密码，快去关闭！”

她一直都知道阿比盖尔登入社群网站的密码，这是当初答应她加入的条件，这样玛德琳才能随时监督，而阿比盖尔也同意玛德琳可以像贼一样悄悄溜进她的房间，站在她身后突袭检查屏幕上的内容，直到阿比盖尔发现为止，而通常玛德琳都可以站在那里看很久，因为她特别有蹑手蹑脚的天分。每次阿比盖尔终于察觉玛德琳站在身后，总会吓得魂飞魄散，气得七窍生烟。玛德琳不在乎，在这个年头、这种时代，偷偷监视孩子是好家长该做的事。假使阿比盖尔待在家里、待在她归属的地方，这种事绝不会发生。

“我已经试过‘波丽小姐有娃娃’了，”奈森沉重地说，“不是这个密码。”

“一定是你输入的方式不对，全部小写、没有空白，她总是——”

“前两天我才告诉她不可以都用一样的密码，”奈森说，“看来她听进去了。”

“好极了，”玛德琳的愤怒急冻结冰，有如长毛象与冰河，“做得好，非常好的建议，你真是称职的好爸爸。”

“我是担心盗用账号的问题——”

“有什么区别！闭嘴，让我想一想。”她用两只手指迅速点着嘴唇，“你手上有笔吗？”

“当然有。”

“试试看‘哈克贝利’。”

“为什么？”

“那是她的第一只宠物，一只小狗，我们才养了两个星期，它就被车撞死了。阿比盖尔伤心欲绝，当时你——你在哪里？巴厘岛？瓦努阿图？天晓得。不要发问，听就是了。”

她连珠炮般列出二十个可能的选项，包括电视节目的角色、作家，以及一些随机的东西，如“巧克力”和“我讨厌妈妈”。

“不会是那个啦。”奈森说。

玛德琳不理他。这个任务难度太高，她感到无比沮丧，什么都有可能，任何文字与数字的组合都有可能。

“你确定没有其他办法？”她问。

“我在想或许可以转移网址，”奈森说，“但我依然需要登入她的账户，这个世界处处需要登入。我猜或许有计算机天才能够破译进去，毕竟这只是个Google提供的网站，但还是需要时间。虽然我们最后一定能关闭，但最快的方式还是由她自行关闭。”

“好，”玛德琳已经从皮包里拿出车钥匙，“我去学校接她，让她早退。”

“你……不对，是我们，我们命令她关闭，”玛德琳听见敲键盘的声音，他正在试列表上的密码，“我们是她的父母，我们必须让她明白，不听我们的话会有什么……呃，后果。”

“后果”这种现代教养的常用语汇，由奈森口中说出来感觉非常可

笑。

“哦？有这么简单就好了，”玛德琳说，“她十四岁，自以为能拯救世界，倔得像头驴。”

“我们可以罚她禁足！”奈森兴奋地说，显然想起美国情境喜剧中家长管教的方式。

“她一定会爱死，她会认定自己是为大业牺牲的烈士。”

“老天爷，她应该不可能是认真的吧？”奈森说，“她该不会真的打算贯彻到底吧？和陌生人上床？我实在无法……她连男朋友都没交过，对吧？”

“据我所知，她甚至没有吻过男生。”玛德琳很想哭，因为她很清楚阿比盖尔会如何回答：那些小女孩也没有吻过男生。

她握紧手中的钥匙：“我得快点出发了，我只有一点时间，然后就得去接两个小的。”

她想起佩里之前打电话请她帮忙接双胞胎，因为瑟莱斯特身体不适。她的左眼皮开始乱跳。

“玛德琳，”奈森说，“不要凶她，好不好？因为——”

“你在开玩笑吗？我当然要凶她！”玛德琳大吼，“她是在网络上拍卖初夜！”

61

在蓝色蓝调吃完点心，简开车送基吉去学校。

车停好之后，他问：“你会叫麦克斯不准再欺负艾玛贝拉吗？”

“会有大人去跟他说，”简转动钥匙熄火，“应该不会是我，大概是巴恩斯老师。”

她正在努力思考如何处理才是最佳方式，她应该立刻杀去校长室吗？她比较想和巴恩斯老师谈，因为她比较可能相信，不会认定是基吉为了脱罪而随便找个人背黑锅。况且巴恩斯老师也知道简和瑟莱斯特是朋友，她会明白这件事可能引起尴尬。

但巴恩斯老师正在上课，简知道不可能硬要她离开教室，得寄电子邮件请她回电。

然而，她想立刻告诉别人，或许她应该直接去找校长。

艾玛贝拉并没有生命危险，显然教学助理一直盯着她。简之所以这么焦急，完全是因为她想告密。不是我的儿子！是她的儿子！

可怜的瑟莱斯特该怎么办？她应该先打电话过去预告一下吗？身为好友是不是应该这么做？或许吧，背着她说出去感觉恶劣又卑鄙，万一伤害到她们之间的友谊，她一定无法承受。

“快点，妈咪，”基吉催促，“为什么你要坐在那里发呆？”

简解开安全带，转身面向基吉：“基吉，你告诉我是麦克斯欺负同学，这样做很对。”

“我没有告诉你！”基吉已经解开安全带，握住车门把手，准备跳

下车，这时他急忙转过身看她，表情愤慨惊恐。

“对不起、对不起！”简说，“对，你当然没有告诉我，绝对没有。”

“因为我答应艾玛贝拉绝对、绝对不说出去。”基吉挤进副驾驶与驾驶座之间，焦虑的小脸紧靠在她旁边。她看到他的上唇有一点黏黏的酱汁，来自汤姆的松饼。

“没错，你没有毁约。”简舔舔手指，想把他的脸擦干净。

“我有遵守约定，”基吉躲开她的手指，“我很会遵守约定。”

“你记得迎新日那天的事吗？”简放弃帮他擦脸，“艾玛贝拉说你欺负她的那次？为什么艾玛贝拉会说是你？”

“麦克斯说如果她敢讲出去是他，他会趁没有大人的时候再那样欺负她，”基吉说，“所以艾玛贝拉只好说是我。”他不耐烦地耸肩，仿佛厌倦了这个话题。“后来她跟我说对不起，我说没关系。”

“基吉，你真乖。”简说，而且你不是精神变态！麦克斯才是精神变态！

“嗯。”

“我爱你。”

“我可以去学校了吗？”基吉重新握住门把。

“当然可以。”

* * *

他们沿着小径走向学校，基吉蹦蹦跳跳走在前面，背包上下摆动，仿佛世上没有半点忧愁。

简微笑看着他，急忙加快脚步追上。他并非因遭到霸凌而焦虑，他

之所以焦虑，是因为他勇敢又愚昧地死守秘密，即使被校长质问，她勇敢的小士兵依然没有屈服，他为艾玛贝拉坚持到底。基吉不是恶霸，他是英雄。

他也很笨，竟然没有直接说出是麦克斯欺负同学，还相信写下来就不算告密，但他才五岁，而且急着想找到脱困的方法。

地上有根树枝，基吉捡起来高举挥舞。

“基吉，快放下！”

他将树枝一扔，跑上青草小径，这条路同时通往庞德尔太太的家和学校。

简将树枝踢开，跟着他走。麦克斯究竟做了什么，怎么能让艾玛贝拉这么聪明的孩子相信必须保密？他真的说会把她“杀死”吗？艾玛贝拉真的相信有这种可能？

她思考她对麦克斯有多少了解，除了麦克斯有胎记之外，她完全无法分辨瑟莱斯特的双胞胎，她一直以为两个孩子连个性也一模一样。

对她而言，麦克斯和乔希就像可爱又顽皮的小狗狗，精力无限，总是笑嘻嘻不会害羞，他们感觉像是单纯不复杂的孩子。不像基吉，他经常心事重重，让人难以看透。瑟莱斯特的孩子似乎只需要喂饱、洗澡，让他们跑来跑去就好，虽然劳力但不需要劳心，基吉这种有太多秘密的孩子总是让父母很费神。

发现麦克斯的行为，瑟莱斯特会有什么反应？简无法想象，她非常清楚玛德琳会有什么反应——疯狂发飙、大吵大闹，但她从未看过瑟莱斯特对儿子发脾气。当然她也有沮丧、不耐烦的时候，但她不会大吼大叫。瑟莱斯特经常显得神经兮兮、忧心忡忡，孩子突然跑过去时，她会猛地吓一跳。

“早安！今天睡过头了吗？”庞德尔太太站在前院打招呼，她正在

为植物浇水。

“我们去看医生了。”简微笑。

“说说看，明天晚上你要打扮成奥黛丽还是猫王？”庞德尔太太露出带着嬉戏的闪亮笑容。

一时间简没听懂。“奥黛丽还是猫王？噢！猜谜晚会。”她完全忘记了，很久以前玛德琳就安排好座位，但后来发生太多事情：请愿、沙坑袭击。“我不太——”

“噢，我只是开玩笑啦。你当然会打扮成奥黛丽，你的身材很适合。我觉得你剪那种短短的男生头一定很好看，那种发型叫什么来着？精灵系短发。”

“噢，谢谢。”简拉拉马尾。

“说到头发，亲爱的，”庞德尔太太靠过来说悄悄话，“基吉一直在抓头。”

唐德尔太太说“基吉”的语气很特别，仿佛那只是搞笑的小名。

简看看基吉，他蹲在草地上专心研究什么很重要的东西，一手拼命猛抓头。

“对。”她客气地说，那又怎样？

“你有没有帮他检查过？”庞德尔太太问。

“检查什么？”简怀疑自己今天是不是特别愚钝。

“虱子，”庞德尔太太说，“你知道，头虱。”

“噢！”简捂住嘴，“不会吧！你认为……我不晓得……我不行……噢！”

庞德尔太太低笑：“你小时候没长过吗？这玩意存在几千年了。”

“没有！我记得小时候学校爆发过一次，但我一定幸运躲过了，我讨厌偷偷摸摸爬来爬去的东西，”她打个寒噤，“噢，老天。”

“处理那些小坏蛋，我的经验非常丰富。打仗的时候我们护士每个人都长了。不要以为是清洁卫生做得不够好，头虱和那些毫无关系，那种虫就是烦人得要命。基吉，过来一下！”

基吉优哉地走过来，庞德尔太太由玫瑰丛摘下一小段树枝，用来翻基吉的头发。“头虱！”她得意地说，清晰又洪亮的声音传了出去，正好西娅拎着便当盒快步经过，“他满头都是。”

* * *

西娅：海丽叶忘记带便当，所以我急急忙忙送去学校。那天我有一大堆事情要做，结果你猜我听见什么？基吉满头都是虱子！虽然她直接把孩子带回家了，但如果不是庞德尔太太发现，她很可能会带他进学校！还有，为什么她要麻烦老人家帮她儿子做检查？

“随便啦。”阿比盖尔说。

“不准说随便，这不是‘随便’的问题。阿比盖尔，这是成人的事，非常严重。”玛德琳太用力抓方向盘，甚至感觉到手心滑滑的汗水。

虽然很不可思议，但她到现在还没有开骂。她去到阿比盖尔的学校，告诉级任老师“家里有急事”，需要带阿比盖尔回去。

显然学校还没发现阿比盖尔的网站，级任老师一脸高雅微笑地说：“阿比盖尔的表现非常好，十分有创意。”

“一点也没错。”玛德琳拼了命忍耐，她好想仰天狂笑，像个歇斯底里的疯婆子。

虽然需要赫丘利斯般的神力才能克制，但上车时她一句话也没说，她没有狂吼“你在想什么？”她在等阿比盖尔先开口——这一步在战略上似乎非常重要。

当阿比盖尔看着仪表板，以防备的语气开口问：“家里到底发生了什么急事？”

玛德琳非常冷静，像艾德一样冷静：“阿比盖尔，有人在网络上留言，要和我十四岁的女儿发生性关系。”

阿比盖尔的脸一拉，咕哝说：“我就知道。”

玛德琳看到她的反应，原本以为应该没问题，阿比盖尔八成已经后悔了。她游到了超过她能力的深处，正在想办法回头，她希望父母命令她关闭网站。

“亲爱的，我完全能理解你想做的事，”她说，“你希望以‘诱因’唤醒大众的意识，非常好、非常聪明，但你所用的诱因太惊世骇俗，你无法借此达成预定的目标。大家注意到的并非人权问题，他们只看到一个十四岁少女拍卖初夜。”

“我不在乎，”阿比盖尔说，“我想募款，我想让大家都知道，我想尽一份力。我不想只是说‘噢，好惨喔’，然后什么都不做。”

“对，可是这样做既无法募款也无法引起关注！只是让大家注意到你，‘阿比盖尔·麦肯齐，拍卖初夜的十四岁少女’，不会有人在乎你是为了做公益，也不会有人记得，但你在网络上留下的足迹，以后找工作雇主都会看到。”

就在这时候，阿比盖尔以可笑的态度说：“随便啦。”

仿佛只是和妈妈观念不合而已。

“阿比盖尔，说说看，你打算如何‘实践’？你应该知道吧？你还太小，和你发生性关系违法。你才十四岁，这么小的年纪不能发生性行为。”玛德琳的声音发抖。

“妈！那些小女孩也一样！”阿比盖尔的声音也在发抖。

她的想象力太丰富，太容易感同身受，这就是周会那天玛德琳想让邦妮明白的问题。对阿比盖尔而言，那些小女孩太过真实，当然，她们确实存在，世上有太多苦难，此时此刻有许多人遭受无法想象的残酷暴行，做人虽然不能将心灵完全封闭，但也不能彻底敞开，否则单纯只因为走运而能住在天堂乐园的人，要如何活下去？人必须认知到邪恶的存在，尽自己的微薄力量，然后关上心灵，想着新买的鞋子。

“我们可以一起想办法，”玛德琳说，“我们可以合作发起唤醒公众意识的活动，可以请艾德也加入！他认识很多记者——”

“不，”阿比盖尔生硬地说，“你现在说得好听，但最后不会真正

行动，你会因为太忙忘记这件事。”

“我发誓。”玛德琳知道阿比盖尔说得有点道理。

“不。”阿比盖尔说。

“这件事没得商量，”玛德琳说，“你还只是个孩子，如果必要，我会请警方介入。那个网站一定要关闭，阿比盖尔。”

“哼，我绝不会关闭，”阿比盖尔说，“即使你们凌虐逼供，我也绝不会告诉爸爸密码。”

“噢，真是够了，不要闹了，你的语气活像五岁小鬼。”话一出口，玛德琳立刻后悔了。

车子驶进毕利威小学的接送区，玛德琳看到雷娜塔的闪亮黑色宝马汽车停在正前方。窗户太黑，看不出驾驶是谁，不过八成是那个淫荡法国保姆。万一雷娜塔知道玛德琳的女儿上网拍卖初夜，不知道会有怎样的表情。雷娜塔本性不坏，但她一定会暗自窃喜，就像玛德琳听到她老公外遇的消息时一样。

玛德琳向来以不将世人眼光放在心上自豪，但她生怕雷娜塔会鄙视她女儿。

“也就是说你打算要实践到底？你打算和陌生人上床？”玛德琳说。她将车慢慢往前开，同时挥手叫克洛伊过来，但她和莉莉聊得不亦乐乎，完全没看到玛德琳。克洛伊的裙子被书包卷起来，所有排队接小孩的人都看到她的米妮内裤。通常玛德琳会觉得很可爱、很好笑，但此刻却感到不堪入目，真希望有老师发现帮她弄好。

“总比和高三男生出去喝醉之后上床好。”阿比盖尔望着窗外说。

玛德琳看到瑟莱斯特的双胞胎被老师隔离在一旁，两张小脸气愤发红，她猛然想起今天要帮忙送他们回家。她心里太烦，差点忘记。

车阵完全没有前进，因为最前面那辆车的家长拉着老师一直说话，

毕利威小学的接送区规则中明文严禁这种行为。八成是金波波头，显然她们不受规矩约束。

“老天，阿比盖尔，你有没有想过现实面？执行的方式？你打算和这个人约在饭店？难道还要我送你过去？‘噢，妈，我要破处了，经过药房顺便买保险套。’”

她望着阿比盖尔的侧脸，她垂头用一只手遮住眼睛。玛德琳看出她的嘴唇在颤抖，她当然没想这么多，她才十四岁。

“你有没有想过和陌生人上床是什么感觉？让那个可怕的男人摸你——”

阿比盖尔放下手大吼：“别说了，妈！”

“阿比盖尔，你的想法太不切实际，你以为会出现像乔治·克鲁尼那样的帅哥，带你去他的别墅，温柔地让你经历第一次，然后开张金额慷慨的支票给国际特赦组织？不可能，你只会觉得既恶心又疼痛——”

“那些小女孩也觉得既恶心又疼痛！”阿比盖尔大喊，泪水滑落脸庞。

“但我不是她们的妈妈！”玛德琳怒吼，车子撞上前方雷娜塔的宝马。

* * *

哈珀：我不是故意说坏话，但晚会的前一天，玛德琳存心撞坏雷娜塔的车。

63

吹风机轰隆隆作响，庞德尔太太的女儿弯腰在简耳边低声说：“千万不要告诉别人我帮你儿子除头虱，万一传出去，那些有钱的妈妈都会要我帮她们的宝贝解决头虱问题。”

庞德尔太太原本叫简去药局买除虱药。“很简单，”她说，“只要仔细梳头发，挑掉那些吸血的小——”简的表情让她停住话，重新开始考虑。“这样好了，我问问露西今天能不能帮你安插时段。”

庞德尔太太的女儿经营“美发天梯”，那是毕利威最热门的美发沙龙，位于杂志店与肉铺中间，简从来没去过，显然毕利威半岛的所有金波波头都是出自露西与旗下设计师之手。

露西在基吉脖子上围好斗篷，简偷偷确认有没有相熟的家长，但店里的人她都不认识。

“要不要顺便帮他把头发修一下？”露西问。

“当然好，谢谢。”简说。

露西瞥简一眼：“我妈要我也帮你剪，她交代要剪精灵系短发。”

简拉紧马尾：“我不太在乎发型。”

“至少让我帮你检查一下，”露西说，“你自己很可能也需要治疗，头虱不会飞，但是会荡到另一个脑袋上，就像迷你头虱空中飞人。”她模仿墨西哥口音，基吉被逗得笑不停。

“噢，老天。”简立刻觉得头皮发痒。

露西打量简，眯起眼说：“你有没有看过《双面情人》那部电影？

格温妮斯·帕特洛把头发一口气剪短，变得非常漂亮。”

“当然看过，”简说，“每个女生都爱死那一段了。”

“每个美发师也都爱死了，”露西说，“那简直是梦幻的工作。”她继续端详简几秒，然后转头面对基吉，双手按住他的肩膀，对着镜中的他嘻嘻一笑：“等我帮你妈妈弄完，你一定认不出她。”

* * *

萨曼莎：猜谜晚会上，我第一眼看到简的时候，完全没认出那是她。她的新发型非常漂亮，她穿着黑色七分裤，搭配领子翻起来的白衬衫，以及芭蕾款式平底鞋。噢，老天，可怜的简，晚会刚开始的时候她看起来好快乐！

64

玛德琳送双胞胎到家门口，发现瑟莱斯特确实很不舒服的样子。她穿着男用衬衫和格纹睡裤，脸色惨白。

“老天，是病毒感染吗？发作得好快！”玛德琳说，“早上周会的时候你还好好的。”

瑟莱斯特发出一声古怪的笑声，伸手按住脑后：“是啊，莫名其妙就发作了。”

“要不要让双胞胎先去我家待一下？等佩里下班顺路去接他们。”玛德琳转头看停在车道上的车，撞坏的车灯仿佛在斥责她，修理得花不少钱。阿比盖尔在前座哭，弗雷德和克洛伊在吵架，她发现弗雷德拼命在抓头，根据恐怖的经验，她很清楚那代表什么，倘若在这个节骨眼上她还得应付头虱大爆发，那才真是精彩无比。

“不用了、不用了，谢谢你的好意，不过我没问题，”瑟莱斯特说，“星期五下午我都会让他们随意看电视，他们根本不会理我，谢谢你帮忙送他们回来。”

“明天晚上的猜谜晚会，你的身体状况能参加吗？”

“噢，应该没问题，”瑟莱斯特说，“佩里非常期待。”

“好吧，我们该走了，”玛德琳说，“刚才去接两个小的，排队的时候我和阿比盖尔在车上大吵，结果一不注意撞到雷娜塔的车尾。”

“不会吧！”瑟莱斯特惊讶地按住脸。

“毫不夸张，我和阿比盖尔之所以会大吵，是因为阿比盖尔上网拍卖初夜，想募款阻止童婚。”玛德琳接着说。她终于遇到可以诉说的

人，她迫不及待地发泄。

“她做了什么？”

“既然是为了慈善，我当然不介意。”玛德琳故作潇洒地说。

“噢，玛德琳。”瑟莱斯特按住她的手臂，玛德琳觉得她好像快哭出来了。

“你去看看吧，”玛德琳说，“网址是 www.buymyvirginitytostopchildmarriageandsexslavery.com，很多人写了一堆不堪入目的留言，即使如此，阿比盖尔依然不肯关闭网站。”

瑟莱斯特做了个苦脸：“至少她不是为了吸毒卖身，这样多少算是安慰吧？”

“也是啦。”玛德琳说。

“她想以惊世骇俗的手法制造话题，对吧？”瑟莱斯特思忖，她再次按住脑后，“我记得冷战期间有个女的游泳横渡白令海峡，由美国游到苏联？”

“你在说什么？”

“那是八十年代的事，当时我还是学生，”瑟莱斯特说，“我认为在冰水里游泳很蠢又没意义，不过看来确实有点效用，你知道吗？”

“所以你认为我该放手让她拍卖初夜？病毒让你的脑子坏掉了吗？”

瑟莱斯特眨眨眼睛，她似乎站不稳，伸手扶住墙壁。“当然不是，”她微笑，“我只是觉得你应该以她为荣。”

“呃，我觉得你最好回去躺下，”玛德琳亲吻瑟莱斯特冰凉的脸颊道别，“希望你快点好起来，等你舒服一点，记得检查你儿子有没有头

虱。”

65

猜谜晚会前八个小时

整个上午雨下个不停，简开车回到毕利威时，雨势变得太惊人，她必须调高收音机音量，把雨刷调到慌张的高速模式。

她送基吉去他外婆家过夜，这样今晚她才能去参加猜谜晚会。他们几个月前就安排好，当时她刚收到猜谜晚会的邀请卡，玛德琳兴奋不已，开始计划如何装扮，并凑出一桌具备不同领域知识的人。

显然她前夫是酒吧猜谜高手——“奈森花很多时间泡酒吧，你瞧。”因此玛德琳非常希望他们这桌能打败他。“不用说，能打败雷娜塔那桌就更棒了，”玛德琳说，“不然能打败任何一个天才儿童家长也行，那些人心里认定自己是天才，所以小孩遗传到他们的聪明头脑。”

玛德琳表明她本身对益智猜谜毫无天分，艾德只知道一九八九年之前的事情。她说：“我的工作是为队友拿饮料、按摩肩膀。”

上个星期发生那么多夸张事件，简原本告诉父母她不去了，何必自讨苦吃？她不去对大家都好，发起请愿的人可以利用机会多找一些人联署。万一她去了，说不定会有搞不清楚状况的人来问她要不要联署请愿，让她自己的儿子被学校开除，那样未免太尴尬。

但今天早上她改变主意了，一夜好眠之后在雨声中醒来，她有种莫名的乐观。

虽然问题尚未解决，但很快就能厘清。

巴恩斯老师回信了，她们约好星期一上课之前见面。昨天剪完头发之后，她发信息问瑟莱斯特要不要出来一起喝咖啡，但瑟莱斯特回答说

她卧病在床。简犹豫不决，不知道该不该在周一之前先告诉她麦克斯的事。可怜的瑟莱斯特生病了，这种时候似乎不该说坏消息。或许没必要，瑟莱斯特人那么好，这件事不会影响她们的友谊，不会有问题。请愿行动会悄悄取消，或许当消息传出去之后，会有家长来向简道歉，她会仁慈地接受。并非不可能，对吧？她不想把“坏妈妈”的标签扔给瑟莱斯特，但知道瑟莱斯特的小孩是恶霸，大家的反应肯定不一样。绝不会有人发起联署要求开除麦克斯，绝不会有人想赶走外表出众又有钱的人。尽管瑟莱斯特和佩里会承受很大的压力，但麦克斯能够得到需要的帮助。一切都会平息，不过是一场茶杯里的风暴。

她可以留在毕利威，继续去蓝色蓝调工作，享用汤姆的咖啡。

她知道自己很容易乐观过头，如果接到陌生人的电话，一听到“查普曼女士？”简的第一个念头绝对荒唐无比，如“我中奖得到一辆车了！”尽管她根本没有参加抽奖。她一直相当喜欢自己的这个怪毛病，尽管每次到最后都证实她的疯狂乐观只是毫无根据的妄想，但她依然故我。

“我决定还是要去猜谜晚会。”她打电话告诉妈妈。

“太好了，要抬头挺胸走进会场。”妈妈说。

听到基吉说出麦克斯才是恶霸时，简的妈妈高声欢呼：“我一直都知道不是基吉！”她表现得太过欣喜若狂，反而透露出她心里一定暗自怀疑过。

简的爸妈新买了一盒《星球大战》拼图，准备利用下午的时间和基吉一起拼，希望能让他染上对拼图的热爱。明天丹恩要带基吉去室内攀岩中心，星期天傍晚送他回来。

“享受一下属于自己的时光，”简的妈妈说，“放松玩乐，你辛苦那么久，也该休息一下。”

简打算把堆积的衣物洗好，上网付账单，趁基吉不在家打扫他的房

间，平常总是刚收拾好又被他弄乱。不过既然已经快到海滩了，她决定去一趟蓝色蓝调。那里一定既温暖又惬意，汤姆会点燃柴火暖炉，她察觉蓝色蓝调感觉越来越像家。

她将车停在木栈道附近的免费停车格，完全没有车，所有人都躲在家里，周六上午的体育竞赛全部取消。简看看副驾驶上，通常她会在那里放一把折伞，但一看才想到伞放在家里。大雨猛烈拍打她的挡风玻璃，仿佛有人倒下整桶水。这雨看来不打算停，雨点八成又大又冰，是那种让她倒抽一口气的雨。

她摸着头思考，至少现在头发短了，淋湿也无所谓。她的心情之所以这么好，新发型也是原因之一。

她拉下后视镜端详自己的脸。

昨天下午庞德尔太太的女儿剪完之后，她立刻说：“我喜欢，我爱死了。”

“记得告诉大家是我剪的。”露西说。

短发彻底改变了她的脸形，让颧骨显得高耸，眼睛变得更大，简直不可思议，发色染深之后，她的皮肤感觉亮起来。

自从在饭店那一夜之后，自从那些恶毒话语钻进她脑子之后，她第一次能在照镜子时感到单纯的愉悦，没有复杂心结。老实说，她简直舍不得离开镜子，她害羞地笑了笑，左右转头。

如此浅薄的事情竟然能带给她这么真诚的快乐，实在有点难为情。不过，或许这样很自然？甚至很正常？或许喜欢自己的容貌并没有错，或许她不需要分析太多，也不需要想到萨克森·班克斯，更不需要思考社会对美貌、青春、苗条的疯狂执着，杂志照片中的模特儿立下不现实的身材标准，内在才最重要，一堆没完没了的沉重理论……够了！今天她剪了合适的新发型，心里非常高兴。

她回家时，一走进家门，妈妈立刻大喊一声“噢”，双手捂住嘴巴，一脸泫然欲泣的表情。简问：“你不喜欢吗？”她不自在地摸摸头发，心中忽然生出疑虑，但妈妈说：“简，傻丫头，你美呆了。”

简握住车钥匙，她应该回家才对，冒着大雨跑出来太蠢了。

但她有种非理性的渴望，想要蓝色蓝调以及周边的所有事物：香气、温暖和咖啡。她也想让汤姆看看她的新发型，男同志一定会注意到发型。

她深吸一口气，打开车门往外冲。

66

瑟莱斯特在雨声与古典音乐中醒来，屋里满是培根与鸡蛋的香气。一定是佩里在楼下厨房做早餐，两个儿子穿着睡衣坐在岛型流理台旁，小腿荡啊荡，脸上的表情开心到快发疯，他们最喜欢和爸爸一起煮饭。

她曾经读过一篇文章，里面说每段关系都有“爱的账户”。为伴侣做贴心举动便是存入，负面批评则是支出，重点在于不要超支。抓妻子的头去撞墙是非常大笔的支出，早起带孩子一起准备早餐则是存入。

她撑着身体坐起来，摸摸后脑勺，还是会痛，但已经好多了。愈合与遗忘的程序竟然这么快又再度展开，这个循环似乎永无止境。

今晚猜谜晚会就要登场了，她和佩里将分别打扮成奥黛丽·赫本与猫王。佩里上网从伦敦一家高级道具服装公司订购猫王行头，假使哈利王子想打扮成猫王，八成也会跟那家公司买服装，其他人应该都在廉价商店买服装和道具。

明天佩里要出发飞往夏威夷，那其实是一趟公费旅游，他自己也承认。几个月前他就问过她要不要一起去，有那么一瞬间，她认真考虑该去，仿佛去夏威夷能解决所有问题。热带假期！喝鸡尾酒，按摩护肤，远离日复一日的生活压力！怎么可能有问题？当然可能有问题，他曾经在五星级大饭店打她，只因为她取笑他说“仆役”这个词的发音不对。发现自己一辈子都发音错误的瞬间，他的神情满是惊恐羞辱，她永远忘不了。

他去夏威夷的时候，她要带孩子搬去麦克马洪斯角的公寓，她要和家庭律师预约会面。应该很容易，法律从来难不倒她，她的人脉很广，一定能顺利解决。他不可能杀死她，每次吵架之后她的反应都太夸

张。“杀死”这个词此刻感觉格外愚蠢，因为预计会杀死她的人，正在楼下和孩子一起煎蛋。

刚开始的一阵子可能很难适应，但慢慢就会好起来，双胞胎周末去爸爸家的时候，还是可以和祂一起做早餐。

昨天是祂最后一次打她。

结束了！

“妈咪，我们帮你做了早餐！”双胞胎冲进来，像两只激动的小螃蟹爬上床。

佩里出现在门口，单手高高托着一个盘子，有如高级餐厅的服务生。

“好香喔！”瑟莱斯特说。

67

“我有办法解决。”艾德说。

“才怪哩。”玛德琳说。

他们坐在客厅里，听着雨声，忧郁地吃着简的玛芬。简一直送玛芬蛋糕给她，真是太可怕了，简直像身负紧急使命，要让她的腰围变宽。

阿比盖尔在房间里，躺在沙发床上，漂亮的四柱大床被搬走之后，他们把这张床搬进去替代。她戴着耳机，侧躺蜷起身体，膝盖抱在胸前。

网站还没关闭，阿比盖尔的初夜依然任由全世界出价竞标。

玛德琳有种被偷窥的恶心感受，仿佛全世界的人都躲在窗外，仿佛有一堆陌生男子悄悄溜过她家走廊，对她女儿评头论足，猥亵嘲弄。

昨晚奈森来过，他和玛德琳花了两个多小时对阿比盖尔好说歹说，哀求、讲理、劝诱、吼骂、哭泣，最后急到哭出来的人是奈森，阿比盖尔虽然很吃惊，但那个死脑筋的孩子竟然不肯让步。她拒绝说出密码，她拒绝关闭网站。她说可能会继续拍卖，也可能不会，但那并非重点，他们不该“执着于性的部分”。她要保留网站，借此呼吁大众关注，因为她是那些小女孩唯一的代言人。

多么自大的小鬼，仿佛所有国际救援组织都只会发呆不做事，只有住在毕利威半岛的小阿比盖尔·麦肯齐挺身而出采取行动。阿比盖尔说她完全不在乎那些不堪入目的淫秽留言，她不把那些人放在眼里，那些留言无关紧要，反正大家原本就会在网络上写些恶毒的东西。

“别建议我报警，”玛德琳对艾德说，“我真的不想——”

“我们联络国际特赦组织的澳洲办事处，”艾德说，“他们一定不希望组织扯上这种事情，如果真正替那些儿童争取权利的组织要求她关闭，她应该会听。”

玛德琳指着他说：“好主意，说不定有用。”

走廊传来乒乒乓乓的声响，下雨天不能出去玩，弗雷德和克洛伊的心情很不好。

“还给我！”克洛伊尖叫。

“不要！”弗雷德大喊。

他们冲进客厅，两个人同时抓着一张破纸。

“你们该不会为了一张纸打起来吧？”艾德说。

“他不肯分享！”克洛伊说，“分享就是关怀！”

“做人要知足常乐！”弗雷德大喊回去。

平常玛德琳一定会大爆笑。

“那是我的纸飞机。”弗雷德说。

“乘客是我画的！”

“才不是！”

“你们可以不用伤脑筋了。”玛德琳转头看到阿比盖尔靠在门框上。

“什么？”她问。

因为弗雷德和克洛伊太吵，玛德琳听不见阿比盖尔的回答。

“真是的！”玛德琳一把抢过弗雷德手中的纸，撕成两半之后一人分一张。

“快给我闪远一点！”她怒吼，他们俩立刻跑开。

“我已经关闭网站了。”阿比盖尔发出忧国忧民的叹息。

“真的？为什么？”玛德琳好想模仿弗雷德踢进球得分的庆祝动作，高举双手绕圈狂奔。

阿比盖尔递上一张打印出来的电子邮件。“我收到这个。”

艾德与玛德琳凑在一起读。

收件人：阿比盖尔·麦肯齐

寄件人：赖瑞·费资杰罗

标题：拍卖竞标

麦肯齐小姐：

我名叫赖瑞·费资杰罗，很荣幸能与你结识。我今年八十三岁，住在美国南达科他州苏瀑市。应该很少有住在世界另一头的老人家写信给你吧？许多年前，我和老伴一起去过澳洲，那是一九八七年的事，你还没出生呢。我们有幸参观悉尼歌剧院——我是建筑师，已经退休了，参观悉尼歌剧院是我毕生的梦想。我们在澳洲遇见的人是那么友善温暖。很不幸，我美丽的爱妻去年过世了，我每天都很思念她。麦肯齐小姐，我无意中造访了你的网站，你的热忱令我非常感动，我明白你想让世人关注那些孩子所受的苦，我不打算买你的初夜，但我希望能够竞标。以下是我的条件：如果你立刻结束拍卖，我便立刻捐五十万元给国际特赦组织。当然，我会寄收据给你。多年来，我一直致力于维护人权的活动。麦肯齐小姐，我十分敬佩你的心意，但你本身也只是个孩子，我的良心不允许我坐视你实践拍卖计划。希望我能够竞标成功，静候佳音。

赖瑞·费资杰罗

玛德琳与艾德对看一眼，然后望着阿比盖尔。

“五十万元是很大一笔捐款，”阿比盖尔边说边开冰箱门，拿出一个个保鲜盒打开查看，“国际特赦组织应该能用这笔钱做一些……你知

道，不错的事情。”

“我相信应该会。”艾德以中立的语气说。

“我已经回信告诉他我关闭网站了，”阿比盖尔说，“假使他没有寄收据来，我会立刻重新开启。”

“噢，他当然不会食言。”艾德低声说。

玛德琳笑嘻嘻看艾德一眼，然后转头看向阿比盖尔，由女儿稚嫩的身体可以看出她松了一口气，她站在冰箱前，光着的两只脚在跳舞。阿比盖尔把自己逼到绝境，南达科他州的大善人赖瑞解救了她。

“这是肉酱意大利面吗？”阿比盖尔拿起一个保鲜盒，“我饿死了。”

“你不是改吃纯素了吗？”玛德琳问。

“在这里的时候例外，”阿比盖尔拿保鲜盒去微波，“在这里要吃素太难了。”

“既然关闭了，应该可以告诉我密码吧？”玛德琳说。

“我可以再换一个。”阿比盖尔说。

“我知道。”

“你们永远猜不到。”

“我知道，”玛德琳说，“我和你爸什么都猜过了。”

“不，那就是我的密码，”阿比盖尔说，“你们永远猜不到(youllneverguess)。”

“很聪明。”玛德琳说。

“谢谢。”阿比盖尔露出酒窝。

微波炉发出叮声，阿比盖尔打开门拿出保鲜盒。

“你做了这些事，应该知道会有什么……后果吧？”玛德琳说，“我和你爸明确提出要求的时候，你不可以不理睬。”

“嗯，”阿比盖尔开朗地说，“想怎么处罚都随你，妈。”

艾德清清嗓子，但玛德琳对他摇头。

阿比盖尔端起热腾腾的意大利面说：“我可以拿去起居室边看电视边吃吗？”

“当然。”玛德琳说。

阿比盖尔踏着雀跃的步伐离去。

艾德往椅背上一靠，双手交握枕在脑后：“危机解除。”

“都要感谢赖瑞·费资杰罗先生，”玛德琳拿起那张邮件，“真是太幸运……”

她停顿，一只手指按住嘴唇。未免太幸运了吧？

68

蓝色蓝调门上挂着“休息中”的牌子，简双手按住玻璃门，有种宝物被抢走的感觉。印象中，蓝色蓝调从不会挂出休息的牌子。

她彻底、荒唐、夸张地湿透，却只是白跑一趟。

她放下双手低骂一声。好吧，没办法了，看来只能回家洗个澡，希望热水能撑超过两分二十七秒。两分二十七秒不足以让身体暖起来，只会让人感到残酷。

她转身准备回车上。

“简！”

店门打开。

汤姆穿着白色长袖T恤配牛仔裤，感觉起来极度干爽、温暖、美味。在她心中，汤姆等于美味咖啡与食物，所以一看到他，她就会产生条件反射。

“你关店休息，”简忧伤地说，“你从来不会关店休息。”

汤姆用干爽的手抓住她湿漉漉的臂膀，将她拉进店里：“现在我特地为你开店。”

简低头打量自己，她的鞋子进水了，走路时会发出奇怪的声音，雨水滚落她的脸，感觉有如泪水。

“对不起，”她说，“我没带伞，我以为只要跑快一点……”

“不用放在心上，这种事常常发生。为了我的咖啡，大家都愿意赴汤蹈火，”汤姆说，“跟我去后面，我拿干的衣服给你换，已经好几个

小时没客人上门了，所以我决定干脆关门休息看电视。我的好兄弟基吉呢？”

“我爸妈今天帮忙带他，让我能够去学校的猜谜晚会，”简说，“出门疯狂一夜。”

“可能真的很疯狂喔，”汤姆说，“毕利威的家长很爱喝两杯，我也会去，你知道吗？玛德琳安排我和你们同桌。”

简跟随他穿过店面，一路留下湿脚印，他们来到一扇门，上面标着“请勿进入”。她知道汤姆住在咖啡店后面，但她从来没有进过这扇门。

汤姆帮她开门，她说：“噢，真刺激！”

“是啊，你非常非常幸运。”汤姆说。

她环顾四周，他的套房可说是店面的延伸——同样光亮的木地板、粗糙白墙、摆满二手书的几个书架，唯一的差别在于墙边靠着冲浪板与吉他，还有一沓CD和音响。

“真不敢相信。”简说。

“什么？”汤姆微笑。

“你也玩拼图，”她轻声说，指着桌上拼到一半的拼图。她看看盒子，那是硬核的（她哥哥一定会这么说）两千片拼图，图案是战时的巴黎黑白风景照。

“我们很爱拼图，”简说，“我们一家都很爱，有点上瘾了。”

“我喜欢随时有一套在手边，”汤姆说，“我觉得拼图有点冥想效果。”

“我完全同意。”简说。

“这样好了，我拿衣服给你换，你陪我喝碗南瓜汤，帮我拼

图。”汤姆说。

他由五斗柜拿出运动裤和连帽厚上衣，她走进他的浴室，将湿透的衣物脱下来放在洗手槽里，连内衣裤也不留，他的衣服上有汤姆和蓝色蓝调的气味。

“我好像卓别林喔。”上衣袖子太长，盖住双手往下垂，她穿上运动裤。

“来。”汤姆帮她把袖子整整齐齐卷到手腕上。

简像小孩般顺从，她觉得无比幸福，受人宠爱。

她在餐桌边坐下，汤姆端来两碗南瓜汤，汤面上的酸奶油画旋涡，搭配涂满奶油的酸酵母面包。

“我怎么觉得你总是喂我吃东西。”简说。

“你需要多吃一点，”汤姆说，“快吃吧。”

她喝了一口，浓汤甜甜的，带着香料味。

“我终于发现你哪里不一样了！”汤姆突然说，“你的头发整个剪短了！非常好看。”

简大笑：“来的路上我还在想，男同志应该会立刻发现我剪头发了。”她拿起一片拼图寻找该放哪里，感觉好像在家一样，吃饭配拼图。“抱歉，我知道这是刻板印象。”

“呃……”汤姆说。

“怎么了？”简抬头看他，“原来要放这里啊，快看，那是坦克车的一角。这个汤太不可思议了，怎么不放在菜单里？”

“我不是同志。”汤姆说。

“噢，你明明就是。”简乐呵呵地说，以为他只是开个烂玩笑。

“不是，” 汤姆说，“我不是。”

“什么？”

“没错，我玩拼图，会煮不可思议的南瓜汤，但其实我是异性恋。”

“噢！” 简感觉整张脸涨红，“对不起。我以为——不对，不是我以为，是我知道！我怎么会知道？有人告诉我的，玛德琳很久以前跟我说过。可是我记得她说你和男朋友分手，受到很大的打击，哭了好几个小时，还跑去冲浪……”

汤姆笑着说：“汤姆·欧布莱恩，她说的那个人是他。”

“汤姆·欧布莱恩？修理工？” 汤姆·欧布莱恩魁梧粗壮，留着奈德·凯利⁽¹⁾风格的大胡子。她甚至从来没有真正意识到，这两个截然不同的人有着相同的名字。

“完全可以理解，” 汤姆说，“咖啡师汤姆比较可能是同志，大块头修理工汤姆比较不可能。对了，他找到新对象了，现在很幸福。”

“这样啊，” 简思考片刻，“他的收据确实很香。”

汤姆嗤笑。

“希望没有……呃，冒犯到你。” 简说。

她刚才换衣服的时候没有把浴室门关上，她留了一条小缝方便继续说话，完全把汤姆当女生，她甚至没有穿内裤。和他说话她总是那么自在，和他相处她总是那么自在，假使她知道他是异性恋，很可能会有所保留。虽然有点喜欢上他，但她并没有阻止自己，因为他是同志，所以不算数。

“当然不会。” 汤姆说。

他们视线交会，认识这么多月，他的脸庞早已变得亲切熟悉，此

刻却突然有种陌生的感觉。他脸红了，他们两个都脸红了。她的胃往下坠，感觉很像到了云霄飞车的最高处。噢，大灾难。

“那一片好像应该放这里。” 汤姆说。

简看着那片拼图，放进他指的地方。她的手在发抖，希望他以为只是因为她手拙。

“你说对了。” 她说。

* * *

凯萝：猜谜晚会上，我看到简和一个学生的爸爸在说话。怎么说呢？态度非常亲密，他们的脸都快贴在一起了，我肯定他的手放在她的膝盖上。老实说，我有点吃惊。

加布里埃尔：才不是学生的爸爸呢！只是汤姆，咖啡店老板！而且他是同志。

[\(1\)](#) 奈德·凯利 (Ned Kelly, 一八五五至一八八〇年)：澳洲最著名的大盗，结伙抢银行，称为“凯利帮”，受民众推崇为英雄人物。其特点为一把长络腮胡，生平曾被改编为电影《法外狂徒》。

69

猜谜晚会前半小时

“妈咪，你好漂亮。”乔希说。

他站在卧房门口呆望瑟莱斯特，她穿着无袖黑礼服、白色长手套，佩戴佩里从瑞士买来的珍珠项链。瑟莱斯特甚至将头发盘成复古高髻，还算像奥黛丽·赫本的发型，她在最后一刻找到怀旧风格的钻石发梳。她的样子相当不错，玛德琳应该会很喜欢。

“谢谢，小乔希，”印象中她似乎从来没有因为被称赞而这么感动，“过来给我抱抱。”

他跑向她，她坐在床尾，让他钻进怀中。他不像麦克斯那么爱撒娇，所以当他需要抱抱的时候，她一定会不惜时间让他抱个够。她亲吻他的头发，按住不放。虽然不确定是否需要，但她还是吃了止痛药，所以现在感觉脱离现实飘飘然。

“妈咪。”乔希说。

“嗯？”

“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

“哦？什么秘密？”她闭上双眼将他抱紧。

“我不想告诉你。”乔希说。

“那就不必告诉我。”瑟莱斯特恍惚地说。

“可是我觉得很难过。”乔希说。

“你为什么难过？”

瑟莱斯特抬起头，强迫自己集中精神。

“现在麦克斯不欺负艾玛贝拉了，”乔希说，“可是啊，昨天他在图书馆附近，又把斯凯推下楼梯，我跟他说不可以那样，然后说要去告诉大人，结果我们大吵一架。”

麦克斯推斯凯。

斯凯，邦妮和奈森的女儿，那个像流浪儿的焦虑小女生。麦克斯又把斯凯推下楼梯，想到儿子欺负那么瘦弱的孩子，瑟莱斯特立刻感到反胃。

“为什么？”她问，“为什么他要那样？”她的后脑勺开始疼痛。

“不知道，”乔希耸肩，“他就是那样。”

“等一下，”瑟莱斯特说，楼下传来她的手机铃声，她用指尖按住前额，她的头脑一片混乱，“你刚才是不是说‘现在麦克斯不欺负艾玛贝拉了’？那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

“我来接！”佩里大声说。

乔希开始不耐烦了：“不是啦、不是啦，妈咪。听我说！现在他已经不会接近艾玛贝拉了，是斯凯啦，没有其他人，周围除了我没别人时，他就会对斯凯很坏。”

“妈咪！”麦克斯冲进来，表情非常兴奋，“我的牙齿好像在摇！”他把一根手指放进嘴里，他的模样好可爱，那么逗人、那么天真，他的脸依然有婴儿肥。他等不及牙齿快点掉，因为他迷上了牙仙子。

他们满三岁的生日礼物，乔希要玩具怪手，麦克斯要婴儿娃娃。她和佩里很喜欢看他抱着娃娃玩，轻声唱摇篮曲，佩里完全不介意儿子表现得这么阴柔，瑟莱斯特因此更爱他。当然啦，没多久他就扔下娃娃改玩光剑，但他依然是她爱撒娇的儿子，最有爱心的小男生。

现在他竟然盯上文静的女同学，偷偷欺负她们，她的儿子是恶霸。苏西曾经问过“丈夫施虐对你的孩子有什么影响”，她回答“没有”。

“噢，麦克斯！”她说。

“摸摸看！”麦克斯说，“我没有乱说！真的开始摇了！”佩里这时走进房门，他抬起头看向爸爸：“爹地，你的样子好奇怪！嘿，爹地，快看我的牙齿！快看、快看！”

佩里与平常的模样判若两人，他戴着完美服帖的闪亮黑色假发、金框飞行员墨镜，当然也穿上猫王的经典白色水钻连身装，他一手拿着瑟莱斯特的手机。

“哇！这次真的在摇吗？快给我看！”他说。

他将手机放在瑟莱斯特和乔希身边，跪在麦克斯面前，为了看清楚而将墨镜往下推到鼻尖上。

“刚才打来的人留言要我转告你，”他瞥瑟莱斯特一眼，伸出手指按住麦克斯的下唇，“我来看看，小子。那个人叫明蒂。”

“明蒂？”瑟莱斯特失神地说，“我不认识叫明蒂的人。”她心里想着简与基吉，那份请愿书应该写麦克斯的名字才对。她必须通知学校，该不该立刻打电话给巴恩斯老师？该不该联络简？

“你的大楼管理员。”佩里说。

瑟莱斯特的胃猛然一抽，乔希挣扎想离开，她放他走。

“你的牙齿才没有摇呢！”他对哥哥说。

“好像有一点点喔。”佩里揉乱麦克斯的头发，将墨镜戴好。

“他们要换新的烟雾警报器，想知道星期一早上能不能进去你的公寓，明蒂问早上九点是否方便。”他一手一个抱住儿子的腰，将他们高举到腰间，他们像小猴子一样舒舒服服吊着，表情无比开心。佩里低头

对瑟莱斯特微笑，露出猫王般雪白的牙齿：“你说呢，亲爱的？”

门铃响了。

70

猜谜晚会

斯图：一走进会场，就有人送上很娘的粉红色气泡鸡尾酒。

萨曼莎：那种酒好喝极了。只有一个问题，六年级的老师配方计算错误，所以一杯的酒精浓度差不多等于三杯烈酒。对了，这些人负责教我们的小孩数学。

加布里埃尔：我饿坏了，因为我把整天的卡路里摄取量存到晚上，结果我才喝半杯鸡尾酒就晕乎乎了。

杰吉：我参加过很多公司晚会，看过不少爱豪饮的高层主管，不过我敢说，猜谜晚会上我第一次看到一群人那么快醉成那样。

西娅：餐饮服务人员迟到了，所以大家都饿着肚子一直喝酒，那种鸡尾酒又很烈。我心里想，这样下去肯定会出乱子。

巴恩斯老师：教师在学校活动中喝醉很难看，所以我通常只喝一杯，但那个鸡尾酒太厉害了！我甚至不清楚自己对别人说了什么。

尼帕尔校长：我们正在检讨是否应该停止在学校活动中提供酒精饮料。

* * *

“鸡尾酒？”一个金发奥黛丽·赫本送上托盘。

简拿起一杯粉红色饮料，张望学校礼堂。金波波头八成开会讨论过，她们所有人都戴一样的珍珠短项链，穿黑色小礼服，将头发高高绾

起，庞德尔太太的女儿说不定有给她们团体折扣。

“你是转学生家长吗？”那个金波波头问，“我好像没见过你。”

“我儿子念幼儿园，”简说，“我从今年一开始就在了。老天，这个酒真好喝。”

“是啊，六年级老师发明的，他们取名为‘上学日不准喝’之类的，”金波波头仔细端详她，“噢！我认得你！你剪头发了，你叫……呃，简，对吧？”

没错，就是我。小恶霸的妈妈，但其实他并不是恶霸。

那个金波波头急忙甩掉她，有如抛开烫手山芋。“玩得开心点喔！”她说，“座位表在那里。”她随手胡乱一指打发简。

简漫步走进人群中，经过一群群太亢奋的猫王与笑不停的奥黛丽，所有人都猛灌粉红鸡尾酒。她四处寻找汤姆，他应该很乐意和她一起猜酒里究竟放了什么，怎么会这么好喝。

汤姆是同性恋！这件事不停在她脑海消失又冒出，有如装在盒子里的恶作剧弹簧玩偶。嘞！汤姆不是同志！嘞！汤姆不是同志！嘞！

这种感觉太可笑、太美妙，也太可怕。

她迎面遇上玛德琳，眼前一片粉红：粉红礼服、粉红皮包，手中端着粉红鸡尾酒。

“简！”玛德琳的桃粉色小礼服点缀绿色水钻，腰间系着巨大的粉红缎面蝴蝶结。在场的女性几乎清一色黑礼服，但玛德琳非常懂得凸显自己。

“你美呆了，”简说，“你头上那个是克洛伊的王冠吗？”

玛德琳摸摸镶着粉红塑料宝石的王冠。“对，我可是付了天价租金呢。不过，你才真是美呆了！”她握住简的手臂，慢慢将她整个人转一

圈，“你的头发！太完美了！露西·庞德尔帮你剪的？你的衣服也好可爱喔！”

她将简转回来面向她，举起手指着她的嘴。“简！你涂口红！我真的好、好——”她激动得声音颤抖，“我真的好开心，你涂口红呢！”

“那个漂亮的粉红酒你喝了几杯？”简问完自己也喝了一大口。

“这才第二杯，”玛德琳说，“我的经前综合征大发作，今晚散会之前我可能会杀人。不过呢，一切都很好！一切都很赞！阿比盖尔关闭网站了。噢，等一下，你根本不知道网站的事吧？一下发生太多事情，那么多大灾难！等一下！昨天还顺利吗？去‘那里’看诊的结果呢？”

“阿比盖尔关闭了什么网站？”简用吸管一吸，看着粉红液体消失，酒精直冲脑门。她觉得开心极了，如此美妙、如此灿烂。“心理医生看诊的结果很好，”她压低声音说，“欺负艾玛贝拉的人不是基吉。”

“当然不是他。”玛德琳说。

“我已经喝完这杯了！”简说。

“这里面真的有酒吗？”玛德琳说，“感觉好像小时候喝的东西，有气泡又好玩，味道好比夏季午后，清纯初吻——”

“基吉有头虱。”简说。

“克洛伊和弗雷德也有。”玛德琳忧郁地说。

“噢，我有好多事情要告诉你。昨天哈珀的老公对我耍流氓，就像影集‘黑道家族’里的老大那样。他说假使我敢再接近哈珀，他会用法律压扁我，他好像是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

“格雷姆？”玛德琳说，“他从事运输业，真是够了。”

“汤姆把他们赶出咖啡店。”

“真的？”玛德琳一脸兴奋。

“赤手空拳喔。”简一转身就看到汤姆站在面前，他穿着牛仔裤和格纹衬衫，他像所有人一样端着粉红鸡尾酒。

“汤姆。”简的语气充满喜悦，仿佛他是由战场归来的士兵。她不由自主朝他走近一步，两人手臂相触，她连忙退回去。

“你们两个都好美。”汤姆虽然这么说，但眼睛看着简。

“你的打扮一点也不像猫王。”玛德琳稍微嫌弃了一下。

“我不玩变装，”汤姆别扭地拉拉熨烫平整的衬衫，“抱歉。”那件衬衫不太适合他，他平常在店里穿黑T恤的样子好看多了。简想象汤姆赤裸胸膛，在小套房里专心熨烫这件并不能衬托他的衬衫，她内心充满柔情与欲望。

“嘿，这酒好像有点薄荷味，你有没有喝出来？”

“原来是薄荷！”简说，“看来里面有草莓泥、香槟——”

“……可能还有伏特加，”汤姆再喝一口，“好像量还不少。”

“你这么想？”简注视他的嘴唇，她一直觉得汤姆很好看，但从没有分析过原因。很可能是因为他的嘴唇，他的嘴唇很漂亮，几乎像女生。今天同志圈肯定集体哀悼。

“啊哈！”玛德琳说，“啊哈！”

“怎么了？”汤姆问。

“汤姆，兄弟，你好啊。”艾德漫步来到玛德琳身边，一手搂住她的腰。他穿着金黑双色的猫王装，蝴蝶袖、大领子，看到他很难不笑出来。

“为什么汤姆不用打扮成白痴？”他问，接着对简嘻嘻一笑，“简，别笑了。对了，你令人惊艳。你的头发是不是不太一样？”

玛德琳看着简和汤姆，露出有点白痴的大大笑容。她的头不停来回转动，仿佛在看网球赛。

“快看啊，老公，”她对艾德说，“汤姆和简。”

“哦，我看到他们了，”艾德说，“事实上，我刚和他们讲过话。”

“太明显了！”玛德琳双眼发亮，一手按着心脏，“真不敢相信我没有——”

幸好这时候她停了下来，视线移往他们的肩膀后方，简大大松了一口气：“看看谁来了，高中毕业舞会的国王和王后。”

71

前往学校的短短路程中，佩里始终不发一语。他们还是要去，瑟莱斯特不敢相信他们竟然还是要去，不过话说回来，他们当然要去，他们从不取消行程。有时候她不得不换穿别的衣服，有时候她得先编好理由，无论如何一定要上台作秀。

佩里已经把他们变装的照片贴上脸书了，这张照片会让人觉得他们幽默风趣爱玩乐，不会自视过高，关心学校与地方小区。这张照片完美衬托其他奢华的贴文，如海外旅游、奢华文艺展演，学校猜谜晚会很适合他们的形象。

她直直望着前方高速挥动的雨刷，挡风玻璃有如她内心的写照：迷茫、清晰，迷茫、清晰，迷茫与清晰不断轮替。

她看着他握方向盘的双手，干练的手、温柔的手、凶狠的手。他不过是个打扮成猫王的人，开车去参加学校活动。

他是个刚发现妻子打算离开的人，受伤的人、遭受背叛的人、愤怒的人，但只是一个人。

迷茫、清晰，迷茫、清晰。

葛文来照顾孩子，佩里仿佛打开了魅力开关。一开始她对佩里冷冷的，不过显然猫王是葛文的死穴。她滔滔不绝话当年，猫王的黄金凯迪拉克来澳洲展出时，她获选担任“黄金女郎”⁽¹⁾，最后佩里委婉打断她的话，有如在舞会上偷走别人的舞伴。

车子开到学校所在的街道时，雨势减小。街边挤满车辆，但学校门口恰好有个空位，简直像预订好等候佩里莅临。他总是能找到停车位，

绿灯总是为他亮起，汇率随他的需求起伏。或许正因为如此，事情不顺心的时候他才会那么生气。

他转动钥匙熄火。

他们俩都没有动作，没有开口。瑟莱斯特看到一个幼儿园妈妈匆忙由车边走过，长礼服让她只能踩小碎步，她撑着儿童用的圆点雨伞。加布里埃尔，瑟莱斯特心想，那个三句话不离减肥的妈妈。

瑟莱斯特转头看着佩里。

“麦克斯一直在欺负艾玛贝拉，雷娜塔的女儿。”

佩里注视前方：“你怎么知道？”

“乔希告诉我的，”瑟莱斯特说，“就在我们出门之前，基吉一直在替他背黑锅。”

基吉，你表哥的小孩。

“他就是那个家长发起联署请愿要求开除的小朋友，”她想起佩里抓她的头去撞墙，于是闭了一下眼睛，“请愿要求开除的对象应该是麦克斯，不是基吉。”

佩里转身看她，黑色假发让他感觉像陌生人。在黑色衬托下，他的眼眸更显晶亮碧蓝。

“我们去找老师谈。”他说。

“我去找老师谈，”瑟莱斯特说，“你要出国，记得吗？”

“对喔，”佩里说，“好吧，明天出发去机场之前，我会和麦克斯谈谈。”

“你打算说什么？”瑟莱斯特问。

“我不知道。”

她的胸口梗着一大块沉重痛楚，那是什么？心脏病发？愤怒？心碎？责任的重量？

“你要告诉他不能那样对待女性？”说出这句话有如跳下断崖，不能说，不能那样说。她打破了默认的规则，难道是因为他打扮成猫王，所以感觉完全不真实？还是因为他知道了公寓的事，一切比以往更加真实？

佩里的脸色一变，面具裂开：“他们两个没看到过——”

“一定有，”瑟莱斯特大吼，长久以来她一直非常努力假装只有他们夫妻俩在场，“去年他们的生日派对前一晚，麦克斯睡到一半下床，他就站在门口——”

“好，可以了吧？”佩里说。

“还有那次在厨房，你——我——”

他举起一只手：“别说了、别说了。”

她停止。

过了片刻之后，他说：“你租了一间公寓？”

“对。”瑟莱斯特说。

“你打算什么时候离开？”

“下星期，”她说，“我想应该是下星期。”

“孩子你也要带走？”

这就是应该害怕的时候，她想，完全不像苏西所说的那样。状况、计划、逃脱路线，她不够小心谨慎，但这么多年来她一直努力小心谨慎，她知道再小心谨慎也毫无差别。

“我当然会带走孩子。”

他猛地倒抽一口气，仿佛突然感到疼痛。他双手捂住脸，身体往前弯，前额靠在方向盘上，全身颤抖不已，仿佛抽搐。

瑟莱斯特呆看了一会儿，想不通他怎么了。反胃？大笑？她的胃揪紧，她按住车门，但这时他抬起头转向她。

他的脸上满是泪痕，他的猫王假发歪掉，他整个人都乱了。

“我会接受治疗，”他说，“我发誓一定会接受治疗。”

“你不会去。”她平静地说。雨变小了，她看到其他奥黛丽与猫王瑟缩在伞下快步走过，她听到他们的惊呼嬉笑。

“我一定会去，”他的眼睛一亮，“去年杭特医生开了让我去看心理医生的转诊单。”他回忆起这件事，语气带着得意。

“你告诉杭特医生……我们的事情？”他们的家庭医生是个善良儒雅的老爷爷。

“我只告诉他我有焦虑的困扰。”佩里说。

他看到她脸上的表情。

“杭特医生认识我们！”他辩解，“但当时我确实打算去看心理医生，我确实打算告诉他，我只是一直开不了口，后来我一直以为能靠自己解决。”

她不能因此鄙视他，她很清楚那种感觉，脑子不停反复绕圈，没有尽头、没有意义。

“转诊单应该已经过期了，不过我可以重新去拿一张。我就是会这样，生气的时候……我不知道自己怎么了，就像发疯一样。这种无法克制的……从来、从来不是我决定要……不知不觉就发生了，每次我都无法相信，每次都会告诉自己绝对、绝对不可以再发生，可是昨天又来了。瑟莱斯特，昨天的事情让我非常痛苦。”

车窗起雾了，瑟莱斯特用手掌抹掉一块往外看。佩里说个不停，似乎真心相信这是他第一次说这些话，好像这些事情他从没有告诉过她。

“我们不能让孩子在这种环境下长大。”

她望着雨中漆黑的街道，每天早上这里都会挤满大叫大笑、戴着蓝帽子的小学生。

她有些震惊地意识到，若非乔希今晚说出麦克斯的行为，她很可能依然不会离开。她会说服自己是她反应过度，昨天的事没有那么严重，她在玛德琳与艾德面前让佩里丢脸，任何男人遇到那种状况都会大发脾气。

孩子一直是她留下的原因，但现在他们第一次成为她离开的原因。她任由暴力存在于他们的生活中，甚至习以为常。过去五年来，瑟莱斯特本身也变得对暴力无动于衷、默默接受，因此她才会还手，甚至偶尔先动手。她张牙舞爪、拳打脚踢，仿佛那样很正常。虽然不喜欢，但她还是那么做了。如果她继续留下来，孩子从她身上学到的就会是这些。

她转身背对车窗，直视佩里：“结束了，你应该知道已经结束了吧？”

他全身一抽，她看出他准备对抗、筹备战略、志在必得，他从来不会输。

“我会取消这次行程，”他说，“我会辞职，接下来半年我会放下一切，专心处理我们的问题，不对，是我的问题。接下来——去他妈的老天爷！”

他整个人往后弹，双眼看着瑟莱斯特身后。她转身，倒抽一口气，有张像石雕怪物的脸贴在车窗上。

佩里按钮打开瑟莱斯特那边的窗户。

是雷娜塔，她满脸开朗笑容，一手抓住薄纱披肩，探头进车里。她

丈夫站在旁边，拿着一把黑色大伞帮她遮雨。

“抱歉！我不是故意吓你们！要不要一起撑伞？你们俩看起来棒极了！”

[\(1\)](#) 一九六八至一九六九年，猫王的金黄色加长型凯迪拉克座驾运往澳洲巡回展览，为新南威尔士慈善协会 (Benevolent Society) 募款。展览所到之处，各城镇都会选出一名美貌少女担任展览主持人，称为“黄金女郎”。

感觉就像看电影明星进场，玛德琳心想。佩里与瑟莱斯特有种特殊的仪态，仿佛明星走上舞台，他们的姿势太端正，笑容像是准备上镜头。很多人都穿类似的服装，但是穿在佩里与瑟莱斯特身上感觉不像道具服，比较像真正的猫王与奥黛丽驾临。穿着“蒂凡尼的早餐”风格黑礼服的女人，每个都忍不住摸摸自己相形见绌的珍珠项链，而穿着白色猫王装的男人，每个都忍不住收小腹。

粉红气泡鸡尾酒的效力迅速减退再减退。

“哇，瑟莱斯特真美。”

玛德琳转身，发现邦妮站在旁边。

邦妮显然像汤姆一样，不玩变装那套。她的头发像平常一样编成麻花辫垂在肩头，也没有化妆。她的打扮有如出席特殊场合的游民：褪色的单薄长袖上衣，一边领口垂落手臂（她所有的衣服都有一边会垂落，非常讨人厌，玛德琳一直很想抓住她，帮她把衣服穿好），毫无造型的长裙，腰间系着旧皮绳，戴着一堆怪里怪气、满是骨头和骷髅的首饰，像是吉卜赛疯婆子会戴的玩意，根本很难称之为首饰。

假使阿比盖尔在场评价生母与继母的打扮，她一定会赞赏邦妮、模仿邦妮。玛德琳不介意，因为天下的少女都不想像妈妈，玛德琳很清楚这点，但是，为什么阿比盖尔不能崇拜那些嗑药的名流偶像？为什么她非得崇拜可恶的邦妮？

“邦妮，你好吗？”她说。

她看到汤姆与简走远融入人群，有个自以为幽默的家伙跟汤姆说来

杯豆浆拿铁——可怜的汤姆，但汤姆似乎不放在心上，他的视线一直回到简身上，简的视线也一直回到他身上。看到这两个显然彼此吸引的男女，玛德琳觉得自己仿佛目睹一场美妙、神奇却又每天都在发生的事，好比小鸡孵化破壳而出。然而，当她和前夫的妻子交谈，尽管酒精麻痹的效果很不错，她依然感觉经前综合征潜伏咆哮。

“谁在照顾斯凯？”她问邦妮。“真是对不起！”她猛拍前额，“我应该请你们把斯凯带来我们家，阿比盖尔在帮忙照顾克洛伊和弗雷德，她可以一次照顾三个弟妹！”

邦妮露出防备的笑容：“斯凯在我妈家。”

同时玛德琳说：“阿比盖尔可以教他们三个网页设计。”

邦妮的笑容消失了：“玛德琳，听我说——”

“噢，斯凯在你妈妈家！”玛德琳继续说，“太好了！阿比盖尔和你妈有‘特殊的感情’，对吧？”

她的表现像泼妇，她非常恶劣、非常坏。她需要找个人发泄，说出所有恶毒尖酸的话，那个人必须不会因此批判她，也不会说出去。瑟莱斯特在哪里？瑟莱斯特最擅长听她抱怨。她看着邦妮将鸡尾酒一饮而尽，一个金波波头端着托盘送上更多粉红酒。玛德琳拿了两杯，一杯给自己，一杯给邦妮。

“益智猜谜比赛什么时候才开始？”她问金波波头，“等一下大家会醉到精神涣散。”

果然金波波头一脸慌张地说：“我知道！超过预定时间太久了，现在应该已经用完餐点才对，可是毕利威公路严重塞车，餐饮公司的人被卡住了。”她吹开一绺落在眼睛上的头发：“担任主持人的布瑞特·拉森也被塞在同一条路上。”

“艾德可以主持！”玛德琳快活地说，“他很会主持。”她四下寻

觅艾德，看到他走向雷娜塔的老公，笑容满面地拍他的背。老公，干得好！你知不知道你老婆昨天下午撞到他老婆的车，导致两个人当街叫骂？艾德八成认错人了，他大概想找打高尔夫的盖瑞斯，而不是赏鸟的杰夫，现在他八成正在问杰夫最近有没有去打球。

“谢谢你的好意，但所有题目都在布瑞特手上。他准备了好几个月，还计划要以多媒体呈现，”金波波头边说边往人群移动，“再忍耐一下！”

“这个鸡尾酒一下就冲上脑袋。”邦妮说。

玛德琳没有在听，她看到雷娜塔对艾德冷冰冰颌首，然后立刻转身跟别人说话。她突然想起昨天听到的“热门八卦”，雷娜塔的老公爱上了法国保姆。因为阿比盖尔那个网站的麻烦，她完全将这起绯闻抛到脑后。现在她感到有些内疚，她撞上雷娜塔的车子时，虽然雷娜塔对她大吼，但她不该吼回去。

邦妮晃了一下：“现在我很少喝酒，看来酒量变差了——”

“失陪了，邦妮，”玛德琳说，“我得去找我老公，他和外遇男聊得太开心，我怕他学坏。”

邦妮转头看艾德在和谁说话。

“别担心，外遇男不是你的老公！”玛德琳说，“奈森一直很专情，只是最后会抛下你和刚出生的孩子。噢，等一下，他没有抛下你和刚出生的孩子，被抛弃的只有我而已！”

去他的善良和气，根本没这么重要。今晚所说的每句话明天都会让她后悔万分，但此时此刻能够甩脱恼人束缚，玛德琳开心得不得了。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真是太爽快了。

“我那位好前夫在哪里？”玛德琳说，“今天晚上我还没看到他呢，连参加学校猜谜晚会都得遇上奈森，我说不出来有多高兴。”

邦妮拨弄辫子尾端，有些涣散的双眼注视玛德琳：“奈森离开你已经是十四年前的事了。”她的语气里有一种玛德琳之前没听过的感觉，一种粗犷，仿佛抹去了什么。真有意思！没错，邦妮，请尽情展现出你的另一面！

“他当初的行为非常非常不应该，他始终无法原谅自己，”邦妮说，“但是，玛德琳，都这么久了，你也该考虑原谅他了吧？原谅能为身体健康带来许多好处，真的十分惊人。”

玛德琳在心中翻了个白眼，说不定她真的翻了白眼。刚才有那么一瞬间，她以为能看到真正的邦妮，没想到她还是像平常一样，说些不食人间烟火、虚无缥缈的屁话。

邦妮一脸诚挚地看着她：“我亲身经历过——”

邦妮身后那群人忽然兴奋尖叫，有人高声说：“真是为你高兴！”

一个女人后退一步撞上邦妮，她往前倒，手里的鸡尾酒洒在玛德琳的粉红礼服上。

* * *

加布里埃尔：那只是意外，萝薇娜好像有什么好消息，黛薇娜冲过去拥抱她。她大概减肥成功，达到目标体重了。

杰吉：萝薇娜告诉大家她买了Thermomix多功能调理机，也可能是Vitamix，我搞不清楚。我有真实的生活。黛薇娜当然要过去拥抱她，因为她买了一台新的厨房家电，这可不是我乱编的喔。

梅莉莎：不是啦、不是啦，我们在聊最近头虱大爆发的事，萝薇娜问黛薇娜有没有检查过她自己的头发，结果不知道是谁的老公假装看到黛薇娜头上有东西在爬。可怜的黛薇娜吓坏了，所以撞上邦妮。

哈珀：什么？不是！邦妮把整杯酒往玛德琳身上泼，我亲眼看见

的！

73

猜谜晚会已经开始一个小时了，但依然没有餐点也没有猜谜。简觉得整个世界都在缓缓晃动，好像坐在船上。会场越来越热，之前比较冷，所以暖气开到了最大，大家的脸都变成粉红色。雨势重新变大，噼里啪啦敲打屋顶，大家得提高音量才能交谈。会场洋溢着欢笑，据说有人叫了比萨，妈妈们则纷纷拿出皮包里的应急零嘴。

简看到一个大块头猫王以捐款两千五百元作为代价，向萨曼莎讨她的盐醋味薯片。

萨曼莎立刻答应，但交易还没完成，薯片被她老公斯图一把抢过去。“抱歉，老兄，我非常需要这包薯片，胜过学生需要电子白板。”

艾德问玛德琳：“为什么你的皮包里没零食？你还算得上是女人吗？”

“这是手拿包！”玛德琳挥舞亮片小包包，邦妮从刚才就一直跟着她，用一沓餐巾纸不停帮她擦裙子，她忍不住挥手赶开，“别弄了，邦妮。我没事！”

两个奥黛丽和一个猫王在争论标准化测验的优劣，非常大声，非常激动。

“没有证据——”

“他们只教考试的东西！这是事实，他们只教考试的东西！”

金波波头一个个东奔西跑，拿着手机讲不停，其中一个看到斯图吃薯片，于是凶巴巴地说：“餐饮服务人员再五分钟就到了！”

“抱歉，”斯图将薯片递过去问，“要不要来一片？”

“噢，也好。”她拿了一片之后匆匆离去。

“一点办事能力都没有，连在窑子里都当不成婊子。”斯图忧伤地摇头。

“嘘。”萨曼莎连忙制止。

“学校的猜谜晚会都这么……”汤姆似乎想不出合适的形容。

“我也不知道。”简说。

汤姆对她微笑，她对汤姆微笑。今天晚上他们好像不停互相微笑，仿佛分享只有两人懂的笑话。亲爱的上帝啊，该不会只是我自己想太多吧？千万不要啊！

“汤姆！我的大杯脱脂奶盖咖啡怎么还没来？哈哈！”

汤姆睁大眼睛看了一下简，立刻被人拉去说话。

“简，我到处找你！你好吗？”巴恩斯老师穿着非常高的高跟鞋，比平常高出很多，走路摇摇晃晃。她戴着超大帽子、粉红羽毛围巾，手里拿着阳伞。简怎么看也不觉得她像奥黛丽。她说话时速度非——常——缓慢，咬字非——常——清晰，生怕被人发现她喝醉了。

“你还撑得住吗？”巴恩斯老师的语气仿佛简刚遭逢不幸，但简怎样也想不起来最近发生过什么不幸。

噢，请愿，当然啦，全校都认定她儿子是恶霸，随便啦。汤姆不是同志！

“我们约好星期一上课之前见面对吧？”巴恩斯老师说，“我猜想应该就是为了讨论……那个问题？”

说到“那个问题”时，她举起双手比了个引号的动作。

“对，”简说，“我有件事情要告诉你，现在不方便说。”她一直看到瑟莱斯特和她丈夫在远处，但还没机会打招呼。

“对了，我的打扮是奥黛丽·赫本在《窈窕淑女》里的造型，”巴恩斯老师愤慨地说，比了比身上的衣服，“她拍过很多电影，不是只有《蒂凡尼的早餐》，你知道吧？”

“我一眼就看出来你扮的角色。”简说。

“总之，这次的霸凌事件完全失控了，”巴恩斯老师放弃掩饰，任由自己说话口齿不清、含糊急促，“每一天都有家长寄邮件来询问霸凌的事，我怀疑他们是不是约好轮流轰炸，因为内容都一样。‘我们必须确保孩子上学环境安全无虞’，还有些人会假好心说‘巴恩斯老师，我知道你忙不过来，需不需要更多家长协助？星期三下午一点我可以去帮忙’。如果我没有立刻回信，他们又会说‘巴恩斯老师，我还没有收到你的回复，我很乐意帮忙’。当然啦，所有邮件都有副本给校长，妈的。”

巴恩斯老师的酒杯已经空了，但她还是就着吸管啜了一口：“抱歉，我说粗话了，幼儿园老师不该说粗话，我绝不会在小朋友面前说粗话，希望你不会提出正式申诉。”

“你已经下班了，想讲什么都可以。”简后退一小步，因为巴恩斯老师说话时帽子一直敲到她的头。汤姆在哪里？找到了，被一群爱慕的奥黛丽包围。

“下班？我没有下班的时候，去年我和前男友去夏威夷，我们才刚踏进饭店大厅，就听到小朋友可爱的声音叫‘巴恩斯老师、巴恩斯老师’，我的心立刻沉到谷底。那个学生让我整个学期痛苦无比，他竟然和我们住同一家饭店！我得假装很高兴遇到他！还得陪他在游泳池玩，去他妈的！家长躺在躺椅上，一脸和善的笑容，好像给了我莫大的恩惠！那次假期之后我男朋友提分手，我觉得都是那个小鬼害的。不要说出去喔，那对家长今晚也在场。噢，我的天，拜托答应我绝不会说出去。”

“我用生命担保。”简说。

“总之，我刚才说到哪里？噢，对了，家长的邮件。那还不算什么，他们还不停跑来学校！那些家长！随时出现！即使我们已经特别指派一位教学助理专门盯着艾玛贝拉，雷娜塔还是特地向公司请假来随机抽查，确认艾玛贝拉的状况。好吧，是我不好，我没有发现霸凌，我非常过意不去。问题是我要照顾的不止雷娜塔一个人！有时候我正在带小朋友做活动，头一抬就看到家长站在门口，就那样一直看着我，让人发毛，好像被变态跟踪一样。”

“我觉得这种行为算是骚扰，哎呀——小心，好了，”简将巴恩斯老师的帽子轻轻由脸上推开，“要不要再来一杯？我觉得你需要再来一杯。”

“周末的时候，我去‘毕利威药局’，”巴恩斯老师说，“因为我发生严重的尿道感染——我交了新男友，总之，抱歉，这些事你不需要知道——我站在柜台等，没想到西娅·康宁根突然出现在我旁边，老实说，我根本没有听见她打招呼，她自顾自说起维奥丽那天回家的时候很难过，因为克洛伊说她的两支发夹不一样。确实不一样啊！真是够了，这哪算霸凌！小孩就是这样！噢，可是不行喔，维奥丽内心非常受伤，可不可以请老师告诉全班同学，说话要委婉——抱歉，我看到校长在瞪我，失陪了，我要去洗把脸。”

巴恩斯老师转身的动作太快，粉红羽毛披肩打到简的脸。

简一转身，汤姆就站在面前。

“手伸出来，快点。”他说。

她伸出手，他给了她一把扭结饼。

“那边那个长相很凶悍的大块头猫王在厨房发现一整包。”汤姆伸手从她的脸颊侧边拿掉一个粉红色的东西。

“羽毛。”他说。

“谢谢。”简拿起一个扭结饼吃。

“简。”一只冰凉的手按住她的手臂，是瑟莱斯特。

“嗨，你好啊。”简乐呵呵地说。瑟莱斯特今晚真美，光看就是种享受。为什么她总是对好看的人态度那么奇怪？长得美又不是他们的错，而且他们让人看了就舒服，而且汤姆拿扭结饼给她吃，而且他刚才帮她拿掉羽毛时有点脸红，而且他不是同志，而且这种粉红气泡鸡尾酒好喝极了，而且她好爱学校猜谜晚会，好有趣，好好玩。

“可以和你说几句话吗？”瑟莱斯特问。

74

“我们去阳台好吗？”瑟莱斯特对简说，“透透气？”

“好啊。”简说。

今晚简感觉青春洋溢、无忧无虑，像个少女，瑟莱斯特想。会场太拥挤闷热，一串串汗珠滚落瑟莱斯特的背。她的一只鞋子严重磨脚，后脚跟破皮流血，她猜想长烂疮大概就像这样。今晚仿佛永远不会结束，她会被永远困在这里，受恼人的恶意言语侵袭。

“所以我说，我无法接受这种状况——”

“无能透顶，他们有责任照顾——”

“他们都是被宠坏的死小鬼，除了垃圾食物什么都不吃——”

“我说，既然你没本事管好小孩，那就——”

瑟莱斯特离开时，佩里正在和艾德聊高尔夫。佩里魅力全开，以闪亮洁白的笑容诱惑所有人，但他喝太多了，远超过平常的量，她看出他的情绪变化，几乎难以察觉，有如远洋油轮缓慢转弯，她看出他的下颌紧绷、双眼无神。

等他们回家时，刚才在车上伤心自责、哭哭啼啼的人将会消失。她很清楚他的思想如何扭曲转向，有如古木盘根。通常经过昨天那种“严重争吵”，她可以平安无事几个星期，然而她租的公寓被发现了，对佩里而言那是对他的背叛、不尊重、羞辱，她隐瞒这么大的秘密。今晚结束时，他会只记得她欺骗他，其他都无所谓。他只记得这个部分，仿佛他们的婚姻幸福美满，但妻子却做出神秘诡异的行为——暗中精心策划离开他。所以，无论发生什么事都是她咎由自取。

占据礼堂一侧的大阳台上没有任何人，雨还没停，虽然阳台有屋檐，但风将水雾吹进来，地上的瓷砖又湿又滑。

“好像不该来这里。”瑟莱斯特说。

“不会，这里很好，”简说，“里面太吵，干杯。”

她和瑟莱斯特碰一下杯子，两人举杯喝了一口。

“这种鸡尾酒好喝到疯狂。”简说。

“简直夸张。”瑟莱斯特附和，她手上这杯是第三杯。她的所有感受都舒舒服服包裹在蓬松棉花里——包括怦怦悸动的恐惧。

简深吸一口气：“雨好像终于快停了，好好闻的味道，咸咸的又很清新。”她走到阳台边沿，一手放在潮湿的栏杆上，眺望雨夜天空，她似乎喜不自胜。

瑟莱斯特只觉得潮湿黏腻。

“我有件事要告诉你。”瑟莱斯特说。

简微笑：“哦？”

瑟莱斯特发现她涂了大红色口红，玛德琳一定开心死了。

“今晚出门之前，乔希跑来告诉我，欺负艾玛贝拉的人是麦克斯，不是基吉，我震惊极了。对不起，真的非常非常对不起。”她抬起头，看到哈珀往阳台走来，一路翻皮包。哈珀朝她们的方向一瞥，急忙快步往另一头走去，以免被误会偷听，她拿出一根烟点燃。

“我知道。”简说。

“你知道？”瑟莱斯特后退一步，差点滑倒。

“基吉昨天告诉我了，”简说，“应该是艾玛贝拉告诉他，然后要他保密。不用放在心上，没关系。”

“当然有关系！你得忍受那个恶劣的请愿，还有像她那种人——”瑟莱斯特朝哈珀的方向一撇头，“基吉也很可怜，家长禁止小朋友和他玩。今天晚上我就会告诉雷娜塔、巴恩斯老师和校长，我会告诉所有人，我甚至会公开宣布：你们找错孩子了。”

“不必啦，”简说，“没关系，问题自然会解决。”

“真的非常对不起。”瑟莱斯特再次道歉，她的声音发抖，她想到了萨克森·班克斯。

“嘿！”简按住瑟莱斯特的手臂，“没关系啦，问题自然会解决，不是你的错。”

“对，但也可以说是我的错。”瑟莱斯特说。

“没有这回事。”简坚定地说。

“我们可以过去吗？”

玻璃门开了，是奈森和邦妮。邦妮的打扮像平常一样，奈森的服装与佩里相同，只是没那么昂贵，他将黑色假发摘下来套在拳头上转动，仿佛操纵木偶。

瑟莱斯特知道，身为玛德琳的好友，她有义务讨厌奈森和邦妮，然而有时候真的很难。他们两个感觉都很善良，很好说话，而斯凯是那么娇小可爱。

噢，老天。

她忘记了，乔希说过麦克斯“又”把斯凯推下楼，他换了欺负对象，她不能沉默。

“今天晚上我发现我儿子麦克斯一直在欺负班上的女生，他好像曾经把你们的女儿推下楼梯，呃，不止一次，”她对他们说，她感觉脸颊发烫，“很抱歉，我刚刚才——”

“没关系，”邦妮沉着地说，“斯凯已经告诉我了，我们研究过策略，万一再发生她就知道怎么应付了。”

策略，瑟莱斯特茫然地想。她的语气好像苏西，仿佛斯凯是家暴受害者。她看到哈珀在潮湿的栏杆上捻熄香烟，用面纸将烟蒂仔细包好，接着快步回到会场，目光始终没有转向他们这边。

“今天我们发邮件通知巴恩斯老师了，”奈森严肃地说，“希望你不会介意，斯凯极度害羞，她没办法坚定抗拒，所以我们希望巴恩斯老师多留意一点。学校的方针好像是这样吧？交给老师处理，我们绝不会主动找你谈这件事。”

“噢！”瑟莱斯特说，“非常感谢，我要再次道歉，非常对不起——”

“不用道歉！老天！他们只是小朋友，”奈森说，“他们得学习这一类的事情，不能欺负同学、要保护自己，如何表现得像大人。”

“表现得像大人。”瑟莱斯特重复，声音有些颤抖。

“当然啦，我自己也还在学。”奈森说。

“这是他们情绪与精神成长必经的过程。”邦妮说。

“有一本这方面的书籍，对吧？”简说，“书里好像说一个人一生必须懂的一切都在幼儿园学过了：不要欺负人、游戏时要有风度、分享玩具。”

“分享就是关怀。”奈森说出老师常教小朋友的话，所有人都笑了。

* * *

侦探艾德里安·昆兰：事发当时在阳台上一共有八个人，包括死者在内。我们知道是哪些人，他们心里有数，也知道自己目击了什么，证

人最重大的责任便是说出实情。

75

一对二年级家长大聊浴室翻修，玛德琳脱不了身。她非常喜欢这对家长，她刚才和那个妈妈聊一片式洋装聊得不亦乐乎，她老公一定闷死了，现在终于轮到可怜的男人说话，玛德琳自认有义务听下去。

问题在于，她对浴室翻修真的毫无概念。眼看只剩三片瓷砖就能贴完，却在这个节骨眼上没有瓷砖了，虽然她知道非常恼人，但最后一定顺利解决了。更何况，她看到瑟莱斯特和简在阳台上和奈森夫妇有说有笑，她无法接受，瑟莱斯特和简是她的朋友。

她四下寻找有没有人能接替她的位子，看到萨曼莎便拉了过来。她老公是水电工，她一定对浴室翻修有兴趣。“快来听听他们的故事！”她说，“你能想象吗？他们……呃，瓷砖不够用。”

“噢，不会吧！我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萨曼莎说。

中奖了！萨曼莎非常专注地聆听，等不及要分享她的浴室翻修惨剧。老天爷，怎么会有人觉得浴室翻修比一片式洋装有趣？玛德琳想不通。

她在人群中前进，经过四个金波波头，她们靠得很近，肯定在说见不得人的八卦，她停下来听。

“那个法国保姆！那个长相怪怪的女生。”

“雷娜塔不是开除她了吗？”

“对，因为艾玛贝拉被那个叫基吉的小孩欺负，但她完全没发现。”

“对了，请愿的事怎样了？”

“星期一就要送去给校长。”

“你有没有看到他妈妈今天晚上的样子？她剪头发了，她一脸轻松愉快，好像没有半点烦恼。假使我家小孩是恶霸，我一定没脸出门，我会待在家里陪孩子，因为他显然缺乏关注。”

“他需要的是好好修理一顿。”

“听说他长头虱，昨天他妈妈竟然还带他去学校。”

“学校竟然放任霸凌行为持续那么久，我真是不敢相信。在这种年代，有那么多关于霸凌的信息——”

“好啦、好啦，重点是，雷娜塔的保姆和杰夫有一腿。”

“她怎么会想和杰夫在一起？”

“这是事实。”

玛德琳为简感到愤慨不平，虽然很奇怪，但她也为雷娜塔感到愤慨不平，虽然说雷娜塔八成赞同请愿。

“你们这些人差劲透顶，”她高声说。那一群金波波头抬起视线，嘴巴和眼睛都因为惊愕而张成椭圆形，“非常非常差劲。”

她继续往前走，不等她们响应。她打开门走出阳台，却发现雷娜塔在她身后。

“只是出来透透气，”雷娜塔说，“里面有点闷。”

“嗯，”玛德琳说，“雨好像停了。”她们一起走进夜色中。“对了，车子的事，我已经联络保险公司了。”

雷娜塔做个苦脸：“对不起，昨天我不该大吵大闹。”

“对不起，我不该撞上你的车，我忙着骂阿比盖尔。”

“我吓了一跳，”雷娜塔说，“我受到惊吓的时候会乱发脾气，这

是我的缺点。”她们一起走向聚集在栏杆旁的那群人。

“是哦？”玛德琳说，“真是太可怕了，本人生性宁静恬淡。”

雷娜塔嗤笑一声。

“玛蒂！”奈森说，“今晚一直没看到你，你好吗？听说我老婆不小心把酒洒在你的衣服上。”

他绝对也有一点醉了，玛德琳想。通常在她面前提起邦妮时，他不会用“我老婆”这个词。

“幸好酒是粉红色的，很搭我的衣服。”玛德琳说。

“女儿的小闹剧终于落幕了，我正在庆祝呢，”奈森说，“我要敬南达科他州的赖瑞·费资杰罗一杯。”他举起酒杯。

“嗯哼，”玛德琳看着瑟莱斯特说，“我有种奇怪的感觉，‘赖瑞·费资杰罗’说不定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哦？”奈森说，“什么意思？”

“你们在说阿比盖尔网站的事吗？”瑟莱斯特说，“她已经关闭了吗？”

她的语气十分正常，玛德琳想，这样反而证实有鬼。瑟莱斯特平常总是闪烁其词，仿佛想隐瞒什么，现在她彻底冷静镇定，迎视玛德琳的目光。一般人说谎时会回避视线接触，但瑟莱斯特说谎时会刻意看着对方的眼睛。

“你就是南达科他州的赖瑞·费资杰罗，对吧？”玛德琳对瑟莱斯特说，“我就知道！呃，其实我也不太确定，不过我有种感觉，这件事未免太顺利。”

“我完全不懂你在说什么。”瑟莱斯特平淡地说。

奈森转向瑟莱斯特：“你捐了五十万元给国际特赦组织？为了帮助

我们？老天。”

“你真的没必要那么做，”玛德琳说，“真的没必要，我们怎么还得起？”

“老天，”雷娜塔说，“究竟怎么回事？”

“我不懂你们在说什么，”瑟莱斯特对玛德琳说，“但是，不要忘记那天在游泳池你救了麦克斯一命，那才是真正还不起的恩情。”

会场传来喧嚣吵闹。

“发生什么事了？”奈森说。

“噢，我刚才小小放了一把火，”雷娜塔浅笑着说，“爱上保姆的不止我老公一个，朱丽叶在毕利威忙得不可开交。法国人怎么说来着？脚踏多条船（Polyamour），我发现她对特定类型的男人情有独钟，或者该说是特定类型的银行账户。”

“雷娜塔，”瑟莱斯特说，“今天晚上我发现——”

“别说。”简说。

“欺负艾玛贝拉的人，其实是我儿子麦克斯。”瑟莱斯特说。

“你儿子？”雷娜塔说，“你确定？迎新日那天艾玛贝拉说是基吉。”

“我十分确定，”瑟莱斯特说，“她那天只是随便指一个人，因为她怕麦克斯。”

“可是——”雷娜塔的脑袋似乎转不过来，“你确定？”

“我十分确定，”瑟莱斯特说，“对不起。”

雷娜塔捂住嘴巴。“办生日派对的时候，艾玛贝拉叫我不要邀请双胞胎，”她说，“她吵得很厉害，但我不理她，我以为她只是任性。”

她望着简，简毫不闪躲地看回去。今晚她真的好美，玛德琳满意地想，她不停嚼口香糖的毛病也改了，应该是这几个星期发生的事，但玛德琳现在才发现。

“我欠你一个很大的道歉。”雷娜塔说。

“没错。”简说。

“还有基吉，”雷娜塔说，“我必须向你们母子道歉，对不起。我会——哎，我不知道该怎么做。”

“我接受，”简举杯，“我接受你的道歉。”

玻璃门再次打开，艾德与佩里来了。

“里头场面有点失控，”墙边有一排高凳，艾德搬了几张过去，“坐下会舒服一点。嗨，雷娜塔。对不起，我老婆昨天踩油门太用力。”

佩里也搬了几张高凳过去。

“佩里，很高兴在国内见到你。”雷娜塔说。

玛德琳发现她对佩里的态度没有那么殷勤了，大概是因为知道他儿子一直在欺负她女儿。事实上，她的语气有点冲。

“谢谢，雷娜塔，我也很高兴见到你。”

奈森伸出一只手：“你是佩里，对吧？我们好像没见过，我是奈森。我刚刚才发现我们似乎欠你一个大恩情。”

“是吗？”佩里说，“怎么说？”

噢，老天，奈森，快闭嘴！玛德琳心想。他不知道，她敢说他绝对不知道。

“佩里，这位是邦妮，”瑟莱斯特抢着说，“这是简，基吉的妈妈。”

玛德琳对上瑟莱斯特的双眼，她知道她们都想到佩里的表哥。这个秘密悬在两人之间，有如无形的邪恶云雾。

“幸会。”佩里和他们握手，然后以高雅的仪态请女士坐下。

“你们夫妻捐了五十万元给国际特赦组织，帮我们女儿解决了一个大麻烦。”奈森急急忙忙说。他一直将猫王假发拿在手上转，这时假发突然飞出阳台消失在夜空中。“噢，可恶！”他倚着栏杆探头望，“这下租道具的押金拿不回来了。”

佩里也摘下黑色假发：“戴久了确实有点痒。”他用手指拨拨头发，凌乱的感觉有些孩子气，他坐在一张高凳上，背对栏杆。坐在高凳上的他显得非常高大，身后的整片夜空如同布景，满月有如神奇的黄金圆盘，由上方照亮云朵。不知不觉间，他们围着佩里形成一个半圆，仿佛他是这群人的领袖。

“捐款五十万元是怎么回事？”他说，“又是我老婆的秘密？虽然看不出来，但我老婆可是有一堆秘密的喔。非常神秘，看看她的笑容，像不像蒙娜丽莎？”

玛德琳看向瑟莱斯特，她坐在高凳上，长腿交叠，双手互握放在腿上。她一动也不动，有如石块雕出的美女像。她稍微侧身，视线往佩里的反方向看。她有呼吸吗？她没事吗？玛德琳觉得心跳加快，真相昭然欲揭，一片片拼图形成全貌，回答了连她自己也没察觉的疑问。

完美的婚姻，完美的人生，但瑟莱斯特总是那么慌张，总是有点仓皇、有点神经质，为什么会这样？

“除此之外，她似乎以为我们有花不完的钱，”佩里说，“她自己一毛也没赚，不过倒是很会花。”

“喂，适可而止。”雷娜塔很不客气，好像在教训小孩。

“我们之前见过。”简对佩里说。

除了玛德琳，其他人没有听见。所有人都坐在高凳上，只有简还站着，相形之下她显得特别矮小，像个小朋友对佩里说话，必须抬高头，她的眼睛瞪得很大。

她清清嗓子，重复一次：“我们之前见过。”

佩里瞥她一眼。“真的？你确定？”他展现出迷人的笑容，“抱歉，我没有印象。”

“我确定，”简说，“那时候你的名字是萨克森·班克斯。”

76

一开始他的表情很温和，有种“肯定认错人了”的客套。他不认得她，完全不晓得她是哪根葱！在这个最不恰当的时机，她脑海冒出这么一句俏皮话，她妈妈一定会这么说。

然而，当她说出“萨克森·班克斯”时，他的脸上闪过顿悟，并非因为认出她，他依然不晓得她是谁，甚至懒得翻找出相关的记忆，而是因为他猜出她大概是什么人、代表什么意义，像她这样的女人应该有很多。

他用假名，她从来没想过他会那么做。她似乎认定即使人格造假、感情造假，名字不可能造假。

“我一直在想，说不定有一天会遇到你。”简对他说。

“佩里？”瑟莱斯特说。

* * *

佩里转向瑟莱斯特。

他的表情又变得一片空白，就像刚才在车上那样，仿佛有什么东西被撕掉了。自从读书会那天玛德琳提起萨克森的名字，瑟莱斯特心中一直有个东西隐隐骚动，孩子出生之前的一段记忆，那时佩里还没有对她动过手。

现在那段记忆浮现，清清楚楚，仿佛一直在那里等她撷取。

那是在佩里亲戚的婚礼上，萨克森和佩里开车回教堂帮爱伦妮拿手机那次。她们坐在一张圆桌旁，浆挺的雪白桌布，椅子上系着超大蝴蝶

结，酒杯映着灯光。萨克森和佩里在说故事，他们的郊区童年往事：自制草地卡丁车，萨克森在学校阻止恶霸欺负佩里。有一次佩里在希腊人开的炸鱼薯条店偷了一只香蕉棒冰，老板是个恐怖的希腊大块头，他用粗壮大手揪住他的领口，逼问他的名字，佩里说“萨克森·班克斯”。

老板打电话给萨克森的妈妈说：“你儿子偷我店里的东西。”

萨克森的妈妈回答：“我儿子在家。”然后挂断电话。

好好笑、好大胆，他们啜饮香槟笑不停。

“那没有任何意义。”佩里对瑟莱斯特说。

她的耳朵里有种空洞的喧嚣，仿佛沉在很深的水里。

* * *

简看着佩里转身注视妻子，立刻把她抛在脑后，甚至完全没有记起她或认出她的样子。对他而言她从不曾真正存在，她无足轻重。他的妻子是大美女，而她就像A片，她就像他在饭店看的A片，只是没有出现在账单上；她是网络上的A片，任何怪癖都能得到满足。你的癖好是羞辱肥女孩？输入信用卡号码然后点选。

“我之所以搬到毕利威就是因为这个，”简说，“因为你可能住在这里。”

球形玻璃电梯，安静昏暗的饭店房间。

她记得她在房间里随意、愉快地四处张望，想找出证据，进一步证明他确实是个好人，确实有钱又有格调，这次一夜情确实是美妙奢华的体验。但他没有太多私人物品，一台合上的笔记本电脑，过夜用行李袋竖立在角落。电脑旁边有一张房地产广告。豪宅出售，那是一张海景图片，适合全家大小的豪宅，俯瞰毕利威半岛绝美景色。

“你要买这栋房子？”她问。

“有可能。”他帮她倒香槟。

“你有小孩吗？”她的语气随便又愚蠢，“这栋房子很适合小朋友。”她从来没问过他有没有老婆。因为没有戒指，他没戴戒指。

“现在没有，”他说，“但迟早会有，我想要小孩。”

她在他脸上看到忧愁悲伤与焦急渴望，白痴又无知的她，自以为明白其中的意义。他刚经历分手，他像她一样，正在治疗情伤，他非常想找到合适的对象成家，当他带着迷死人的笑容送上香槟，她甚至蠢到以为说不定她就是他在寻找的女人。毕竟世上什么奇怪的事都会发生。

没想到还真的是什么奇怪的事都会发生。

接下来几年，“毕利威半岛”这个词总能让她心头一震，无论是在交谈中听到，或在报刊中读到，她都会改变话题，匆匆翻页。

有一天，她莫名其妙做出截然相反的事。她告诉基吉要带他去海边玩，他们开车去到美不胜收的毕利威半岛，一路上她努力假装根本不记得那张房地产广告，但其实她记得，一次又一次想起。

他们在沙滩上玩耍，基吉身后有个男人正准备下水冲浪，他笑得灿烂，露出一口白牙。她拉长耳朵，希望听到他妻子叫他“萨克森”。

她究竟想要什么？

复仇？认罪？让他看看现在她多瘦？打他、揍他、报警抓他？当时她愚昧地说“拜拜”，所以现在要来说出应该说的话？让他明白他并没有甩脱这段过去，尽管事实上他早已脱身？

她希望他看看基吉。

她希望他赞赏他的孩子，这个可爱、严肃又认真的小男孩。

毫无道理，这种想法非常愚蠢、奇怪、诡异，大错特错，她无法承认自己有这种念头，有时候甚至彻底否认。

根本行不通，他怎么可能突然间神奇地冒出父爱？“噢，嗨，你好！记得我吗？我生了个儿子，他在这里。不、不，我当然没有要你承认的意思，我只是希望你能站在这里为他赞叹一下。他爱吃南瓜，从小就是这样，很不可思议吧？怎么会有小孩喜欢吃南瓜？他虽然害羞但很勇敢，平衡感非常好。知道了吧？你是个烂人、变态，我恨你，可是请花一点时间看看你儿子，是不是非常奇妙？十分钟的丑恶暴行竟然创造出这么完美的孩子。”

她告诉自己她只是带基吉去毕利威半岛玩一天，结果刚好看到公寓出租的告示，“临时起意”决定搬来这里。她太拼命假装，最后连自己都差点相信了，几个月过去了，萨克森·班克斯住在这里的概率越来越低，最后借口变成真正的理由，她不再寻找他。

告诉玛德琳那晚萨克森在饭店对她所做的事情时，简甚至没有想到该说出她之所以搬来毕利威，一部分原因是为了找他，那太匪夷所思，太尴尬丢脸了。“你想要遇见他？”简该如何解释？她想见他，但也不想。总之，她已经忘记那张房地产广告了，她真的只是临时起意搬来毕利威。

萨克森显然不住在这里。

然而，现在他就在眼前，还是瑟莱斯特的丈夫。遇到她时，他一定已经和瑟莱斯特结婚了。

有一天散步的时候，瑟莱斯特告诉简，他们夫妻遭遇过很多困难，好不容易才有了双胞胎。所以当她提起孩子时他一脸忧伤，原来是因为这样。

晚风清凉，但简因为屈辱而满脸发烫。

* * *

“那没有任何意义。”佩里再次对瑟莱斯特说。

“对她而言很有意义。”瑟莱斯特说。

他耸肩的动作令她无法忍受，那个轻微到几乎难以察觉的耸肩，仿佛在说：“谁在乎她？”他认定问题在于他出轨，他认定只是偷吃被抓到，很多公司高层都会趁出差的时候玩玩一夜情，没有什么，他认定这件事与简无关。

“我以为你——”她说不下去了。

她以为他是好人，她以为他本性善良，只是脾气坏，她以为他的暴力行为很私密、很个人，只存在于他们夫妻之间，她以为他做不出随意施暴的行为。他对服务生总是很客气，即使对方再笨拙他也不会责难，她以为自己了解他。

“这件事回家再谈，”佩里说，“不要丢人现眼。”

“你看都不看她，”瑟莱斯特喃喃，“你甚至不看她一眼。”

她将手中的半杯香槟鸡尾酒往他脸上泼。

* * *

他满脸都是酒。

佩里立刻举起右手，出于直觉，姿势优美，仿佛运动员准备接球，但他没有接任何东西。

他反手打向瑟莱斯特。

他的手熟练地划出完美的残忍弧线，她的头往后仰，整个身体飞出去，以笨拙的动作重重侧身摔在阳台地上。

玛德琳肺里的空气瞬间跑光。

艾德跳起来，因为动作太快，凳子翻倒：“喂！喂，搞什么！”

玛德琳冲到瑟莱斯特身边跪下：“我的天，我的天，你没事——”

“我很好，”瑟莱斯特一手捂着脸半坐起来，“我完全没事。”

玛德琳回头看向阳台上的那一小群人。

艾德站着，大大张开双臂，一只手掌立起，示意要佩里住手，其他人围在瑟莱斯特前面保护她。

简的酒杯脱手落地，在脚边砸得粉碎。

雷娜塔慌张翻皮包。“我要报警，”她说，“我现在就打电话报警，这是暴力伤害，我目击你对妻子施暴。”

奈森抓住邦妮的手肘，玛德琳看到她用力甩开。她激动无比，仿佛内心着了火。

“这绝不是第一次。”她对佩里说。

佩里不理睬邦妮，他注视着雷娜塔，她将手机贴在耳边。“好了，不要小题大做。”他说。

“就是因为你这样，你儿子才会欺负小女生。”邦妮的语气透着强悍，很像稍早玛德琳听到的那种感觉，但这次更加明显。这样的她很……哎，这样的她很像来自“不好的那一区”，玛德琳的妈妈一定会这么说。

这样的她好像会酗酒、吸烟、打架，这样的她很真实。听到邦妮口中发出这样粗粝愤怒的声音，令人感到莫名欣喜。

“因为他看到你的所作所为，你的儿子看到你的行为，对不对？”

佩里叹息一声：“听好了，我不懂你想暗示什么，我的孩子什么都没看到。”

“你的孩子绝对看到了！”邦妮怒吼，她气愤到整张脸变形，“我们会看到！妈的，我们会看到！”

她推他一把，两只小手按住他的胸口。

他往后跌落。

77

假使佩里矮个几寸。

假使栏杆高个几寸。

假使高凳的角度稍有不同。

假使没有下雨。

假使他没有喝酒。

后来，玛德琳不停想着有那么多因素会造成不同的结果。

但事情已经发生了。

* * *

邦妮对佩里怒吼时，瑟莱斯特看到他的表情——淡淡揶揄，就像瑟莱斯特对他发脾气时那样。他喜欢女人对他发脾气，他喜欢她们的反应，他觉得那样很可爱。

她看到他伸出一只手想抓栏杆却滑掉。

她看到他往后翻倒，双腿高举，像在床上和儿子玩耍的动作。

然后他无声无息地消失了。

他刚才坐着的地方，只剩一张空凳子。

* * *

事情发生得太快，简因为受惊而头脑空白。她努力想理解眼前的

事，同时察觉到会场里发生动乱，大吼大叫、乒乒乓乓。

“老天爷！”艾德靠在栏杆上，双手抓着边沿探头往下看，他的金色猫王蝴蝶袖在身后张开，有如傻气的小翅膀。

邦妮蹲在地上，整个人蜷成一团，双手紧扣脑后，仿佛等候炸弹引爆。

“不、不、不、不。”奈森踩着焦急的小碎步，在妻子身边绕来绕去，弯腰抚摩她的背，然后站直身按住两边太阳穴。

艾德转过身：“我下去看看——”

“艾德！”雷娜塔说。她拿着手机的手放下垂在身旁，眼镜反射阳台灯光。

“叫救护车！”艾德大喊。

“好，马上，”雷娜塔说，“我会打电话，可是，呃……我没有看到事发经过，我没有看到他是怎么跌下去的。”

“什么？”艾德说。

玛德琳依然跪在瑟莱斯特身边，简看到玛德琳的视线越过艾德，直视前夫。因为之前戴假发，奈森的头发被汗水浸湿黏在额头上，他抬头看着玛德琳，眼中充满慌乱与哀求。玛德琳回头看瑟莱斯特，她呆望刚才佩里坐着的地方，表情紧张得快要发狂。

“我也没看到。”玛德琳说。

“玛德琳，”艾德愤愤拽着身上的道具服，仿佛想扯掉，金粉脱落，他的手掌被染成金色，“不要——”

“我刚好转头看另一个方向，”玛德琳的声音变得比较有中气，她站起来，抓着包放在身前，背脊挺直，下巴昂起，好似准备走进豪华舞会，“我在看会场里面，我没看见。”

简清清嗓子。

她想起萨克森——佩里刚才说“那没有任何意义”。她看到邦妮瑟缩在翻倒的高凳旁，原本有如滚烫液体的愤怒瞬间冷却凝结，化为强势坚定的东西。

“我也一样，”她说，“我什么都没有看到。”

“不要闹了，”艾德看看她，又看看玛德琳，“你们全都不要闹了。”

瑟莱斯特抓住玛德琳的手，撑起身体优美地站起来。她整理好衣服，一手按住脸上刚才被佩里打的地方，看着蜷成一团的邦妮。

“我也没有看见。”她的语气很平淡，几乎像在闲话家常。

“瑟莱斯特。”艾德的脸一垮，仿佛极为惊恐。他用力按住两边太阳穴，然后颓然放下，他的前额被染上金色。

瑟莱斯特走向栏杆，双手抓住它，而后回头看着雷娜塔说：“打电话叫救护车。”

然后她开始尖叫。

这么多年的伪装并没有白费，瑟莱斯特的演技十分出色。

但一想到孩子，她的惊恐再也不是演出来的。

* * *

斯图：在这个阶段，场面一发不可收拾。两个大男人为了一个法国小姐打起来，接着有个莫名其妙的疯子来找碴，只因为我说他老婆连在窑子里都当不成婊子，他好像觉得我侮辱她的名誉还是怎样。老天，刘易斯，那只是一句俗话而已。

西娅：确实，关于标准化测验的争论有点太激动。我有四个孩子，

所以我敢说在这方面我相当专业。

哈珀：西娅大吼大骂，活像个泼妇。

乔纳森：我和几个四年级的家长在一起，我们争论那份请愿书在法律与道德上是否站得住脚。我们越说越大声，好像有人出手推人。听着，做出这种行为我也觉得脸上无光。

杰吉：相较之下，恶意收购战不算什么。

加布里埃尔：那时候我真的饿到想吃人了，凯萝好像很美味。

凯萝：我在整理厨房，突然听到能让血液凝结的恐怖尖叫。

萨曼莎：艾德冲向楼梯，一路大叫着“佩里·怀特跌下阳台”，我转头一看，两个五年级爸爸扭打着摔出门外。

* * *

“发生了一起意外。”雷娜塔对手机说。因为瑟莱斯特的尖叫太大声，她得塞住另一只耳朵才能听见对方说话。“有人跌落阳台。”

“是他吗？”玛德琳抓着简的手臂将她拉过去，“是佩里对你……”

简望着玛德琳完美的粉红唇峰，两个完美的尖角。“你觉得他——”

她没机会说完，因为这时两个扭打的人闯了进来，他们穿着相同的白色缎面猫王装，双手紧紧扣住对方的背，看起来仿佛激情拥抱。他们撞上简与玛德琳，她们一左一右飞了出去。

简伸出手保护身体，她侧身落地时听到一下清脆声响，肩膀周围感觉非常不对劲。

简的脸颊贴着阳台的潮湿地砖。

瑟莱斯特不断尖叫，夹杂着远处救护车的鸣笛声，以及邦妮的啜泣。简的口中有血腥味，她闭上双眼。

噢，大灾难。

* * *

邦妮：打架的人由会场打到阳台上，撞到可怜的玛德琳和简，所以她们才会受伤，伤势相当严重。我没有看到佩里·怀特跌落的经过。我……莎拉，可以失陪一下吗？等一下，你叫莎拉对吧？不是苏珊，我的脑袋忽然一片空白。抱歉，莎拉。莎拉，真好听的名字，我记得好像是“公主”的意思。莎拉，抱歉，我得去接女儿放学了。

78

猜谜晚会翌日上午

侦探艾德里安·昆兰：我们正在征求当晚的监视器画面、照片以及手机摄影片段。不用说，等搜证完毕我们也会研究鉴识报告。目前我们正在一一约谈当晚与会的一百三十二位家长。不用担心，我们绝对会查出事发真相，甚至不惜将所有人诉上法庭。

* * *

“我恐怕办不到。”艾德轻声说。他坐在玛德琳病床旁的椅子上，她住单人病房，但艾德不停紧张地回头张望，一脸晕船的模样。

“我没有要求你做任何事，”玛德琳说，“如果你想告密，就说吧。”

“告密？真是的，”艾德翻白眼，“这又不是向老师打小报告！这是违法行为，这是做伪证——你没事吧？会痛吗？”

玛德琳闭上眼睛做个苦脸，她的脚踝骨折了。那两个五年级爸爸撞上她和简，一开始她以为自己不会摔倒，但还是发生了，感觉像慢动作播放，因为地板湿滑，她的一条腿滑向另一条后面，有如高难度舞步，受伤的还是平常没问题的那只脚踝，不是经常扭伤的那一只。昨晚她躺在湿答答的阳台地板上，感觉像过了好几个小时，脚踝痛得要命，瑟莱斯特没完没了的刺耳尖叫，邦妮啜泣，奈森骂脏话，简满脸是血侧身倒在地上，雷娜塔对打架的五年级爸爸大吼：“拜托你们成熟点！”

玛德琳今天下午要动手术，接下来六周她都得打石膏，然后还要做

复健，她恐怕很长一段时间不能穿细高跟鞋了。

进医院的不止她一个，据玛德琳所知，猜谜晚会过后，今天早上统计出的伤势清单如下：一只脚踝骨折——玛德琳的贡献；一根锁骨骨折——可怜的简；一根鼻梁骨折——雷娜塔的老公杰夫，这样算便宜他了；三根肋骨裂伤——哈珀的丈夫，他和法国保姆也有一腿；另外还有三只眼睛挂黑轮，两处严重割伤需要缝线，以及九十四个痛到快裂开的脑袋。

外加一人死亡。

昨晚的一幕幕在玛德琳脑中高速回旋，有如失控的旋转木马。简站在佩里面前，鲜红的嘴唇说出：“那时候你的名字叫萨克森·班克斯。”

一开始玛德琳以为她认错人了，佩里大概和表哥长得很像，直到佩里说出：“那件事毫无意义。”

然后是瑟莱斯特挨打之后的表情，完全没有讶异，只有难为情。

她是这么愚蠢迟钝、自私自利，身为朋友怎么会没看出那么严重的问题？即使瑟莱斯特没有黑眼圈和嘴唇裂伤，也不代表毫无迹象，只要认真观察一定能发现。瑟莱斯特有没有尝试对她说出心事？玛德琳八成滔滔不绝聊眼霜之类肤浅的玩意，导致她没有机会开口，搞不好她还打断她的话！艾德每次都会纠正她的这个毛病，他会举起一只手说：“让我讲完。”那么简单的一句话：佩里打我，只要短短三秒钟就能说完，但玛德琳竟然从不给她机会。瑟莱斯特总是安安静静听玛德琳没完没了地抱怨，她有多讨厌那个幼儿足球比赛筹办人，她有多担心阿比盖尔向生父靠拢。

“今天她送素食千层面来我们家。”艾德说。

“谁？”玛德琳问，懊悔令她晕眩。

“邦妮！真是够了，邦妮，我们说谎保护的人。她好奇怪，表现得那么正常，像没事一样，她完全是个疯子。今天早上她已经和记者谈过了，她说‘她叫莎拉，人很和善’，天晓得她讲了什么。”

“那只是意外。”玛德琳说。

她回想起邦妮对佩里吼叫的表情，整张脸都变形了，以及她那粗粝的奇怪声音。我们会看到！妈的，我们会看到！

“我知道只是意外，”艾德说，“既然如此，为什么不能实话实说？为什么不能告诉警方真实的经过？我不懂，你根本不喜欢她。”

“那与这件事无关。”玛德琳说。

“都是雷娜塔起的头，”艾德说，“大家跟着起哄，说‘我没看到、我没看到’，那时候连他的死活都还不确定呢，我们已经在策划包庇了！老天，雷娜塔真的认识邦妮吗？”

玛德琳大概理解雷娜塔为何那么说，因为佩里对瑟莱斯特不忠，就像杰夫对雷娜塔一样。佩里说出“那件事毫无意义”的时候，玛德琳看到雷娜塔的表情，那一瞬间，雷娜塔可能也很想把佩里推落阳台，只是邦妮抢先一步。

若非雷娜塔说出“我没有看到他是怎么跌下去的”，玛德琳绝不会那么快想到邦妮将面临的后果，但雷娜塔一说出那句话，玛德琳立刻想到邦妮的女儿。斯凯快速眨眼睛的动作，总是躲在妈妈身后的模样，没有比斯凯更需要妈妈的小孩。

“邦妮的女儿还很小。”玛德琳说。

“佩里的两个儿子也很小——那又怎样？”艾德望着病床上方，病房里只有一盏灯，在强烈灯光的照射下，他的脸显得憔悴枯槁，她能够看出他年老的模样，“玛德琳，我真的不确定是否能承受良心的谴责。”

他是第一个跑去看佩里的人，他亲眼看到他支离破碎、扭曲变形的躯体，这个人刚才还和他有说有笑，聊着高尔夫球的差点计算方式。她知道这个要求对他而言太沉重。

“佩里不是好人，”玛德琳说，“对简做那些事的人就是他，你还不懂吗？他是基吉的生父。”

“那与这件事无关。”艾德说。

“随你。”玛德琳说。艾德说得有道理，当然有道理，他总是很有道理，但有时候没道理的事反而正确。

“你认为她是蓄意杀害他吗？”她问。

“应该不是，”艾德说，“不过那又如何？我不是法官也不是陪审员，我没有资格——”

“你认为她会再次杀人吗？你认为她会危害社会吗？”

“不，我要再说一次——那又如何？”他看她一眼，眼神带着毫不虚假的苦恼，“我只是不认为我能对警察睁眼说瞎话，这毕竟是命案调查。”

“你不是已经对警察撒过谎了？”她知道昨晚来医院之前，他和警方简短谈过，那时校门前的接送区已经停了三辆救护车，她被抬上其中一辆。

“那不是正式的，”艾德说，“只是警官记录一些重点，我说——老天，我不太清楚自己说了什么，我醉了。我知道我没有提起邦妮，但我答应今天下午一点以目击证人的身份去警局正式做笔录。玛德琳，他们会摄影，会有两名警员坐在那里，看着我睁眼说瞎话，我得签宣誓书。这样一来，我会变成杀人从犯——”

“你们好。”奈森拿着一大束花快步走进病房，脸上挂着像明星一样的灿烂笑容，有如生涯规划讲师准备上台发表励志演说。

艾德跳起来：“老天爷，奈森，你吓得我少了半条命。”

“抱歉，老兄，”奈森说，“玛蒂，你还好吗？”

“我没事。”玛德琳说。她躺在床上，现任丈夫和前夫并肩站在旁边低头看她，这种感觉令人很不自在，诡异透顶，她希望他们两个都离开。

“送你的，真可怜，”奈森将花束往她腿上一扔，“听说你得撑拐杖一段时间。”

“对，呃——”

“阿比盖尔说她要搬回去帮忙。”

“噢，”玛德琳拨弄粉红花瓣，“噢，我会和她谈谈，我真的没事，她不必回来照顾我。”

“我觉得其实她很想搬回家，”奈森说，“只是想找个借口。”

玛德琳与艾德对看一眼，艾德耸肩。

“我一直很清楚新鲜感迟早会过去，”奈森说，“她想妈妈了，我们不是她真正的人生。”

“是哦？”

“好吧，我该走了。”艾德说。

“兄弟，可以等一下吗？”奈森问。他脸上灿烂乐观的笑容消失了，现在他感觉像车祸肇事者：“我想和你们两个谈谈——呃，昨晚的事。”

艾德一脸苦恼，但还是拉来一张椅子放在他的座位旁，以手势请奈森坐下。

“噢，谢谢，太感谢了，老兄。”奈森坐下时的表情充满感激，几乎有点可悲。

他一直没开口。

艾德清清嗓子。

奈森劈头就说：“邦妮的爸爸家暴，非常严重。他做过的那些事，我知道的应该还不到一半。受虐的不是邦妮，是她妈妈，但邦妮和她妹妹全都看见了，她们的童年十分辛苦。”

“我好像不应该——”

“我没有见过她爸爸，”奈森接着说，“我认识邦妮之前他就过世了，心脏病发。总之，心理医生诊断出邦妮有创伤后压力症候群。大部分的时候她都很正常，但她会做很可怕的噩梦，而且，呃……偶尔也会有状况不佳的时候。”

他的视线越过玛德琳，茫然望向后面的墙壁。他想着婚姻中的诸多秘密，眼神空洞，现在玛德琳才明白原来他们的婚姻也有复杂难题。

“你不必告诉我们这些。”玛德琳说。

“玛蒂，她是个好人。”奈森急迫地说。他没有看艾德，视线始终注视玛德琳。他想唤起他们的过往，他想唤起曾经的记忆与曾经的爱恋；即使他无情抛弃她，但此刻他希望她忘记怨恨，回想起那段没有对方会活不下去的日子，那段每天早上一醒来便傻笑对望的日子。虽然很疯狂，但她理解他的用意，他想请二十岁的玛德琳帮忙。

“她是非常棒的妈妈，”奈森说，“最好的妈妈，我可以保证，她无意让佩里跌下去，我猜大概是因为看到他那样打瑟莱斯特……”

“她一下子失常了。”玛德琳说。她看到佩里的手熟练挥出优美弧线，她听见邦妮粗粝的嗓音，让她惊觉世上有那么多层次不同的邪恶。一些比较小，如她常说的酸言酸语、不邀请特定的小朋友参加派对；一些比较大，如抛弃妻子与刚出生的婴儿、和保姆上床。还有一种是玛德琳不会体验过的，如饭店房间里的残酷侵犯、郊区住宅里的暴力行为、

幼小女孩被当成货物出售、毁坏天真的心灵。

“我知道你对我毫无亏欠，”奈森说，“因为阿比盖尔小时候我那样扔下你，那种行为完全不值得原谅——”

“奈森。”玛德琳打断他的话，虽然很疯狂、很不合常理，虽然她没有原谅他，也打算永远不原谅他；虽然她下半辈子都会继续被他气得发狂，有一天还会咬牙切齿看着他带阿比盖尔走红毯，但他是家人，她的家谱树上依然有属于他的位置。

她要如何解释才能让艾德明白？她不太喜欢邦妮，也无法理解她，但是在紧要关头，她随时可以为她撒谎，就像她可以不假思索为其他家人撒谎，艾德、孩子和她的妹妹。虽然很奇怪，虽然很不可思议，但说到底，邦妮也是她的家人。

“我们不会告诉警察，”玛德琳说，“我们没有看到事发经过，我们什么都没看到。”

艾德猛然将椅子往后一推站起来，头也不回地走出病房。

* * *

侦探艾德里安·昆兰：阳台上发生的事，有人隐瞒真相。

79

这位警官感觉像年轻的足球爸爸，但那双疲惫绿眸中有种看透一切的冷静。他坐在简的病床边，拿着笔的手悬在黄色拍纸簿上。

“我整理一下，当时你站在阳台上，但看着会场里面？”

“对，”简说，“因为里面非常喧哗，很多人在砸东西。”

“然后你听见瑟莱斯特·怀特尖叫？”

“好像是，”简说，“当时的场面太混乱，所有事情都搅在一起，再加上香槟鸡尾酒威力太强。”

“是，”警官叹息，“香槟鸡尾酒，很多人都提到过。”

“大家都很醉。”简说。

“以佩里·怀特的相对位置来看，你当时站在哪里？”

“呃，好像是在边上。”刚才护士来过，交代很快会有人来带她去照X光。她的父母带基吉赶来，目前还在路上。她看着病房门，希望快点有人进来，谁都好，让她不必继续谈下去。

“你和佩里的关系如何？你们是朋友吗？”

简想起他摘下假发的那一刻，他变成萨克森·班克斯。她始终没机会说出他有一个儿子，名字叫基吉，喜欢吃南瓜，她始终没有听到他道歉。她来毕利威的目的就是这个吗？想听他忏悔？她当真以为他会忏悔？

她闭上眼睛：“昨晚是我第一次见到他，才刚有人介绍我们认识，没多久他就出事了。”

“我认为你在说谎。”警官放下拍纸簿，他的语气突然改变，简惊得一缩。他的声音有如挥出的大槌，毫不留情，充满威势与力量：“你在说谎吗？”

80

“有人来看你。”瑟莱斯特的妈妈说。

瑟莱斯特坐在沙发上抬头看，双胞胎一左一右在她身边看卡通。她不想离开这个位子，儿子靠在身上的重量沉甸甸，舒适又温暖。

她不确定儿子们在想什么，听见噩耗时他们哭了，但她不确定是不是因为佩里答应带他们去潮池⁽¹⁾钓鱼，现在不可能去了。

“为什么爹地没有飞走？”乔希低声问，“他摔下阳台的时候为什么没有飞走？”

“我早就知道他不会飞，”麦克斯苦涩地说，“我早就知道只是他编的故事。”

她猜想此刻他们的小脑袋应该像她一样空白呆滞，只有缤纷闪烁的卡通人物感觉像真的。

“该不会又是记者吧？”她问。

“她的名字叫邦妮，她说是学校的家长，只想找你说几句话，她说很要紧，她还送了这个来，”她妈妈端起一个耐热锅，“她说是素食千层面。”她挑起一道眉，表达她对素食千层面的想法。

瑟莱斯特站起来，轻轻抱起儿子然后重新放回沙发上。他们小声喃喃抗议，但视线没有离开电视。

邦妮在客厅等候，她站在窗前望着大海，笔直的瑜伽站姿，金黄麻花辫垂落背脊中央。瑟莱斯特站在门口看了片刻，这个人害死了她的丈夫。

邦妮缓缓转身，露出忧伤的微笑：“瑟莱斯特。”

眼前这个人气质平和，肌肤仿佛会透光，实在很难想象她狂吼：“我们会看到！妈的，我们会看到！”很难想象她说粗话。

“谢谢你送来的千层面。”瑟莱斯特是真心感谢，很快家里就会挤满来哀悼的佩里家亲戚。

“呃，一点小心意不足挂齿——”邦妮的笑容消失，“我所做的事好像不是一句‘对不起’就能算了，但我需要亲自上门来道歉。”

“那只是意外，”瑟莱斯特淡淡地说，“你不是故意推他下去。”

“你的两个儿子，他们……？”邦妮问。

“他们大概还无法真正理解。”瑟莱斯特说。

“是啊，他们无法理解。”邦妮从嘴巴噓了一口气，绵长缓慢，仿佛在示范瑜伽呼吸法。

“我等一下要去警局，”邦妮说，“我要自首，说出真正的经过，你不必为我说谎掩盖。”

“昨晚我已经告诉他们，我没有看到——”

邦妮举起一只手：“他们会重新约谈证人做正式笔录，这次说实话就好。”

她再次缓缓深呼吸。“我原本打算说谎，我以前很有经验，所以说谎的功夫非常好。小时候我总是得说谎，对警察、社工，我得隐瞒很多大的秘密。今天早上我甚至接受记者访问，我没有露馅，可是后来，我也不知道，我去娘家接女儿，在家门口，我忽然想起最后一次看到爸爸打妈妈的经过。那时候我已经二十岁，是大人了。我回家探望，旧戏再度上演。妈不知道做了什么，我不记得了，可能他盘子里的番茄酱汁不够多，可能是她的笑声惹他讨厌，”邦妮直视瑟莱斯特，“你懂的。”

“我懂。”瑟莱斯特沙哑地说。她一手按住客厅沙发，佩里曾经在这里压住她的头。

“你知道我做了什么吗？我跑回小时候的房间，躲在床底下，”邦妮轻笑一声，似乎难以置信，“因为小时候我们姐妹总是躲在那里，我连想都没想，拔腿就跑。我趴在床底下，心脏狂跳，看着老旧的绿色地毯等事情过去，但我忽然醒悟过来：老天，我在做什么？我是大人了，竟然躲在床底下。于是我爬出来，打电话报警。”

邦妮将辫子拉到肩头前，重新调整尾端的橡皮圈：“我再也不要躲在床底下，我再也不要保密，我也不要别人帮我保密。”

她微笑着将辫子拨回背后：“总之，迟早会有人说真相，玛德琳和雷娜塔有办法对警察撒谎，但艾德办不到，简也一样，甚至连我可怜的老公也是，奈森很可能是这群人里最不会撒谎的一个。”

“我愿意为你撒谎，”瑟莱斯特说，“我很会说谎。”

“我知道，”邦妮的眼眸晶亮，“我想你的说谎功夫可能不亚于我。”

她上前一步，握住瑟莱斯特的手臂：“但现在你不必再说谎了。”

[\(1\)](#) 岩岸地形中易堆积海水的缝隙或凹洞，退潮时海水未完全排出，形成海洋生物聚集的地方，称为潮池。

81

邦妮要说实话。

这是瑟莱斯特发来的信息。

玛德琳手忙脚乱打给艾德，一定要在他做笔录之前联络上，这一刻他们夫妻的未来仿佛全赌在这上面。

铃声响了又响，太迟了。

“什么事？”他的语气很冲。

她松了一口气：“你在哪里？”

“我才刚停好车，正准备进警局。”

“邦妮要自首，”玛德琳说，“你不必为她说谎了。”

一片沉默。

“艾德？”她说，“你有没有听到？你可以说出目击的真实经过，你可以说实话。”

电话另一头好像传来哭声，他从来不哭。

“你一开始就不该要我说谎，”他粗声说，“这个要求太过分，这是为了他，你要我为你前夫做这种事。”

“我知道，”玛德琳也哭了，“对不起、对不起。”

“我本来打算要做。”

少来，亲爱的，她用手背抹去眼泪，心里如此想着，你会做才怪。

* * *

亲爱的基吉：

不知道你是否记得，幼儿园迎新日那天我对你有点凶。我以为你欺负我女儿，但现在我知道实情并非如此。希望你能原谅我，希望你妈妈也能原谅我，我对你们母子非常恶劣，我很抱歉。

我们要搬去伦敦了，艾玛贝拉要在出发前办一场告别派对，如果你愿意当特别嘉宾，我们会感到非常荣幸。派对主题是《星球大战》，艾玛贝拉要你带光剑来。

雷娜塔·克莱恩（艾玛贝拉的妈妈）

猜谜晚会后四周

“那个记者有没有要求访问你？”简问汤姆，“她好像访问过每个人。”

这是个美丽清澈的冷冽冬季上午，他们一起坐在蓝色蓝调外面的木栈道上。一个女人坐在店里靠窗的位子，她戴着单边耳机听录音笔里的内容，蹙眉将数据输入成文本文件。

“莎拉？”汤姆说，“有，我只是送她几个玛芬，然后告诉她我什么都不知道，希望她会在报道里提到我的玛芬。”

“猜谜晚会的隔天早上她就开始四处访问，”简说，“艾德认为她想出书，听说连邦妮在被起诉之前都接受过访问，她肯定搜集到一大堆资料。”

汤姆对记者挥挥手，她同样挥挥手，举起咖啡杯致意。

“我们走吧。”汤姆说。

他们要带三明治去海岬上吃早午餐，简因为锁骨骨折一直挂着吊带，昨天终于可以拿掉了，医生说 she 可以开始做些温和的运动。

“你确定玛吉应付得来？”简问，玛吉是汤姆唯一的兼职员工。

“当然，她煮的咖啡比我煮的还好喝。”

“才没有呢。”简展现忠诚。

他们走向上坡的阶梯，之前简和瑟莱斯特送小孩上学之后都会约在这里散步。她回想起瑟莱斯特有一次匆匆忙忙赶来，因为又迟到而慌乱

担忧，完全没察觉有个慢跑的中年男子为了回头看她而差点撞上一棵树。

葬礼之后，她几乎没见过瑟莱斯特。

葬礼最令人鼻酸的部分是那两个孩子，一头金发抹油侧分，穿着正式白衬衫与小小黑长裤，表情十分严肃。麦克斯写了一封信给爸爸，他放在棺木上。信封上写着“爹地”，不整齐的字体像虫在爬，旁边画了两个小人。

学校提供咨询，帮助幼儿园家长决定是否该让孩子参加葬礼。他们发了邮件给家长，内文链接到一位心理学家的文章：《是否该让小孩参加葬礼？》

不让孩子去的家长，暗中希望那些参加的孩子会做噩梦、人生留下一点点阴影，刚好足以影响他们的高中毕业资格成绩⁽¹⁾。让孩子去的家长则希望孩子学到由生到死的宝贵道理，在朋友难过的时候给予支持，或许这样的经历能让孩子更有“抵抗力”，让他们能够面对青春期的考验，降低自杀或药物上瘾的概率。

简让基吉去，一方面是因为他想去，另一方面则是因为那是他生父的葬礼，即使他不知情。生父的葬礼只有一次，错过就没了。

将来要告诉他吗？你记不记得小时候第一次参加葬礼的事？但他可能会附加上某种意义，寻找简终于明白不存在的东西。整整五年，她一直在寻找那一夜的意义却始终找不到，因为那只是一个已婚男子酒后乱性所做出的低劣行为，根本没有任何意义。

教堂挤满佩里的亲戚，他们一个个都无比哀伤。佩里的姐姐（基吉的姑姑，简这样告诉自己。她的位子在后排，与其他学生家长坐在一起，他们都和佩里不太熟）准备了一小段影片，缅怀佩里的一生。

影片制作非常专业，感觉有如真正的电影，影片中佩里的人生感觉是那么精彩、富裕、充实，远胜过在场的所有人。照片画质很清晰，他

婴儿时期是个金发胖宝宝，长大变成金发胖男孩，青春期突然变成美少年，然后是俊男新郎亲吻美女新娘，满脸自豪的爸爸一手抱着一个新生儿。此外还有许多短片，他抱着双胞胎跳舞、一起吹蜡烛、将双胞胎夹在腿间滑雪。

配乐旋律优美，与画面配合完美无瑕，制造出最令人感动的效果，影片播完时连几乎不认识佩里的学校家长都泣不成声，甚至有个人忘情鼓掌。

葬礼之后，简不停回想起那部影片。佩里怎么看都像个好人、好丈夫、好爸爸。在饭店房间的那段记忆、在学校阳台上他对瑟莱斯特随意施暴的记忆，相形之下显得单薄而不可靠。抱两个儿子坐在腿上的那个人，以慢动作对镜头外大笑的那个人，他不可能做出那些事。

她知道真实的佩里做过什么，但死抓着不放毫无意义、不知变通，甚至有些恶毒残忍，记住那部美好的影片比较合乎礼仪。

在葬礼上，简没有看到瑟莱斯特哭泣。她的眼睛很肿，眼球满是血丝，但简并未看到她哭泣。她的表情仿佛在咬牙忍耐，硬撑着等候事情结束，等候剧痛过去。简只有一次看到瑟莱斯特差点崩溃哭出来，当时她在教堂门外安慰一名长相很好看的男子，他脚步蹒跚，似乎被哀伤压垮。

瑟莱斯特握住他的手臂搀扶，简好像听见她说：“噢，萨克森。”也可能只是简的大脑在戏弄她。

* * *

他们登上阶梯顶端，汤姆问：“那你呢？你要跟她谈吗？”

“瑟莱斯特？”简问。她们很久没说话了，至少没能好好聊。瑟莱斯特的妈妈住在她家，帮忙照顾双胞胎，简知道佩里的家人也占据了她的不少的时间。简有种感觉，她和瑟莱斯特永远不会谈起佩里。一方面有

太多事情可说，另一方面又完全没有。玛德琳说瑟莱斯特要搬去麦克马洪斯角的一间公寓，那栋美轮美奂的豪宅要出售。

“不是瑟莱斯特，”汤姆看她一眼，好像觉得很奇怪，“我说的是记者。”

“噢，老天，我不要，”简说，“我之前没有答应，以后也不会。艾德说，假使她打电话给我，我应该以坚决客气的口吻说‘不，谢谢’，然后尽快挂断，就像对付电话推销那样。他说大家都有种莫名其妙的想法，以为有义务接受记者采访，但其实没这回事，记者不是警察。”

她完全不想接受采访，毕竟有太多秘密要隐藏。想起在医院接受警方问话的过程，简依然感到无法呼吸。幸好邦妮决定自首，感谢老天。

“你还好吗？”汤姆停下脚步，握住她的手臂，“我会不会走太快？”

她抬头对他微笑：“我没事，只是太久没运动。”

“我们很快就能让你恢复平常爱运动的习惯。”

她用指尖弹他的胸口：“不准取笑我。”

他微笑，她看不见他的眼睛，因为他戴着太阳眼镜。

现在他们是什么关系？像兄妹一样的好朋友？明知永远不会进一步，却老爱打情骂俏的好朋友？她真的无法判断。猜谜晚会上他们之间冒出的火花有如一朵完美的娇蕊，需要悉心呵护，或者至少需要在学校停车场借酒壮胆来个第一次接吻。然而那天有太多突发状况，他们的小小爱苗遭到黑色大皮靴无情践踏：死亡、流血、骨折、警察，以及基吉生父的事，她还没有告诉他。现在他们不可能重新来过，他们的节奏被打乱了。

上星期他们一起去吃晚餐、看电影，感觉很像约会，一切都无比美

好、无比自在。他们原本就是好朋友，因为她经常去蓝色蓝调工作，他们有很多机会聊天。然而什么都没有发生，他们甚至没有拉近距离。

看来汤姆和她注定只能做朋友。

虽然有点失望，但不至于伤心欲绝，朋友可以来往一辈子，做朋友比情侣来得长久。

好友的表哥今天早上再次发信息给她，问她要不要出去走走喝一杯，她回信息答应了。

他们走向一张公园长凳，上面有个小铜牌写着：“谨此纪念维克多·伯格，他热爱在这片海岬散步。我们所爱的人不曾离开，他们每天都坐在我身旁。”这个牌子总是让简想起外公，他和维克多同一年出生。

他们坐下拿出三明治，汤姆问：“基吉好吗？”

“他很好，”简望着辽阔碧蓝的大海，“非常好。”

基吉在学校交到新朋友，那个小男生在新加坡住了两年，刚刚搬回澳洲。基吉和路卡斯很快就变得形影不离。路卡斯的父母四十出头，曾经邀请简和基吉去他们家吃晚餐，他们打算撮合简和路卡斯的叔叔。

汤姆突然按住简的手臂：“噢，我的天。”

“怎么了？”简问。他看着海面，好像发现了什么。

“我好像接收到讯息，”他伸出一只手指按住前额，“没错！没错，我听到了，是维克多在跟我说话。”

“维克多？”

“维克多·伯格！热爱在这片海岬散步的维克多，”汤姆不耐烦地戳戳那块铜牌，“维老兄，你想说什么？”

“老天，你很讨厌耶。”简宠溺地说。

汤姆望着简：“维老兄说我是该死的大傻瓜，怎么还不亲吻那个女生？”

“噢！”简感到欢天喜地，胃部翻腾，有如中大奖一般，她感觉全身倏地冒出鸡皮疙瘩，她一直用小小的谎言安慰自己。老天，什么都没有发生她当然很失望，她非常非常失望：“真的？他真的那么——”

但汤姆已经吻上她了，一只手按着她的侧脸，另一只手拿走搁在她腿上的三明治，往他身旁的空位放，看来那小小的爱苗并没有被踩死，而且第一次接吻不一定需要黑夜与酒精，也可以是在开阔的地点，空气清凉、阳光暖暖洒在脸上，周围的一切是那么诚挚真实，毫不虚假，感谢老天她没有嚼口香糖，否则她就得急忙吞下去，而且无法品味汤姆。她一直猜想他尝起来应该有肉桂糖、咖啡与大海的滋味，果然没错。

他们暂停一下抬头呼吸，她说：“我还以为我们注定只能做朋友。”

汤姆将一绺发丝由她的前额拨开，替她塞到耳后。

“我的朋友够多了。”他说。

(1) 澳洲新南威尔士州实行高中毕业资格测验制度（高等学校证书，简称HSC）。由高二到高三修习相关课程，科目超过一百种。毕业之后考试的成绩占五成，有如中国台湾的联考，考试科目即为那两年所修习的科目，因此每个学生所考的科目与时间都不同。另外五成包含在校成绩，涵盖整个高三的学业表现。

83

萨曼莎：访问完成了？需要的资料都搜集好了？真是大工程啊！现在大家的生活都恢复正常了，唯一的差别在于，现在家长来往时态度都非常和善，实在有点好笑。

加布里埃尔：春季舞会取消了，现在只能摆摊卖蛋糕了。想逼死我吗？发生那么多事情，压力太大，我已经胖五公斤了。

西娅：雷娜塔打算搬去伦敦，他们的婚姻触礁了。如果是我一定不会轻言离婚，不过她毕竟不是我。没办法，我必须以孩子为重。

哈珀：可想而知，明年我们会去伦敦找雷娜塔！当然啦，要等她安顿好，她说可能需要一点时间。没错，我决定给格雷姆改过自新的机会，我不会让低三下四的小保姆毁掉我的婚姻。别担心，他会付出代价，肋骨裂伤只是前菜而已，今晚我们全家要去看《狮子王》。

斯图：最大的谜应该是这个：为什么法国妞没有来勾引我？

乔纳森：其实她打过我的主意，不可说出去喔。

巴恩斯老师：请愿行动后来不了了之，猜谜晚会之后再也没有人提起。大家都很期待新学期、新开始，我们可能会设计一个新单元，教导小朋友面对冲突时该如何化解，应该很合适。

杰吉：希望今后小朋友可以不受打扰，专心学习读书写字。

尼帕尔校长：大家都学到要对别人心怀善意，还有每件事都要留下记录，每件事。

凯萝：结果玛德琳的读书会其实一点也不色情！只是开玩笑而已，她们根本是一群老古板！真的很妙，昨天一个朋友说她参加了基督徒情

欲小说读书会，第一本书我已经看完前三章了，老实说，还挺有意思的呢，而且相当……怎么说呢？火辣带劲！

侦探艾德里安·昆兰：说实话，我原本以为犯人是他太太，我所有的直觉都指向他太太，我甚至愿意拿钱下注。这是个很好的教训，告诉我们不能太相信直觉。就这样，没了。你应该搜集完资料了吧？录音机可以关掉吗？因为我在想……虽然好像有点不太恰当，不过，你想不想一起去喝一杯……

84

猜谜晚会之后一年

瑟莱斯特坐在铺着白桌布的长桌后，等候她的名字被叫到。她的心脏怦怦乱跳，她的口腔干渴无比。她拿起面前那杯水，发现手在发抖。她急忙放下，担心无法平安将杯子送到口边，里面的水会洒出来。

最近她有几次在法庭上公开发言的经验，但今天不一样。她不想哭，尽管苏西说哭出来也没关系，大家能理解，其实很自然。

“你所讲的是一段非常私密、非常痛苦的经历，”苏西说，“我请你帮这个忙绝不是小事。”

瑟莱斯特望着台下的听众，人数不多，有男有女，所有人的打扮都十分严肃正式。他们的脸上毫无表情，感觉很专业，其中几个似乎觉得有些无聊。

她曾经问过佩里公开演说不怯场的秘诀，他告诉她：“每次我都会在听众群中挑一个人，在听众席正中央的位子，找张感觉很友善的脸，我上台的时候就对着那个人说话，假装现场只有我们两个人。”

她记得那时候很惊讶，没想到佩里也需要这种小花招。在公开演说的场合，他总是那么自信满满、轻松自在，有如上脱口秀的好莱坞巨星，不过这就是佩里。现在仔细回想，其实他一生都活在轻微的恐惧中：害怕丢脸、害怕失去她、害怕不被爱。

这一刻，她好希望他在场听她演讲。她忍不住想着他一定会以她为荣，尽管她要讲的是那个主题，真正的佩里一定会以她为荣。

她是不是太爱妄想？很可能，最近妄想是她的特长，说不定一直以

来都是。

过去一年，最难挨的是自我怀疑，不信任自己的想法与情绪。每当她为佩里哀悼哭泣，便觉得对不起简。他做出那种事，为他伤心不仅愚昧，甚至可说非常不应该。心疼儿子而流泪也很不对，因为有个小男孩压根不知道佩里是他的生父。憎恨、愤怒、悔不当初，这些才正确。她应该有这些感受，这些情绪也确实常常涌上心头，每当这种时候她总是感到很高兴，因为这样才正当、合理，但很快她又会发现自己在想念佩里，期待他结束旅程回家，然后她又会觉得很白痴，连忙提醒自己佩里背着她偷吃，很可能次数相当多。

在梦中她对他大吼：“你怎么可以那样！怎么可以！”她打他，一次又一次，醒来时泪痕未干。

“我依然爱他。”她对苏西说，仿佛坦承恶心的秘密。

“你可以继续爱他。”

“我快发疯了。”

“这是必经的过程。”苏西耐心听瑟莱斯特讲述过去，她犯了什么错导致佩里打她，那些细节一定不堪入耳——她知道那天应该叫儿子起床收拾乐高积木，但她真的很累，她不该说那些话、不该做那些事。不知为何，她觉得必须不断重温过去五年中那些事件的每个细节，努力在脑中整理出头绪。

“真是不公平。”她一直对苏西这么说，仿佛苏西是裁判，仿佛佩里在场听仲裁结果。

“你觉得公平吗？”苏西会这样反问，完全是个好心理医师的态度，“你认为你活该挨打吗？”

瑟莱斯特看看坐在右手边的男士，他端起水杯，他的手抖得比她更严重，但他坚持将杯子举到唇边，即使里面的冰块叮咚作响，即使水洒

得满手都是。

他个子很高，感觉像农民，脸颊消瘦，大约三十五岁，打领带，穿着不太合身的红色毛线外套。他应该是咨询师，像苏西一样，只是对公开演说有病态恐惧。瑟莱斯特很想握住他的手臂给予安慰，但又不想让他难堪，毕竟他是专业人士。

她低头，看到他的裤脚往上拉起。他穿着长度到脚踝的浅棕色袜子，黑皮鞋擦得很亮。这是男人常犯的服装致命错误，玛德琳看到一定会大发脾气。瑟莱斯特让玛德琳帮忙挑今天要穿的衣服，白色丝质衬衫、窄裙、黑色包鞋。瑟莱斯特原本想穿凉鞋，拿给玛德琳看时，她说：“不要露脚趾，这种场合不适合。”

瑟莱斯特默默听从，这一年来她让玛德琳帮她做很多事情。“我早该知道，我早该发现你受的苦。”玛德琳总是把这些话挂在嘴上。瑟莱斯特一再说明她不可能知道，她不会让她发现，然而无论她说多少次，玛德琳依然深深感到内疚。瑟莱斯特无计可施，只能任由她照顾。

瑟莱斯特在观众席寻找友善的脸，最后选定一个五十多岁的妇人，她的脸型像鸟一样瘦长，表情开朗，苏西做介绍时她不断点头。

她有点像双胞胎新学校的一年级导师，新学校离家很近，绕过街角就到了。开学之前，瑟莱斯特先约了导师见面。第一次会面时，瑟莱斯特告诉她：“他们很崇拜爸爸，他过世之后，他们有一些行为上的问题。”

“可想而知。”胡柏老师说。她一派沉着，仿佛早已司空见惯：“我们以后每周固定会面，掌握相关状况。”

瑟莱斯特好想拥抱她，依偎在漂亮的印花衬衫上大哭，她好不容易才克制住。

过去一年，双胞胎的适应状况不太好。他们很习惯佩里出远门，她花了很长时间才让他们理解爸爸不会回来了。遇到逆境时，他们的反应

很像爸爸：愤怒、暴戾，每天他们都巴不得打死对方，但每晚又睡在同一张床上、分享同一个枕头。

看到他们伤心难过的模样，对瑟莱斯特是一种惩罚，但她犯了什么错？没有离开他们的父亲？不该希望他死？

邦妮最后不必坐牢，法院裁定她因非法危险行为导致非自主性过失杀人，判刑两百个小时社区服务。法官做出判决时，考虑到以此类罪行而言，被告的犯罪意愿极低，他也考虑到邦妮没有犯罪前科，而且悔意极深，尽管可以预料死者有坠楼可能，但她并非蓄意为之。

此外还有专家的证词，表明阳台栏杆太低，不符合现行建筑法规要求的安全高度，高凳也不应使用于阳台场所，加上其他因素的影响，如天气造成扶手湿滑、被告及死者都摄取了酒精。

根据玛德琳的说法，邦妮把社区服务当作莫大的乐趣，阿比盖尔更是全程陪伴。

保险公司和律师不断有信件往来，但感觉只是他们之间的问题。瑟莱斯特表明不要学校的钱，倘若收到任何款项，她也会全数捐回给学校，支付因这起意外而调高的保险费用。

海景豪宅与其他房地产已经出售，瑟莱斯特带着两个儿子搬进麦克马洪斯角的公寓，她重回职场，在专办家庭法的律师事务所工作，一周上三天班。能够专注工作，几个小时不去想其他事情，对她而言是种享受。

她的两个儿子有信托基金，但他们绝不会变成骄纵的阔少，她打定主意要让麦克斯和乔希体会人间疾苦，有一天他们会在打工时间问客人餐点要不要搭配薯条。

她也为基吉设立了金额相同的基金。

瑟莱斯特约简到新家附近的咖啡馆吃午餐，她说出这件事时，简一

脸惊骇，好像快昏倒了。“你不必这么做，”简说，“我们不要他的钱，不对，是你的钱。”

“那是基吉的钱，假使佩里知道基吉是他儿子，一定会希望他得到与乔希、麦克斯相同的待遇，”瑟莱斯特对她说，“佩里很——”

但她说不出口，她怎么能对简说佩里慷慨到了夸张的程度，也非常注重公平。她丈夫总是那么公平，除去那些他像怪物一样不公平的时候。

简伸手越过桌子，握住她的手说：“我知道他是怎样的人。”仿佛她真的了解佩里所有真实与不真实的面貌。

苏西站在讲台上，她今天很漂亮，眼妆收敛许多，感谢老天。

“家暴受害者往往并非大家想象中的模样，”苏西说，“他们的故事也并非大家想象中那么是非分明。”

台下的听众是急诊室医生、分诊护士、家庭医生和心理咨询师。

瑟莱斯特寻找那张友善的脸。

“因此，今天我邀请到这两位勇敢的人，他们特地拨冗前来分享亲身经历。”苏西举起手，比着瑟莱斯特与她身边的男士。那男士一手按住大腿，想制止紧张抖腿的动作。

我的天，瑟莱斯特想。热泪突然涌上眼眶，她急忙眨眼憋住。他不是咨询师，他像她一样，他经历过同样的遭遇。

她转头看他，他报以微笑，视线如水中的鱼一样不停移动。

“瑟莱斯特？”苏西说。

瑟莱斯特站起来，回头看了毛线外套男士一眼，然后望着苏西，她以笑容给予鼓励。瑟莱斯特迈开脚步，讲台离座位只有短短几步的距离。

她寻找观众席中那位和善的妇人。好，她在那里，微笑着轻轻点头。

瑟莱斯特吸一口气。

今天她之所以答应来演讲，一方面是为了帮苏西，另一方面则是希望能有所贡献，让医疗人员知道什么时候该多多发问，什么时候该追根究底。她原本打算只陈述事实，不敞开灵魂，她要维持尊严，她要保护一小部分的自己。

但现在她突然满怀激动，等不及分享一切，说出赤裸裸的丑恶真相，毫不保留。尊严算什么！

那位穿着老土毛线外套的惊恐男士，她要给他信心，让他说出自己赤裸裸的丑恶真相。她要让他知道，今天在场的人之中，至少有一个能理解他一路上所犯的错：还手、该离开却留下、故意激怒对方、让孩子看到不该看的场面。她想告诉他，她知道这些年来他对自己说过多少完美的小小谎言，因为她也对自己说过。她想用双手握住他颤抖的手，对他说：“我懂。”

她抓住讲台两侧，往前倾身靠近麦克风，她要让台下的听众明白一件事，既简单又复杂的事。

“这种事——”

她停下来，移动脚步稍微离开麦克风，接着清清嗓子。她看到苏西站在舞台旁，一脸屏息紧张的神情，有如孩子第一次公开表演的家长；她的双手微微举起，似乎准备冲上台抱起瑟莱斯特冲向安全的地方。

瑟莱斯特让嘴巴靠近麦克风，这次她的声音响亮清晰。

“这种事可能发生在任何人身上。”

如果你不知道都什么书？

关注公众号：【奥丁读书小站】

【奥丁读书小站】一个专业推荐各种书籍的公众号，推荐的这些书都绝对当得起你书架上的一席之地！总有些书是你一生中不想错过的！

致谢

一如往常，我要感谢麦克米伦出版公司所有善良美好、才华横溢的工作人员，更要特别感谢凯特·帕特森、萨曼莎·圣斯伯里，以及夏洛蒂·瑞伊。

感谢我的经纪人菲欧娜·英葛理斯，感谢全球各地的编辑，尤其是艾米·恩宏、席琳·凯利，以及麦可莘·希区考克。

非常感谢雪莉·潘尼、玛丽莎·维拉、玛丽·亚特金斯、英格丽·布朗，以及马克·戴维森。感谢你们不吝拨出时间，让我能够由各位不同的专业领域得到裨益。

我有个糟糕的坏毛病，喜欢由谈话中捡拾素材。玛丽·何梭尔、艾米莉·克洛克、丽兹·佛里瑟，谢谢你们允许我借用真实人生片段改编为虚构作品。现在好像应该澄清一下，我的子女目前就读的学校很棒，学生家长完全不像毕利威小学的家长，在学校活动中总是那么规规矩矩、毫不刺激。

妈、爸、杰基、卡特里娜、菲欧娜、肖恩、尼古拉，感谢你们大家。另外要特别感谢我的妹妹，杰出作家贾克琳·莫里亚蒂，从过去到未来，她永远是我的第一位读者。

感谢艾娜·库柏，你让我的人生在许多方面轻松许多。

感谢下列作家及友人：伯尔·卡罗和戴安·布莱克拉克，因为有你们，巡回签书会变成好姐妹周末出游（甚至连血拼都变好玩了）。我们联合发行了一份叫作“聊书”的电子报，有意订阅的读者，请前往我的网站www.lianemoriaty.com。

感谢亚当、乔治与安娜，谢谢你们让我的世界臻至完美，虽然有点吵闹疯狂。

最后，由于这本小说发展成了友谊的故事，因此我要将此书献给我的好友玛格丽特·帕尔西，我们一同分享三十五年的回忆。

撰写这本小说时，以下两本书带给我很大的帮助——

《不可能发生在我们身上：上流社会婚姻隐藏的虐待》（二〇〇二年出版），苏珊·伟兹曼著。

《走出家暴》（二〇〇四年出版），伊莱恩·卫斯著。